

麼些研究論文集

李霖燦 著

麗江等府麼些蠻

麼些蠻宋時其長蒙鵬據麗江元初平定置茶字庫宣慰司明以木氏為土知府今麗江鶴慶二府皆有之居處與齊民相雜性薄樸語多謬古男子戴暖氈帽若大領布衣披牛皮其諸書入學者求冠惠同士子婦女高髻戴漆帽耳綴大環短衣挽力作勤苦俗以正月五日登山祭神土宜莊標農輸糧賦

麼些蠻宋時其長蒙鵬據麗江元初平定置茶字庫宣慰司明以木氏為土知府今麗江鶴慶二府皆有之居處與齊民相雜性薄樸語多謬古男子戴暖氈帽若大領布衣披牛皮其諸書入學者求冠惠同士子婦女高髻戴漆帽耳綴大環短衣挽力作勤苦俗以正月五日登山祭神土宜莊標農輸糧賦



謹以此書

紀念麼些朋友 和才先生

緒 言

揮筆來爲這本結集作序，心中充滿了喜悅，因爲這是我從學校畢業後的第一次闖蕩江湖，由四季如春的昆明，揮軍北上，在麗江一住四載，不但寫下了這一些文字，還攀登了兩萬呎高的玉龍大雪山。回首前塵，清晰如畫，而且真的是虎虎有生氣！

這裏邊有祖國的全部歷史背景，若不是對日本的神聖抗戰，我們這一羣住在象牙之塔中的西湖藝專學生仔，怎麼會由祖國的東南隅一下子就到了西南的大後方？若不是由杭州來到了昆明，我又怎麼會登點蒼踞玉龍來到金生麗水的麗江，而且在這裏爲麼些民族埋頭工作，一口氣工作了二十年，渾忘了這正是一個人的錦繡年華，只覺得歷史背景和山川倩影交光互影錯綜在一起，個人渺小，簡直溶化在時光座標之中而與大化同流忘懷了個體的存在。

在美麗的玉龍大雪山下一住四載，離滇時光邀來了一位麼些朋友和才與我同行，在四川、在南京、在上海和我一同工作，寫出了麼些象形文字、標音文字兩部字典，譯成了洪水故事等九部經典，發表了二十篇有關麼些民族研究的文章。到臺灣之後，由于印刷日益進步方便，經典和字典都重印了出來，只剩下零星發表的研究文字不曾結集，始終是一項未完工的心願，如今年歲已到了結帳的時光，所以在這裏來稍結一筆，用以紀念這一段多采多姿的美麗生涯。

依着結集在這裏的文章次序，就可以說明我的工作內容的涵蓋：第一篇是董作賓氏的從麼些文看甲骨文，這原是彥老爲我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做的一篇序言，從大家都知道的甲骨文說到大家都不知道的

麼些文，放在這裏正好是一篇導論，說明我這個藝專學生仔如何的走向學術研究的道路，又使遠在三千五百年的中原安陽的漢人文字和我國西南邊陲的麼些族文字搭上了比較研究的橋樑。

記得當時許多師友對我說，以一個學繪畫的人來學習這種像圖畫的文字真是好極了，因為不至於「畫虎不成反類犬」，所以臨離開昆明時光，我對董彥老拍了胸膛，別的不敢說，至少我會把所見到的麼些文字，一個個都畫了回來，而且一個個文字的來源都會調查的清清楚楚。

——這項諾言我兌現了，會這項文字的麼些巫師多巴（to-mba）都對我說，若是推究字的根根，算你家狠，就算你是我們的教主吧！

但是我追問一句，我寫的麼些文字好不好看，言下十分得意，因為畫個馬牛羊雞犬豕還難不倒我這個西湖上的藝專學生！——卻沒有想到，事有大謬不然者，老「多巴」們一個個都對我的塗鴉之技予以惡評，說：你家畫得不好，因為太「巧」了！鑿破渾沌之後，元璞不可再現得，我亦唯有擲筆長嘆而已，這是我唯一對不起彥老的地方，因為傳摹失真移拙成巧理當負一部份責任也。

第二篇是論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無量河畔。這也可以說是受董彥老的啓示，麼些人和漢人都以日出和日落來創這東和西的方位字，但是麼些人卻以水頭水尾來定南和北，這當是一項特殊地理環境使之然。我在木里土司地的無量河邊調查的時候，見到了無量河直南直北的流，於是乎恍然大悟，有圖爲證，不僅找到麼些文字的老家，而且對地理學也有所貢獻，不然，現今的麼些人多住在金沙江的河套之內，即有名的N字大灣之中，那就沒法解釋了。

第三篇是與駱克博士論麼些族象形字和音字之先後。駱克博士的原名是 Dr. Joseph F. Rock，他是美國的一位生物學家，原是研究植物的，爲採集標本來到了麗江玉龍山下，便一住二十五年，把研究植物的興趣也移轉到人類學來，還自己刻了一方印璽，那上面便是「駱克博士」四字。他涉獵到了文字

學的方面，便從麼些的傳說中認為是標音字早於象形字，我編有這兩方面的字典，知道他失誤的原委，而且世界各民族的文字演進，大多是由象形開其始，在古文字學的探討上，不容許有這種故作新奇的高論，再說，我亦是爲此一文字大事而來，便寫出了這篇正常的理論和證據，和駱克博士商榷一番。

第四篇是論麼些音字之發生和漢文之關係，由於我是針對着文字發生史而來的，又意外地得到了一些多巴和文裕的消息，所以寫成了這篇文章。

麼些族文字的發生與演變是本結集中的第五篇，是我自己親手收集來的資料，用自己所想到的體系，給麼些文字的發生和演變作了一個總結，可云是一家之言，足供比較文字學者的重要參考，因為資料都是第一手的，而且是千山萬水實地踏勘而得，不是泛泛的閉門造車之作。

麼些族遷徙路線之尋訪，是這本結集中的第六篇，原來登載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集刊上，是我根據一冊麼些開喪經典上所記載的送祖先回老家的路線，以兩年的時間，一村一落的追溯，找出來到最後是指向無量河邊的噴噶嶺大雪山。狐死首丘，許多民族都有送祖先靈魂回老家的習尚，這回是由麼些族本身經典上的記錄，尋得了他們的後一段遷徙路線。

第七篇是論麼些經典之版本，是偶然觸發寫成的一篇文字。是同一位講究版本的學者無意間談起，我說由於看到的麼些經典太多，所以只要打開一冊經典用眼一看，就能知道是麗江的，或是南山區的，或是刺實的，或是若略江邊的。他說既然如此，何不爲我們寫上一篇，記得是那一期雜誌都是論版本的。麼些經典也來湊上一角。

第八篇的麼些人的干支紀時，這也是奉彥老之命而作的，我爲了一個麼些文的康熙年號干支向彥老求救，他核正無訛之後就下達了命令，給我們大陸雜誌寫一篇干支紀時吧！我奉命唯謹，於是乎就有了這篇文章，因爲那時候我才爲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了三千〇三十八本麼些經典，手中有大批干支資

料在手。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麼些經典是第九篇，原是美國國務院送給我的一份聖誕禮物，邀請我到華府訪問並為皮藏在那兒的麼些經典作一番整理編目的工作。他們原來告訴我共有兩千七百五十多冊，等我一加清理，共有三千〇三十八冊之多，因為堆在那裏已經有三十年之久，根本沒有人動過。

我為這批麼些經典編了號，分了類，寫出了一份中英文的報告，得到了國會圖書館的最好友誼。以後幾次我到華府，每次都得到立即供應研究室的優待，同時也使我們知道了一些麼些經典在世界上的分佈情況。

第十篇的麼些音系是應香港大學五十年紀念的學術會議而作的，文稿寄去之後，我卻又因事赴美而不能參與。從這裏可以知道麼些族的音韻系統，是張琨博士和我與麼些朋友和才三人合作而成的，極好的一項友誼紀念。

第十一篇是釋麗江木氏宗譜碑。這是麼些人的歷史長系，從洪荒太古到大洪水再到有史時期一直到清代都有記載，因為木氏是麼些族的貴族，又有父子聯名的文化特徵，所以史系非常清楚，可說是麼些族的歷史具在于斯。

第十二篇是雲南麗江魯甸區麼些族的親屬稱謂，這是受了芮逸夫先生的指導而作的一項調查，那時他正在作苗族的研究，帶來一位苗族朋友在四川李莊，我遂依照他的系統把麼些族的親屬稱謂也做了出來，因為這時和才先生隨我在中央博物院工作，既和張琨博士寫了麼些音系，再照芮先生的規模寫一篇麼些族親屬稱謂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由于這項因緣遂在民俗學方面多了一項資料。

第十三篇是麼些族的祭天大典的實錄，因為是在雲南中甸縣北地村紀錄的，所以冠之以地名以昭信實。

第十四、十五、十六、三篇都是當時我在另一個麼些族中心永寧地方所做的割記。這地方在麗江的東北方向騎馬六日行程，以母系社會及公田制度聞名于世。我爲追溯麼些族遷徙路線而來此地，在美麗的瀘沽湖上曾徜徉多日，享盡了湖山清福。但調查的深度實在不够，如今看來，只能說是一種隨筆割記罷了，或可作後來者的一種比較參考資料而已。

在這裏我領教了母系社會的厲害，它在親屬稱謂上竟然把「父親」都給刪除了，怪不得我們古書上說「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而且我曾在幾個母系家庭中親自見到了「美麗的男性」，那兒的大男人都像雄蜂雄蟻一樣的克盡厥職，而且也打扮得美麗動人，充分證明了生物學界上的「雄美於雌」的公理，原來在人類上也可以一例通用，只是在父系社會中有點本末倒置的現象而已。

第十七篇是多巴神羅和密勒日巴的故事，多巴神羅是麼些巫教的教主，他曾和密勒日巴祖師爭奪過岡抵斯山，可與下一篇第六節對照着來看。

第十八篇是麼些族的故事，這是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而作的一個彙編。在麼些地區內調查時光，我已開始了這項工作，在翻譯經典之時又增加了不少資料。我和麼些人打成一片，不但翻譯他們的經典，而且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一年四季都在想些什麼，我心中也同樣地親切感應。從他們的故事中，最足以鑑察到這一個民族的智慧和秉賦。他們不但秉承了西藏民族的能言善道，而且富於美麗的幻想能力，更有巧於組織編排的機心妙用，這在洪水的故事和白蝙蝠求經的故事中就充分地表現了出來。所以這一部份我十分重視，佔的份量也最重，加的註釋也最多。

第十九篇是玉龍大雪山下的歌謠，這是應朱介凡兄之邀爲他的歌謠論所作的一篇序。我曾在金沙江邊收到三千首漢文情歌，在翻譯經典和紀錄故事中隨時也注意到麼些歌謠的採集。麼些族既歌且謠，諺語成語都很豐富，收集到這裏的只可能說是嘗鼎一臠而已。然而麼些人的智慧通靈和觀察入微都十分具

體的表現了出來。而且我在這裏試譯了一首麼些名詠「重逢」爲漢詩，以詩譯詩，最爲萬艱，而天錦句巧，頗能曲折傳神，我生平頗以此「小譯」爲得意，必有知音見賞也。

第二十篇雖在目次上是「麼些人的占卜」。麼些人自稱爲「占卜的民族」，無事不占，所常用的占卜方法，收集到的有三十六種之多。經典也自成一格局，用貝葉經的形式而於上端訂線，和中國畫的推蓬裝相似。我曾爲中央博物院收集了一全套，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亦見到一部份。這一項紀錄我曾作過初步的整理，發現到麼些人竟然把希臘的一種「佐拉」占卜方法也學到了家，只是他們以爲這是印度人的。這種錯誤是可以原諒的，記錄在這裏的只是部份，希望有生之年，還可以相繼努力有以報命，彌補起這項缺陷。

第二十一篇是「麼些經典的藝術論」，這篇文章是寫出來了，而且翻譯成了日文，也在日本民俗學的雜誌（えとのす第七號昭和五十一年十二月）（Ethnos in Asia 民族民俗考古人類）上發表了出來，雖然是一種通俗的介紹，但是從文學和藝術的觀點出發，別有一番會心，可增加我們對麼些人智慧秉賦的瞭解。

有沒有第二十二篇呢？有！竟是一本麼些文的小說，我在調查麼些人的「情死」習俗的時候，由一本麼些文的經典上得到了這項靈感。這本經典久已被官府列爲禁書，因爲每次巫師誦唸時候，常是引起更多的青年男女到雪山中去情死。原因是內容太美麗了，頗有點像少年維持之煩惱的情況一樣。

我用一個旅行家第一人稱的身份，漢文和麼些文並列寫成了這篇小說。原稿現尙具在，而且離開麗江之前，我曾和麼些族的老「多巴」們再三審訂，在麼些文字和經典上都沒有問題。這可以說是一種意外之獲，只需要謄錄一過安排麼些文的圖版就可以問世。只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還得撥出一部份時間才成，只在這裏以預報的方式說明這項前塵往事的奇妙因緣。一旦世事得暇，謄錄完成，以現今印刷之

優厚條件，在文藝界出一奇兵，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從上面有次序的一路敘述下來，我這本麼些語文結集可以說是涉獵龐雜，卻又氣象崢嶸，還可以加上一條，是為背景美麗，總在這裏予以詮釋：

說涉獵龐雜可以當之無愧，戰爭把人逼到邊疆，觸目都是新奇，所見所聞，美不勝收。我原是單純地要收集麼些族的象形文字，卻漸漸走到了人類學的路子上來，不但廣泛地調查民俗，還要編寫小說翻譯經典，駁駁然涉獵近了宗教的邊沿，真可以說是龐雜到了極點，若不是腰腿健壯精力充沛，這一點也是辦不到的。

氣象崢嶸是因為那時年輕，精神旺盛，登玉龍山，過金沙江，入木里土司地，一一如履平地略無畏懼。還有壯志，要為徐霞客先生入西藏，參大寶法王……如今在揮筆為這段年青生涯作結算的時候，雖覺得所作所為，有許多題目都未探討到底，但是一鼓作氣，全無憑藉，也能斬將搥旗探驪得珠，對麼些文化有點滴零星之貢獻，心下也十分得意。因為在那個偉大的時代背景下，我曾盡了一己之力，也算是有所報命，氣象崢嶸可喜。

背景美麗是這一帶的景色實在了不起。點蒼、玉龍、瀘沽、金沙江、無量河、頃噶嶺……一一都是驚險萬分美絕人寰。又加上我和麗江永寧的麼些父老交誼深厚，連麗江縣志的編撰，我都曾參與了一份棉薄之力。如今回想及玉龍大雪山的山川人物，我猶懷念彌深。在那樣的時代中，在那樣的背景下，一個單純的年輕人，專心地做了這麼一件文化了解上的事，不是也大可欣賞的嗎？

在民族學的著作題例上，每每好在民族名稱之前冠以所在地的嘉名，如我老師凌純聲所調查的第一部大著作就叫做松花江上的赫哲族，我多麼喜歡把本書也叫做玉龍大雪山下的麼些族，因為我真愛這裏的山川人物。二十年的青春年華，我都和這個民族溶合在一起，和他們精神往來呼吸相通，自覺相知匪

淺不負平生。如今垂垂老矣，驅筆爲此樂事作一總箱，猶覺古雪凝綠溫聲照人。雖然結算之餘，還有一兩點浮記小款未得清訖，但在盤帳核算之際，又得重溫虎虎然有生氣之靈山舊夢，心下快慰異常。唯願當世博雅肯惠而教我，更希望有生之年，有機緣重登玉龍再觀虎跳（澗名），把這份年輕時的芸窗課業，以老年的智慧，完成它當年未曾繳卷的總答案。

七十一年八月二日外雙溪綠雪齋中

正在校稿的時候，得到了一項極壞的消息：和才先生已經過世了，他不但是本書第十篇的發音人及第十二篇親屬稱謂的報告人，而且可以說，在這本書內處處都有他的功勞和苦勞。再進一層來哀悼，他是與我共患難同生死的好朋友，我們爲了溝通這兩個民族的文化，攜手並進甘苦共嘗合作了二十年。若沒有他的心力貢獻，兩部麼些文字字典，九種經典譯註和二十篇這裏的論文結集是不能問世的，謹在這裏誌我心裏的哀痛，並以這本書來紀念這位肝膽相照的麼些朋友。

七十六年三月八日 霖燦悲識

目 錄

緒 言

- 一、從麼些文看甲骨文 董作賓……………一
- 二、論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三一
- 三、與駱克博士 (Joseph F. Rock) 論麼些族象形字、音字
之先後……………三五
- 四、論麼些族音字之發生和漢文的關係……………五一
- 五、麼些族文字的發生與演變……………六一
- 六、麼些族遷徙路線之尋訪……………八五
- 七、論麼些經典之版本……………一〇一
- 八、麼些人的干支紀時……………一一三

九、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麼些經典·····	一二七
十、麼些族的音韻系統·····	一六一
十一、釋麗江木氏宗譜碑 麼些民族的歷史長系·····	一七九
十二、雲南麗江魯甸區麼些族之親屬稱謂·····	一九七
十三、中甸縣北地村的麼些族祭天大典·····	二一九
十四、永寧土司世系·····	二四九
十五、永寧麼些族的母系社會·····	二五九
十六、永寧土司的公田制度·····	二六七
十七、多巴神羅和密勒日巴的故事·····	二七七
十八、麼些族的故事·····	二八五
十九、玉龍大雪山下的麼些歌謠·····	三九五
二十、麼些族的占卜·····	四〇七
二十一、麼些經典的藝術論·····	四二一

從麼些文看甲骨文

董作賓

一 介紹麼些文象形字

麼些文是指現在居住雲南省麗江縣一帶自稱「拿喜」的麼些民族所行用的一種文字而言。有形字音字兩種，形字較早，音字後起。說起來很慚愧，這種文字，在四十年以前，已被法國人調查過，到了民國二年（西歷一九一三），法人巴古氏（J. Bocard）發表一本書叫作「麼些」（Les mo—so）把麼些族的象形文字和音字，都介紹給世人，雖然這只是初步的研究，但總算是麼些文最早的著錄。當李霖燦君到麗江調查麼些文的時候，美國的洛克博士（Joseph F. Rock）又早已在那裏作過多年採集調查工夫了。最近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洛氏有著作發表，名「中國西南的古拿喜王國」（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哈佛燕京學社刊行，全書兩冊，其中一部分也提到麼些文字。至於國人對於麼些文的調查研究，纔不過二十多年，編著刊印字典專書，纔不過十多年。這是一種極偏僻的學問，極新鮮的材料，因此，作過窄而深的研究的人也極少，但是在我國民族學文字學和文化中，卻又是極其重要的。

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於北平會到方國瑜先生，他說曾受劉半農先生之託，到過麗江去搜集麼些象形文字，他購得許多經典，可惜這時候半農先生已不及看見了。我知道麼些文並且對它發生興趣，也就從此開始。二十四年秋天，在南京又看到楊仲鴻先生所編「麼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漢譯字典」的稿本，

多巴字是形字，哥巴字是音字。從序中知道他作於民國二十年。在他以前，因為法國人曾發表過此種文字，故爲牛農先生所注意。第一部字典的編輯自然是楊仲鴻，接着在民國二十九年方國瑜也編成了一部字典。楊方兩氏都是雲南人，有近水樓臺之便，可惜都沒有刊印。李霖燦先生是從民國二十八年到三十二年，不斷的在麗江做實地調查研究工作。三十三年六月，手寫石印發表了一部「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列爲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李君這部書，分列爲十八類，共收了二千一百二十字，附有漢文及音標索引，分類精細，解說詳明，材料豐富，標音準確，可以說是後來居上的一部麼些字典了。

二 麼些文與甲骨文

麼些象形文字，本是一種較爲原始的文字，嚴格的說起來，與其說它是文字，不如說它是圖畫，它在只是介於文字與圖畫之間的繪畫文字。李君考定這種文字，據記載是在宋理宗時（寶祐以前，西元一二二五——一二五二）麥琮「制作本方文字」，明成化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木泰能够「不學而識先祖所制本方文字」，由於他們採用藏文，至早也不能早過唐代（六一八——九〇六）。所以我們可以斷定，自創制到現在，不會超過一千年的。麼些文不是已死的文字，現在麼些族的巫師（多巴或稱東巴）們還在應用着它來寫經典。有時也用來寫信。

我之所以對於麼些文發生興趣，是想把它研究一下，看一看創造文字者最原始的方法和心理，拿來和甲骨文作一個比較。但是我要預先聲明，我並不是說兩者之間有過任何關係，因為麼些文是唐宋以來產生的，到明代已經普遍在使用，甲骨文發現不過五十年，宋代雖然有了鐘鼎彝器之學，銘刻中雖然有象形文字，並不爲一般社會所注意，而漢字到了宋代的楷書，距離象形已經很遠，無從取法。所以我們

可以斷言麼些文中象形字和甲骨文中象形字，絕沒有親屬的關係的，雖然麼些語典漢語同屬漢藏語系，曾有過較近的親屬關係。

說到甲骨文文字，二十年前，大家認為是中國的原始文字，認為中國文字的創造，自甲骨文始，這是一個大錯誤，這錯誤影響到中國歷史只能從商代講起。世界上文字起源於圖畫，對的。但是從圖畫演進到文字的程途，卻不盡相同。現在把麼些文與甲骨文作一個比較，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幾個要點：第一是可以反映甲骨文之演變之久；第二是可以反映甲骨文來源之古；第三是可以對證造字時地理環境；第四是可以對證造字時社會背景；第五是可以看出造字時心理相同的原則；第六是可以看出造字時印象各異的結果。八年前我曾約略把以上的意見寫在李書序文中，現在更加補充，贅述於此。

甲、從麼些文反映甲骨文演進之久

如果用年齡來比，麼些文只算是一個嬰孩，甲骨文已經是一個少年了。從嬰孩回溯他的初生，比較容易些，從少年推考他的嬰孩時代，以及他的誕生，免不了要遺忘了許多。何以說麼些文是嬰孩，因為他還有稚氣，沒有離開初生時的圖畫太遠。李君在自序中有論形字與圖畫一節，他說：「麼些象形文字，既是文字，又是圖畫，正在由圖畫變向文字的過程中，因之在形字經典中有不少的圖畫存在」。他舉出「人類的來源」經文中的一段（參看插圖一），加以說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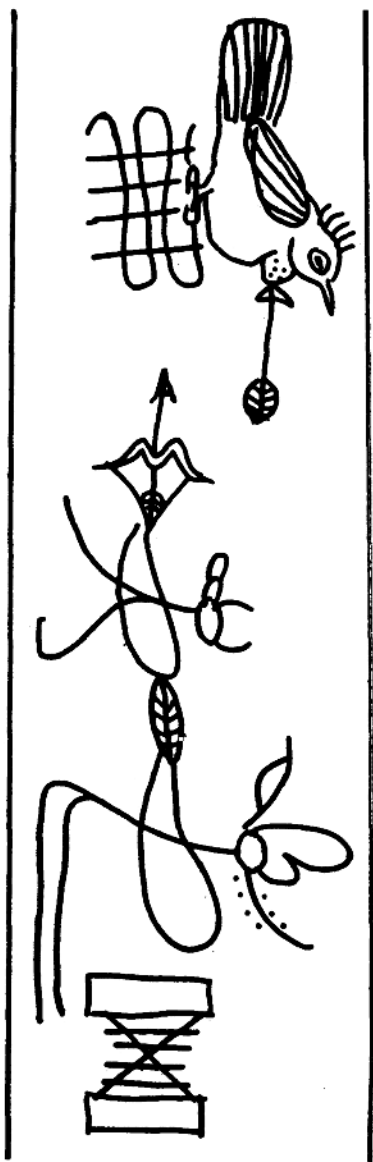
這可以說是一幅連環圖畫，內容敘述人類的始祖嗟熱莉恩上天去找天女翠海苞波的故事，意思是：

翠海苞波在織布的時候，斑鳩飛來歇在籬笆上。嗟熱莉恩來了，帶着弓箭，想射斑鳩，正在瞄準時候，翠海苞波說「射呀，射呀」！趕快拿起織布梭子向嗟熱莉恩的肘上一撞，箭就射出去

了，正中在斑鳩的脖子上。

像這類成組織的一幅故事畫，自然不能全部收入字典中，收入字典時就分解為斑鳩、籬笆、矢、射、梭、織機、翠海苞波、嗟熱莉恩八個單位了。再合起來看，就不能講述得如許的生動。據李君說這種成組的圖畫，是隨處可以見到的。這種還沒有脫離圖畫的幼稚風格，在甲骨文中是絕對沒有的，因為甲骨文在商代，已經由圖畫演進為「約定俗成」的符號文字了。再舉獸類的字作一個比較（插圖二）：麼些文虎豹鹿象牛羊馬犬豕等字，寫得相當仔細而又生動，四足完全繪出。甲骨文就不然，只是粗枝大葉，約略表示出它們的特點，虎豹是大口和身上的紋理有異，鹿象馬以角鼻鬃為別，犬與豕，一厥尾，一垂尾，鼠示警怯回顧狀，又附着好竊食的米粒以足其義。獸足都簡化為二。又除了鹿字直立，牛羊正固之外，皆作側書。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中國文字是以下行為原則的，下行必直書，獸類字如直立書寫，必嫌橫寬，使直行不能勻整，所以要側書，這正足以說明現在（商代）寫的是文字，是一種符號，不是一種圖畫，無論直立側立，足以代表語言的意義，一望可知，便算達到目的。至於鹿字，兩角特長，側寫反有缺點，所以只有直書。牛羊只繪正面，乃取其在牢中的形狀。造字時，必在農業社會，人皆定居，家畜中已有牛羊，造字者看見了牢中的牛羊，露出崢嶸頭角，所以就隨筆各畫了一個正面頭角之形，這和同時所造牛羊的牢字有密切關係，也是中國文字創始於農業社會的一個佐證。













獸類字以外，圖畫應該橫看的字，甲骨文也多改為直書，在麼些文則仍然是橫列的（插圖三）宿、疾、死、夢等字，甲骨文宿是人臥席上；疾是人臥牀上，身有汗液；死是人在棺木之內；夢是人在牀上閉目酣睡，夢有人以杖擊之。初應橫寫，後改直書。麼些文睡字象人臥而鼻有鼾聲；病象伏枕；死示倒地為鬼，披頭散髮；棺示屍在其中。皆是橫寫，不作直書。麼些文有已近于千年的歷史，還滯留在圖畫階段，未能演進成為符號，成為文字，足證應用甲骨文的商代，距離創造繪畫文字，當已有悠久的年歲



(段一之事故的水洪) 在存「留遺畫圖」少不有向中央經些麼 一圖插

三圖插

二圖插

文骨甲	文此處
 宿 	 膳 口上出气 示有生意
 疾 	 病 象人病 在床之形
 死 	 死 頭有長髮 示其為鬼
 夢 	 棺 人在棺 封之中

文骨甲	文此處	
		虎
		豹
		鹿
		象
		牛
		羊
		馬
		犬
		豕
		鼠

了。

乙、從麼些文反映甲骨文來源之古

麼些文是最近一千年內的產品，它每一個字的創造，都可以由巫師的口或現代的麼些族社會裏，追尋出它的來龍去脈；甲骨文卻不然，它所代表的是遠古社會，有許多東西現在看不見了，有許多背景現在無可考了，因此在不到兩千字的甲骨文字典裏，可以確識的只有一千二百三百字，其餘一部分字，大家在猜想，一部分字，永遠是納悶。麼些文固然摩登，甲骨文又是如何的古老？這可以作一個比喻，麼些文像一個時髦小姐，她的渾身上下，穿的戴的都是現代的東西，一覽無餘，容易明瞭。甲骨就像一個白頭宮女，不但她的衣履，代表着神秘的開元天寶時代，她的一生閱歷，更富有悲歡離合可歌可泣的故事，使相見寄與無限的懷古幽情。如果請她們坐在一起，便可以對照出古今的異趣。

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從舊石器時代，曾有一度飛躍的進步；到了銅器時代，更為發揚光大；繼之以鐵器時代，纔演成了兩千年來的文明的世界。無疑的，麼些文創造究在何時？據最近的考察，是應該在新石器時代。這種推測由於和麼些文字的比較，更足以得到佐證。

麼些文的「鐵」字（參看插圖四，以下皆同），畫了一把斧頭，意思是「斧為鐵製」，「金」是頸扣，銀是「銀課」。（一種銀錠），「銅」是銅鍋；「剪」字的形狀有三種，只有第一種羊毛剪近於唐式（殷虛中唐墓所發現）是一條鐵打成的，其餘二種都是摩登式樣；弓箭射，就是近代化鐵的箭頭，有毒矢可以證明，毒字就是畫一個黑色箭頭，註云「麼些人用竹箭上安一鐵箭頭，內有毒」。又「毒也，着重其箭頭黑色有毒之意」。「刀」是鐵的，從「折」字可以證明。別的不再舉例了。這些字，甲骨文都沒有，已經可以十足表現麼些文的造字時代了。

文些廐

鐵
金
銀
銅
青
毒
刀
折
盤
酒
鑒

文些廐

耕
禾
麥
稻
稻
弓
箭
射
斧
網

文骨甲

耕
禾
麥
來
稻
黍
黍
父
父
父

文骨甲

戊
戎
戎
戈
戊
歲
鼎
鬲
瓶
盤
匜
豆
豆
第
爵

尊
壺

漁(用釣)(用網)

羅

冠

罽

罽

罽

罽

罽

新石器時代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發明了礪石，能把石斧磨得鋒利，就可以控制森林，使用木材；再進一步把斧頭安裝一個長柄，增加砍伐的力量。甲骨文中的「父」字還是手執着的石斧，是舊石器時代的老辦法。「戊」字就裝上了柄，裝柄的武器，還有我、戌、戊、戈、歲等字，商代已有仿石器的銅戈銅斧銅矛銅鏃，但造字並不在商代，我們可以斷言這些還都是石兵。

第二件大事是農業的發明，耕種的器具，古代傳說中有「操木爲耒，剡木爲耜」，甲骨文的「耜」字，象耕地之形，一人側立，左足着地，右足踏在犁端的橫木上，兩手持着犁把，這犁就是耒耜的初形。比較麼些文，很明白的是現在雲南還使用着的「犁」，上爲犁弓，下端裝着鐵的犁鏵。農作物中，甲骨文有「禾」「麥」「稻」「黍」四種，麼些文沒有「黍」字（或以禾黍同字，皆象大穗），「禾」「麥」「稻」都畫穗子來代表，甲骨文禾、麥、黍、都全畫出穗葉根幹，只有「稻」字作米在穗中的會意字。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一件事。稻字不畫原形，是造字時代那個地方不種稻子，因而無從取象，所見的只是大棵雪白的米粒，滿裝穗中。我們知道孔子時代，把「食稻」和「衣錦」對舉，可見稻是名貴的食物，至今黃河流域的居民還有此感。可是在商代武丁時卜「受稻年」，和「受黍年」同列，並不是不種稻，並且淮河流域還有地名「稻」。仰韶時期，彩色陶器上也曾有稻穀的痕跡，證明新石器時代河南有稻，那麼，沒見過稻子的造字者，時代還應該更早了。麥子是外來的，所以麥耒同是一字。麥的野生發源地在小亞細亞一帶的山中，西傳到埃及，東傳到中國，埃及人吃麥子有了五千年以上的歷史，在中國麥子傳來的年代，當然也可以是很早的。禾同黍，是中國的土產，所以「年」字從禾，而自古以來，中國人歡喜喝黍子所釀的酒。

第三件大事是陶器的製作，我們可以看見商代的許多種精美的銅器，同時也看見許多陶器。銅器是仿陶器而作的，也和後來的瓷器仿銅器一樣，所以甲骨文中的烹飪器，盛器，都可以看作陶製的，像「

鼎」、「鬲」、「甗」、「盤」、「匱」、「豆」、「皿」、「罍」、「爵」、「尊」、「壺」之類。麼些文中的器物，「鍋」是銅的，「盥」是木的，「酒縷」是瓦的，都和現代用具一樣。

新石器時代農業社會的前身，人類是以漁獵方法取得主要食物的。雖然這時候已可以靠農產的收穫維持生活了，但漁獵的舊習，仍然普遍的存在，所以在甲骨中還遺留着不少描寫漁寫漁獵的文字。這裏再舉「漁」字的四種不同寫法，有三種是用網的，另有用網打獵的「羅」、「冤」、「矛」、「𦏧」、用箭和用陷阱的「𦏧」、「雉」、「阱」各字。至於麼些文的「網」字，卻就是現在很普通的魚網而已。

我們試再比較一下字根和本義，也可以反映出甲骨文來源之古。麼些文應用的都是本義，每一個字都可以考究出它的字根，就是說這個字作何解？為什麼造這個字？怎樣造成這個字？翻開字典，便覺一目瞭然。據李君言：麼些文二千多字，只有兩個字不大明白，一個是獸名，一個是神名。甲骨文就大大的不同，到現在可以認識的大約有一千三百個字，就不一定認識得絕對不錯；即如認的對，也有許多不明白它的字根；有許多似懂不懂的祇知道它是一個名詞——地名國名或人名，而說不出它的音義。因為有些字最近三千年之內是不再用了，或者改換別的字了，所以在一部四萬多字的康熙字典中，你再也找不到它的子孫後裔了。

現在舉「有」、「無」二字為例。

「有」字，麼些文是畫一個木盃，盃中畫六個小圈，象有食物的形狀（見插圖五，以下皆同）。音是「do」濁聲。李註「有也。象盃中有物之形。」又舉魯甸的寫法，「象器皿內有物之形」。甲骨文在舊流是用「𠂔」作「有」的，這分明是現用注音字母ㄔㄩˊ的𠂔字，像小篆的「之」字，但是在商代卻不是「之」字而用爲有無之「有」。原來象什麼，不知道；怎樣讀，也不知道；不但我們不知道，商朝人也不知道。所以到祖甲卽位，就不用它了，改用「又」字作「有」，又字我們知道是畫的右手

文骨甲	文些麼
𠂔 武丁時	有
又 祖甲時	
𠂔 帝辛時	
𠂔 早期	無
𠂔 晚期	月
	月亮
𠂔 武丁時月	晚上
𠂔 帝辛時月	夜

插圖六

甲 骨 𠂔 (𠂔 字) 的 各 種 寫 法 (見 於 康 帝 康 帝 辛 時)

，字根是左右的右，借用作有無的有。到了帝辛時，偏旁中纔有「從又從肉」的有字，手中拿着肉算是有，這個字一直用到如今。

「無」字，麼些文是畫一線無光的殘月形。他們畫月份之月是直立的，但是作半月形有光，這個月的月光沒有了，便是無字。音是「ㄩ」，近於漢語的莫。李註云：「無也，不也，否也。凡一切否定之意，皆用此字。象月缺無光之形。今麼些農人，于下弦月光細微時，常曰『這個月沒有了』猶存此遺意」。麼些文「太陰月」，「晚上」，「夜」，皆作半月形而橫列。甲骨文凡是無災，無禍，無尤，都作亡災，亡禍，亡尤，很明白是後世用作死亡的「亡」字，亡是人沒有了。中國文字，自古至今，借來借去，借個一塌糊塗，所以找字根，找本義，是不大容易的。亡字現在不讀「盲」，在古代應該讀重唇音，音或近於沒，音和義，還可以對付，算是明白了，但是誰又能夠講得出來這個亡字的本義，是取象於什麼？是從那裏借來？是怎樣造成？現在人固然猜不出，商朝人何嘗能夠知道。因為他們也已距離造字時代久了，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在甲骨文中，更可以知道字根而在當時所用已非本義的，舉一個「𥝿」字（挿圖六）。它在殷代有十一種寫法，右邊是一手持木枝，是現在的扑字，也作文，有打的意思；左邊就是麥子，包括着穗，莖，根有時加一隻手拿着它。手和麥根合起來，也是倒的止字，又成了完全的「麥」字（參看挿圖四）。這個字的字根，乃是農業社會，打麥子的一幅寫真，它的音可能是「𥝿」，它的本義，可能是使麥粒分離的意思。到了商代，卻用作福釐的釐，庚辛康丁時，和馭字連用，稱「馭釐」，帝乙帝辛時，和延字連用，稱「延釐」意思和「受祐」相同，是祭則受福之義。這「延釐」一詞，直用到三千年後的照壁上。「打麥子」和「福」，無論引伸，假借，距離是相當遠了，這也是甲骨文多歷年所的一個證據。這類情形，麼些文中不會找到的。

「近取諸身」的象形字中，最難尋求字根的是一個「女」字（插圖八）。住說文中解釋小篆的「女」字是「婦人也，象形。王育說。」從小篆裏看象形字，和商代又差了一千多年，因而不容易找出原始的意義，許君重知道女是婦人，有人說它是象形，又講不出所象何形，只好註是「王育說」。於是費了後人的許多揣測：

繫傳通論：女者如也。如男子之教。於文，女以深柔爲德，象其衣裳綢繆閉固之象。

段注：不得其居六書何等，而惟王育說是象形也。蓋象其揜歛自守之狀。

徐箋：古鐘鼎文象交手歛衽之狀，以別於男子也。

說文疑疑：象側立頓首歛手曲郛形，柔順事人之象也。六書故謂象其婉孌，精蘊謂象兩手相弁端坐形，俱可疑。

說文部首訂：造字者於婦，以女帶會意，謂女適人而奉箕帚。

於女，象柔媚婉弱，與臣屈伏同意。謂女貴貞節，常兩手相掩，歛膝靜坐。

文始：說文「女，婦人也，象形」。婦道柔順，故孳乳爲「如，從隨也。」記本命白虎通皆曰「女如也」，與婦訓服同意。

文源：女象頭身脛及兩臂之形。身夭矯，兩手交，此女之態。

大家都向象形方面求解，形容女性，頗能淋漓盡致。章太炎提出女與如的關係，非常重要；林義光說「身夭矯」，乃是根據金文側立形。「兩手交」也是重要的一點。至於說「衣裳綢繆閉固」，「兩手相掩靜坐」，「柔媚婉弱」，「掩歛自守」，都不免想入非非，近於一種幻覺。現在，我們要追求女字所象之形，只有向殷代去找，尤其是要找女如兩字的關係。

本來從人的字，應該是容易瞭解的，因爲人體是古今無異的。人類的字，大致不外側面、正面、立

形、坐形四種，試把麼些文與甲骨文作一個比較：

正面立形：甲骨文的「大」字（挿圖七，下同），象首身兩臂兩脛之形，應該是人字，但是在商代已由成年的大人引申爲大小之大。加上頭顱的，義爲顛，也是人，也是大人，在商代已用爲天地之「天」。「子」是小兒象兩脛在襁褓中，兩臂上揚。商代一面借爲干支的「巳字」，一面仍是兒子的「子」。麼些文「人」字是「男人」，係甲骨文「人」字上加冠以爲區別。「小兒」字，如男人而兩手上揚。「孫女」字，也加一冠爲區別。

正面坐形：甲骨文中只有是「王」字，武丁時是禿頂，祖甲時加一畫爲冠。麼些文的「坐」字，象王字而畫出頭顱來。

側面立形：甲骨文中的「人」字，只畫出前身和一臂一脛，人字本來包涵男女，「孕」字「妣」字就是其例。如動物字的側面，兩足代表四足，這是中國古代造字者的一貫作風。有時特別畫出兩手或兩足，如「藝」字，「藉」字。麼些文則側立的人，仍然會畫出兩脛兩臂來，和獸形側面畫出四足是相同的。如「吹笛」字，「吹琴」字象男女側立。側面坐形：甲骨文中的「尸」字和「卽」，「鄉」等偏旁，纔真正是「斂手曲膝」之形。古代坐在地上，就是跪在地上，所以跪坐不分。坐在几上的是「尸」字，坐的人包括女性，「毓」字的別寫是其例。麼些文側面坐形「跪」，「坐」，仍畫兩臂兩脛。

我們看，原始文字，人形不過如上所舉。麼些文是近代的作品，男女是平等的，所以男女皆作成年的大人，以有冠無冠分別男女。中文最初造字如人、大、𠤎，皆是總括兩性的，何以又造出一個跪而兩手相交的「女」字；凡是側生而又特別表出兩手的，卻有所爲，像「若」字，（挿圖八，下同）孫海波說爲「象人舉手跽足承諾巽順之狀」，若卽古諾字，有巽順之義，本義應當是如此。像「𠤎」是跪而兩手執炬

，「藝」是跪而兩手種植，「夙」是早起跪而拜月，「祝」是在神前跪而禱告，「僕」是側立，兩手奉笑，頭戴高冠，腰繫拂塵，都不是隨便就表示出兩手。「邑」是示一地方有人居住，「衆」是示一地方的人口衆多，一坐一立，不作雙臂，這都可証證造字的常法，而女字作「兩手相交」形，必有其特殊的意義了。

從殷墟出土的文字同遺物，我們可以知道在商代上而至於造字時代，古人對於俘虜、罪人、奴隸、男女的待遇不同，女子是要受優待的，優待辦法，是女、縛手，加刑具，皆在前面，男子皆在後面。手的刑具叫作「桎」，本期封面上的兩個陶俑，便是用刑不同的男女犯人，這在下一節細講。初捉來的俘虜，只是加以繩索，縛其兩手，這有男奚女奚可證，「女」是女俘，「如」字卻是男俘。對照起來，便可瞭然了。

奚（挿圖九，下同）：奚是奴隸，第一種寫法是手執髮辮下從大；第二種是手執髮辮下從人；這兩種是取象解放了的男俘虜。第三種是男奚，辮髮，兩手皆縛於後，另二體不畫繩索，有人以手執其髮辮。第四種是女奚，不辮髮，兩手交縛於前。

女：甲骨文女字屬於奚字第四體而不畫繩索，象兩手交縛於前。

如：此字從女從口，自金文，石鼓、小篆皆然。甲骨文不從女，所從的是男奚的另二體，兩手交縛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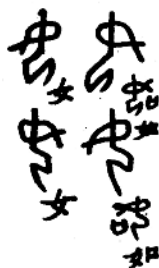
商代人寫字，還能够保存一部分古法，所有的如字，沒有寫錯過，因而我們可以對證女字。女訓如，是古義的僅存者，女如的關係，正在他們都是兩手相交。因為他們都是俘虜，都要絕對的服從，所以如有從，隨的意義，女訓如，同樣需要服從。所以大戴禮記的本命篇云：「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白虎通嫁娶篇云「女者如也。如從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歿從子也。傳

甲骨文中「真」的六種寫法



跪

如和女的寫法



古代俘虜的經歷

(1) 求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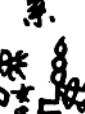
若諾

(2) 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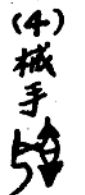
屈服

(3) 繫累



奚

(4) 械手



幸恭



執(女坐)

(5) 入獄



圖



圖

女入

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造字在農業社會，男權已經確立，又因同姓不婚關係，女子多從異姓部落俘虜而來，因而造女字就取象於女俘，俘虜是罪人，同時又用爲奴隸，而有奴，婢，僕，媵等等名色。男字是力田，力就是犁，力田就是犁田，所以男子成爲農業社會的中堅分子。婦訓服，服卽良，古義也是俘虜，商代以帚爲婦，是以婦帚代表了女人。女子要服從男子，可見農業社會男女是不平等的。

在商代，去古已遠，造字的原始意義，不可考知。女子的地位相當高了，王的婦可以有食邑封地，死後，死後可以與國王同享祭祀，並無女俘或奴役卑賤的意味。如字用法於若，「王若曰」也作「王如曰」，也並沒有男俘的意味。

「媛」訓「女隸」，周福「酒人，奚三百人」，但作奚；「婢」訓「女之卑者」；「奴」訓「皆古之卑人也。周福曰其奴，男子入于臯隸，女子入于春藁，從女從又，攸古文奴從人」。初學記引說文作「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奴是奴隸，所從是女，女以手操勞爲奴，古文從人從女。又代表男性奴隸，可見女字原本就是奴隸。「若」「如」「女」互相爲訓，皆有順隨服從的意義，這些字應註是起於同源。我們現在可以說在遠古造字時代，俘虜是經過這樣五個階段的（插圖十）：

一、戰敗求降，披着髮，跪在地面，放下武器，舉起雙手，這是「若」字。若就是諾，有巽順之義。

二、接受了投降，降者屈服，這是「良」，就是服。象一人跪地，雙手放下在膝，受降者一手控制在他的頭上。

三、用繩索束縛他們的兩手，把男的頭髮剃去一圍，留下中部，剪短，向上作一髮辮，這就是「奚」，「如」，男的縛手於後。女的髮不剃，不辮，縛手於於前，以示優待。（男奚的頭上辮髮，有殷墟出土玉人頭前證，見胡厚宜殷非奴隸社會考。）

四、把俘虜加上刑具手械，是木製的桎，在甲骨文中是「幸」字。男女的刑具都加在手上，男的把兩手背在後面，女的加在前面。如本期封面所示右爲女俘僮，左爲男俘僮。在甲骨文中是「執」（女俘）字。

五、把帶上刑具的俘虜，關入監牢裏，就是圜字。

可以說自商代以來，許多遠古的制度風習，已漸次泯沒了，因而「奚」字可以用於女性，「執」字是女手加桎而通用於男的罪人，文字孳乳日多，「女」字喪失了本義，「如」字也易男爲女，若不是甲骨文和遺物大量出土的今天，這一段遠古的社會情形，便無從談起。

丙、從麼些文對證造字時的地理環境

前兩節說明了甲骨文字演進之久和來源之古，後四節要談到中國文字起源的問題。讓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和這位摩登少女，攀談一次她們各自誕生的奇蹟和她們各自故土的風光。過去有許多人主張文化是一元的，外人對於中國文字根本沒有弄清楚，就生吞活剝把中國文字硬派爲和埃及既有了一五千年以上的歷史，自然要斷定中國文字是受過埃及的影響。英人查瓦德 (A. Churchward)，拉卡伯理 (De laconperie)，日人松津七三郎，都有過漢埃文字同源的議論，這是一種粗淺的觀察，謬誤的見解。比較原始象形文字，自然要注意到他們的同，但是切不可忽略了他們的異，現在我們已知道麼些象形字不是抄襲漢文，就不妨作一個對照，看他們的異同究竟在那裏。中國文字和埃及文字，也是各自創作毫無關係，這話以後再談。

造字的都是聖人，都是聰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造字之初既是繪畫，對象一樣，又畫得逾真，自然可以同，反之對象不同，也自然可以異。第一件事要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我們且比較一下麼些

山：麼些文的山字（插圖十一，下同），只畫一座高山，李君字典原註云「山也。象山之形，其上環狀平行兩畫有云爲路，有云爲雪線者，尙不知孰是」。李君論麼些文發源地一文講到此字不似麗江附近所見山，後來在木里一帶，無量河邊，才發現這樣山字的，所謂「一峯當門，天地爲滿，」因而造出「孤峯撐天」的山字。甲骨文山字畫出三個山峰是代表着綿延起伏山的遠景。我們推測中國農業發達，文化誕生，應該是在黃河下游的大平原上，也就是中原之地，商人所稱的「中土」。因爲這一帶沒有山，人們所能看見的恐怕只有遠山了。

水，泉：麼些文的水字就是泉字，泉源字只把水字加上一個源頭，和甲骨文泉字相比較便可以明白。甲骨文造水字，是平原上灣灣曲曲的河水，加四點是表示其中有水，點是水，曲線是河，有許多水字偏旁只有河，不再加點。泉字加點也是同樣意思。從水泉字可以看出山居和平原的不同。

田：山中可種的只是梯田，不過一個長條，分界不過分段。大平原上是阡陌相接的井田，每一個豆腐平方塊代表一百畝。以前不認識井田的田字，現在才考定了，知道古代中國確實行過井田之制。

路：道路是山地平地大不相同的，山地裏只有曲徑通幽的羊腸小道，麼些文的道路就是如此。甲骨文中行字是「周行」，是大道，中間是十字路口，可以四通八達，表示着「大道蕩蕩」，「其直如矢，其平如砥」。

石：黃河下遊的大平原上，既沒山，也沒石頭。所看見的石頭是從遠處運來作成樂器的石磬，所以就借磬形作爲石字。麼些文卻老老實實的畫着一堆石頭。

這六個字，已足說明麼些文與甲骨文造字時地理環境的不同了。再舉一個更顯明的例子，就是朝暮二字，記時間離不開太陽，早上晚上，以日出日落為標準，這是古今人同有的常識。我們看：

朝：麼些文畫的是日出在山坡頂上，另一體是日出山坡，發出光輝。這因為造字人住在羣山萬壑中，早上所見是如此。甲骨文的朝字，以前誤認為「萌」，現在因為和暮字對用，認清楚了。朝字的造法，是取象於陰曆每月下弦以後早上的光景，向東看，朝暾初昇，在茫無涯際的草地或林木之間，頭頂上還掛着一鉤殘月，因而造出朝字。有人說這又何嘗不可以說是新月，當然，如果說為新月，又可以認為暮字了。不過造字時代，只取象於一時的靈感，不能過於深求，因為「夙」字（見插圖八）象早起的人跪拜殘月之象，所以夙訓為「早」，如果拿唐人的詩：「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來解釋它，豈不夙字也可以訓為「晚」了嗎？我們拿夙字所畫的是殘月，把第二個朝字，也解作「楊柳岸曉風殘月」，大致是不會錯的。

暮：麼些文是同朝字一樣造法，畫的是日落西山之下，又一體畫的是「西山已啣半邊日」，日又無光。甲骨文卻也是用草地或林間表示日落。和朝字不同的只是不畫殘月。這暮字也一樣可以使人誤會，因為日落在草地或林中，同日出在草地或林中，又如何去分別？我們不能過於刻求，我們只要領略到麼些造字者的意境是「落日橫翠」，而漢字創造者的意境是「情疎林，你與我掛住斜暉」，也就够了。（如果造字在商代，安陽西有太行山，應該也造一個從日從山的暮字）。

麼些文朝暮的背景是山，甲骨文朝暮的背景是大平原，東西遙望，只有草地或林木，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對照。

廣些文



日出



日出



日落



日落

山

水

泉

田

路

石

朝

暮

甲



兩地特有的動植物

中原

文

骨

厚

眾

龜

萬

蛇

桑

杞

栗

杞

栗

杞

栗

杞

栗

廣些

文

雞

牛

蛇

草

竹

桑

杞

栗

杞

栗

杞

栗

杞

栗

杞

因爲造字的地方不同，動植物自然也就有許多不同。這裏舉幾個例子：如甲骨文中的鳳，鸞，龜，萬，桑，杞，栗等，麼些文中的鷩鷩，鸞牛，有冠蛇，多虫夏草，青稞，冷杉，小葉黃連等，其餘可以類推了。

丁、從麼些文對證造字時的社會背景

甲骨文用在商代而不是創造於商代，在甲、乙兩節，已經講了許多。這裏再就社會背景的不同，舉出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鏡子：麼些文「看」和「看鏡子」是一個字，畫人在站着兩手執鏡，另有眉眼，眼光下注表示看，鏡中是人的影子。「鏡」字有三種寫法，平常寫法，就是看字的鏡子部份；魯甸的寫法鏡中畫一鷹頭，是注其音；若喀區的寫法，是鏡子的背面，中有紐，旁有花紋，不畫光芒。這些都無疑的是銅鏡，在中國，銅鏡從周代起，一直用到清初。（玻璃鏡子是很晚的）。麼些文的銅鏡，正代表唐宋時代的簡單花紋。中國遠古時代，沒有銅鏡，是「以水爲鑑」的，器皿中盛滿了水，就當鏡子用。甲骨文看鏡子的是女子，金文是男子，都在俯首下看，皿中的圈同點，可以說是她們的影子。因爲要表示看，不能不放大了一個目字，立起來表示向下（這是中國造字的習慣），本來看鏡子叫作「監」，後來監視也叫「監」，裝水的盆子叫作「鑑」，代替它的銅鏡也叫「鑑」。甲骨文鏡子是水盆，麼些文鏡子是銅鏡，一個是何等古樸，一個已相當時髦。

第二個是手鐐：麼些文畫着一人帶着手鐐或另一人牽之，很清楚呈有鍊子的鐵鐐，代表着近世的官刑。甲骨文的手鐐是「幸」，罪人帶上是「執」，乙節已提到過。「幸」字，孫海波說：

文骨甲

文些麼

死

死

葬

火葬

3.

火葬

文骨甲

文些麼

1. 鏡看

鑑

鏡

金文
鑑鏡

鏡

鏡

鏡
若喀
區字

2. 手鐲

手(恭)

(一)

手鐲

(二)



鼓墟出土陶俑之三。俑背
面手執之恭極明晰。

「象刑具，罪人所以梏兩手，圜等字皆從此」，是對的。殷墟出土的陶俑，見於本刊上期封面者，正是這種刑具，也正是商代還在使用着的「手錠」，是木製的。陶俑之三，表現得最清楚：一條粗於膀臂的木棒，長約尺許，上下剖分為二，剗兩洞，使容手腕，兩端削尖，留骨都，以縛繩索。用時將罪人兩手夾入，上下加索，上繫于頸，下繫于腰。「執」字（女）與無頭的殘俑（男），皆是其狀。更特異者，是男女用刑具有別，女械于前，男械于後。這是殷商時代的「手錠」，說文稱為「桼」。和麼些文相比，刑法制度，大有古今之異。

第三個是火葬：麼些文有火葬字，中死人，下火，上煙焰。亦有火葬女人字，中畫臥女。甲骨文人死入棺，更埋土中，「死」字加土，即古「葬」字，點可代表水，也可代表土。這是風俗習慣不同的一例。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工具，社會背景既不同，當然語言文字就有所別異，比較文字學者是應該注意到這一點的。

戊 從麼些文可以看出造字時心理之同

看了上面甲乙丙丁四節，我們已經知道一些麼些文和甲骨文在時間與空間兩方面相異的大概情形。以下兩節，再舉造字時機於同一對象而有心理相同和印象不同的例子。過去，研究古文字者，每每喜歡把兩種文字相似之點作比較，便為它們拉上了親屬關係，硬說是同源，毛病是戴上了有色眼鏡，只見其異。我們在這一節所舉的就是：兩種象形文字，畫的東西相同（對象同），畫的方法相同（心理同），畫成的圖，自然也就相同（文字同）。

象形字所寫的，不外天地人物，畫日都要圓，畫月都要缺，畫人要有手足，畫獸要有頭尾，凡是忠

實爲自然界寫生的繪畫，就不會不相同，這裏不必再舉例子了。人造的事物，也有許多是不謀而合的，例如：

門與戶。門戶的製作，大致都是長方形，可以容人出入，又可開關。麼些文是單扇的「門」（插圖十三，下同），略如甲骨的「戶」字，甲骨文卻另有雙扇的「門」。

絲與線。「絲」和「線」，都可以盤起來，又必成縲而又易于扭轉，因而它們的形狀畫出來就會相似。

束。把東西束起來，辦法是一樣的就是在中間加上繩索。麼些「束」的是一捆線，甲骨「束」的是一捆木柴。

梯。麼些人的「梯」字，是一塊木板，在上面加些階層，因爲和甲骨文的「阜」字相像，使我們明白了「阜」字並不是橫列的山，而是直立的梯子。「陟」字是兩腳在上梯子，「降」字是兩腳在下梯子，「陵」字是登高，上梯子，「陲」字是雙手奉酒尊登梯放於高處，從梯子上倒栽下來的大人或小孩，就是「墮」字。因此我們懂得了甲骨文的「阜」字，並不是小山（殷墟遺址中有四面壁直的方形地窖，非有梯子不能上下）。

因爲畫的東西同，方法同，互相比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許多古文字。圖七所舉人的正面坐形王字就是一例。民國二十三年徐中舒發表一篇文章，叫作「土皇王三字之探源」，他說明「土」，「皇」，「王」三個字，都是正面坐着的人形。「土」同「王」，都象拱手端坐之形，「皇」像王者端坐，戴着冠冕之形。現在把這些文作證，確有正面端坐的字，像「坐」字，「王」字，「帝王」字，「客人」字皆是，又都和甲骨早期的「王」字相像。正面坐的人形是一樣的，造字人用同樣心理把他寫出，自然相同，但是三千年來，卻把「王」字創造的原意失掉而誤解作「一貫三爲王」了。

造字者有一種方法是「畫輪廓」，我們從麼些文的「乳」字看到了。上爲乳房，下爲乳汁。因而知道甲骨文的「乃」字，也是象右邊的臂，腋，奶，腹各部分輪廓，即後世的奶字，在商代借用爲虛字發語詞，已經失去原義了。甲骨文中表現人奶的字，另有「乳」字，意思是喂奶，是動詞，又有後來的「乳」字，是名詞。從乳有孔，華乳成爲「孔」字，「有奶就是娘」，所以作了「母」親的女人，需要表示出她的兩乳來。同樣用輪廓法造的字還有「而」字。象下顎的輪廓和美髯。我們現在借一千年前的造字心理，來了解三千年以前的造字心理，真可以稱贊一句：「啓予者，麼些文也」。

乙、從麼些文可以看到造字時印象之異

同樣的很具體的對象，而造字時印象不同，便不會完全相同。譬如生孩子的「育」字（插圖十四，下同），事情是一樣的，而麼些文與甲骨文就各有一種畫法：

在麼些文中，因爲正面立着的人，戴帽子的是女人，正面立着兩手上揚的是小孩，所以合起來便是「育」字。

甲骨文中兩手相交於前的是女人，頭上有笄的是出了嫁或作了母親的女人，小孩子兩手上揚，但只畫一條腿表示襁褓中，又畫出順產和血液，更遑真的寫了一幅產婦臨盆的圖畫。

事情是一樣，因爲造字者對於女人和小孩的印象不同，便顯出各別的作風。其餘的對於抽象的名詞，更有很大的差別了，舉天、斷、電、雷、光、明、六字爲例：

「天」字，麼些文造字者的印象，天是覆在地上的，所以畫出一個類似大屋頂的形狀，這當然完全出於臆想，因爲天是無形可象的。甲骨文的「天」字，是以人來襯托的，畫一個大人，再畫出他的頭頂，意思是「頭上三尺有青天」，或者竟是借人的「顛」頂來代表「天」，也有在

大字上加了兩畫的，仍是頭上有天的意思。天是一個，而人對於「天」的印象，卻各自不同。「斷」字，麼些文是畫了一根線，從中間斷了。甲骨文卻用「快刀斬亂麻」的印象來造「斷」字，左邊是一團亂絲，右邊是一把刀，葉玉森解釋說：「契文左象絲緊糾形，從刀，取截斷意，絲既緊糾，非斷不克，當即古文斷字。」同樣是斷的印象，而在文字的表現上卻大有差異。電字，麼些文象雲中有光，直貫上下。甲骨文電即是申「字」，象電光曲折之形，同是電光，取象有曲直之異。

雷字，麼些文上爲天，下爲箭頭，意思是天上有雷曲折而下，可以擊毀萬物。甲骨文卻描繪那可怕的聲音，畫出兩手掩耳之形，所以古人有「疾雷不及掩耳」的話。這樣雷字，後世卻不用了，換爲形聲的雷字了。

光字，麼些文以太陽的光芒作爲「光」，甲骨文卻以側坐的人頭上頂着的燈火來代表「光」。明字，麼些文借用夜間星的光爲明亮字，甲骨文則以「窗前明月光」爲明亮。原始的明字，左邊是月，右邊無論方的圓的或長方的，都是窗，後來長方形變爲日字，又以日月爲「明」，在商代二百多年裏，已漸漸變爲日月之明而失去了以窗前月光爲明的古義了。「明」的印象，取於星或月，都是對的，但是造出文字，卻因而不同了。




三 餘 話

從麼些文看甲骨文一題，暫寫至此地爲止。實際上我是打算比較一切原始的文字，以研究甲骨文字造演變的關係，這裏不過是一個開端，以後有機會時更當把其他問題，提出來和讀者討論。

四十八年八月八日，夜雨淅瀝中寫於台中北溝客次

論麼些民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

在雲南省西北部麗江縣一帶居住着一支自稱「拿喜」的麼些(Mo-so)民族，這一支民族以有象形文字聞名於世。中外學者對這支民族研究的著作已不少，但尚沒有人探討到它的象形文字的發源地這一項題目。個人偶有所觸，願就這一問題提供出自己的意見在這裏來討論。

先由文字的本身說起，麼些象形字南北很特別：北寫作，是水頭的意思，南寫作，是水尾的意思，若把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成了麼些象形字的水，。

從字形上看，麼些族的造字聖人把一個水字攔腰一斬斷為兩截，以水的上游為北，水的下游為南。從語根上來講，北讀[ho-gu-lo]，有北深河谷的意思，南讀[i-tsu-mu]有南方低地的意思，也是以水的上游為北，以水的下游為南。

這使我在探討象形字發源地時有兩個假設，第一、麼些人初創文字時應該是住在一條大水的旁邊，第二、這條大河的流向是自北向南。


根據這兩個假設，我翻閱麗江這一帶的地圖：最大的金沙江在這裏彎曲如帶，最後且是向東流去，與假設的條件不相合；瀾滄江是條大水，而且是自北向南流的，地理條件相合但歷史條件又不合，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帶是明代末葉麼些民族新開的殖民地，遠在這以前象形文字已經存在。同樣的理由怒江係江都不可能是麼些象形字的發源地。

橫斷山脈中這幾條大的河流都不合乎我假設的條件，於是這一個問題在當時只好攔起等待新資料的

發現。記得是三十二年的夏天，我同一位麼些朋友和才君在麼些地區中旅行調查，根據麼些經典上記載的遷徙路線，我們來到木里土司地康滇交界處的無量河邊。那一天是深夜才趕到一個名叫里朗的村莊上來住宿，因為身體太疲倦，倒下來便睡。次日絕早醒來，枕邊水聲震耳，便獨自站立在「土莊房」的平台上來眺望，但見兩岸高山來峙，陰霧攝人，晨霧開處，一道明流在我脚下浩蕩南去，正是無量河！紅日漸高，明流的來龍去脉逐漸伸長，目力所及，恰是直北正南的流向！翻閱地圖，上下數百里都是自北向南的流，我忽然有所觸動，——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會不會就是在現今的無量河邊？

地理的條件異常充足，凡是在無量河旅行過的朋友沒有人不對它的河谷深沉流向正直留有極深的印象。問題是在歷史方面，看這一帶有沒有麼些人居住過，同這一帶的麼些人有沒有文字。里朗以下向南到金沙江N字大灣北端這一帶的無量河邊迄今尚有麼些人在居住着，根據麼些經典本身的記載，這裏正是麼些族的古代居住地域；現今這一帶的麼些人即所謂「若喀」支派又擁有象形文字。於是歷史方面的條件又完全具備。

史地兩方面的條件都相符合，說麼些族象形文字發源於無量河邊的證據已經可以說是充分。後來我在整理文字資料時，我又看到兩個旁證：

第一個是山水的山字。麼些象形字的山寫作，像一個高莊饅頭，我從巫師開始學習的時候就很懷疑，因為站在麗江平壩中北望玉龍，西望芝山，南瞻文峯，東望吳烈里諸山都連峯綿延不是這般模樣。問問巫師先生都說這是畫一個山峯的形狀，這並不使人滿意，因為明明是一列連山，卻只取其中一峯來用未免有點與常情不合，但當時也沒有更充分的理由來反駁他們，這疑問就一直存在心裏。等我在無量河邊旅行了一趟，我才算明白了其中真諦。原來所謂的「木里王國」實在是一個山的王國，人民全在山縫中過生活，尤其是無量河谷一帶，推戶仰望，一峯當門，天地為滿，怪不得把山字寫成連峯蜿蜒的

形態，這一帶根本沒有河朔平原樣遼闊的眼界，因地制宜就現實情況來描繪，所以就成了孤峯撐天的模樣。這全是受地理條件的限制，麗江一帶的巫師沒有到無量河一帶走過，當然不能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二個是作村莊房屋解的「Miwe」字，麗江的巫師對我說這是象村莊房屋之形。但麗江的房屋都是人字形的屋脊，與這個字的圖象一點也不符合。這個疑問也是我在無量河邊得到實物的印證後才釋然於心。在里朗，博羅一帶都是用白土築成的平頂房，當地人用漢話說時叫做「土莊房」，這種房屋人可以在房頂平台上由這一家跨到那一家，不需要走人家的大門而可以跨越全村，我站在俄丫土官的平寨上，見到全平村台相連接成一座大的碉堡，我明白這種建築應該是有防禦工事的意義在內，同時明白了「miwe」字的來源是「平碉」，麗江沒有這種平碉，所以當地的巫師沒法解釋這個字的來源。因為可以築平碉的這種白土不是到處都有的。

南和北，山水和房屋都是創造文字時的基本字來看，全是無量河邊的真實景色，所以我認為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不應該是在麗江而應該是在無量河邊。

緬甸麼些人初創文字的時候，可能是先依日出於東而沒於西的天然標識創造了東和西，但南北兩個方位字因為沒有這種方便，一定很使他們費了一點心思。恰巧無量河在這一帶正北直南的流，就觸景生情就地取材把一個水字分作上下兩截，以上游為北，以下游為南。一個是仰察於天，一個是俯察於地，就把四個方位字都製出來了。這除了是在無量河邊，就我們所知麼些地區再沒有這樣獨特的地理環境。其他的山所以寫成高莊饅頭，村庄房屋所以畫成平碉的模樣，都是無量河邊的真實景色，和其他的麼些地區都不相符合。麗江的巫師所以不能詳細解釋這四個字的原因即在於此：因為文字一經寫定，約定俗成不再更變，離開峽谷地帶的無量河邊，來到小平原的麗江來看，山也不像麗江的房，南北的方位亦與地理環境不相符合。我們正不必苛責現今麼些巫師的淺陋，反而應該感謝他們守舊之功，使我們能藉此

線索追溯到這支民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給麼些文化研究解決了這一項問題。

無量河在東經一百度與一百零一度之間，正北直南的流，（我國大多數的地圖都把這條河流畫得來源太長，又比實在的曲度要大）我們根據對麼些族遷徙路線的研究，還可以進一步推斷出麼些象形文字的發生地點是在這條河流的下游一帶而不會是上游地方。

原因是這樣：麼些人可以分作有文字的兩大支，這兩大支都有留傳下來的遷徙路線，這兩支人的遷徙路線，在無量河的中游鼠羅（即徐霞客遊記上的獵邏）地方會合在一起，這使我們想到麼些人在這一帶時應該是還沒有文字，不然東走永寧鹽源一支的麼些人不會把這一項文化遺產忘記得一乾二淨，而南下麗江的一支卻對文字那樣發揚光大。合理的推測應該是麼些人在無量河中上游地方尚沒有文字，東走鹽源的一支一切仍舊，南走麗江的一支是在無量河的下游一帶創造了這種象形文字，這兩支麼些人到後來沒有匯合在一起，所以才形成了現今一支有文字，一支無文字的地理分佈的現狀。

麼些族象形文字發源於無量河下游一帶的這項假說在我心中醞釀已經很久了，三十三年我寫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的時候，在引言中首先提到，那時一切資料尚未排比，不敢論定。經過這幾年各項資料的彙勘，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因此在最近寫成的麼些文字的演變中就把這些研究的一項新意見寫出，並藉此向大家請教。

與駱克博士論麼些族形字音字之先後

我國雲南省西北部的麼些族，以擁有自創的兩種文字而聞名於世。這種兩文字一是應物寫形的圖畫文字（以下簡稱形字見插圖十五），一是以符號表音值的音綴文字（以下簡稱音字見插圖十六）。

既有兩種文字，於是就來了孰先孰後的問題：駱克博士（Dr. Joseph F. Rock）是當今研究麼些民族的權威，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向是認為音字在先而形字在後，他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及遠東學報上都曾一再這樣主張。最近他的「中國西南的古拿喜（麼些）王國」（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1947 哈佛社）出版，主張仍然未變，我們可以叫他作先音後形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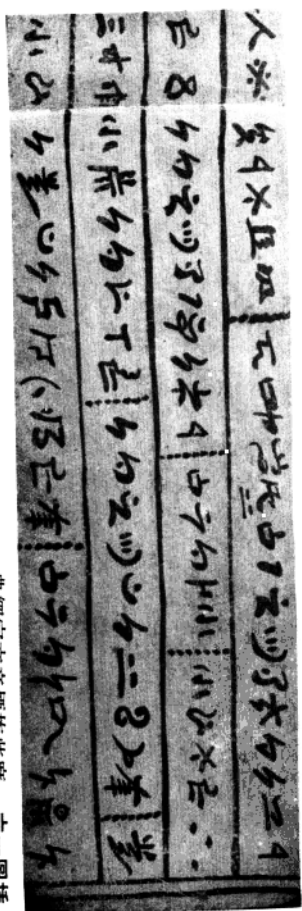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八年到三十二年我曾在麼些地區調查，把收集的資料加以排比，覺得這兩種文字發生的次序應該是先形字而後音字，許多中國學者如方國瑜先生等都是這樣的看法，這可以叫作先形後音派。

三十三年我在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的引言中曾把這兩種文字發生的程序加以敘述，並把這部字典寄一份給駱克博士求正，如今駱克博士於看到我的這項主張後仍是堅持先音後形的說法，可見這個問題是需要詳細討論給它一個解決了，因為在世界各種文字發展的程序中還沒有發現先音後形的例證，麼些文字既有這項問題發生，值得我們細心地加以研究。

我們先敘述駱克博士的意見，他在麼些文獻中的洪水故事（見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第七卷）上說音字較形字為早有兩點理由：第一是他見到形字中的動植物都是麗江附近所有的，因之便推斷形字是發生在這一帶；同時他認為麗江是麼些族遷徙的下游，所以便認為形字是一種晚起的文字。第二是他見到



典經字文形象族些麼 五一圖插



典經字文音標族些麼 六一圖插

現今麼些巫師能識形字者多而識音字者少，因而推測這是由於音字早出日久遺忘的結果。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包括他最近出版的「古代拿喜王國」在內，所持的理由主要的都不出這兩項。

駱克博士觀察的事實我們都承認，而且得佩服他的精細，因為他原是動植物的專家。但對他的推理部份卻願保留一點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們懷疑動植物分佈區域的大小，因為得可能麼些族遷徙下游所有的動植物，未必就不是它上游所有的，這在未有極詳細的調查之前，運用起來實在得難保險正確無誤。而且若撇開動植物放寬眼界來看，我們看到麼些人指方位的南北二字，北的字源是水頭，南的字源是水尾，這分明是西康境內無量河邊的景色，那麼說形字的發源地是無量河邊似乎比是麗江更多一點根據（參看拙作論麼些象形文字的發源地一文，大陸雜誌二卷十二期）這樣一來，動植物既不能說是麗江地區所專有的，由文字的本身又證明了形字不發源於麗江，那麼，駱克博士的第一點理由就有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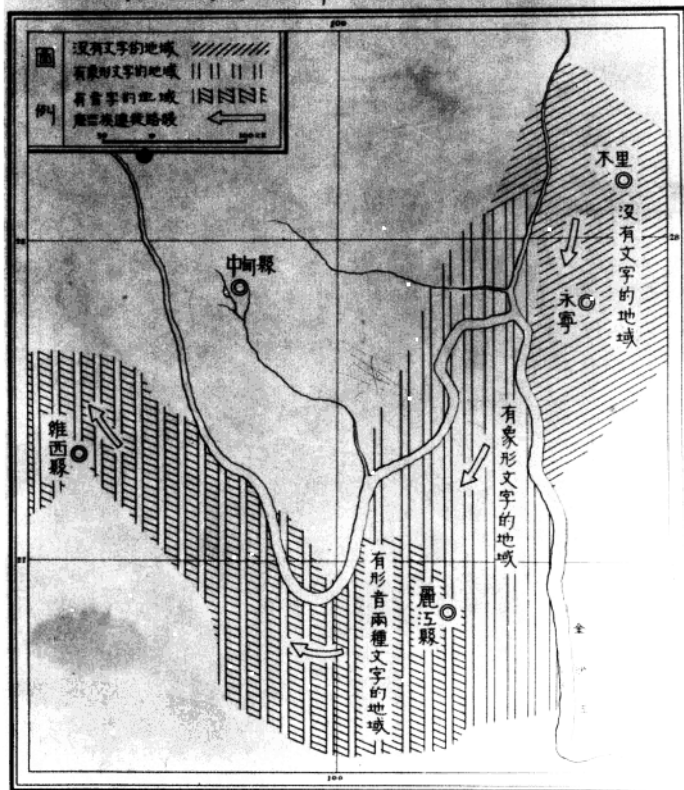
我們再看他的第二點理由，現今的麼些巫師能識音字者少那是正確的事實，但這種現象卻有兩種理由同樣地可以解釋：這可能是由於音字早出日久遺忘的結果，也可種是音字晚出尚未普遍流行的原故，在沒有其他有力的旁證來支持的時候，單靠識音字者少的這一項事實，是不能證明音字一定是早出的，至少，這項理由不够充分。

當然，駱克博士所持的理由得可能不僅是這麼兩項，但他既未發表，我們也無從討論。因此我試把自己的理由分作六項陳列在下面，看能不能給先形字後音字的說法建立起一個堅實可信的基礎。

一 從兩種文字的地理分佈上看

我曾把麼些族這兩種文字的地理分佈和這族人的遷徙路線配合在一起畫成一張圖表（插圖十七），結

麼些文字的地理分佈與遷徙路線配合圖



七一圖插

果發現到二者之配合非常有順序：在這族人遷徙的上游木里永寧一帶是沒有文字的，到遷徙的中游金沙江邊就有了象形文字，再趨下游到麗江維西一帶就在形字之外又出現了一種音字。觀察這張圖表，它很自然的呈現出一項結論，就是麼些人最早的時候沒有文字，隨後創造了象形文字，在發生了形字之後才又創造了音字。

看這張圖表得到這樣的結論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倒是應該嚴格地審查我所依據的材料是不是靠得住？關於這兩種文字的地理分佈是我在全麼些地區親自踏勘的田野紀錄，遷徙路線是我根據一本古老相傳的麼些經典上下千餘里親自追溯的足跡（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都是確切可信的資料，因此這張圖表所呈現出來的結論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在這裏可以把駱克博士的音字遺忘學說順便來討論一下，假如說現今麼些巫師識音字者少是由於音字早出日久遺忘的結果，那麼，在麼些族遷徙的上游及中游地方都應該有音字殘餘的痕跡才對，而這種痕跡在那兒全不呈現。只在遷徙的下游才有音字，卻又說音字是早出，下游的麼些巫師怎麼會中間隔了大段時間和地域無所師承地忽然明白了古經絕學？這都是不好解釋的事。若改用先形字而後音字的說法，原先沒有這種音字，所以在上游中游都不呈現，到下游一帶繼形字之後才出現了這種音字，因為它晚出，推行不廣所以識之者少，這不是很順理成章的麼？

因此，根據這兩種文字的地理分佈和遷徙路線的配合，我認為麼些族這兩種文字發生的次序是形字在前而音字在後的，上面所述是我所持的第一項理由。

二 從這兩種文字的名稱上看

音字在麼些語中叫做「[sa] ba」，所以有人把音字叫做哥巴字或歌寶字，這都是譯音。若找這兩個音節的原意卻是「徒弟」的意思。麼些經典中最常用的一句話：「多巴教主帶領着他的三百六十個徒弟……」徒弟正是「哥巴」這兩個音節。

所以我覺得只從音字名稱的本身已經很清楚地曝露了自己的身份。既然自己是徒弟，那當然還有老師，而且沒有問題的是先有老師然後才有徒弟，如今音字既以徒弟為名，那就無異於自己承認是一種晚出的文字。

那麼，誰是音字的老師呢？麼些人只有形音兩種文字，在這種場合上那老師似乎是非形字莫屬了，不過這並不能使我們滿意，試在形字名稱的本身上探討一番，看它和音字相對待時，有沒有老師的涵義在內。

形字在現今的「多巴」（麼些人的巫師，這兩種文字的擁有者）口中，通常都稱作「[sa] tca」，是木字石字的意思，表示這種文字的造字原理是依石畫石依木畫木，和圖畫文字的意義相當。但當它與音字對稱時，有時便被稱為「多巴字」、如麗江楊仲鴻先生在民國二十年所編的「麼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漢譯字典」就是現成的例子，巫師們和我們談話時，也時常拿「多巴字」和「哥巴字」對稱。

「多巴」是麼些巫師「[o] mba」的音譯，這名詞正含有老師、先生的意思，巫師的師字不是正是老師的意思嗎？駱克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亦說這兩個音節有「[Teacher]」的涵意，可見多巴有老師的涵意是件不爭的事實。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將兩方面來對比一下看：音字叫做哥巴字，哥巴是徒弟的意思；形字也被稱做多巴字，多巴又正是老師師傳的意思，這還有什麼問題呢？一個自稱老師，一個又要遞門生帖子，這二者

的關係不是異常明顯的嗎？所以根據老師在前徒弟在後的原理，我們馬上可以判決這段公案，說麼些族這兩種文字發生的順序是形字在前而音字在後的，這是我所持的第二點理由。

三 從音字有形字蛻化的痕跡上看

在我編輯麼些標音文字字典（中博院專刊乙種之三）的時候，我發現到有許多音字分明是由形字蛻化而來，這現象使我很注意，因隨手摘下排列成一個表，共得五十二個字（插圖十八）。

這五十二個音字，都有可追溯圖象的字源，就是說音字的雛還像一個錐子的形狀，起的音字還有起立的形狀，這樣的例子只有一個兩個，還可以說是偶然巧合，但如今多到五十個以上，又分明有極相類似的形字可以並列比較，這二者之間一定有抄襲授受的關係在內。

那麼是音字抄襲形字呢？還是形字抄襲音字？若說是形字抄襲音字，對着這五十二個有形像字源可尋的音字，就必須承認音字有一部份即是象形字，這一來音字的前身原是形字，分明已是形字在先了。而且由形字演進成爲了音字，卻又另起爐灶再重複象形的道路再造一種形字，這是不合情理的。

若說是音字抄襲形字，我們可以這樣推想，音字的造字原理原是以符號代音節，抽象的音節既不好設想，到頭來又免不了要依託在實在事物的憑藉上，而且憑空地要創造那許多不同面貌的符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就回頭來向已有的形字上來打主意，增減形字的筆劃就以之作爲音字，所以音字中有一部份便有了字形蛻化的痕跡，這不是很合理的想法嗎？

既然有這許多音字露出了由形字蛻化而來的痕跡，又不能說音字的前身就是形字，那我們只能說它是抄襲形字，那麼這又是形字在先了，這是我所持的第三點理由。

形字	音字	字義	字源
1	𠂔	控	象形
2	𠂔	一連眼	象形
3	𠂔	嘔吐	象形
4	𠂔	牌	象形
5	𠂔	援升	象形
6	𠂔	麵	象形
7	𠂔	絕	生育絕形
8	𠂔	毛	象形
9	𠂔	舞箱	象形
10	𠂔	剪	象形
11	𠂔	塔	象形
12	𠂔	廠	象形
13	𠂔	乳	象形
14	𠂔	轉經	手轉經筒之形
15	𠂔	子	象形
16	𠂔	鏡	象形
17	𠂔	一托之長	雙手托之長
18	𠂔	劍	象形
19	𠂔	銼	象形
20	𠂔	跳	象形
21	𠂔	人攝	攝之狀
22	𠂔	壓	象形
23	𠂔	起	象形
24	𠂔	結	象形
25	𠂔	飲	象形
26	𠂔	飲	象形
27	𠂔	飲	象形

形字	音字	字義	字源
28	𠂔	趕鬼三條	象祭本之形
29	𠂔	骨節	象形
30	𠂔	錐子	象形
31	𠂔	手鑽	象形
32	𠂔	時刻	象形
33	𠂔	楔子	象形
34	𠂔	溶化	象溶化之形
35	𠂔	露	象形
36	𠂔	骰子	象形
37	𠂔	徑	象形
38	𠂔	日	象形
39	𠂔	抖	象驚怕之形
40	𠂔	李梨	象酸木保
41	𠂔	苦	象形
42	𠂔	折	象形
43	𠂔	戰旗	象戰旗形
44	𠂔	角	象戰旗形
45	𠂔	松脂	象形
46	𠂔	月	象形
47	𠂔	龜	象形
48	𠂔	肋	象形
49	𠂔	左	象形
50	𠂔	右	象形
51	𠂔	糧食	象形
52	𠂔	好	象實物之形
			字字本

四 從經文的組織上看

麼些族有兩種文字，所以有兩種經典，但這兩種經典在文句的組織上卻有很大的差異，形字經典是原始型速記式的，而音字經典卻是進步型完備式的。

形字是圖畫文字，它的經典有點像是一幅幅的小型連環圖畫，而且這些畫圖連環得異常疏落，雖也有幾個解釋說明的字樣分佈在圖象中間，但也是零零落落的速記式的，我曾戲呼之曰「天女散花式」，因為她只隨興之所至隨手拋擲下幾點幾朵，並不會把經文的正確涵義一音一字的連續寫下，所以我們拿到一本麼些形字經典，雖然我們能全部認識上面的文字，但是仍然沒有辦法通曉它的內容。因為中間欠缺的文字還是太多，非要多巴誦經時加上他肚皮中所沒有寫出來的那才能成為完整的文句，所以這是一種極幼稚原始型的文句組織，嚴格地說文句的組成方式還沒有到完整的階段。

再看音字的經典在這一方面就進步得多了，它是一音一字連續寫下，所以只要我們通悉麼些語文，拿起一本音字經典，一音一字連續讀去，就很正確地會明白了經文中的意思，這是一種完備的文句組織，和形字的原始型文句組織相比，也是一種進步式的。

舉一個例來說明，譬如說這裏有「形、音、先、後」四個零亂的字在一起，你能正確無誤地說出它的意思嗎？用這四個字可以組織成許多不同意義的句子，你能知道他要說那一種意思嗎？——這就是形字經典文句組織的形式。再看音字經典的文句組織那就與此大不相同，它是一音一字連續寫來「論麼些族形字音字之先後」，於是一切都不用解釋，我們馬上明白它的正確涵義了。

說明了這兩種經典文句組織的不同，也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它們先後順序的問題。根據文化發展演進

的常例，原始型的在前而進步式的在後，所以麼些族這兩種文字發生的順序應該是形字在前而音字在後。

若說音字在前而形字在後，在文句組織的形式上有很不好解釋的地方，放着完備式的經文組織不繼續用下去，卻又去創造一種原始型不完備的文句組織，麼些巫師何至於先時聰明到後來卻愈來愈糊塗，竟糊塗的連方便都不方便都不知道，這是與情理不合的。

若換一個說法，麼些人是先創造了形字，因係初創所以文句組織很不完備。後來又創造出一種音字，因係晚出，它的經文組織乃漸完備，這不是很自然合理的嗎？

由經文組織的不同也可以證明形字應該在前而音字應該在後，這是我所持的第四項理由。

五 由一册音字經典的內容來看

幾年來我收集到的麼些經典，形字的有一千五百多册，音字的只有九册。

在這九册音字經典中有一册是敘述占卜起源的故事，（這册經典在中央博物院的編號是 J.W. 1825-33）在這册經典的末尾說到一套大祭風的法儀，由此遂使我們知道這册經典是晚期的一項作品，因而推知這種文字也是晚期的一種文字。

原來麼些巫師的法儀中有所謂的小祭風和大祭風，小祭風在麼些族遷徙的中游一帶就已經出現（當然是形字的），而大祭風則是很晚近的時候在麗江縣境金沙江邊才興起的。而這册音字經典就說到了這種很晚期的法儀，這自然而然地使我們想到它是一種晚期的經典和文字。——因為假如它是古老的經文，麼些巫師十分守舊，當然不敢隨意增添，而古老的經文中不應該有晚近的事實更是理之當然，正像殷

代的甲骨文字中不能有原子彈的製造程序一樣，而這冊擁有七十六頁的音字巨著卻正敘述着一件非常晚近才興起的法儀，這一下子就把它的出身晚近很明顯地給揭示了出來。

由於此遂使我們推測到音字的發生要比形字晚得不少，上面所說的是我所持的第五點理由。

六 從音字最近發展的情況上看

如果真像駱克博士所說的，如今「多巴」不識音字者多是由於音字古老日久遺忘的結果，那麼音字早就應該停止活動日漸衰微才對，可是據我實地調查所見的與此趨向一點也不符合，它不但沒有被日漸遺忘，反而是一天天地正在活潑開展，這是音字現今生長的真實紀錄，我們可以舉三個例在下面來作證明。

第一個例，當我在麗江西北區調查的時候，由打米杵村和仲恒大「多巴」家收到一本很特殊的經典，這冊經典畫了很多方格，每一格中寫着許多音字卻只有一個形字，形字寫得特別大一點，音字則在一格中由二三字到三四十字不等。初得來的時候我還不知道這是做什麼用的，向和仲恒大「多巴」請教，才知道這原是一本音字的字彙，形字寫得大，在這一格中代表音值，圍繞着它的是音字的各種不同寫法，所以數目多寡不等。

費這麼多的事寫這一冊經典做什麼用呢？這分明不是為誦念而是為了檢閱的，若再深究，這還可能是用來整理音字的混亂的。因為音字的創例一開，一旦脫離了物象的客觀標準，多巴們又好爭強賭狠，便各不相謀的亂創亂造起來，這樣各展才學的結果，音字不久就鬧起「通貨膨脹」的毛病來了。你說你造得好，我說我造的對，但記又記不清，認又認不了，於是便有人出來先把通行的音字彙集起來，依着

音值加以排列，看代表這一個音節的都有些什麼樣的音字，一方面可供檢查，一方面就可以加以刪改整理。所以這一冊經典很重要，它很清楚的告訴我們，音字不但沒有被人遺忘，反而正是創作過濫正有豪傑之士想起而加以整編，可見音字確是晚近才興起的一種文字。

第二個例出在麗江壩子中的長水鄉，在這裏有一位能以竹笛吹全套大祭風法儀的大「多巴」，漢名叫做和泗泉。有一天周鍊心兄約我到他家去吃酒，他送我一份麼些文印刷品（現藏中央博物院，編號J.W. 2435-33）麼些文字向來是手抄的，如今忽然發現了木版的印刊品，自然使我非常注意，便請他立刻朗誦序文一段來聽，呵！原來這是他改革麼些文字的大抱負，主要的對象正是音字，大意是這樣的說：「近來漢人和洋人對我們的文字很注意，可是我們自己不好，形字音字都沒有一定的寫法，尤其是音字，你寫一個樣子，他寫一個樣子，彼此又全不相同，這是很要不得的。這一帶的多巴開會公推我來辦這件事，如今我用木版刻出一個樣子送給你們，從今之後，就以此為準，不要再胡寫亂造了！」

很顯然的這些話是說給濫造音字的「多巴」們聽的。因為寫一個象形文字，人手巧拙固然有不同，但畫出來的形像總不至於離題太遠，寫一條牛總不至於畫成一棵樹，畫一座山也不至於像一個湖。至於音字因為缺少客觀的對象來作標準，「多巴」們各逞才學地亂造一氣，可以表現出千奇百怪的字形，並且誰也沒有辦法指摘別人造的不對。常此混亂下去總不是一個辦法，於是就大家集合起來公推一個人加以整理，於是和泗泉的木版字集就出而問世了。民國三十二年我離開麗江的時候，和泗泉的書還沒有刻完（因為他是自寫自刻自印，又只有在農閑的時候才可以做）不過這比和仲恒家的音字字彙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不但將紛亂衆多的音字加以整理，而且想以印刷術統一音字的天下，這更足以證明音字不但沒有被人日漸遺忘，反而是很清楚的正在由亂入治的活潑開展中。

第三個實例是我到中甸縣北地調查的時候，結識了一位名叫和文采的「多巴」，他和我一路去朝謁

這個多巴教的聖地，相處在一起有三個月之久。他對我提出一項問題，就是音字雖有音值卻沒有表示聲調的符號，「多巴」們現在是靠上下文氣而隨時加以調整，問我有沒有更好的辦法。我就把漢人注音符號標四聲的辦法告訴他，他聽了異常高興，說要用這套辦法去對和泗泉刻的書加以改進。可惜不久我也離開了麗江，下文如何不得而知。不過由這一件事上也可以見到音字最近發展的活潑同「多巴」彼此間競爭的熱烈，這都表示音字全不是處於被遺忘的狀態之下。

上面所舉的三項實例，有的「多巴」在彙集各式各樣的音字想加以整理，有的已經刻出書來，想以印刷術統一混亂的局面，更有進一步的想在音字的聲調問題上作合理的改進，這一切都在用事實告訴我們現今的麼些巫師不但對音字沒有遺忘，反而正在大刀闊斧地為這種晚近發生的文字作各種修改訂正的嘗試。

這一些事實本來已可充分證明音字的晚出，若是再拿形字的穩定狀態來相比較，那形字在前音字在後的真象就更明顯。形字原是圖畫文字，但現在已離圖畫日遠，由繁趨簡，現在連筆順都大致有了定型，而且有一小部形字竟然已迷失了字源，可見這種圖畫文字已經過了不少時間的淘汰，它的年紀已經相當地老大。再看音字卻還如一個幼兒，正在初步地摸索自己的道路，距寫定的階段還遙遠得很，這都表示音字的年紀還在幼稚的階段。兩相比較，這兩種文字發生的順序沒有問題的是形字在前而音字在後，這是我所持的第六項理由。

形字早於音字的理由，若全部的加以敘述，決不止此六項，譬如說由這兩種文字受漢化影響的程度也可以判斷出它們的誰早誰晚：形字與漢文的造字原理非常相近，但它確是獨立發展，找不出一點抄襲漢字的痕跡。音字的造字原理與漢文蹊徑各別，卻很明顯地受了漢文的影響，如「上、下」都是漢字借音變成了麼些族的音字，犬也明是漢文，到麼些音字中仍作狗的意思用，只讀麼些音「*xe*」而已，這

都是音字分明受漢文影響的例證。我們知道這些人漢化是晚近的事，那形字早於音字的事實不是昭然若揭的麼？詳細敘述這些人和漢人的交往歷史那需要太大的篇幅，但漢邊這些粟粟等族漢化的早晚是件常識的事，一種夾雜着許多漢文（音字中尚有水字的偏旁及退、保、寫、黑……的變簡體字）的邊疆文字一定不會為期過早，只因爲關涉到兩個民族的歷史有點夾纏，所以不列入正式的理由，因爲我相信上面所述的那六項理由，應該已經可以把先形後音派的基礎建立起來了。

總結上面所提供的六項理由：一、根據這兩種文字的地理分佈同遷徙路線的配合，音字是在遷徙的下游地帶才出現；二、音字在麼些語中是作徒弟解；三、有五十二個音字有由形字蛻化而來的痕跡；四、經文的組織，形字比音字原始；五、音字的經典中敘述到一種極其晚近的一種法儀；六、音字的發展近來正極活潑，一點也不像被遺忘的樣子；這六項理由都共同支持一件事實，就是麼些族這兩種文字的發生的順序，分明是形字在先而音字在後。

那麼，駱克博士怎麼會以爲音字早於形字呢？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這個傳說的影響？在麼些族有音字的區域中流傳着這麼一項傳說：當初這種巫教的教主多巴神羅在世間的時候，他原用的是這種音字，後來他死在毒鬼的黑海中之後，他的三位傳法大弟子因爲不識音字，於是就見木畫木見石畫石創造出這種形字來。

這項傳說在音字地區中口頭上流行得很廣，不論駱克博士是不是受了這項傳說的影響，因爲這裏面提到了形音兩種文字的先後問題，我們不能不對這項傳說加以考驗。

在廣大的只有形字的地區中，因爲沒有形音對立的關係，所以也沒有這項傳說，我曾把這項傳說擺給北地的大多巴久憂吉聽，他聽了很不服氣，說：「我們也是多巴神羅的弟子，怎麼會對這件事一點也不曉得，那哥巴字明明是麗江的那些「多巴」胡寫亂造出來的東西，還要賴在我們教主的身上，不信，

請查我家全部經典，看那上面說的有這回事情沒有？」

久憂吉「多巴」的話給我一項很好的啓示，於是我去把有關教主生平的全部經典翻閱一過，結果全不見這項紀錄。關於教主的身世生平，經典中記載得很詳細，許多纖細瑣碎的小事都有登錄，若果真有這項有關文字興革的大事，那一定要大書特書，豈能隻字不提，所以這項傳說的真實性大有問題，至少我們可以說它是於經無據。

而且這項傳說根本就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譬如說教主當時用的是音字，那他生平最得意的三大弟子怎樣會不認識？若是追隨教主一生的三大弟子都不認識，那音字應該是早已失傳消滅，怎麼會於千百年後，麗江一帶的「多巴」忽然又無師自通這種音字起來，這都是不能解釋的事。再依現在音字的發展情況來判斷，也不像是教主真傳的古老文字，因為若是古老文字，又有教主真傳的大幌子在，那現今的「多巴」，怎敢這樣大刀闊斧毫無忌憚的刪改創造？由現今「多巴」們對音字創造修改的「勇敢」，使我們推斷到音字創自教主的這項傳說分明是「偽造」的。

那他們為什麼要去偽造這個傳說呢？依我的推測這可能是一種「託古」，因為音字晚出，又和形字的面目迥異，在它出現的初期，難免要有人攻擊他於古無據，因為「多巴」們的習性多半是守舊的。爲了應付這項輿論攻勢，創造音字的「多巴」就編排了這樣一個故事，意思是說，你們不是攻擊我於古無據麼，你看，音字還是咱們教主的真傳呢！這樣一來，在爭辯攻擊之中，這項傳說已播揚開去，竟至於使研究麼些文的學者都受到了它的不良影響。正因此我才不嫌辭費，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把它不合情理的原委揭示出來，使大家以後不再受這項虛偽傳說的蒙蔽。

世界上各民族創造文字的過程大都是先由象形入手，因為它直捷易曉，然後再逐漸進步到用音的道路上去。已經有了音字的民族，又回頭來再創一種形字，在文字演變的歷史上尚沒有發現這樣的例證。

所以駱克博士這種先音後形派的說法是文字史上的特例，值得我們重視，也值得我們多加商榷研究。

由於此，我在這裏謹獻出自己對這問題的一愚之見，我從各方面的觀察研究，都見到麼些族這兩種文字發生的順序是形字在先而音字在後，上面所陳述的六項理由，是我爲先形後音派立下的一點論證基礎，雖與駱克博士的意見有些出入，但討論之下，可得真理。個人和駱克博士在麗江時有一面之雅，對他在那一帶做的工作極爲敬仰，勝利還都之後又常以這位學人的消息爲念，前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恒慕義（A. W. Hummel）博士來臺，我曾一再托訊他的消息，但迄今尙無結果。緬懷玉龍白雪，謹以此文和駱克博士遙結一段文墨因緣藉作問訊，並向各位專家座前來奉請教益。

論麼些族「音字」之發生與漢文之關係

雲南麗江附近的麼些族，請參看彩色圖版，此爲清乾隆時謝遂所繪職貢圖中之麼些，原圖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現在同時使用着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字，第一種是形字，是應物寫形的圖畫文字，第二種是音字，是以符號代表語音的音綴文字。

關於形字的發生我曾於上面說過一點，現在再把音字的發生在這裏作一個簡明的敘述，因爲一個民族有了形字之後又另起爐灶重創一種音字，這是文字演進的歷史上很可注意的事件，值得我們詳加探討。

而且麼些族這種音字的發生和傣僳文、漢文比較起來很有趣：傣僳文現在已是音綴文字，以一個符號代表一個固定的音值，這和麼些族的音字性質完全相同。但傣僳文有許多是有形字的根源，我曾和傅懋勳馬學良兩位先生談過，他們都說傣僳文現今雖是音綴文字，但其中有一部份卻是由形字演化而來的，不過這是由古老經典排比探討出來的結果，現今的傣僳巫師並不知道。這使我們想到很可能傣僳文原初是一種象形文字，後來逐漸演化成爲現今的音綴文字。麼些族和傣僳族是近親，又是近鄰，不由的使我們想到會不會麼些文字的演變又在重複傣僳族的路線？現今麼些族同時並用形音兩種文字，是一種雙軌制，傣僳文是單軌演化而來的呢，還是也曾有過形音兩種文字並用的一個時代？這都是很有趣味的問題。

再說麼些音字和漢文的關係就更微妙，音字中有一些分明是漢字，如上、下、犬等，上下是借漢文

之音，大是借漢文之義，這分明是麼些音字受漢文影響的證據。但在全部音字中所佔的比例太小，這影響的程度又大成問題，究竟是受了影響麼些人才去創造音字呢，還是麼些人由於形字不方便遂另創造音字只順便闖入幾個漢文呢？

還有一個更令人思考的問題，就是既有形字在前，而且形字中有一些早已迷失字源（如天地神名）與音字性質完全相同，麼些人何必捨近求遠另起爐灶再造一種音字；改變或簡化形字不就成了麼？放着這一條近便順理的路不走，卻繞遠迂迴地去重創一種新的文字又爲的是什麼呢？

關於保羅文與麼些文的比較研究因爲現在條件不具備不敢臆說，關於麼些音字與漢文的關係，近年來得到一些新資料，對先前的一些見解有所增改，願意先把這一塊基石就現有材料試加奠定，預備將來綜合比較保羅漢文時作一個基點。

要探討麼些族第二種文字（音字）的發生，自然就離不開漢文的影響，不過在這之先，我們可以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這一種音字發生年代的上限，看這一種文字最早不能早過那一個年代，這一個問題解決後，有許多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

依現在的資料來判斷，麼些音字的發生不至於早到明代萬曆（一五七三）。有兩項證據支持這項假定：第一項是在萬曆年間麗江麼些土司木增曾派了一支戊卒駐紮在漢葉，後來這一支戊卒的後代沒有轉回麗江卻向北遷徙到土司地的瀘沽湖邊。三十二年我在湖邊的大嘴村遇到這一支自萬曆年來即未回過麗江的麼些人，他們的巫師拿出經典給我看，我仔細的看過，全沒有一個「音字」，問問那些巫師，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一種文字。其中有一個巫師曾從永寧到過麗江，他說聽到說有一種新文字，但這是麗江「多巴」（巫師）胡亂造出來的東西並不是我們多巴神羅教主寫下的經典。由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萬曆年間麗江一帶還是只是象形文字，所謂的音字根本沒有發生，不然他們的經典上不會全沒有一點音字的

痕跡。

第二項證據是麗江木土司家譜的記載，在明代成化（一四七五）年間木泰的傳記上說他，生性聰慧，不學而識先祖（指宋理宗時之麥琮）所制本方文字。依情理推測，不學而能識的文字，應該是指象形文字；因為音字是一種代表音值的符號，人再聰慧，亦無由無師自通。反之形字是一種圖畫文字，鳥獸魚虫，依形可辨，假如我們這樣想，木泰小土司自幼好在「多巴」間廝混，因為「多巴」通悉經典，大都是講故事的能手，小孩子愛聽故事，這推測是近乎情理的，由此他對麼些族的神話故事非常熟悉，有這個基礎，當他看到形字經典上的圖畫文字時，他偶然便能猜得出其中的一些情節（要全通經典上的情節是不可能的），於是「多巴」們就來捧場，說這位小土司如何聰明，不學而識本方文字，這就是他本人傳記上「不學而識先祖所制本方文字」的來由和真象。我們若再進一步作推測，在這時的記錄上是「不學而識本方文字」而不是「本方某一種文字」，很近情理的代表那時還是只有一種文字。所以很有可能那時還全是形字的天下，這第二種文字的音字還沒有發生。合併這兩項例證，我們說在明代萬曆年間音字還沒有發生，大致可以相信。

音字發生的時代既是如此之晚，依理它發生的程序應該是非常清楚的為我們所知道，但一來一種文字的發生是逐漸形成的，二來麼些人對時間的觀念模糊而不重視，一開口就是「太古時候」，一切事都要托古，對於歷史不注意，所以音字的發生雖然是近幾百年來的事，在當地已無法找到它的胚胎，發芽，開花，結果的紀錄。只能依據我們親自收集來的資料對它來作一番近乎情理的推測。

依材料下判斷常是要受時間的限制，因為新的資料時有發現，使你對從前的判斷不能不陸續修改。記得在三十四年我寫麼些標音文字字典的時候（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三）我曾以為麼些族這種音字是由一個名叫和文裕的「多巴」創始的。這個假設在三十六年我那位麼些朋友和才先生二次由麗江收集來

的經典上開始成爲問題。和才先生收集到的許多精美經典中，有一本在我們整理時發現了竟有用漢文記的年月，時間是「乾隆拾壹年（一七四六）八月十六日」。麼些經典多是沒有年月，偶然在扉頁或末尾註有「多巴」的名字和他們的年歲，但仍是註的「豬兒年兔兒年」那一套，使我們不好利用。這次在我們整理時發現了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及乾隆十一年版本，我們都很高興。打開乾隆年間的那本經典來看，內中發現用了五次漢文的「上」字，這個字是漢文借字不成問題，因爲讀音極相近，字形又完全相同，只是借漢文的音來作麼些音用，在經典中多作「說」的意思解，在象形文字中原是畫一個人口中出氣的樣子，用「上」來代替便完全是脫離了形字的範疇而步上了音字的領域。我們所知的，漢文這個上字後來成爲音字中最常用的一個。到這裏就引到問題的本身了，這一個出現在乾隆年間形字經典中的「上」字是不是就是音字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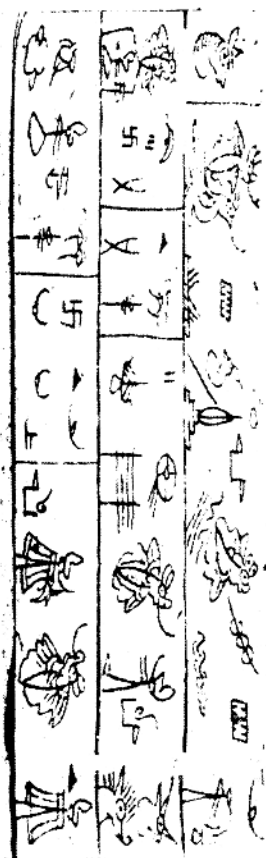
這個問題相當糾紛，「上」字既然到後來成爲音字，這就是音字在乾隆年間已經開始創造的證據原無不可，但我們仔細觀察，上是漢文借字，並不是麼些人自創的音字，而且在許多比較古老的經典除了偶而見到這個唯一的上字之外，我們可以相信得過乾隆以下一定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音字全無萌芽發展的痕跡。道光元年的版本上就全只是形字，連這唯一的上字也不見，仍是用人口出氣的辦法來代表說。這一些現象使我們想到，上字在乾隆年間的混入麼些形字經典中只是一種滲透性的混合，說它就是音字的正式開端恐怕還有問題，若說這是音字發生遙遠的一個「導引」，那或者還可以說得過去。

在乾隆年間的時候，漢人文化在麗江一帶已經大行，用形字經典的麼些巫師原是當地的聰明人，他們中間必有一部份人多少認得幾個漢字。因而抽借一兩個漢字寫在自己的經典中是一件很有可能的事。這一方面，有一點賣弄自己的博學，另外一方面還可能是一種趨趕時髦；上字筆劃簡單，讀音又和麼些語說字的音非常相近，於是就成爲第一個混入形字經典的文字。窺其本意，借漢文之音作麼些語解的意



典經字形些變之 (1746) 年一十隆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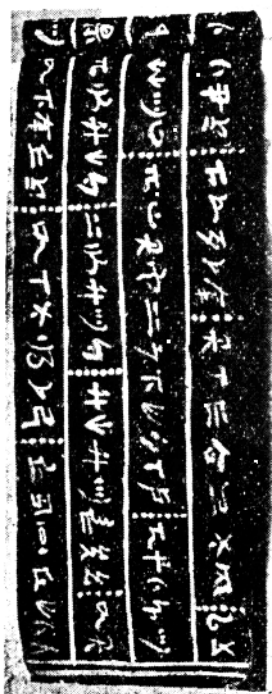
九一圖插



現出之字上文漢有中典經此在 ○二圖插



多增漸逐中典經字形在字音 一二圖插



典經的已自了成寫字音後最 二二圖插

思多，而有意另創一種音字以來代替形字的意思較少，因為乾隆年間這本形字經典是說一個占卜起源的故事，在麼些文學中以對話勝，在全冊經典中用「說」字的地方至少一百處以上，除了這五個用漢文以外，其餘的都仍是用口中出氣的象形辦法來表示，這就表明寫漢文上字只是興之所至隨手寫上的一兩個，正統的辦法仍是畫一個人由他口中出一條線。由此推測乾隆以前上字的應用不會廣泛也不會太久，而且說不定根本還不使用。至少我們可以說乾隆以前正式的麼些音字還不能說已經發生，只是在這個時候漢文的上字已經混入形字經典中開始應用，這個上字雖然後來在麼些音字經典中當作音字來使用，但在當時得像是漢字的滲透闖入，而不太像是有意去創造一種新的文字。

乾隆以下有很久一段時間我們沒有什麼可靠的資料來做探討的憑藉，不過依理推測這一個「上」字大概還繼續在形字經典中混用，而且其他的漢字也沒有繼續大量混入，因為我曾到處瀏覽收集古老版本的經典，見到有許多經典上有這一個上字而不見其他漢字，所以推測上字在形字經典中一定「孤軍奮鬥」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至於「下」字，「犬」字的混入形字經典，大概只是晚近的事。

這就接到道光（一八二一—一八五〇）晚年的一項資料，三十七年我在南京的時候，向覺明先生提示我一本他在英國抄錄的麼些經典譯文，是曼徹斯特地方一個圖書館（The John Ryland Library, Manchester, England）中的藏品，據說這是一個傳教士收集來的東西，時間大約是道光晚年，在這冊經典譯文的封面題着形字的經典名稱，同時還有一行五個音字，也是寫的經典名稱，原想寫信去問這批藏品入藏和收集的時間，但終因循未果。向先生說是道光晚期的收集品，這應該可靠。我們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資料可利用時，這也是我們推測音字發生的一項寶貴材料，因為這告訴我們道光末年音字已發展到這個階段，由這一個基點，我們對音字的發生又可以作一些合理的推測。

不管是乾隆年間的版本中有「上」字，也不管道光年間版本上有全音字的題名，這都使我在三十四

年時音字創始於和文裕的說法根本推翻，不但乾隆年間和文裕尚未出生，道光年間已有音字的經典題名也足以證明這一種文字不可能是由他這時代才開始發生的。記得當我寫音字字典的序言時，中央研究院的董同龢先生對這個說法就認為恐有問題，新資料的發現果然證明董先生的高見正確，謹在這裏更正自己的判斷錯誤。

音字創始於和文裕的說法已不成立，但若說和文裕是和音字有極密切的關係的一個人，這大概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就我們所知，至少有兩冊全用音字寫成的經典是由他手上寫成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他以前音字只是形字經典中的「附庸」，在形字經典的字裏行間補空添註或題名。從和文裕起，音字才有了獨立的經典，顯示出這一種文字已脫離形字的羈縻，由附庸蔚為大國，正式地和形字分庭抗禮成為麼些族的第二種文字。

清末民初的音字發展就同和文裕的故事銜接起來了。現今麗江年老的多巴大都記得這件故事，在清代的最後幾年還舉行科舉的時候，巨甸鄉巴甸村一個名叫和文裕的大「多巴」考取了一個小小的「秀才」功名（是文秀才是武秀才說法不一）。鄉下人中了功名是一件了不起的喜事，和文裕自是高興萬分。想不到招來了意外的攻擊，因為在很早之前，當地的文化人就對本地的巫師取一種歧視的態度，和文裕是巫師，是他們看不起的人，如今中了他們認為是文化正宗的功名，這就使他們嫉憤難堪。文化系派的排擠竟亦如此厲害，他們紛紛到主持考政的官員那裏說和文裕的壞話，說他是巫師，會誦唸本地經典叫青年男女到雪中去情死，而且他是一個不讀聖賢之書只識「牛頭馬面」之人，如何能給他進學？這兩項理由若用現在的眼光來看，自然都不充分：一種經典朗誦起來可以使人到雪山中去情死，應該推崇它是文學中的上乘，朗誦詩中的珍品（麼些經典是朗誦體，由巫師高歌有時配上音樂誦給大家聽），這不但不應該貶斥反而應該嘉獎。至於說麼些形字是「牛頭馬面」，首先就該追究「牛頭馬面」這項徽號的正

意。在漢語中原是指地獄中的鬼怪，麗江的文人既未深通語根卻囫圇地平加到麼些形字頭上實在是冤枉，說它「牛頭馬面」，意思是指形字牛作牛頭，馬作馬頭，用一番正名工夫實在等於說它是象形文字。若說它是象形文字，那麗江文人所推崇的漢文又何嘗不是象形文字？記得我在麗江魯甸鄉和一個老「多巴」和正才談及此事，他竟流起眼淚來拉住許多年輕的多巴顫抖抖地對着他們說：你們聽到了沒有，我們用的文字不是「牛頭馬面」，是叫象形文字，由此可見他們受「牛頭馬面」的氣和譏諷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不怕「牛頭馬面」的徽號一點都不合理，但當時主持邊地教政的人如何懂得這些道理？聽到說在聖人所創制的文字之外竟還有外道文字，和文裕通悉這種文字真是邪魔外道，立刻把他辛苦得來的功名革去。這樣一來給和文裕的打擊可就大了，在當地見不得人，於是就由麗江取道東北，有無量河邊之行，一來探索經典上祭祖的真實路線，二來是避人同遭悶。等他倦遊歸來，時過事息，他才在南山找到一個棲身之所安定下來。靜中細思生平大辱，都是由「牛頭馬面」而來，於是遂有志於另創一種文字以雪此恥。

既是爲雪「牛頭馬面」之恥，象形這一條路不能再走，於是就走向音字的道路。恰巧這時候條件已漸具備。首先是形字中原有同音假借的大法則，而且有一些形字如天地神名都已迷失字源，實際上已成音符，這就給和文裕一個好啓示，又見一些漢字已混入形字經典中，於是就依方塊字的筆意，作了一些代表音值的符號，和道光年間以來即已發展的少數音字合用，音字的大局面遂由此展開。

要創造完成一種新文字談何容易。和文裕東拉西扯，漢文藏文改頭換面也不一定湊得足數，於是在無量河邊所見到的形字，因爲麗江人不認識，他也拉了進來。這就是現今音字中應用最廣那個語尾助詞「se」的來源，像一個不挑鈎的「了」字，原是象針上線盡之形，不知道爲什麼到金沙江邊卻改用一

個崖羊頭來代替。於是本是一個古老的形字，現在卻成了應用最廣的音字。這樣雜湊成軍，想也够和文裕搜索枯腸了。於是他就到處和別的多巴商量，有的贊成，有的反對，這就是現今許多老年的「多巴」都尙記得這回事的來由了。

雖然大多數的「多巴」都反對他這回事，但和文裕雪恥意堅有志竟成，在他手上至少用音字寫成了兩本經典，一本是大祭風中的占卜起源經，一本是爲楊家而寫的祭祖經，這兩冊經典我都收集到手。到此階段，音字可自成書，不怕其他「多巴」們反對攻擊，音字已經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王國。

和文裕不但用音字寫成了經典，而且爲音字留傳下這麼一個故事，說多巴神羅（這種巫教的教主）在世的時候，他本用的音字，他死在毒鬼的黑海中之後，他的三大弟子因爲不認識音字就見木畫木見石畫石的創造了象形文字，所以原是音字在前而形字在後的。這個故事的目的在說音字於古有據，爲的是對付他當時所受的攻擊，想他在制作音字的時候，同時的「多巴」一定有一部份人攻擊他胡創亂造，他無可奈何就用托古的手段來抵擋，說這種文字是咱們教主創立使用的古文，你敢說它是於古無據麼？略一推究就知道這個故事是後起偽造的，因爲那麼多部說到多巴教主的經典沒有一本經典中說到這項文字與革的大事。而且故事本身就矛盾，若說追隨教主多年的三大弟子都不認識這種音字，那千百年後麗江地方的「多巴」又怎麼會無師自通？所以這個故事是偽造的痕跡很顯明，而它的目的是應付當代人的攻擊。我們一明其中底細，知道這是新興文字中的「筆墨官司」，正情理之當然，那就不會受它的蒙蔽和影響了。

麼些族文字的發生和演變

一 麼些族和它的形字、音字

假如說世界是一個大公園，各民族是公園裏的花和草，自創有文字的民族我們算它是花，沒有文字的我們算它是草，那這座大公園的景色將到處都是草地，只疏疏落落的在各處開了很有有限的幾朵小花。這就是說世界上民族雖多，但自創文字的卻佔其中的極少數。文字和人類的文化有如此深切的關係，所以不論這一朵「文字之花」，開得怎樣小和開在那一角落裏，都值得文化園丁去發現它，去觀察它，去研究它。

在這世界公園亞洲部份，中國大陸的西南角上，有三支與我們關係很親切邊胞開了三朵這樣的文字之花：一個是雲南省西南都的擺夷，一個是川康交界處大涼山的傈僳，另外一個就是現在要敘述的玉龍雪山下的麼些。

麼些族的文之花開放得有點與衆不同，普通的情況，一個民族在一個時候總是使用一種文字，或用從形的「形字」，或用從音的「音字」，而麼些現在平行的使用着兩種文字，一種是形字，一種是音字。若仍以花爲例，通常花卉都是開一種顏色的花，而麼些族文字既開形字的紅花，同時又開音字的黃花，花開二色，同梗並蒂，格外令人珍賞。

在一種名花之下，常是會有一塊小小的簽牌說明它的原產地和所有者，我們也做此例在下面把麼些

族的概況和它的形字，音字略略標註一下：

先正名，「麼些」是漢人稱呼這一支邊胞的名字，應該讀些字的古音作「麼索」(mo-so)。他們稱自己是「拿喜」。拿在麼些語中是黑的意思，喜的意思是人，合起來就了黑人；不過這和非洲的黑人朋友沒有牽聯，因為我們這一支邊胞的膚色仍是黃色的。我曾邀請了一位麼些朋友和才到內地來同我一齊工作了多年，除了研究體質人類學的朋友注意到他的骨架有點像西藏人外，上海、南京沒有一個人看出他與我們的外表有什麼不同。

麼些族的自稱拿喜與傈僳族的自稱「納素」卻有很深的淵源，因為納素在傈僳語中同樣的也是黑人的意思。這兩族人除了自稱的族名相同之外，語言宗教相似的特點還很多，所以民族分類學家把麼些傈僳同放在藏緬語系之下，又把他倆合併在一起叫做「傈麼羣」，這是很道理的。我常和研究傈僳族的馬學良先生說：「麼些同傈僳是剛分家不久的一支親叔伯弟兄」，他也很以為然。

麼些族的人口遠比不上傈僳，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陶雲達先生於民國二十四年的調查，說這一族人大「約」有十六七萬人。這的確確是個約數，在現時情況下，要想知道一支邊胞的正確人口數，那是極不容易的。

這一族人分佈的區域是在雲南省的西北部，以大理以北的麗江和麗江東北的永寧為兩大中心。麗江縣全境，維西縣一部份，中甸縣的金沙江邊，全永寧土司地，西康省鹽源縣的一部份和木里土司地的無量河一帶全都有麼些族人在居住着。展開地圖來看，約當北緯二十六度半至二十八度半與東經九十九度至一百零二度之間。

在上面說的區域內並不是全部都開「文字之花」，木里以南，永寧以東，鹽源縣地一直到西昌附近的麼些人是沒有文字的。從木里西邊的無量河南下，經中甸縣境，過金沙江，入麗江縣境又折而西北趨

向維西縣境內的麼些人是有文字的，金沙江在這一帶成爲一個河套的樣子圍繞着玉龍大雪山在流，所以簡單一點我們可以這樣說：麼些族的文字之花是開放在圍繞着玉龍雪山的金沙江邊上，這不但記憶起來比較方便，而且實在要比記許多不合理的行政區劃要扼要合理得多。

若再進一步分析，我們又會發現到有文字的地區內也並不是到處兩種文字全有，有文字的區域內都是「形字」，但「音字」卻只限於麗江一帶。這大致可以金沙江爲界，麼些人是由北向南遷徙的，在金沙江北岸以及渡過金沙江在麗江的東北地區（如刺賈、東山）這一帶是只有形字的，由麗江折向維西縣境的時候，這才在形字之外，又出現了一種音字。

所謂的形字，是一種「圖畫文字」，展開麼些形字經典來看，但見動物植物栩栩如生，人物動態，躍然紙上，很有點像「連環圖畫」，所以叫它做「圖畫文字」比「象形文字」還要合適一點。因爲它還一半是「圖畫」一半是文字，正在由圖畫向文字蛻化的階段中，還有一些須待改進的地方，够不上稱爲一種正式的文字。

所謂的「音字」，有點像是我們現在所用的漢字，是一種音綴文字或音節文字 (Syllabic Scripts)，以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節；而不是所謂的「拼音文字」。不過麼些音字一個音符可以作這個音節的全部用處，不像漢人同音節的「疫、亦、突、益、溢、逸、邑……」卻彼此不能通用，也就是說麼些音字是以音概義的，沒有漢文寫「別字」的惱人糾纏。這是同漢文方塊字不同的地方。

由上面的簡單敘述，可知這些族人口並不算多，所居住的地區也不能算廣，但卻自己創造了從形和從音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字，不能不算是奇蹟。更有價值的是這兩種文字都還在枝葉繁榮的生長，可以供我們作文字發生演變的「生理研究」。古往今來，有文字的民族在民族總數上所佔的比例已經太少，而且等到學者們去研究它們時，大半都早已停止呼吸，有的且已長眠地下，需要考古家的鋤頭來深深發

掘，還要耗費多少學者的心血去猜想摸索才能明白。如美麗的埃及文和巴比倫的楔形文字都是例證；即幸而還沒有完全停止呼吸，現在還被使用着的文字，也都年紀老大，追究不清它的「童年時代」，如中國的漢文就是例證。只憑地下的化石或已僵硬了的軀殼想來追究它胚胎發芽那無疑是極為困難的，而且結論也不保險說絕對可靠（因為現在我們所不知道的當時某一偶發事件，常是會影響到文字演變的過程），所以對於文字的發生大半都還是一種近情理的推測，當日實況如何，因為往事已成陳蹟，不能起古人於地下，便不免有「死無對證」的缺憾。麼些文字在這一點上特有價值，因為它還年輕，不難追尋它的幼年時代，它還生長，可以供我們作文字演變的「生理觀察」，正可以補文字發生史上這一段的空白。

一種文字的發生和演變若是知道清楚了的話，常是可以作其他文字的參證，而且常是可以解決一些從前單獨不能解決的問題。麼些有形字又有音字，內容豐富，現在還在活潑的生長，可供觀察覆按，真是這一方面最難得極可貴的「標本」。正有點像我們天天說恐龍如何如何，但這恐龍卻是由化石復原的「想像圖」，如今若是忽然在山中深處發現了一隻活的恐龍，試想這對恐龍的研究該有多大的貢獻。麼些族的文字正和這有點彷彿，讓我們在下面把這項文字史上的珍貴的標本，依着它的來龍去脈，枝葉形態一一加以描繪。

二 形字的發生和演變

可以套用傳奇小說上「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話，麼些族這兩種文字形字要比音字早得多，所以我們在這裏先表一表這種形字。分作如何發生，發生在什麼地方和演變的情況三項來描寫。

甲 如何發生

麼些形字的發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日常的應用，一種是宗教上的需要。依現在調查的結果來看，形字的發生大概是由於宗教需要的成份居多。

這可以由用形字的人、份量和形字的內容三方面來說：

用形字的人是宗教上人呢還是普通人？這很容易解決，因為現今麼些文字已為巫師的專利品，普通人根本不識這種文字，由這裏可以見到這種文字與宗教的淵源比日常實用方面要深得多。

由文字成品的份量上也可以看出同樣的現象。麼些文字的日常應用，大致不出譜牒、記賬、書信三項，譜牒、賬目，我曾在麼些地區着意搜求，毫無所獲。書信則只見到幾封最近軍人的家書，這可見麼些文字在日常應用上份量的稀少。而我們一收羅宗教上的經典，動輒數千冊，(Joseph F. Rock 博士曾收去四千冊，北平圖書館四千多冊，我亦為中央博物院收集一千多冊。)可見文字用在宗教上份量之重，由此推知，文字和宗教當有比日常應用更久遠的歷史。

若再追究一下形字經典和軍人家書的內容，這裏面有一個大大的不同，就是經典是「速記式」的，而家書是「連續式」的。形字經典上只寫了五個字，但卻要讀上三十個字音，所以是一種速記式的。家書就三十個字音用三十個文字連續寫下來。這告訴我們若形字的發生是為日常的應用，一定會是連續式的，因為這樣才可以使人不用口傳一看就能明白。如今形字經典是零落速記式的，非經巫師「多巴」口傳不能明白其中奧妙，可見這原是巫師宗教上的一種產品。

原來麼些族有一種原始的巫教，即所謂的「多巴教」，因為這種巫師在麼些語中叫做「多巴」(To-mba)。由原祖地遷徙下來時，他們帶下來許多口誦的經咒，一直到現在還有一些經咒沒有記錄

入經典中，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由於這些經咒及巫術法儀傳授學習的困難，逐漸誘導到用一些符號來幫助記憶，這就開始發生了文字。巫師大多是原始民族中的優秀份子，又常兼具藝術天才，用圖畫來表達意象，幫助記憶，實在是一條很近便很自然的路，於是麼些族的形字就這樣由於宗教上的需要而發生了。

乙 發生在什麼地方

麼些形字發生的地點我們由形字的本身得到一些資料，指南、北兩個方位的形字是由一個「水」字分拆而成（見麼些象形文字字典183,184,185號的水、北、南三字。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以水頭爲北，以水尾爲南，許多研究麼些文字的學者早就注意到這三個字的關係，由語根上的推究及巫師的解說亦都證明這是以水流的方向來定南北的方位；我由此推想到麼些人初創文字一定是住在一條大河的旁邊，水流的方向是自北向南。

在麗江永寧一帶找不出這樣的一條河流，維西的瀾滄江雖是由北向南的，但這裏的麼些人是在明代末年從麗江遷去的，遠在這以前麼些人已有文字，所以也不符合。這一直到三十一年夏天我同和才君爲了追溯麼些人的遷徙路線，由永寧經過木里來到了無量河邊時才得到解決。我記得那天絕早，我獨自一個人站立在里朗一家人的「土莊房」（土築的平頂房）上舒展筋骨，兩岸高山夾峙，陰霾逼人，晨霧漸開的時候，一道明流正北直南由我足下浩蕩流去，這是無量河，我恍然身在麼些人初創文字的洪荒太古時代中，一下子就明白了南北兩個字的真源。凡是在無量河邊旅行過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對這一帶的峽谷深邃流向正確（這由地圖上也可以看出來）留下極深的印象。麼些人初創文字時一定是住在無量河這一帶，所以就地取材，因以水頭水尾來分南北，真是再方便再合適也沒有了。後來這一族人過金沙江

向南遷徙，地理環境有變動，這兩個字也迷失了它們的真源，如今是由文字本身上我們又回頭來找到麼些形字的發源地是在木里境內無量河一帶，算是給麼些文化研究解決了一個問題。

丙 演變的情況

這又分作：一、地面上的演變及二、文字本身上的演變兩個子目：

一、地面上的演變 這是依着麼些人的遷徙路線給形字的發展先作一個骨幹的敘述。

麼些人在無量河邊發生了文字之後，沿着無量河的流向往南遷徙，到無量河注入金沙江的這一帶，形成了所謂的「若喀」地區（請參看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第25—26頁）。這是麼些文字寫成經典的草創時期，我曾在洛吉河，中村大多巴習文開家調查過他們的經典，大約在八十冊至一百冊之間。字與字間的空隙很大，是麼些經典字句組織上最疏落的手寫本。

無量河流入金沙江，麼些人又帶着他們的宗教經典傍着金沙江走入現在中甸縣的北地一帶。在這裏麼些巫教發揚光大，經典數目也急遽增加，由一百冊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半，我在北地大多巴和久憂吉的家中調查過他們的經典，已有三百五十二種之多。直到如今，北地還是傳說中麼些巫教的聖地，俗諺中也有「不到北地不算多巴」的話，可見這裏當日的興盛情況。

由北地沿着金沙江的西岸再向南走，在打鼓地方渡過金沙江，就來到了麗江境內。這是現今麼些族的大本營，許多大部頭的經典（如祭風）都在這裏開始出現，據當地的多巴講，他的經典可能有一千種還多。但我親自調查的結果，這一帶沒有那一家藏够五百本經典的。大來村多來家中較多，也只三七〇種，不過這可能是大半都被採購出去的原因。依幾個大多巴彼此的估計，五百冊是只多不少的。——現今他們是湊合拼逗起來用，因為麼些經文情節大半雷同，只須改頭換面，祭龍王的經典也可以抽來作退

口舌的道場，用祭死人的也可以拿來作放替身的法儀用。巫師的本領才學多半得自口傳，經典不過是協助他的記憶，這種移花接木改頭換面的本事所謂的「多巴」是都優爲之的。

麼些人遷徙到了麗江之後，歷史逐漸清楚，是在明代末年，又取西北的方向向維西縣境內發展，在麗江西北區的巨甸魯甸的山中，連續出了幾個有名的大多巴，如多烏、和世俊、和文裕等，形字經典在這裏又盛極一時，和世俊晚年且有「多巴學堂」的設立，公開講授多巴的經典，我曾調查過他家的經典，共有六百二十冊之多，這是我親自見到的獨家藏經的最高數字。

由上面簡略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就是麼些族的形字隨着遷徙的路線成一種平行的發展，愈趨下游愈見發達，這由經典的數字上可以作具體的證明。

二、本身上的演變 這是擬由文字的本身來說明形字上起無量河下迄瀾滄江的變化過程，又分（1）（2）（3）三類列述於下：

（1）由圖向字的演變 麼些族的形字在麼些語中叫做「除究魯究」[sa-tca]ru-tca]是木字石字的意思，說明這種文字的創造是照木畫木，照石畫石，與圖畫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意義都相當。不過在這裏的「象形」應該是最廣義的，舉凡一切象形、指示、會意，及某些特殊的「形聲」等都應該包括在內，試在下面略舉例申引：

宇宙萬物凡有具體形狀映入我們眼簾中的，麼些人便依木畫木，依石畫石，用「象形」的手法摹畫入他們的形字中，這本是最直接最方便的一條道路，世界上各民族發生文字時多半都經過這個過程。有不容易用象形辦法來處理的，麼些人又有「指示」的辦法來幫忙，如左右兩個字麼些人便畫一個人伸左手伸右手來指示。有時又得加上「會意」，如形字中的「千」是由百十兩個字合成，這是一個簡單的算術，須會「十個一百成爲一千的意」才能找到它的根源。還有我在麗江曾收到一個特殊的「形聲」字，

可以另外給它一個名字叫做「象聲」，是畫一把鉗子中間夾着一個東西，多巴告訴我這是一個「蚩」字，畫鐵匠夾着燒紅的鐵向冷水中一浸發出來的「蚩蚩」之音。像上面的形狀都是圖畫。若說這是象形文字，那當是最廣義的象形。在創造文字的人只是爲應用的方便，如漢人所謂的「六書」，原是後人對文字字源推測的分類，對不對是一個問題，至少在創字的人是沒有想到這些範疇的約束的。我常是想麼些文字便絕不是「象形、會意、指示、形聲、轉注、假借」這六項原則所可以包括的。音字是另一種面目是不用說了，就是形字中也不少如此的例證。如上面所說的「象聲」的「蚩」字就是六書之外的「不法之徒」。

麼些族的形字既是一種圖畫文字，所以仍有一部份圖畫遺留在形字經典中，這是很合理的，因爲在創造文字的人目標很單純，只是爲的應用，用圖畫方便的地方就用圖畫，用文字方便的地方就用文字，由這裏遂傳留下許多圖畫在形字經典中，如祭天經中大洪水後，「人類只剩下了嗟熱莉恩，他上天去求配偶，他拿着一張弓要射停在籬笆上的斑鳩的嚟囊，他瞄了三瞄，射又不敢射，這時候他的情人正在旁邊織布，口中說射呀射呀！就用梭子向他的手肘上一搗，箭脫手射了出去，正射在斑鳩的嚟囊，於是丟掉的一顆糧食就在斑鳩的嚟囊中找出來了，同時從此斑鳩的嚟囊也就有了花斑。」（因製版不易，請參看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引言第一六頁上的附圖）像上面這樣囉囉嚟嚟說了一大篇，實在還不如畫這一幅故事插圖來得又經濟又實惠，形字經典中這種圖畫時有發現，這是當日初創圖畫文字的原始遺蹟。

還有一些我們可以叫它作「供養圖」，常是出現在經典的末尾，畫一男一女在雙雙跪拜，在這裏不是文字，因爲它既不讀「人」又不讀「拜」，卻表示當經典誦讀到這裏時，這一家（齋主）人須出來如此行禮，寫起來多少麻煩，簡捷了當就畫一個在這裏，我認爲這也是原始圖畫的遺留。

至於由圖畫向文字的演變那更有趣，以動物爲例大約要經過下面三個階段：譬如說當初想表達一個

虎字或牛字的意念，簡單的辦法就是應物寫形畫一個全虎全牛在紙上，如今我們收集到古本經典中有很多還是這樣，這些經典常是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這個圖畫文字的第一步。隨後文字的需要增加，寫來寫去覺得畫一隻斑斕猛虎和一隻蹄角齊全的全牛並不是頂容易的事，而且實在不經濟，於是就走上文字同符號的道路，去掉動物的身子，只畫牠們的頭部和特徵部份，因為在作「符號」的用處上看一隻老虎皮毛俱全的猛虎和一隻虎頭在這裏是有同等的價值的。牛也是這樣，畫一個牛頭，取牠的角，做特徵部份來表示，而且到後來還要由這角的形狀上分其黃牛，水牛，毛（鬃）牛同犏牛（毛牛同黃牛的混血種）。虎取皮上的紋，豹取身上的斑，鹿取極角，象取長鼻，豬取拱嘴，馬取長鬃，狐加長尾，鷄增高冠，都是取的這些動物的特徵部份，使對方一目瞭然馬上明白他要表達的意象，這比當初要畫一隻皮毛齊全的吊睛白額大虎那是要進步得多了，我們可以叫它做第二步。如今我們翻開一冊形字經典，常是見到許多動物在「梟首示衆」，一個動物的頭，旁邊又逗上一條長尾，這就是狐狸，有長角的是牛，有長鬃是馬……由此還被當地的文人朋友們好好的奚落一番，說你們這那裏是文字，簡直就是「牛頭馬面」，他們那裏知道就這「牛頭馬面」亦是多少年多少先民的心血結晶，談何容易！他們更沒有想到，他們崇拜學習的漢文亦是由圖畫文字逐漸演進而來，所取的道路並不見得高明多少！

再進一步到了第三個階段，這可以說是正式入了文字的疆域，不但寫法有了定則，筆順也大致成立。我從這些巫師學寫形字時，見到他們對動物的「頭架」，已歸納出一套公式，大多是先畫上一個圓圈點上一點，這是眼，在眼之上像寫阿拉伯字「3」一樣的括上一筆算是頭髓、鼻子、上脣的側影（麼些形字的動物大半取側面的看法），然後又在下面應上一筆算是下脣同下巴，再加上兩隻耳朵，大約六筆就可以畫出一個動物頭部的輪廓，以此為「基本式」，加上特徵部份，很容明的就可以寫出全部動物的「文字」。到這裏我想是可以算成正式的「文字」了。

舉這一個例，說明由圖畫向文字演變的步驟，那怕是簡單極了的一個動物形態，先有全部描畫的第一步，再有略去身軀誇大特徵的第二步，然後才有歸納筆順寫成定式可以傳人的第三步，這才是走進了正式文字的大門，這其中要經過多少年代，多少先民的心血精力，真是創業維艱！

舉動物作例爲的是階段清楚容易明白，其他門類的字大都可以類推，當初大多是老老實實的圖畫，逐漸由繁變簡，最後簡之又簡，摸索到了對象的主要線條歸納出筆劃的順序，這就成爲正式的文字。——麼些形字經典中的文字大半都已成字，到了上面所說的第三個階段。

麼些形字的歷史並不太短，所以有一小部份文字已經或幾乎失落了它的字源，這就超過了上述的第三階段，變成了純粹的符號，只知道這樣寫這樣讀，這樣講，問起圖畫的根源卻已經模糊糊糊了。

如麼些形字的「大」，如今的寫法都是中央一個大圈，四面四個小圈，排成一個「一鼓四環」的圖樣，我曾爲這個字費了不少氣力。麗江的多巴告訴我，這是中間「大」，四邊小，所以作「大」，這個解釋我不滿意，因爲太抽象又太靈巧，不像是注重現實的初民的产品。而且有一個反證，小字並不寫作中間一個小圈，四面四個大圈的樣子，可見這個說法很有問題。後來我到金沙江邊的時候，一些多巴又對我解釋道這是「大山胡椒」的樣子，拿出山胡椒來看又和一鼓四環的形象不符，我仍不滿意。一直到我把全麼些族地區走完，我還沒有從「多巴」口中得到滿意的解釋。後來我翻檢「若喀」及北地一帶的古本經典，才使我恍然大悟，原來古老的本子上都是畫一個大腹便便的大人。上面一個小圈是頭，兩邊兩個小圈是雙手捧腹的樣子，中間一個大圈是大人的肚子，吃得胖而且腫的，以此表示它的偉大。下面一個小圈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跌坐的樣子，一個原是雙足交叉的站在那裏，只因他站的太近麼些經典的行格線，傳摹移寫的結果，連足縫間的格線，也一同抄了去，小多巴們一粗心，小三角形又變成了一個小圓圈，遂成了現今一鼓四環的樣子。

我曾見漢文的「大」字在古文中也是畫一個人立在那裏，只是肚子這一部份放大，這可見當初創字的聖人們都是在這裏遭遇了難題，又不約而同的採取了同一解決的路線。

還有極少數的兩三個字可以說是迷失了字源，如分明是畫一個動物的頭以尖形黑耳為特徵的「𧢲」字，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第88號字）到現在沒有找到這到底是個什麼動物，雖有一兩種推測，也都不太令人滿意，很可能此後追尋不到它的原始面目了。由這裏可以見到麼些形字的歷史不會太短。因為在短時間的演變中是不會很快的就失掉了字源的。

(2) 由形向音的演變 這一項演變又可以分作三條敘述：

(A) 借音字的最先使用，(B) 形聲字的逐漸增多，和(C) 拼音字的最近出現。

(A) 借音字的最先使用 這裏的借「音」字是指所謂的「同音假借」，原來麼些形字在供用上有一個大特點，就是「同音的字都可以假借」，沒有漢字寫「別字」的糾纏。

這個來源當很早，因為一直到現在，形字經典沒有同語言脫節，「多巴」誦一段經文，只要不是咒語，大都是老嫗能解的。經典上的文字雖是寫給多巴的眼睛看的，但使用起來主要的對象卻是聽衆耳朵，耳朵只要聽音，不要也不能辨形，自然不會有「別字」的問題發生。

可以想像得到當初創文字的時候，凡是有象形可資描繪的，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宇宙萬象，無不聽候麼些巫師手上這支竹筆的招呼。只是有幾個所謂的「虛」字，卻難倒了這一般造字聖人，寫畫一座大山，一道長川，麼些巫師都可以用很少幾筆勾勒出來，但要他寫一個有無的「有」字卻使他下筆躊躇。然而「有」是一個應用很廣的基本字，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去創造一個出來。在形上碰了壁，麼些巫們又回轉頭來在「音」上打主意，放棄了「白描」手法，去檢查一下看語言中那一個字的讀音和「有」相同又有形象可資描繪，這樣一找，就找到了手鐲的鐲字在語言中和「有」同音，又有形象可畫，於是

用一個鋤頭來代替了「有」字。此例一開，麼些的一個形字就擔負了兩項任務，一是代表本身的物象，一是代表同音的各項事物。使形字的創字法增闢了一條新的道路，給形字開拓了更廣大的領土，依靠了這條「同音假借」的大法則，如今麼些形字已到可以隨心達意的階段。

(B) 形聲字的逐漸增多 這一項演變當在形字發展的中期，因為這是兩個形字合成的，必需在兩個形字都成立之後才可以合併，在地理上的分佈亦證明這是到北地中興之後的產品。

在無量河邊及「若喀」地區寫一個山崖的崖字，就是白描一座山崖嵯峨之形。到北地之下，這個字忽然在嵯峨的曲線之下伸出了一個鷄頭，這是以嵯峨鋸齒線表崖之形，以鷄記崖之音（麼些語崖，鷄音相同），走上了正式的「形聲字」道路。而且由北地而麗江，漸趨下游，這種形聲字也隨着增加，不過在形字的總數中這種形聲字所佔的比例仍是太少，只能算是有此一格，屬於形字王國下的一個附庸，不像漢文形聲字的蔚為大國，佔據了漢字大部份疆土。

形聲字的漸有增多，並不會影響我們上面所說的「同音假借」的大法則，因為任你怎樣寫唸起來總是一樣，多巴所謂的「這都同樣唸得起走的」。所以除非是麼些文字也放棄了耳朵聽，改走眼睛看的道路，形聲字是不會像漢文這樣跋扈，至少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出這種趨向。

這個形聲字的「崖」字，在麗江以下也偶有寫一個鳥頭在崖下的，這是忘了畫鷄冠上的那一條曲線。問問大多巴，他們都說這是小多巴的胡寫亂畫，原應該畫一個鷄頭的，這表示他們還沒有忘掉字源。不過也就危險極了，如此以訛傳訛，久而久之，很可能沒法解釋來由。由這裏使我推想到，漢文中一定也有同樣的現象，只因一筆的疏忽，或一個錯訛的傳授遂使這個字迷失了字源，如今漢文「死字」之多，當有一部份是由於此。

(C) 拼音字的最近出現 拼音字是文字進步的最高階段，麼些形字忽然跨過一大步走進了拼音的

「門檻」，實在是一樁特殊事件，它的出現是由於特殊的環境和特出的人才。

所謂的特殊環境是指文字的地點魯甸及維西一帶，包括地理和歷史。原來這一帶本是藏人的地方，明代末葉，麗江木土司打退了藏人，率領麼些人住在這裏。藏人雖是退去了，但他們的文化卻仍留了下來，居住在這一帶的麼些人都學會了唱藏人的歌還會唸兩句藏人的經咒，由這裏誘導了這種拼音字的發生。

在這一帶很流行一套藏人的「消災經」（藏文的名字還沒查出），於是特殊的人才出現想把它收入麼些經典中。但藏人音韻和麼些音韻不同，在清代末年或民國初年，阿時主中村的大多巴和世俊就想出了這種拼音的辦法，用兩個形字合寫在一起來拼切藏人的音，把這一套消災經寫成兩冊經典中共有這種拼音字三十二個，內中純是藏文者一（藏文混入麼些文字的歷史很早），藏文與形字相拼者一，形字與後起之音字相拼者三，其餘都是兩個形字自相拼切，一共有二十七個之多，佔絕對多數（請參看形字字典128-130頁）。

當然這種拼音字尚沒有合乎科學的拼切方法，因為原是先有藏人經咒在，只是拿兩個近似的形字去湊和它，多巴的經典主要的是靠口傳，校正音值的責任自有當師傳的來負擔，所以這種拼音字不過是一種從旁協助的性質，差一點原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注意的卻是這條道路的開創，同這條道路的遠景；我們決不會說麼些文字由於這一條路的開創馬上可以變成拼音文字，但分明是以自己的力量摸索到了這條路線，和漢字這方面的情況一比，就會覺得這裏面有大大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這一種拼音字只見於麼些族遷徙下游的魯甸，創造這種文字的大多巴和世俊又是死於民國初年，所以這可以算是麼些形字由形到音最近演變的一種情況。

(3) 由疏到密的演變 這是指字與字連接起來成為句讀時的疏密度，如現在我們這樣一字一字連

續寫來，中間不需要再添加什麼就能達意，這樣的密度算它是一百，麼些字經典通常都不過是二十。本是一句三十個音節的話，應該用三十個字寫下才到了標準的密度，而麼些巫師卻只寫上了六個字便休，其餘的二十四個字都還原封不動的是藏在巫師的肚子裏。這樣一來，我們看到麼些形字經典的字既不成行成排又零落稀疏的可憐。又很有點像小學生的「綴句」測驗，只寫三五個字，卻要你組成完全的長句。

我們現在還有機會觀察巫師們寫經的實況，假如因有需要又苦於找不到經典來照抄，於是大「多巴」們毫不遲疑的就自己動手來寫，因為所謂的經典原是藏在他肚子裏，早已背的滾瓜爛熟，只要隨口吐出就行。於是他一手拿起本子，一手拿起竹筆，踞坐在火塘邊來搖頭晃腦，口中唸唸有詞的背誦起來，「太古的時候」——於是寫上了一個古字——「人類是由若羅神山上搬下來的」——又寫上一個「象頭」來作「人」（人的古音與象同），再畫上一個三尖兩刃刀樣的山頭算作神山，把象頭寫得高一點，從山頭上拉上一條向下斜行的動線引到象頭的下面表示遷徙，這就把這兩句經文由肚皮中搬到紙面上，原是十八個字的兩句話，紙面上卻只有「古、人、山」三個字，這就是現在麼些形字經典最常見的樣子，這就是經典寫成現在這個樣子的來由。我戲呼之曰「天女散花式」的，因為隨他的高興，撒上幾個字在紙上，由此可見字句組織的疏落程度。

這種疏落的程度自是因人而異，有的多巴耐煩一點就多寫上幾個字，不耐煩的就少寫上幾個字。不過由地理的分佈上亦可以見到一種由疏漸密的大體趨勢。「若喀」區中就疏，北地一帶少微密一點，到麗江之後又密了一點，魯甸一帶則是我所見到經典中字句組織上密度最大的。這恰與麼些族遷徙路線平行發展。下游漸增嚴密，大約當初三十個音節只肯寫上五六個字，然後七八個字，又十三四個字，到最後我看到的最密版本，大約可到二十個字。這雖沒有使密度飽和到百分之一百，但也相差不遠，這是形

字經典字句組織由疏而密演變的現階段。——嚴格的說，麼些形字雖然演變的時間不算太短，但字句組織迄今尚不能說是已經完成。

不過，這很可能是一種「藏奸」（當然也有點偷懶在作怪），因為我見到多巴們彼此通信就是一音一字連續寫成的，我曾問過好幾個大多巴經典爲什麼不連續的寫下來，他們的回答就是「那樣一來，我們從此就沒有飯吃了」——回答得够坦白，可見並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字句組織嚴密的重要，也不是字不够用（當初創文字時還可以這樣說），只是怕天機洩露，形字人人可識，從此就不得專利。





























































總結以上敘述的形字演變，在形上有圖畫的遺留，大部份都已成爲真正的文字，還有一小部份文字已演變得失掉了字源，在音上有同音假借的大法則，形聲音亦漸有出現，最近且有拼音字的異軍突起。在字句組織上則只是字與句之間的密度隨着遷徙路線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卻還沒有密合無間，完成嚴格正式的字句組織。

三 音字的發生和演變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紅花的形字，已經表過，現在我們再看黃花的音字又是怎樣的一個開法。

音字在麼些語中叫做〔sa〕〔ba〕，有「徒弟」的意思，是晚近興起的一種文字，分佈的區域限於麗江以下逆溯金沙江走向維西這一帶地方。比起形字那是狹小得多了。

這種文字發生的年代不會早過明成化，回爲明代成化年間麗江木土司名叫木泰，傳記上說他「不學而識先祖所制本方文字。」——不學而識的本方文字只能是形字，現在麼些地區內還有這種「神童」偶而發現，若從小和多巴斷混，知道他們的掌故，再加上形字經典像連環圖畫，那是可以猜出這種文字的

<p>A      A</p>	<p>B    </p>
<p>C        </p>	<p>D    </p>
<p>E         </p>	<p>F    </p>
<p>G    </p>	<p>H    </p>
<p>I        </p>	<p>J        </p>
<p> cha (1a) [hara] 西藏語</p>	<p> dzo ndzo [dzo rom]</p>

大概的。至於「音字」，那是代表音節的符號，人再聰慧，亦沒辦法不學而識。由這裏我們推測到那時一定還沒有音字，全是形字的天下。

明成化可以說是音字的「上限」，我們還可以再往下推索，大約在清乾隆年間音字也還沒有正式成立。我曾收到一本在封面背頁上寫有漢文「乾隆拾壹年八月十六日」字樣的形字經典，這裏面還沒有一個音字的出現。只有一個漢文的「上」字在經典中凡五現，上字在這裏作「說」字講，回爲「上」字的讀音和麼些語的「說」相近，所以放在這裏來用。這個上字雖然後來劃入音字的範圍，但在這裏只像是個把漢字的「滲透」，並不像是音字成立的信號，因爲這時候漢人文化在麗江一帶勢力很大，滲透個把字入形字經典中是很有可能的。而且除去這一個上字，全冊經典就見不到一個其他的音字，不像是音字已正式發生的樣子，所以我們可以說音字在乾隆年間（一七四六）大概還沒有正式成立。

不過假如說這個第一個混入形字經典中的「上」字是音字發生的導火線，這倒很有可能，因爲「多巴」們最好爭強比狠，形字經典中又多空隙，大有用武之地，於是你寫一個「上」，我寫一個「下」（下後來亦成麼些族的音字），由此就誘導了音字的發生。這可以說是音字發生的第一階段。

現在要找音字在麗江壩子中只有在形字經典上去找，形字經典的行列不整齊，空隙的地方很多，時常就在這些地寫上了幾個音字，有的像是注音解釋，如畫一個人口中出氣已經是「說」了，它旁邊又註一個音字的「上」，像是唯恐不知道怎樣讀音，再加上這麼一個符號來注音。有的像是補充說明，在一個形字的旁邊一連加上三五个音字，這是對形字經典字句間的補充部份，使字句間的密度加大。——這可以說是音字發生的第二階段，字數逐漸增多，也不全抄漢文，只是仍沒有脫離形字的附庸，給形字填空幫忙，在麗江平原中看到的多是這一種。

再進一步，音字宣佈獨立，不再寄人籬下，用音字寫成了經典，和形字分庭抗禮，佔據了麼些文字

的一個小角落，這可以算是音字發生的第三階段，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天下。不過它這天下也小得可憐，這可以由經典的冊數上看出來個比例，由我經手收集的麼些經典，形字的在一千二百以上，而音字的卻只有九冊，而這還是見一冊收一冊才得到這個數目，由此可以見到音字經典數目的奇少，這證明音字王朝建立不久，遠不能和形字相比。這種全用音字寫成的經典多見於南山及魯甸一帶，都是麼些族遷徙的下游偏僻地方。

由上面這些資料的提示，我們對麼些音字的發生可以這樣的推測：形字中借音的法則是一個走音字這條路線遙遠的啓迪，漢人文化的壓力則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在明成化年間，音字尚沒有出現的痕跡，降至明末清初，漢人文化壓力增大，於乾隆年間的形字經典中我們已看到一個漢文的「上」字的滲入，很可能由此開闢了音字的道路。因為這個「上」字後來成爲了音字中最常見的一個字。多巴們最好模仿爭勝，當初說不定就是某一個多巴誇耀自己認識漢文，遂把「上」字移植在麼些經典中，別的多巴起而效尤，你用「上」，我用「下」，他用「犬」（犬也是音字）。音字就這樣誘導發生了。在初起時給形字注音，後來填空，由幫忙打雜字數逐漸增多，最後寫成了經典，像是先幫人家做短工，繼而又幫長工，積蓄漸多，遂脫離主人而獨立了門戶。

在我收到的那九冊音字經典中有一冊份量最重，連封面共達七十八頁，形字經典中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頁數的，因為音字是音符，不能像圖畫文字留出空隙供人去猜謎綴句，只好行列整齊連續寫來，把形字經典中的空隙全部填平，回此成了這麼重的份量。所以形字經典字句組織上缺陷，意外的在音字經典上給補充完成，使字句組織有了劃時代的進步。我們只能說形字經典有字無句，但自從有了音字經典，我們不能再說麼些文字都是有字無句的話了。

由這一冊份量最重的音字經典的著作人上，它的寫成年代可以推測出來，大約不能早過道光（一八

二一)。這一冊經典有的人說是大多巴多烏的手筆，有的說是他的兒子和文裕，總之是出於多烏父子之手。和文裕死於民國初年，從寬打算由民國上數六十年可能就是這冊音字經典寫成年代的「上限」，因為就說是出於父親的手筆，一個人能倒寫經典時大概他的兒子也降生了，所以以和文裕的出生年代是可以推測到這冊經典寫定的時代的上限的。

而且我以為這冊經典成於和文裕手中的成份更大，因為這冊經典中有一個語尾助詞的「%」寫成不挑句的「了」字，這本是若喀地區的一個形字，北地以下這字就捨去不用，如今遠隔數百里忽然形、聲、義，三者俱同的又出現在音字中，這可能是和文裕幹的事，因為這兩地多巴不相來往已經很久，只有和文裕爲了研究經典會到這裏走過一趟。若果真是如此，那這冊經典寫定的年代還要晚到光緒甚至於民國初年，這是這冊經典寫定年代的「下限」。

和文裕同音字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現今麗江、魯甸幾個大多巴都還記得和文裕爲了音字往來各處和他的父親一輩人爭吵的話，大半都是不贊成他的主張，有的甚至於威嚇說你這樣亂幹造不得！所以和文裕在音字發生史上可以有兩個地位，假如在他之前音字已經發達，那他他就是個集其大成的人，假如那時音字尚未發生，那他可能是個「始作俑者」。總之，至少現今通用的音字一大部份是經他手裏創寫出來的，他可以給音字作一界標，他以上可以叫做音字發生階段，到他以後就可以叫做演變階段了。

他爲什麼要發展音字呢，原來他在遜清末年曾考取了一個秀才的功名（是文是武，說法不一），當地的讀漢書的文人聽到這個消息，輿論譁然，向上面攻擊他，說像這種不讀聖賢之書，專識「牛頭馬面」之人如何能給他進學？（這和現今麗江教育界人士卑視多巴文字的情況正復相同）於是由此將功名革去。他當然氣憤極了，便到處研究歷些經典，提倡這種不是牛頭馬面的音字，意思說，這種字可不是牛頭馬面了，看你們怎樣攻擊？——由這裏可以見到漢人文化對多巴文字的壓力是古今如出一轍。

在魯甸打米杵地方，我曾收到一本音字字彙，在一格中寫上一個大些的形字來定音值，下面就是許許多多的同音變體音字，有的寫成這樣，有的寫成那樣，數目多的可以到三十七種寫法，這使人想到傀儡的巫師以多識別體字爲「狠」的現象與這很有點相類。

這冊經典的編輯是很有一番苦心的，原來音字的創例一開，脫離了「形」的羈絆，就沒有客觀的標準，多巴們各自爲政，你創一個，我造一個，各自關起門來做，誰也只說自己造的對，於是音字馬上就鬧起惡性的「通貨膨脹」的毛病來了。這冊音字字彙就是想把音字的「散兵游勇」，彙集在一起加以整編，使音字的天下由亂入治，這可以說是音字成立後演變的第一階段。

音字演變的第二階段是我親自看見的，民國二十九年我在麗江長水鄉大多巴和泗泉的家裏第一次見到麼些文字的印刷品，這是他自己手刻的「形字音字對照書」，由他刻的序言上說，「近來漢人和洋人對我們的文字很注意，只是我們自己不好，尤其是音字，你寫一個樣子，我寫一個樣子，這是要不得的。這一帶的多巴開會公推我來辦這件事，如今我自己刻出一個樣子送給你們，從今之後再不要亂造亂寫了！」這是繼音字字彙的精神，向前再進一步，以印刷術想統一混亂的音字天下。可惜的是，他的書並沒有刻完，人已作古，說是他這項工作又由別的多巴接續來做，不知道近況如何，這可以說是音字演變的第二階段，也是最近的階段。

音字的發生和演變大略表過，附帶在這裏應該敘述的是最近已有形字音字合體字的出現，這不像上面所說的在形字旁邊用音字注音，卻是把形字音字結合一體，如形字字典中ㄣㄣ號字，先畫玉飾之形相，再把音字的「玉」音寫在當中，使它們成爲一個字。這些字都發現在麼些族遷徙的下游地方，數目又極少，還不到十個，是最晚近的其品當無疑義。——這真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平行發展的兩種文字到頭來結成「秦晉之好」，使麼些文字之花的顏色益增富麗。

四 結 論

麼些族的兩種文字在上面都約略敘述過了，現在再用「鳥獸式」的看法給它一個綜結。

有文字的這一支麼些人由原祖地遷來時帶有不少的巫教的經咒，由於宗教上的需要，到現在木里境內無量河一帶時，先發生了象形字的紅花，沿着無量河，逆溯着金沙江這形字的紅花一路開下去，開遍了麗江維西及中甸縣的金沙江邊。由經典數目的統計上我們看到這種文字的發展和遷徙路線平行，愈是下游的地方經典數目也愈多，到現在用形字寫成的經典號稱千數，字形的寫法大致已經成立，創造新字的事已極少見，以花爲喻，麼些族形字的紅花正盛開初度。

音字的黃花是來到麗江地面上才開放，發生的原因，小半是由形字中同音假借的啓迪，大部份是由漢人文化的壓力，時間也不會早過清代。用這種文字寫成的經典我只收集到九本，字形的寫法尚沒有統一，創造新字的事時有所聞，現今的多巴正在用各種方法來澄清音字的混亂局面，若仍以花爲喻，麼些族音字的黃花正含苞初放。

兩種特異的現象於形字中會先有拼音字的出現，在文字演進程序上走到了「音節文字」的音字前面；音字也有在進步方面超越形字的地方就是它發生雖遲，卻先形字完成了字句組織。再加上最近這兩種文字已漸漸發生了合流的現象，形字音字合成一體，成爲一種新的合體字，使麼些族同根並蒂的兩種文字之花原是向兩個方向發展的，現在又會合在一起，紅黃掩映，格外生色。

在這個大的世界公園裏，文字之花開得最美麗的，大家公認那是埃及文字的聖書體；我以爲我國大陸上麼些的「象形文字」，很有資格來競選一下第二把交椅。在麗江一帶有所謂的「多巴聖手」多蘇的

手寫本經典，很名貴，筆勢剛峭，佈局疏朗，很够得上「珍賞」的標準，充分表達出象形文字的美麗。還有一種着色的經典，用石青石綠填滿了字裏行間，展卷快讀，恍然憶及中世紀間西洋僧侶手抄經典的精美，真是五色繽紛，光采照人，比起「圖案化」的埃及文字並不多讓，很有希望得登「文字之花」的第二位寶座。不過這需要用精美的印刷向世界來表彰來競選，才可以達到目的。

還有一點那怕要讓這些文字獨步世界了，從文字的發展史上看，各民族文字的發展演變，多是單軌式的，沿着一條線演變下來，但麼些族現在平行的使用着形音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字，可以說是「雙軌」制的，在文字的發展演變上是最難得的一項好標本。使各式各樣文字演變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參證的資料，使觀察紀錄的人也可以覺得色澤富麗變化多端趣味橫生。

記不得是那位朋友說的話了。爲了觀察麼些這兩種文字的演變，每隔若干年就應該派人到麗江一帶實地去調查一番。這話極有見地，尤其是最近期間，這兩種文字已經有合流的現象，漢人文化又大量的傾入，這時候的記錄最爲重要，更應該有人去做調查，所以近來每當天末雲起的時候，我便不禁遠憶玉龍大雪山上的白雪，更懷念這朵開在玉龍山下金沙江邊的並蒂奇花，不知道近年來又開放了幾許。

黎明時分，宇宙清新，鋪紙引筆，意境翕然，衷心充滿了欣喜——為得在人與人之間增加一點瞭解而欣喜。假如各民族間瞭解完成，誤會消盡，那我們的世界將不僅只是一個大的公園，而且會是和樂無量的「人間樂園」，遠景美麗，真值得好自為之，共起圖之，心嚮往之！

霖燦附識

麼些族遷徙路線之尋訪

一、經典上的遷徙路線

關於麼些族的遷徙，陶雲逵先生曾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七本第一分上寫過一篇「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移」的文字，根據史書上關於遷移的記載，戎事的記載，方志上的記載，和遷徙的傳說對麼些族的遷移加以推測論斷。就作者所知這是討論麼些族的遷徙的最早的一篇論文。但陶先生所根據的多半是比較間接一點的資料。（參看圖版一）

其實，在麼些族本身的資料中對這一項題目有着很豐富而且詳細的敘述，許多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經典上都記載着他們本族人的遷徙路線，尤其是在祭祖同開喪兩部經典中記載得最爲詳細。而且在這兩部經典中對遷徙經過這一連串地名都有一個專用的名詞：在祭祖經典中叫做「開路」，意思是由原祖地接起祖先一站一站回到家裏來受供養；在開喪經典中叫做「開路」，意思是開列一張古老相傳的路程單把死者魂靈由現在家中送回原祖地去。送死者回原祖地，接祖先由原祖地回家，兩者的路程實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用人類學的術語來講，這就正是那一族人的遷徙路線。

民國三十二年國立中央博物院分配給我們一筆調查麼些民族的專款，我們便利用這個機會根據麼些經典的記載，上下跋涉千餘里，前後耗時八閱月來尋訪這一族人的遷徙路線，結果證明了經典上所列的路程單雖然一小部份有次序誤置的現象，但這當然是由於日久遺忘傳摹移寫的原因，而那主要的路線是

的確真實不虛的。由麼些本身文字的記載，追尋到本族人的古代遷徙路線，這結論當然可靠，可以給麼些文化研究提供一項新的好資料。而且地名排列的很詳細，有許多地方可以對陶雲逵先生所推斷的加以補充，所以提供在這裏，給對這一方面有興趣的學者作一個簡明的報導，並請求教正。

在追尋這條遷徙路線的時候，我們是參考許多經典，一路上盤訊「多巴」（麼些巫師）摸索前進的，但現在來敘述這一段經過時，我們卻決定只挑出來一本祭祖經典來作代表因為同時羅列許多經典會使人意識混亂看不清主要的路線的。至於為什麼要挑這一冊祭祖的經典，我們有下列三項理由：第一因為它裏面的地名記錄得特別詳細，第二，祭祖經典普遍易得，開喪經典是「多巴」處才有，而且因為是喪事，不吉利，沒有需要不肯輕易示人，所以覆按的機會少；而祭祖經典雖在窮鄉僻壤，即不是「多巴」處亦很容易得到，覆按對證的機會多。第三，我們有機會得到一本魯甸大「多巴」和世俊手寫的祭祖經典，出於名家手筆，錯誤應該較少，所以決定以這一冊祭祖經典中的起祖部份來作探討這一族人遷徙路線的藍圖。

起祖路線在麼些語中叫做「jo mbur ɿ ɿ wɿ」，（本篇音標讀法請參看麼些族象形文字字典引言，中博院專刊乙種之二）第一個音節是祖先的意思，第二個音節的意思是遷徙，最後一個音節是指路徑，合起來就成為「祖先遷移路線」的意思，和一個民族遷徙路線的意義完全符合。如今假如我們遇到一位麼些巫師，問他一聲你可會背誦「起祖」路線，那除非這位巫師通達漢語，不然大多數的麼些巫師是不會明白你的意思的，但是假若你問他一聲你可會背「jo mbur ɿ ɿ wɿ」，他們大概都會給你背上一大堆地名的。

但是他們雖會為你背誦這一大套的地名，卻實在經不起你的嚴格考驗，你若進一步加以追究，訊問他所背誦這一套地名的方位，他除了自己住家附近一二日內的地名可以指點出來以外，其餘比較遙遠的

地名，都茫茫然無所知悉。你若再追問得緊，常是遇到這樣的答案：「這是到我們老祖先旁邊成佛成仙的路，我們生人那裏走過，假如知道，我們早就變佛成仙去了！」——這當然是他們無知的遁詞，因為果真這是一條上窮碧落下黃泉變佛成仙的路，那又何需乎由現今住家的地名作出發點，又怎麼會在許多不同部頭的經典中地名的次序竟然不謀而合？所以我們很有理由相信，這當是麼些族昔日遷徙的實在紀錄，因為年代久遠為今日「多巴」所遺忘。而且很有理由樂觀，以現今「多巴」尚能識附近地名作為最初步的憑藉，依着地名的次序測勘過去，像解連環套似的，很有希望從最末一環能探尋到最初的一環。勘察完畢然後由最初的一環順序看到最末的一環，就可以把麼些族的遷徙路線描畫出一個大致輪廓了。

現在我們就依據經典把最後的一環鋪在雲南省麗江縣魯甸壩的白羅岔村，這裏已經臨近維西縣境，可以說是遷徙得很遠的一個地方。這冊祭祖經典是和世俊寫給束家的，束是麼些族中四大支派之一，四大支派的次序是買，何，束，葉。來到麗江的是束葉兩支。束這一支現在多姓和，葉的一支現在多姓木，葉的這一支是貴族，人數較少，束的這一支是百姓，人數衆多，所以我們是有意的挑選出一本遷徙得最遠人口又最多的一支人的「起祖」紀錄，來作我們追溯敘述的藍本，為的是更容易觀察出這一族人遷徙路線的趨向和主流。

二、遷徙路線的實地尋訪

上下千餘里去追溯這一族人的遷徙路線對我們當日是一種艱苦的涉跋，現在若在這裏嘮叨地敘述起來對讀者又是一份疲勞的閱覽，所以在這裏我們歸納出來兩個圖表，插圖二十四是原經典起祖部份的摘錄，以此窺見這一項原始資料列在麼些經典中的本來面目。插圖二十五A、B是實地追溯的紀錄，表上

分列六項，首先是地名的號碼，在第一圖上我們把起祖路線的每一個地名都編了一個號碼，依着號碼可以把握原地名的麼些寫法很容易的對照出來，第二項是麼些原文的寫法，麼些經典都是手抄本，寫法很自由，現在把文字依次排列在一起，使讀起來時比較方便。第三項是經典讀音，用國際音標把經典中的讀音正確地紀錄下來。第四項是麼些地名，這是指現在麼些人對這一號地名日常應用時的叫法，因為經典上的地名和實用的地名時常有繁簡的出入。經典爲求典雅，總是繁，實用爲求方便，常是簡，所以在這裏列上實用時的麼些地名，以作實地覆按時的對證，假如經典和日用的地名相同，爲簡寫音標，就在這一項下劃一橫線，表示和經典中的讀法相同。第五項是漢語地名，漢人稱這一號地名爲什麼就寫什麼。因爲這一帶是麼些地區，所以用漢文譯麼些音的地名很多，同時有許多地方迄今尚無漢語名稱，那就只好從闕，若是這個地名確知是漢譯麼些音，就在漢語地名後加一括號，內注一「音」字，若確知是意譯，就在那個括號內注一個「義」字。第六項是方位及其他，這是說明這一號地名在地理上的方位，總是先有一個方位字，若是一個東字那就表明這一號地名是在前一號地名之東，南西北都做此。其次便有一個實字，誤字，知字，或虛字。若是「實」字就代表這一號地名經實地勘察過而且與經典上的次序相符合。「誤」字代表經過實勘知道經典上的次序是誤植的。「知」字代表未經實勘然而確知其方位的。「虛」字是代表未經實勘依情酌理而虛擬其方位的。若有其他應說明注解的話，也都放在這一項中。體例敘完下面就是我們實地踏勘的田野紀錄。

三、麼些族遷徙路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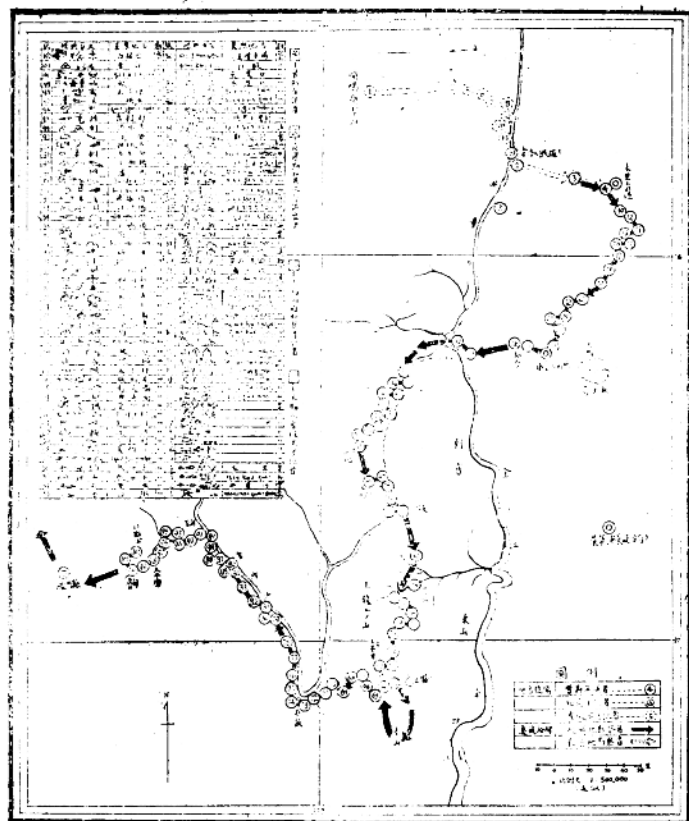
如上面第二節中所敘述的是當日實地勘察時田野紀錄的摘要，然而已經够囉嗦了。這除了對有機緣

到這一帶作覆勘工作的朋友們可以作一點導游或指南的使用外，對於大多數的朋友及學術上的應用，實在不如一張地圖來得簡明有用。所以我在這裏畫了一張麼些族遷徙路線圖，（挿圖二十六）使大家對麼些族的遷徙，可以一目瞭然的有個清晰的概念。

在這一張圖上，只有幾個比較重要比較著名的大地方用漢文寫出它的地名，如麗江，永寧，木里等，這能使看圖的人先知道麼些地區在地理上的大致方位。其餘經典上所紀錄的一站一站的遷徙地名在圖上都變成了數字的號碼，由一排列到一〇二。中間只缺二〇、二一兩號地名，因為這兩號地名不但沒有追溯到，而且從有文字的麗江巫師和無文字的永寧巫師口中都得不到一點線索，連虛擬其方位現在都還做不到，只好等待新資料的發現來補充，所以在地圖上只得從闕。依照圖圈內的數字號碼對照上一節中的第二圖表，那這一號地名的原文，原名，漢名方位等等都可以查出。為了方便，在這張圖上還列了一個簡表，可以很方便的對照出經典上的原文，漢語或麼些語的地名和實地勘察的結果，有了這樣一張地圖，這一篇論文的主旨和麼些族遷徙的經過和趨勢都可以簡明扼要表現出來。

四、第一號地名的推測

我們尋訪麼些族的遷徙路線，是由第一〇二號地名逆溯指向第一號地名，所以第一號地名是我們當日預懸的最後目的地。當然麼些族還可以有更遠的原祖地，然而經典上的文字記載到此為止，再向前追溯就是一些「黑白交界處」等類的地名，很近乎「陰陽橋」「望鄉臺」那些陰朝地府中的地方，所以當初就沒有把這些莫許有的地名列在預算之內。比現在我們所列第一號地名更遙遠的原祖地，應當用其他的資料去尋找脈絡出來，在這裏受材料的限制我們不能不把第一號地名，麼些人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作



麼些族遷徙路線圖

——根據一研究圖文之研究——

爲最後追尋的目的地。

然而，這個目的也並沒有如我們的願望實地找到，因爲邊地情況特殊，當我們由麗江經永寧一路探索到木里（木裏或眉里）土司地時，無量河邊正鬧着匪患，木里的大喇嘛項扎巴松典顧慮到自己的責任和我們的安全，勸我們不要深入冒險。我們雖然深以功虧一簣，遺憾不置，但鑒於事實上之不可能，也只好臨時改變行程由無量河下游繞俄丫而回永寧把再來探索的機會留待異日。

第一號地名雖沒有爲我們親自走到，但是我們在上面說過，探索這條遷徙路線很像是解連環套，解開這一環又可以隱約地看到下面的一兩環，我們由麗江縣西北區的最後一環解起，一路上經麗江，中甸永寧，木里，來到無量河邊，我們自然也可以站在無量河的東岸向前途眺望一番，按照經典上的記載，對照實地的情況，聽取當地人對附近地名方位的敘述對這第一號地名作一個合乎情理的推測。

依據經典上的記載，在無量河中游渡江再向北行不久就可以到達第一號地名。站在無量河西岸向前眺望，依我們的推測，這第一號地名很可能就是指西北方的噴噶嶺大雪山，有下列四項論證支持我們這項假設：

第一，過無量河後只差七號地名就可以到達麼些族的神山脚下，可見已經相距不遠，蠡測距離方向，在這一帶唯有噴噶嶺大雪山最爲合適。噴噶嶺大雪山有海拔二一、〇〇〇呎的高度，在這一帶聲名最大，麼些人很可能以此作爲自己種族發源的神山。麼些人以巨那茹羅神山頂天立地，山的頂端上通於天，噴噶嶺的高度很合乎這個條件。

第二，麼些巫師作法的時候，法臺中央倒置一犁鐮，在尖端上塗酥油纏羊毛，說是以鐮頭當這第一號地名的巨那茹羅神山，酥油是代表雪，羊毛是代表雲。依此推測，麼些族人心目中的神山是一座高聳入雲的大雪山，這雪山的形狀可能是尖削如犁頭。噴噶嶺大雪山三峰鼎峙，文殊一峯，正尖削如犁鐮，

形態如此相像，多少也增加我們的一點信心。再看古本的麼些型典，神山上端正是寫作△尖端頂天的樣子，和文殊峯的形態維妙維肖，由這一些地方也使我们相信這第一號地名的神山，很可能就是指現在的噴噶嶺。「噴」在西藏語中就是太古雪山的意思，指明這座雪山已超雪線之上，終年積雪不消，這和麼些巫師於犁鐮尖端塗一點酥油所象徵的意義完全符合。

第三，據永寧土司地（第廿六號地名）瀘沽湖邊大嘴村（插圖二十六）的麼些巫師對我講，因為大嘴現歸木里土司管轄，所以他常到無量河一帶去做生意，因此對於這一帶的地名很熟悉。依他所說，不但無量河西岸上的地名和經典上的紀錄相符，（次序有錯誤排列的）而且可以斷定的說，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就是現在的噴噶嶺——這自然也增加我們的一部份信心。

第四，據永寧南面木序箐的曹保長對我說，他們西番族人亦有口誦的「起祖」路線，他們的起祖路線就是由噴噶嶺開始的。我還曾再追問西番人叫噴噶嶺做什麼，他說我們也只是叫它做噴噶嶺。可見噴噶嶺在這一帶真是名聲遠大，附近的民族對這座神山都異常景仰，西番族人如此，麼些人很可能也不例外。

根據上面四項資料的彙證，我們就目前所得的資料下一個近乎情理的判斷：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在經典上記載的起祖第一號地名，很有可能就是現今西康省稻城縣屬的噴噶嶺大雪山。

麼些族是由噴噶嶺發源的嗎？就算是日後我們證明了噴噶嶺即是我們在這裏追尋到的第一號地名，那答案也不是正面的。因為從其他各方面的資料的排比，麼些族人應該還有更遙遠的來源，譬如說，在我翻譯一篇紅教喇嘛經典時，就被提示到所謂的巨那茹羅神山，可能就是「各里抵希」，這就是現今後藏的岡底斯山，據許多由西藏來的朋友都說這一帶還有這種巫教的存在。這一來暗示出也有可能，麼些人是由西藏那方面遷移過來的。不過話說得太遠資料缺環太多而且說到現在所依據的材料範圍外面去

了，還是就此打住留待後證。現在就資料下判斷我們可以這樣說，麼些人在昔日一定有一個時期是住在無量河及噴噶嶺大雪山的附近，然後再由這裏向南方遷移。根據麗江巫師的文字紀錄和永寧鹽源巫師的口頭背誦，無量河以下這一族人的遷徙路線是站段分明確無疑義的。根據經典及口誦的紀錄，很可能是把西康稻城縣屬海拔兩萬一千呎的噴噶嶺大雪山作為他們族人的巨那茹羅神山，起祖路線的起點，和我們所要追溯的第一號地名。

五、結 語

前面第二節上的紀錄用的是逆溯的序數，由一〇二號開始倒數至第一號地名，因為那是由近及遠由已知求未知的。現在在這裏將麼些族的遷徙路線作一個綜覽的敘述，那就恰巧相反，改用順的序數，由第一號地名開始，順次數至第一〇二號的地名。在這裏面雖有幾個位置排錯同幾個全無所悉的地名，但在全部一〇二個地名中佔的比數很小，只須將這一連串的地名合而觀之，那麼些族人的遷徙路線就脈絡清楚，可以給這一個論題作一個綜合的結語。

依據這一冊祭祖經典的記載，來看麼些族的遷徙路線那就只須看第三節的地圖上的地名號碼同貫穿的線索就可以全部明瞭，用不到再在這裏囉嗦。但是這只是東家一支人的一本經典，我們在實地勘察追溯時，不但參考祭祖以外的經典，而且買何葉三支的經典也同樣參考，沒有經典的地方我們還要去比較他們的口誦紀錄，所以我們實地調查的範圍比這一冊祭祖經典要廣泛得多。經典上敘述，依第三圖可以一目瞭然，在這裏是放大就全體來看，依照各種經典的記載，參照沿途巫師的敘述，就各種資料的混合排比，給麼些族人的遷徙路線在這裏作一個綜合的結語，這當然難免和插圖二十六上的敘述稍有出入，

但就大體上看起來是差得很有限制的。因為那是說明一支人的遷徙路線，以此舉一個例作為證明；現在則是就大處着眼，以這一族人的全體為對象，以各項資料作基礎來描畫本族人的遷徙路線，基礎有大小的不同，其間有些微之差異自然是不足怪的。

依現在所有的資料下判斷，從主流大體上說起來，麼些人在康滇一帶是由北向南遷徙的。在這一族人未到無量河谷之前，由於資料太少我們不敢臆測更遙遠的來路，但當這一族人來到無量河上游一帶之後他們這一族人遷徙的主要方向是自北向南的。

在無量河的中游有一個地方叫做索洛，那就是徐霞客游記上所謂的「獵獵」，在這裏原有一座鐵索橋，現在已經壞沉江底，麼些人就是由這個所在（那時很可能還沒有鐵橋）分為兩支的。一支由這裏走向東南，經木里，永寧來到鹽源鹽邊一帶，一直到西昌的附近，這是沒有發明文字的一支。

另外一支仍向南行，沿着無量河的流向，一直到金沙江N字大灣的北端。無量河流入金沙江，他們又逆溯金沙江來到了中甸縣屬的北地。在這裏麼些這種巫教，即所謂的「多巴教」發揚光大，用象形文字寫成的經典有了三百餘本之多，使北地成為「多巴教」的聖地，至今仍「有不到北地，不成多巴」的俗諺。到北地之後，仍繼續向南行，在打鼓地方渡過金沙江，遷徙到麗江地面。麗江是現今麼些族的大本營，由這裏向南到達與鶴慶縣交界的地方遇到了民家族人就不再向南遷徙，改取西北的方向經石鼓，巨甸，魯甸，到達維西縣境，這很可能是明代末葉後麼些族人新開的殖民地。餘波所及，葉枝，德欽，甚至於瀾滄江外及西康的鹽井都有成小集團的麼些人遷入在粟粟，古宗，怒子等民族中間居住着，這是發生有文字的一支麼些人。

有文字的麼些人和沒有文字的麼些人在他們遷徙的下游沒有再會合在一起，所以形成現今一支麼些人有文字，另外一支沒有文字的地理分佈現象。覆勘有文字這一支人經典記載的遷徙路線同沒文字那一

支人口誦紀錄上的遷徙路線，都證明這個推論不錯。（參看圖版二）

九八

六、餘 論

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都有追述原祖地的習俗，個人離開自己的故鄉常常有不勝其眷戀的情感發生，一個民族也有這種「懷鄉病」的傾向。一些老年的族人由於遷徙或其他關係不能重返原祖地，退一步想就要使自己的靈魂能够回去，認為若不如此，魂靈不得安寧。然而假如不把沿途里程記憶清楚，死者魂靈又何從遵循，於是記憶遷徙路線就成為族中某些人的責任。最先當然是口頭背誦，如永寧麼些巫師就是如此；若發明了文字，自然而然的又會將這條遷徙路線筆之於書，麗江一帶的麼些巫師就是這樣的。同樣的文化特徵在麼些族兩支隣人族中也出現，保僳族有文字記載的遷徙路線，西番族有口頭背誦的遷徙路線，而且目的都是在於把死者魂靈送回原祖地去，可見這種懷鄉病在各民族間是很深遠而且普遍，麼些族的「起祖」同「開路」紀錄就是在這個背景上產生出來的。

假如麗江的麼些巫師遷居到一個新地方，譬如說大理或昆明，那他經典上的遷徙路線是不是要隨之延伸下去呢？——正是這樣。這就是說，這一族人的遷徙路線雖然上一載已經在遺忘中快要死去了，但下半截卻依然是活潑生長的，這更有力的證明這項紀錄的可靠性。

在這裏有一個特殊的例證可以提供：在永寧土司地瀘沽湖邊的大嘴村的（插圖二十六）住有一些麼些人，他們是明代末葉麗江木姓土司派駐蒞藥戍卒的後代。因為蒞藥地方缺少祭天大典的一種栗樹，他們才遷到大嘴來住。他們的「起祖」路線很有趣，先由第一號地名的神山上下來，過無量河，木里到廿六號地名的永寧，再南下渡金沙江到麗江，由麗江又向東到蒞藥（這是他們祖先的原戍地），然後才把祖

先由漢藥接到大嘴村自己家中。我們曾和他們說，你們由神山上接祖先下來，當到達永寧的時候距大嘴不過一早上的路程，那何必南下麗江東走漢藥使自己的祖先僕僕道路間多奔波上下千餘里的路程呢？他們的回答很堅定，這是歷代相傳如此，怎麼能在我們手中自出心裁加以變動？！我們正不必譏笑麼些巫師的固執，幸虧是他們守舊之功，才能使我們到今天還能知道這件有價值史實的曲折原委，而且更有力的證明了這項遷徙紀錄是確切可靠並且還在繼續生長的。

說到麼些族經典上的遷徙路線，我們不能不對一位麼些巫師在這裏表示敬意，因為他在我們之先就做了這項追溯「起祖」路線的工作。他的名字叫做文裕，是麗江縣巨甸鄉巴甸村人。他在幾十年前就發現到「起祖」同「開路」經典裏所記載的是一條實實在在的路線，而且發願要去追尋出來。我們在上面不是說過「開路」是為死者開列的路程單嗎，和他同時的「多巴」就取笑和文裕是發了瘋，要去「自尋死路」。和文裕有他的見解，這些譏諷全不在意，靠他雙手能寫經典能畫神像，一路上和巫師打交道，他竟由巨甸麗江永寧木里一直探索到無量河中游一帶，直到語言不通無法前進時他才轉回麗江。和他同時的巫師沒有人略知其中用心，我們卻沿路聽到麼些巫師說這位大「多巴」的美談軼事，不由人越向前走愈對這位有心人景仰起來。真遺憾我們晚了他幾十年，不能親自拜謁這位巫師中的奇才，假如有緣法能和這位大「多巴」晤談一夕，以他對麼些經典文字之精湛和他對麼些地區之熟悉，一定可以提出不少寶貴的新資料，解決不少重要的問題。至少說他一定能為我們詳細說明找尋起祖路線的經過，省得我們跋涉千里費時八月（三十二年二至九月）的去找這條麼些族的遷徙路線了。

麼些族的巫師中也有明眼人看到這條路線的深意，這更證明了這條路線的正確性，為了和文裕先生做這件工作比我們早幾十年，雖然他沒有紀錄發表，我們在這裏首先提到他作為一種今昔同心禮貌上的紀念。

其次我們應該讀揚駱克博士 Joseph F. Rock，他爲了到噴噶嶺大雪山去探險，曾在這一帶旅行並採集生物標本。無量河谷在我國現今的地學界還是一個很荒蕪的地帶，他曾把噴噶嶺及無量河一帶的地圖發表在美國地理雜誌 (VOL. LX. NO. 1. July 1931) 上，並拍了許多極精美的照片，使我們對無量河谷的上游及噴噶嶺雪山的雪峯多增了解，這對本文有許多觸發印證的地方，謹在這裏附致感謝景仰之忱！

最後我還願意敘述一位有志前往一遊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先生，早在三百年前，他應麗江木土司之邀去到麗江，住在現今芝山的福國寺中，那時名字叫做解脫林。他在解脫林的壁畫中看到噴噶嶺（在徐霞客遊記中叫做古岩，滇遊日記第七）白雪三峯，碧湖一涵的奇景，便又動了遠遊的豪興。原來這時木生白先生新征服了索洛一帶（在遊記上及木氏宦譜上都是「獵獵」）的地方，非常得意，便請匠人把古岩奇景畫在牆壁上以爲誇耀，想不到徐霞客先生竟會由此又生奇想。生白先生雖是人傑，然站在土司的立場，自己的宮庭內院尚不許霞客先生瀏覽，何況深入自己剛征服的內地？便以地方新平路多盜賊爲辭給霞客先生的豪興擋了駕。不過霞客先生是確有壯志往遊的，而且我們也很遺憾這件壯舉沒有能實現，不然，若在三百年前經霞客先生作下一個生動的紀錄，不但使徐霞客遊記平添一段異彩，而且一定對我們今日的論文內容會有不少印證的地方。看徐霞客遊記對麗江一帶的敘述，三百年後麗江似乎沒有變了多少，除了木氏衰微之外，一切都一如霞客紀錄的古老親切。看當日麗江人對霞客先生所作古岩地方風土的敘述，與三百年後我在麗江所聽到的竟是一模一樣。多麼遺憾霞客先生遠征古岩的壯志竟沒能實現使我們少一項史實上的印證。話說回來，古人沒有實現的志願自然而然的又落在我們的肩上，希望我們能早日得到機會到無量河谷噴噶雪嶺去勘察一遍，一方面代徐霞客先生完成他的壯志，一方面給這些族的遷徙路線找到它正確圓滿的答案。

四十年八月十四日臺中央博物院

論麼些經典之版本

我國雲南省西北部的麼些民族，以擁有象形、標音兩種文字而聞名於世。由於各方面的學者對這兩種文字的注意，所以這種手寫本的經典流傳在外面的很多，就我個人所知的：我國北平圖書館收集了四千多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千六百七十一冊，加上他們由巴黎攝來六百八十冊副本等，共有三千零三十八冊的數字，駱克博士（Dr. J. F. Rock）在檀香山藏有四千冊，英曼徹斯特的芮蘭圖書館（The John Ryland Library, Manchester, England）收藏有一百三十五本，我曾為國立中央博物院收集到一千二百三十一冊，中央研究院二百多本，這合計起來已接近一萬三千冊的數字，不能不算洋洋大觀了。

但是若進一步追問這些經典的整理情況和研究的利用，那卻還不够理想，有的連詳細一點的分類編目工作都還沒有下手，前些時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恆慕義博士（Dr. A. W. Hummel）來信說「編目分類工作一直沒有着手，因為在美國還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材」。今日世界第三十期上有一幅照片，說廣告圖案學家正在國會圖書館中參考麼些象形文字經典，想在商業美術上加以利用，想是因為無從通悉其內容，所以迄今未見採用。不過這樣也好，不然設計了一套美艷動人的衣飾花紋，結果給懂得的人一看，滿身畫的都是麼些人的吊死鬼和妖怪，那才令人啼裏皆非呢！記得中央博物院曾從史圖博博士那裏買到了一批海南島黎人的民族學標本，織布用的板子上彫刻出極美麗的幾何形的圖案花紋，使我們啼笑不得是在圖案當中還有很清楚的漢字，這些大字寫的竟是「男盜女娼」。黎人仰慕漢人的文化，請漢人給他

們寫幾個漢字，這些文人就欺負黎人不識漢文，狡猾地把罵人的話寫上去，黎人還以為這是歌頌讚美的話，好好刻出來以備子子孫孫永寶藏之呢！所以我們知道，不通某一種語文，那這項材料是沒法利用的，把漢人菜單及不准退還字樣繡在衣裙上作裝飾例子的在歐洲數見不鮮。麼些經典既有這麼大的數字，象形文字又是很好利用的藝術材料，關於麼些經典的整理是需要及早下手的了，在這裏麼些經典版本的鑒定就是一項最基本的工作。我們若能就其版本的形式和內容的配合上加以研究，釐定一些描寫的格式，探討出其中一些因果關係的原則，那一定能增加我們對麼些經典的了解，使我們一看到記錄的名字立刻就知道這冊經典的外貌內容。陳述在下面的就是個人對這方面的初步擬試，分作由形式上看麼些經典、由內容上看麼些經典、麼些經典地理分佈的現象和結論四項來順次敘述。

一 由形式上看麼些經典

由外形上看麼些經典的版本，可以分作形狀、行列、色彩三項來說明。

(甲) 典經的形狀麼些經典的形狀，模長縱短，約三比一，像貝葉經的樣子，很可能這種形式與藏文經典一樣都是由貝葉經脫胎而來。藏文經典是散葉式，仍保持貝葉經的原狀，麼些經典則在左端或上端用線縫訂起來，不再是活葉的形式。保存貝葉經的形狀而在一端縫訂起來的原因，據使用這種經典的巫師說，在他們的教主「多巴神羅」的身世經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多巴神羅在大地上壓服了魔鬼之後，人類把他送到十八層天上去供養。他在天上與三位大喇嘛同住，這三位大喇嘛以抄誦經典爲事。一天，這三位大喇嘛回屋裏飲早茶的時候，沒有招呼多巴神羅同他們去吃一杯酥油茶，於是多巴神羅心中大不高興，使起法術，左邊吹白風，右

邊吹黑風，把喇嘛的經典吹得凌亂顛倒頭尾不分。三位大喇嘛用過早茶回來，一看經典成了這個樣子，便問多巴神羅是怎麼一回事？多巴神羅說：「是你們吃茶的時候，我叫黑風白風來吹亂你們的經典的，現在不是錯亂不堪的麼？但是我能整理你們的經典。三個大喇嘛沒有辦法，只好請多巴神羅來辦，多巴神羅把最末的一頁放在最後，開頭的一頁放在最前面，於是頭尾順序一點都不顛倒的整理完了。三位大喇嘛請多巴神羅吃茶吃酒，沒有什麼東西來作酬謝，割下衣服的袖子送給他，脫下身上穿的花衣服送給他，從此喇嘛的衣服就沒有了袖子，多巴（麼些巫師）就有了花衣服。

我們應該在這裏為經文讀詔一句，就是，從此麼些的經典就用線在一端縫訂了起來，因為他也怕，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

這個故事說得很天真爛漫，有些地方使人不禁莞爾，但麼些經典確已不是散葉而且縫訂成書那是事實，而且由它縫訂的方位使麼些經典可區分為兩類：

①在經典左端縫訂的 這是麼些經典最常見的標準樣式，（見插圖二十七A），因為麼些經文是橫行由左向右誦讀的，所以在左端縫訂起來最為方便，日常我們所見的麼些經典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這種形式。這種形式的經典多半是為持誦的。

②在經典上端縫訂的 這是在經典橫寬的上端用線縫訂起來（插圖二十七B），揭開的時候，由下向上翻動書頁。這一類的經典很少，但經我過目的這項經典都有一項特色，就是這一類的經典都是為占驗看用的，並不用來持誦，很有可能起先的占卜經典都是這種格式，後來規矩漸懈，所以亦有許多占卜經典也用了左端縫訂的格式。因此我們似可以歸納出一項公式，即凡是在上端縫訂的麼些經典都是占卜用的經典。但這項公式不能作「可逆推論」用，因為也有些占卜經典採用了左端縫訂的格式，所以我們

不能說，凡是在左端縫訂的都不是占卜的經典。

(乙)經文的行列 這是揭開經典的封面來看它經文的行列數，可分為無行式、三行式、四行式、六行式及多行式幾種：

①無行式 這是特殊用途的一種麼些經典，大都是爲了參考檢查而用的，如所謂的法儀規模就常常不分行列，因爲它是巫師作法的程序圖解，要畫法壇的佈置和作法的圖樣自然不能受狹窄行列的限制。我在魯甸收到一冊麼些音字的字彙，滿紙俱是方格，每一方格中有許多不同形狀的音字，卻在中間用一個較大的形字來定這些字的音值，這也是無行式的一例。此外如芮蘭圖書館藏的一冊麼些文字字解，這是把經典上的麼些文字單摘下來，用漢文在旁邊加以註釋，這都是一些特殊的成品，不是爲了持誦而是爲了翻檢參考的。

②三行式 這是麼些經典最常見的式樣，也可以說這是象形文字經典的基本形式，我們若見到一冊麼些經典在左端縫訂，內容是三行式的，那大多就是形字經典，而且是爲了持誦的。

③四行式 這種形式的經典，形字音字的都有，不過仍以形字的爲多。而且這可能是比較古老一點形字經典的基本形式，若遇到四行本的形字經典，用筆細密而又均勻的，大概那就是比較古老一點的好經典。這一類的經典大都是爲了持誦的。

④六行式 這種形式的麼些經典，可以算是音字經典的基本形式，因爲音字像方塊字，一音一字連續寫來，不像形字像圖畫需要大一點的行列，所以在狹長的貝葉經式的本子上可以劃分六個行列。

當然，形字若寫得細，也可能劃分六行，不過這極少見，記得我在麗江工作的時候，曾請「多巴」們改變他們的習慣，把形字經典中的故事畫部份去掉，改用一音一字連續寫來，這樣形字經典是變成了六行，但形字亦變成了音符，脫離了他們習慣用法的範疇，所以嚴格地說，這只是由於調查人員的授意

要求，不能算是正常的經典。

同時我曾爲教育部作過一種簡單的翻譯本，亦可稱之爲六行式的，就是以原經典的行式爲準，每一行下再加漢譯文一小行，這樣大小相間也共有六行，不過這更不是麼些經典的原版，是有心的製成品。奇怪的是遠隔萬里英國的芮蘭圖書館裏無獨有偶地也藏有這樣一本六行式的經典，這和那一本「字解」恰是一套，當是收集人有意作進一步的研究，要求麼些巫師照自己的格式一行麼些文一行漢文而寫成六行式的。

⑤多行式 的這是指六行以上的版本，這種版本很少見，我只見過一冊「若喀」地區的占卜經典，在上端縫訂，一頁掀開，竟有十行，書都脫離了貝葉經的形式，而成爲四方四正的一塊。這當是版本中的一項稀珍之品。

(丙)經典的顏色 麼些人的經典通常都是用土法自製的白紙，在上面用松煙加膠水而書寫，白地黑字，這是最普遍的第一式。

反其道而行的是第二式，用松煙加膠先把紙面塗黑，然後再在上面用白粉書寫，黑地白章，異常醒目。

若在黑色的底子上，改用紅色來寫的，那可以算作第三式，紅黑掩映，亦非常美觀。但這種經典日久色澤磨損，常是不甚清晰，我見到許多這種經典，大多有這項毛病。

在白地的質地上，用兩種以上的顏色來描繪的，我們叫它做彩繪本，這又可以分之爲兩類，一部份是彩繪，多是在經文的第一頁上加上一點彩色，特別是對經文開場白的那個虎頭着意渲染，這可算做第四式，這一類的經典是麗江一帶多巴偏愛的風格，所以可以幫助我們作版本地域的鑒定。

第二類是全部彩繪，在文字的空隙中加滿各種顏色，五彩繽紛，極爲美觀，這是麼些經典中的藝術

珍品，也以麗江區比較風行，可以列之爲第五式。

二 由內容上來看麼些經典之版本

這是依經典內容的性質來作版本的分類，可以分作形字經典、音字經典、形音混合經典及異族語言經典四項：

(甲) 形字經典 這是麼些經典的主幹，普通所謂的麼些經典多半是指這一種，因爲在麼些經典的統計百分比上，這一項經典至少要佔百分之九〇。

這一項經典很好辨識，打開一冊麼些經典，若看見滿紙人物樹木鳥獸蟲魚都栩栩如生地排列在那裏，那就是象形文字的經典了。說實在話，若稱之爲圖畫文字，那就更加合適。

這一類經典的外形以在左端縫訂的三行式及四行式爲基本式。字多半寫得很疏落，是一種「天女散花式」的速記體，並不會把完整的句子一字一音的連續寫下。

(乙) 音字經典，音字是晚近才興起的一種音節文字，以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節，所以是脫離了圖畫文字的羈絆而在音的領域內翱翔。在形式上有點像漢人的方塊字，一音一字連續寫來，只是形狀怪異又橫行左行而已。

這項經典很少，也是以在左端縫訂爲基本式，以六行者爲多，四行者次之。

仔細考察這項音字的經典，可以發現它的內容都是照抄形音的，只是把形字經典的空隙一一填滿改用音字紀錄而已。形字經典所有的，音字經典不一定全有，反之音字經典所有的，形字經典中一定有。

(丙) 形音混合經典 形字像圖畫，音字像方塊字，這是極容易分辨的，若一冊經典中間有圖畫，

但也有許多字樣的符號，那這很有可能是一册形音混合的版本。這一類的版本，多見於麗江城鎮附近。

(丁) 異族語言經典 麼些人也用他們自己發明的文字來記錄鄰近各族的語言，據我幾年來的收集，發現共有四種：

① 西藏語文 這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用藏文攙雜在麼些經典中，最常見的有藏文的「噯嘛呢叭嘛吽」六字真言（麼些巫師寫起來多少有點走樣，不過尚可辨認）和藏文的第一及第十二字母，尤其是這兩個字母，簡直就混在麼些經典中不可分離。

另外一種是用麼些文字來記錄藏語經咒，這樣的經典我見到兩本，地點是在麗江西北的魯甸一帶。因為這裏原是吐蕃的地方，麼些人打退了西藏人，卻接受了西藏人的經咒，而且特為這創造了一些「拼音」的文字，見我們編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的第一六七九——一七一〇號字。這部西藏經典在當地用漢語叫做消災經，原藏經的正名尚待對證。

② 漢族語文 這也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直接用漢文，如「犬、上、下」等字都變成了麼些族的音字。另一類則是用麼些文字來記漢語的經文，也是出現在魯甸一帶，而且特意為此創造了一個新字，在象形文字字典上的編號是一五八七，可見他們辨音的程度也很精細。這册經典是「五方五帝經」，內中有什麼「南方將軍南方去，穿紅袍，騎紅馬……」的句子，麗江一帶甚崇奉文昌帝君，是不是由供奉文昌的經文中摘出，沒有加以對證，尚不敢說。

民家語言 這是指有名的「三多宋」經，麗江一帶的麼些人奉三多大帝為他們的戰神及保護神，在玉龍雪山下為他築廟供奉，這位大帝傳說有一位妃子是民家人，因此用民家的經文來供養他。

④ 栗粟語言 在魯甸一帶有兩册名叫「魯魯經」的經典，雖是寫的麼些文，卻紀錄的是栗粟話。「魯魯」在麼些語中是混合的意思，在這裏是混血通婚的意思，原是一家麼些人要與一家栗粟人通婚，

栗粟人方面提出條件，就是要用他們的語言，於是就有了這兩冊經典。我記得是部開喪經，用栗粟話聽起來「你的兒子呼喚你，你不答應，你的女兒呼喚你，你不答應了，你妻子呼喚你，你不答應，你的老友呼喚你，你不答應了。你的祖先呼喚你，你卻答應了……」以此來形容一個人的死去，很有文藝情味。

三 麼些經典版本的地理分佈

麼些族人分佈的地區約當北緯二十六度半至二十八度半與東經九十九度至一百零二度之間，地域不算太廣，而且有一部份地區還沒有文字。依理版本的差異不會太大，但邊疆地形特殊，一重山，一重水，往來異常不便，隔離日久，版本的地區色彩便非常顯着，如今我們拿到一冊麼些經典，略加審視，十之八九都可以斷定它的出生地點，這對麼些經典的研究是很有用的，試作麼些經典的地理分佈：

這當以麼些族的遷徙路線為綱，依其遷徙的順序，可將麼些經典版本的地理分佈劃作四區，方向是自北向南，最後轉西。

第一區在西康省無量河流注於金沙江附近，這是麼些象形文字的發源地帶，字數既小，經典亦不過百本左右，這就是所謂的「若喀」地域，意思是江邊濕熱之地，主要的村落名字為洛吉、蘇支、藥謎、上下海羅等。

這一區的經典散佈到外面的很少，駱克博士曾收集到幾本，我曾為中央博物院採集到幾本很名貴的占卜經典，並曾下過一番工夫把這一帶特有的象形字由當地經典中摘出了五十個，它們在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的號碼是一六二九——一六七八。這些特殊的字形有中國版本學上「避諱字」的同樣效用，假如你

見到這冊經典中有幾個這樣的若喀文字，那就可以斷定這是第一區的經典版本。（插圖二十七C）

第二區在第一區之南，當金沙江N字大灣北端河套的左近，主要的村落有中甸縣的北地六村和麗江縣的刺寶東山二區。

麼些人由北向南遷徙到這一區時，文風丕振，經典數目急驟增加，而且由於一種新的書寫工具的使用（據說是一種銅的筆尖，許多老多巴都說曾親眼見過，我卻沒有採集到實物的標本）遂使這一帶的經典有「圖形細緻、筆劃均勻」的特色，這是本區經版本特色之一。（插圖二十七D）

另一種特色是這一區內還是只有象形字，象形字的動物多畫全身的輪廓，而不像下一區那麼喜歡只畫動物的頭部。不過，這只可以作為鑒定版本的輔助證據，因為麼些經典都是手抄本，本區有這項傾向，但不保險一定如此。

可靠的是一個「𠂔」字，這是「黑」，意思是畫一點黑，又恐怕人家誤為漏上一滴墨漬，所以特加圈起，若見到一冊經典，筆劃寫得勻細，又有這個特殊字形，那當是第二區版本無疑。

第三區更向南，以麗江城附近為大本營。這一區的版本以簡練的三行式為基本式，動物多只畫其頭部及特徵部份，展開一冊經典，見其筆劃簡潔，文字稀疏，給人一種老辣成熟的感覺，那十之八九是這一區的版本。（插圖二十七E）

音字在這區內開始出現，若見形字經典中夾有成句或多數的音字在內，那這就是本區的版本。

彩色的版本亦出在這一區，所以我們遇到有顏色的麼些經典，大致都可以斷定它是出在第三區。（插圖二十七F）

散佈到外面經典，以本區者為多，這是由於交通上的關係，因為麗江比較上比其他三區容易到達。第四區在麗江之西，因為麼些人遷到了麗江之後就改向西方的維西一帶發展。這一區是現今麼些族

這種巫教的最後根據地，巫師多，經典也多。

這一區經典的特徵是行列較密及字與字間空隙的減少（插圖二十七G）。也有一些特殊的字形，如雙體合成的拼音字（見象形文字字典一六七九——一七一〇號字）。許多新的形聲字也是在這一區中形成，只是若不熟悉麼些經文，不容易看出。

在這一區中形音兩種文字的經典全有，但混合的比較少，音字經典加多，大多出在巨甸村，這裏可以說是音字經典的大本營。（插圖二十七H）

四 結 論

由上面論述的版本形式內容及地理分佈，我們可以歸納出下面幾項結論：

（甲）麼些經典都是手抄本，形式有點像貝葉經，而在一端加以縫訂，由它縫訂的部位可以區分它的性質：凡是在上端縫訂的都是占卜用的經典，在左端縫訂的則多是普通誦念的經典。

（乙）麼些經典的內容可分為形字、音字、形音混合三種，形字經典全麼些地區都有，音字則僅見於三四區，形音混合的經典則多見於第三區。

（丙）形字經典多為三行式及四行式，音字經典多為六行式及四行式。

（丁）無行式之經典多為檢閱參考之書，如法儀規範、字解、字彙之類，都不作持誦之用。

（戊）彩色經典多出在麗江附近。

（己）麼些經典之版本因地而異，有顯著之地理分佈現象，見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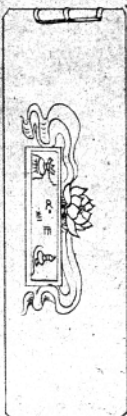
依據上述的各項結論，我們試為麼些經典的版本擬一個「題籤」的次序：先述縫訂的部位、然後再

行列的數目、形字或音字、有無彩色、版本地區、經典名稱。如圖版F可名之爲「左縫三行形音混合彩色麗江本迎神經」，圖版H可名之爲「左縫四行音字黑地白字魯甸本大祭風經」，餘皆見圖。

假如麼些經典都能如此給它加上一個比較詳細合理的「題籤」，那對這項學問的研究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忙。因此我在世界各大圖書館尚未着手進一步整理這項文化資料時，貢獻出個人的一得之愚，藉作商討，好爲麼些經文研究鋪下一道穩妥可靠的大路。

這些經典之版本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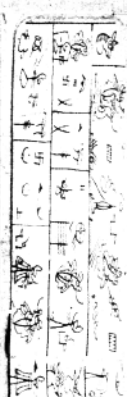
A 左端建部的版本（特納版之複製）



C 左建四行形字若家本沐林號版（係一版）（特納版之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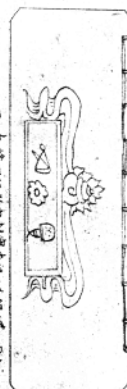
E 左建三行形字漢江本徐鐵號版（第二版）



G 左建四行形字若家本龍工號版（第四版）



B 上端建部的版本（呂卜明之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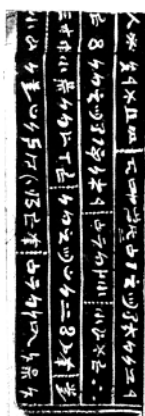
D 左建四行形字利源本通口右銀版（第二版）



F 左建三行形字通金利源漢江本徐鐵號版（第四版）



H 左建四行形字若家本龍工號版（第四版）



麼些人的干支紀時

一 麼些人的占卜與干支紀時

我國雲南省西北部的麼些（讀作 Moso）人，號稱是「占卜的民族」，他們有句常說的口頭語：「拿喜爬格喜」，「拿喜」是麼些人的自稱，「爬」是占卜，「格」意爲的，喜是人，合起來正與「麼些人是占卜的民族」的意思相當。

說他是占卜的民族，麼些人當之無愧，我想凡是他能收羅到的占卜方法，他很難得漏掉了一種。一種名稱叫做「左拉」的占卜方法，是依生辰八字而判斷一生禍福的，經典上原說得自印度。但是經一位印度學者迭克生（S.K. Dikshit）先生的指點，才知道這種卦法，現今雖仍在印度流行，但溯其來源，實在是來自希臘，連這卦法的名字都是希臘（Hera）的原文，可知遠至印度希臘的占卜方法都被麼些朋友學爲己有。

一種炙羊髀骨看兆文的占卜方法，在麼些經典上說是「牛牛」地方的常用卦法，當初並不知其所指，民國三十二年我由滇西麗江取道永寧鹽源而至西昌，到那裏已入傈僳族人的地區，探問的結果，才知道這是指大涼山上有名的牛牛壩，傈僳族人的大本營。於是我們又知道傈僳朋友的常用卦法，也爲麼些人學去了。

其他如民家人常用的擲骰子占卜法，栗粟人常用的打竹片卦，古宗人常用的抽線圖片卦，魯魯人常

用的雞脛骨卦（這就是中國古書記載上的雞卜）……總之，凡是他四鄰民族所會的占卜方法，麼些人沒有一樣不曾學會，而且有理由相信，他們學的都很到家。

這可以由漢人的干支紀時上得到證明。在明代中葉時光，麼些族的上層階級已在急遽漢化，結納楊升庵張志淳等名人，編輯土司家譜世系等都說明這項趨勢非常清楚。到萬曆年間木生白土司邀請徐霞客先生來麗江給他子姪輩改文章，他自己能詩（有雲邁集詩稿，北平圖書館曾加以收集），能書，都表明漢化程度已很深刻。那時在下層階級的麼些巫師，即所謂的「多巴」（Tomba）當必亦深深受其影響。我想很可能，就在此時，或比推測的還可以早一點，麼些巫師便從漢人這裏學到了干支紀時，而且運用得很純熟正確，到現在還不會有差異錯誤的現象發生。

當然，麼些人並不是想為漢人保存古文化而學干支紀時的，他們仍是由占卜方面着眼。漢人本命屬象五行生剋都與干支不可分離，因此他們先把這套基本工作學好，為的是好以大海水命、牆頭土命，或白馬青牛來占卜人的吉凶禍福的。

當我初從大「多巴」和文質學習這套看八字的占卜方法時，首先我發現到干支紀時和漢人的全合符節，再進一步學習，更發現許多專門的術語都抄襲漢人，只不過改用了麼些語言而已。我把這意思向和文質多巴一說，他掩卷大笑，說：「真是給您猜着了，我們的與漢人全同，因為這套打卦方法正是從漢人那邊學來的，我還以為您要學回去對照一下呢！既然已經知道，這套占卜方法就不必再教下去了。」

——真是學到用時方恨少，至今我過後悔當日未曾把這套卦法學完，等我想寫一篇麼些人的占卜論文時，到這裏就困難叢生，如今竟連那三十二種占卜方法的底稿都找不到了，實在可惜！只剩下干支紀時這一部份我還記得一點，而且到後來對麼些經典的研究，竟然發生了很大的作用，這在下面都要一一講到。

二 麼些人的地支故事

麼些人的干支紀時雖然是抄襲漢人的，但這一個居住在金沙（江）玉龍（山）之間的民族很富有文藝的氣氛，所以在我們是乾燥無味小兒描紅用的干支字樣，他們也同樣地賦予一些花花草草的描寫，這也可以說是麼些民族對干支的「演義」，也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的增添。

先說十二地支的故事：十二地支本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十二生肖相配合，依次是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這是漢人和麼些人都相同的，但是麼些人有文學的天才，他給這十二生肖的次序編排了這樣一個故事：

由經典上的記載（見十二生肖沖剋經典）和口頭上的傳說，都說是在天地初開的時候，十二生肖都有了，但是這十二生肖動物卻鬧得不得開交，誰都要坐第一把交椅，沒有辦法，只好去請某莉敦孜（又是神人又是人類之遠古始祖）來解決。

某莉敦孜說：「既然如此，只好用比賽的方法來解決，這面前不是某莉大稻河嗎，你們現在就來比賽渡河，誰先到對岸的就位居第一，誰到的最晚就是最末一位。」這辦法經過商討，大家都同意了。

某莉敦孜一聲口令，十二生肖都奮勇向對岸游去，老牛心中很得意，自以為身大力大，必定穩奪第一，想不到老鼠非常狡猾，他自知身小力微，無法競爭，所以一跳就跳到牛的尾巴上。等到老牛快游到對岸的時候，牠用力地在牛尾巴咬一口，老牛痛的不得了，就把尾巴向前甩，老鼠趁勢一蹿就跳上了對岸，於是子為歲首，老鼠就佔了十二支的第一位，然後是老牛游到了對岸，牠雖然很生氣，然而有言在先，也只好屈居第十二支的二位，這就是丑牛。隨後依照渡河而來的次序，虎佔了第三位的寅，兔佔

第四位的卯，這以下龍（辰）蛇（巳）馬（午）羊（未）猴（申）雞（酉）狗（戌）猪（亥）都依照到達的先後各佔了自己的位置。

爲了眉目清晰起見，我把地支名稱，十二生肖，麼些文字的寫法，麼些語的讀法，和其他事項列成一個對照表，使讀者更能一目了然。（插圖二十八）

在這裏應該略加解釋的是鼠在麼些經典中有兩個讀法，當地支及十二生肖用時，讀 μ ，是鼠的意思。若作年作歲用是，讀 $\mu\epsilon$ ，這是因爲子爲歲首，因之以第一位的鼠來代表年，如龍年在麼些語中就是 $\mu\epsilon\mu$ 。有時爲了區分鼠和年歲，進步一點的多巴，多在鼠頭之下，如一條上拱的弧線，因爲彎弧在麼些中也讀 $\mu\epsilon$ 音。這樣就不致於再讀 $\mu\epsilon$ 音了。

假如是要表明今年是鼠年，畫兩個鼠頭自是不大雅觀，即令下面鼠字加上一弧，意義雖不夾纏，但疊床架屋亦很難看，麼些多巴在這種場合多是在鼠頭之下，畫一鐮刀割物之形（請看圖版壹子鼠項下之附註），割在麼些語中讀 $\mu\epsilon$ ，麼些文字的慣例，同音即可假借，所以我們也常見以鐮刀表示年歲。

三 麼些人天干的故事

這正和漢人的用法一樣，地支和十二生肖相配合，天干和五行相配合，這樣五乘十二，恰巧就得到六十花甲子的一個循環。

麼些人的天干和五行的配合，也是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和中央戊己土。不過麼些人在這裏更加發揮了他們的文藝天才，創造了一些更富於文學情調的故事：（見於占卜起源的經典中，請參看麼些經典釋註九種，中華叢書出版。）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生肖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文字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字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語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音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附註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話說很早很早的時候，人間有鬼肆虐，到處放災放病，只因沒有靈驗的占卜方法，所以也判斷不準是什麼妖魔鬼怪，因之，也沒方法鎮壓禳解。

於是大家決定要派遣使者到天上盤孜薩美女神旁邊去求占卜的方法了，派那一個去呢？先派黑嘴麻雀和吸風小鷹去。到了天地相接的巨那茹羅神山上的時候，天氣忽然變了，連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什麼都沒得吃，餓得實在是受不了啦，小鷹一口就把麻雀吞下了肚子。山神說，你吃了同伴的肉，喝了同伴的血，不潔淨了，不能去見盤孜薩美女神。把他打了下去，不准牠喝水，所以牠只好停在空中等風喝了。（這就是有一種小鷹常在空中凝然不動的來歷）

第二次派金片白蝙蝠和憨啞的大鵬去。蝙蝠說，我口才雖伶俐，但翅膀小力量弱，飛不到天上去，還是讓我騎在大鵬的身上飛去吧！

大鵬說，這怎麼行呢？在人間鳥類之中，我也是一位大王呢，怎能讓你當作馬來騎？

蝙蝠說：那咱們作場比賽好了，明天早晨，誰先看見太陽誰就作騎馬的人，誰看見得晚就作被騎的馬。當着大家的面，大鵬也答應了。

白蝙蝠伶俐，牠站在東邊的山頭上，大鵬憨傻，牠站在西邊的山頭上，日出東方，白蝙蝠勝了，騎着大鵬直飛上天去。

到了盤孜薩美女神的家中，經過不少的周折，鬧了不少的笑話，仗着牠花言巧語能說會道，逗得盤孜薩美女神都掩口胡盧不禁。據說現今女人們笑時都愛用袖掩口，那來歷就出在這裏。

盤孜薩美女給了牠三百六十種打卦的方法，放在一個盒子裏，叫牠背下人間去應用。但是交代牠，在未降落人間之前，千萬不要打開。牠走在人天交界處的神山頂上時，心想，這位女神不要是拿一個空盒子來騙我，還是讓我偷偷打開看一下吧！

盒子剛剛打開，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把那三百六十種占卜的經書，都飄落在某荊大稻神湖中了。神湖之中，有一個黃金大神蛙，一口把那占卜的經典都吞到肚子裏去啦。

白蝙蝠沒有辦法，只好垂頭喪氣地又回到盤孜薩美的旁邊。女神說：一條路不走兩次，一盤卦不卜兩回，我也不能再給你另一份卦書了。我知道在天上某若拈獨四兄弟，他們最會射蛙，你去請他們幫一下忙好了。

請來了他們四兄弟，各依方位站定，那隻神蛙一出水面，由東面一箭就把蛙身給射穿了。箭桿是用白楊木做的，指向東方，於是東方就甲乙木了。箭頭是鐵做的，射穿蛙身指向西方，於是西方就庚辛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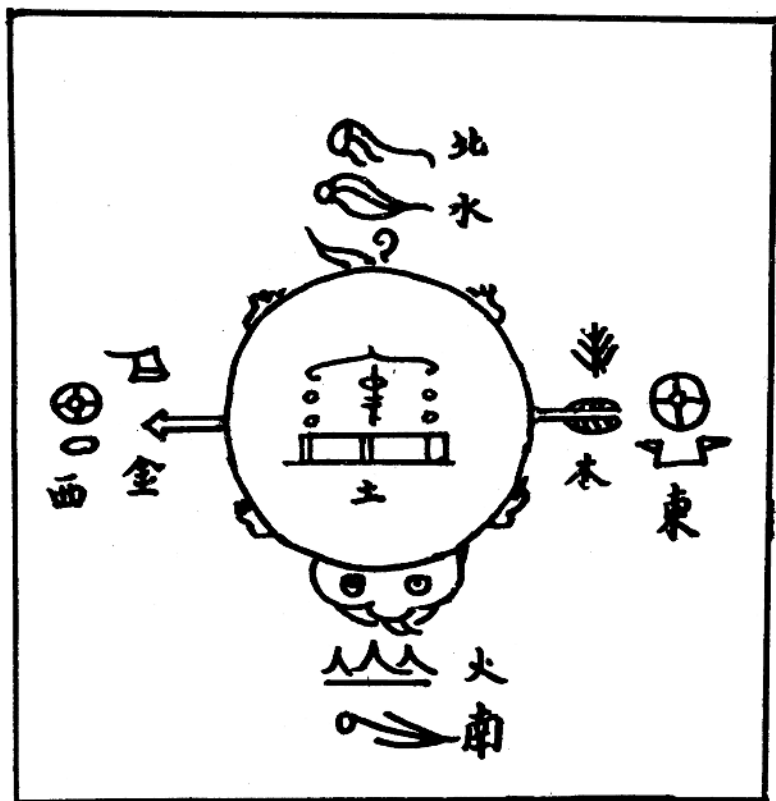
金蛙死的時候，牠頭向南方，口中吐出火來，南方就屬丙丁火了。牠尾向北方，撒了一泡尿，北方就屬壬癸水。蛙腹沾着了土地，於是中央就屬戊己土了。

這一套五行方位和天干配合的說法，是麼些自創，還是亦有所本，現在還不敢確定，風把卦書吹落，亦有點像是希臘神話中的某些情節，這都得等到有資料時再來研究。不過現今麼些人做這套占卜時，都是把金蛙八卦圖展開以作推算，確是事實，試描一個於下（插圖二十九），以作本節結束。

四 干支紀時和麼些經典的研究

上面所說的天干地支十二生肖等，雖附有兩個有趣的故事，但實在如和文質多巴所說的原是學諸漢人，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我當日也是泛泛置之，不曾想作進一步的探討。想不到隨占卜之用而來的干支紀時，到後來卻對麼些經典的研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使我非常高興。

金蛙方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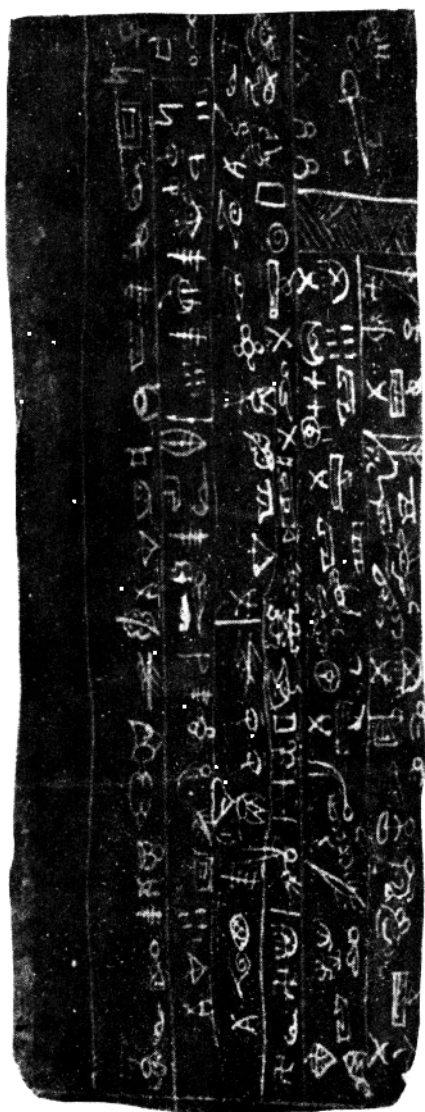
民國四十五年，我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在華府的國會圖書館中曾以三個月的時間瀏覽整理他們那三千冊麼些經典的寶藏。在那三千零三十八冊的經典中，我發現到有六十一冊紀錄的有年代，從清代的康熙皇帝七年起到民國二十七年止都有版本發現。在這許多經典中有許多年代記錄得不清楚明白，都幸虧由於它附有干支的紀時才得找回它的老家，充分地說明了干支紀時在歷法上的大功用。

首先便使我想到康熙七年本的發現，它不但發掘出來了當今最早的麼些經典版本，而且本身就是一篇極有情趣的故事。

在整理那三千三十八冊麼些經典時，我每發現一冊有年代的經典時便另作一張卡片，紀錄清楚無訛時用白色的，有問題待重研討時用藍色。到六月底我行將離去華府時，合計共得六十一張。

在整理這六十一張卡片時，我於一張藍色的卡片上發現到「光緒」或「康熙」四十二年屬羊的字樣，因為麼些語的「卡司」和這兩位皇帝年號的讀音都相近。淺薄的我，並不知道光緒只在位三十四年，等我翻檢曆表時才發現了這項事實，心中又愧又喜，愧自己的卑陋，喜版本年代之推長，便趕快翻檢康熙四十二年的長曆，用干支一對照，那一年是癸「未」，未正是羊。於是干支紀日在麼些經典中牛刀小試，便證明一本很早的經典，因為在這以前，原是我自己收藏的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本為最早，在我五月間為國會圖書館籌備了一次麼些經典展覽時，那冊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本為最早的姿態出現，如今竟又發現了比它早上四十三年版本，其喜可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從此認識了康熙年號在麼些文中的寫法，這項認識對我們將來研究是很有用處的。

記得我發現這冊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經典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中文部的吳光清博士不當班沒有在辦公室，沒法立刻把這項好消息告訴他。當時還曾想到撥一個電話到他家裏去報喜，後來覺得書獃子氣太重，不必如此煞有介事，便決定等星期一當面告知。



誰知道在星期日的下午，我在另一張藍色的卡片上又發現了奇蹟，另一本經典（國會圖書館編號Mo-so 2371）上又出現了同樣的康熙年號，年數沒有寫明，卻在下面紀錄的有「六月二十二日土牛日書寫」字樣（挿圖三十）。

依麼些經典紀年的慣例，康熙幾年都是用數字書寫。從一至九，麼些文都是以劃計數，認識起來很方便，但在這冊經典上卻畫了一個人坐起的樣子（第一行倒數第六字），我的麼些朋友和才曾告訴過我這是「登極」的意思，因為一冊道光元年的經典正是如此寫法。如今緊接着康熙年號（前二字）之後出現，所以我便依照經驗判斷，對國會圖書館的朋友們說：「這是一本康熙元年即西元一六六二年的經典，在我經目的萬冊麼些經典中，這是最早的一本了。」他們聽了高興得很，馬上便在館報上刊登了出來，深以擁有世界第一早的麼些經典自豪。

我回國後，爲了要寫一篇正式的考察報告，便把這問題又拈出來，呈函給董彥堂先生，請他代爲核對一下，看康熙元年的六月二十二日的干支是什麼，心中還原以爲這不過是一種印證覆核而已，一定會是密合無間的。

彥老的回信到了，使我大吃一驚，因爲那一日的干支是「癸亥」，是一個屬水屬豬的日子。

我知道是出了問題，不好意思再去麻煩彥老，便趕快寫信向石璋如兄求救，請他代我查查康熙六十六年間那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是屬土又屬牛，換言之，是「己丑」。

璋如兄不知個中情節，見是曆法上的問題，又送到彥老的案前來了。彥老說：「這問題已回答過了，霖燦一定是有了困難。」就把由他增補在藝文出版的廿史朔閏表寄贈來了一本。

我接書在手，真是又感激又恐慌。費了一夜工失，用他們發明的日序干支圓盤，把康熙六十一年間的六月廿二日的干支一一查出記下，結果發現康熙七年的六月朔是戊辰，用日序干支圓盤一轉，二十二

日之下，干支正是「己丑」，一個屬土牛的日子！——這真使人高興，麼些巫師記得一點也不錯亂，遍檢康熙六十一年間，除此之外，再沒有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是己丑。這是一個鐵證，證明這冊經典非屬於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不可！

問題是解決了，但心中又慚愧又感動。慚愧的是自己淺薄疏忽，很對不起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那些朋友們，這次怕又要麻煩他們在館報上刊登更正的啓事了，心中深感不安。聊自解嘲的是，幸虧只有六年之差誤，我在那裏所作的推論和世界最早版本的紀錄都不必改動，但這已够恐慌煞人了。

感動的是學術界春風風人嘉惠後學的溫情，多次佔用彥老寶貴時間，從不放棄誨人不倦的高風，問題不得解決，竟至舉書相贈，在在都使人如坐春風之中，銘感傾仰無既。

陳援庵先生所編之廿史朔閏表，彥老爲之增補，藝文爲加干支盤從新刊印，都是貽惠學人的善舉。陳先生在序言中說「姦事甚細，智者不爲」，不但謙德令人景仰，而且啓示後人治學嚴謹之楷模，如今研究歷史的人，誰不受這冊年曆譜表之惠？甚至於連調查邊疆民族的我亦身受其賜，真是功德無量！他們都是大學者，卻肯做這種繡花針的細密工夫，怎不令後學興起？

康熙七年的經典既經由干支記日而得到證明，這使我想到這六十日一循環的紀時尺度真是用途無窮，以這一冊經典爲例，它既證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本麼些經典的身份（當然，這是據我個人現時資料所見的），而且它使我們明白畫一個人的坐象，在麼些文中可有二意，一爲「即位」，一爲「在位」，連麼些巫師的解釋都得由此而獲訂正，我們由此對古代麼些語彙的內涵知道得更宏闊更豐富了。

國會圖書館編號九一二號的經典，它亦因干支紀時而找到它的正確年代。那比較簡單，麼些巫師只寫了一個「光（畫一個刮鏢的樣子）六年庚辰」字樣，年代上漏掉了一個字，這可能是光緒六年，也可能是道光六年。一核對干支，我們馬上判定這是光緒六年而不是道光六年，因爲道光六年是丙戌，光緒

六年才是庚辰。

其他像這樣的例子很多，只要記有干支，我們都有線索找出它正確的年代來，真是書齋研討中的一項大樂趣。這使我想到了，麼些人的干支紀日雖其原意是在占卜，但對麼些文化的研究卻有不少的珍貴貢獻，至少下列三點都是應該拈出加以稱述的：

甲、它使我們發現了兩本康熙年間的經典，一是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一是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後者且是當今個人經目萬冊經典中之最早的本子。

乙、它使我們知道，至少在明末清初的時光，漢人這一套干支紀時，已經由於占卜的媒介，傳到了麼些人的下層社會中。

丙、由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的麼些經典中尚有虎年（戊寅）的記載，這使我們知道麼些巫師不但自清初或更早學到了這套紀時的制度，而且學得很到家。不但以之繫年，且以之紀日。而且一脈相傳，直至作者離開麼些地區（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時，這一套紀時尺度一點都沒有混亂錯誤，無形中為我們保存了一項很有價值的文化因素。——看到如今我們的曆書上已有不紀干支的傾向，禮失而求諸野，說不定有一天我們還要向麼些經典來核對甲子呢！

民國四十八年二月十九日，一個屬水的猴日（壬申），彥老由日月潭講學歸來，在舍下得親聆教益，我把上述的感慨和屢次的麻煩都當面陳明，彥老說，既然如此，就罰你給大陸雜誌寫一篇「麼些人的干支紀時」吧。我遵命唯謹，十一日後寫成了這篇淺文，即請各位專家碩學賜予教正。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三日 己亥年丙寅月甲申日

儒略周日 2436631 霖燦謹識於臺中



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麼些經典

甲、經典的數字統計

在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我收到美國國務院送給我的一份很特別的「聖誕禮物」：邀請我到他們的國度裏去訪問一次；並分配了三個月的時間，使我在華府的國會圖書館裏去研究他們所收藏的麼些 (Mo-so) 經典。

國會圖書館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藏書一千多萬冊，真是「書獃子的樂園」(註1) (The Paradise of Bookworms)，我神往這樂園已久，如今夢想即可變為事實，書獃子自是高興非凡。尤其令人喜悅無量的是，我鑽研麼些族的文字近二十年，從今又添得幾千卷新資料入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此一行也兼而有之，真的是不知人間更有何樂！

遠在四十二年的秋天，我爲了想知道麼些經典在世界上散佈的情況，就曾向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恆慕義博士 (Dr. Arthur W. Hummel) 處投書訊問，不久就得到他的回信，告訴我該館的麼些經典共分三批入藏：第一批由駱克博士 (Dr. Joseph F. Rock) 經手，五九八冊。第二批是從巴黎 (C.) 來的照相本，六五〇冊。另外有老羅斯福總統的長孫崑亭·羅斯福 (Quentin Roosevelt) 收來一、〇七三冊，合計共爲二、三五一冊之多。——所以我未至華府之前，對國會圖書館的麼些經典數目已知道其大概，所不知道的只是這批資料中包涵了些什麼而已。

四十五年的三月底，我到了美國，四至六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的二四號研究室中度過了平生最可紀念的一段書齋生涯，真的是一星塵雜俱無，只坐穩書城日夕摩挲這批遠渡重洋而來的抄本經典。展卷快讀，同時編號登記，結果一經總結，竟比先前該館告訴我的數字多出了六百八十七冊。——所以我曾和該館東方部的朋友們說：「國會圖書館實在像一個產業過大的富翁，到底自己有多少田產房屋，連他自己一下子也不容易說出一個正確的數字來。」——因此，我為中文部特藏庫中的這批寶貴資料重新做了一個統計表：

次序	收集者之姓名	入藏時間	冊數
第一批	Joseph F. Rock	1924	78
第二批	" "	1927	598
第三批	" "	1930	716
第四批	Miss Virginia R. Harrison	1935	573*
第五批	Quentin Roosevelt	1945	1,073
合計	收集者凡三人	歷時廿二載	共 3,038 冊
* 照相本			

從這個統計表上我們可以知道：國會圖書館這些麼些經典共分五批入藏，中間歷時廿有二載（1924-1945 A. D.）經手者凡三人，共有三千零三十八冊。

乙、經典的內容分類

據我初步觀察的結果，因為這批資料不是一個人經手收集，又不是在採集之前，擬有通盤計畫，自然而然的便成為「有什麼買什麼、見什麼買什麼」的情況，所以收集的結果，自然是十分雜亂，許多極通常而又極有用的經典並沒有收得齊全成套，反而把古老僻用的經典收來了不少。因為麼些族的巫師，即所謂之「多巴」[to mba]，對於自己常用的經典，並不肯輕易與人，收集者若不深悉其內容，指定要某一項法儀經典的全套，巫師們當然是只揀冷僻不常用的經典賣出，那所得的結果，自然就非雜亂重複不可了。

對於這批信手收來的雜亂經典，經過我三個月的瀏覽編號整理，為方便計，暫時作了一個初步的內容分類，列表如下：

編號	類名	內容	冊數
I	龍王	大祭龍王經、小祭龍王經及除穢經等	440
II	祭風	大祭風流鬼魂經及小祭風流鬼魂經等	365
III	超度	包括一切喪葬法儀所用之經典	1,091
IV	替身	大放替身經及小放替身經等	307
V	延壽	延壽、祈福、祭家神、接祖先等	262
VI	口舌	退口舌、壓凶鬼、除祟等經	449

Ⅶ	占卜	凡占兆卜卦之經皆屬之	74
Ⅵ	音字	凡用音字寫成之經典皆屬之	25
Ⅴ	若喀	凡若喀地區之經典皆入此類	25
合計			3,038

由第Ⅰ至第Ⅶ，是內容上的分類，依照麼些巫教法儀的性質而區分，在下面還要依照經典冊數的多寡而依次略加闡明敘述。第Ⅵ和第Ⅴ兩類是一種特殊性質的分類，不論經典的內容是屬於由Ⅰ至Ⅶ的任何一類法儀，只要它是用音字寫成，就歸入第Ⅵ類。若是用「若喀」字寫成的，就歸入第Ⅴ類。因為這兩類經典都很珍罕，有特別彙計詳加研究的必要。

我們都知道雲南省西北部的麼些民族現今同時使用着兩種文字：一種是象形的，一種是標音的。前者發生早數量多，後者發生晚數量少，所以需要另立一類以作研究。第Ⅳ類則是按地域分，指金沙江N字大灣附近的麼些民族的若喀支派居住地，他們地理上的位置，分佈在麼些民族遷徙的上游，這一帶也有象形文字的經典，但其中有一小部文字與通常的麼些文迥異，普通的麼些巫師都不能認識，很可能是麼些文字的原始形態，值得特別注意，而且這一帶的經典散落在外面的極為罕見，所以也特立一類。

看上表的經典冊數的統計，第Ⅲ類的超度經典是遙遙領先，共有一千零九十一冊，佔全經典數三分之一還強。這是很合理的，因為喪葬和超度，麼些族視之為人間大事，所以禮典特多法儀最繁，因之經典數目也就最多。而且凡是一個麼些巫師，別的經典可能有所欠缺，但喪葬經常是抄一全部頭的放在手邊。抄的多，自然散失在外面的也多了。因此，國會圖書館這批經典並不是有計畫的採集，但隨處收集的結果，喪葬經的數字仍遠比其他類的經典超出甚多。

其次則是第Ⅵ類的口舌雜經，約佔全經典數七分之一弱。這是由於包括龐雜的關係。麼些人生活原始，畏懼特多，不但認為山精水怪乖戾事物俱能傷人，就是人間口舌閑言雜語亦能致人於病，所以每屆歲盡冬節，麼些巫師便忙的不得開交，終日擊鼓誦經吹螺燒香到處為人禳解一年來之口舌是非，祓除一切乖戾不祥。這些儀式因其來由不一，種類衆多，所以彙集起來的數目亦因而龐大，收來的也多了。

第Ⅰ類龍王經所佔的比例數和口舌經的差不多。麼些族所謂的龍王，其涵義遠較漢人者為廣，不但泉源湖沼有所謂的水龍王，山川亦有龍王，樹木亦有龍王，甚至於有巉崖龍王大地龍王等等名目。由麼些經典上的探討，所謂的龍王等，簡直就是「渺小人類」以外大自然的形形色色。舉凡山林池沼源泉河流土地湖泊……無一不有專掌其事的龍王存在。甚而至於山精湖怪魍魎魍魎無一不是龍王的侍從下走，虎豹鸇獍猿猴雉鳥無一不是龍王家畜家禽……站在地廣人稀的邊疆上來一看，人類的點滴成就實在渺小的可憐，一點點田園屋舍的建樹和宏闊無際的大自然一比，真是可憐也可怕極了！所以很可能地麼些人也具同樣的感覺，因此只好乞求於巫術魔力，所以祭龍王同禳解糾紛的大批經典就形成了。——因為人和龍王壤地相接，人類要伐木引水捕獸取魚，難免有開罪龍王之處，這兩者糾紛時起，所以故事傳說獨多，這都是麼些朋友最愛聽的傳奇典故，實在是一部洪荒太古人類和大自然競爭生存的開展史，這裏面包括了不少麼些族先民對環境奮鬥的血汗史跡。因為大家愛聽這些故事，所以傳抄衆多，因之收來的也多了。

再其次則為第Ⅱ類的祭風經，約佔全經典數八分之一強。麼些人有所謂的情死風俗：人間婚姻，偶不如意，痴男情女，就相約共赴雪山情死。麼些人住在「金沙玉龍」之間（金沙指長江上游的金沙江，玉龍指海拔兩萬呎的玉龍大雪山），風景之美，真可以說是蓋世無雙，所以便有了許多荒唐不經綺麗絕頂的神話傳說。麼些族中的青年男好都相信，在玉龍大雪山太古白雪峯下的百花叢中，有一個美麗的情

死王國，一旦身入其中，便能青春永駐花容常保，永不再有塵世之勞苦折磨。於是引得青年男女雙雙對對趨之若鶩，平添了不少風流鬼魂。

這一來巫師們又有事了，便特製了一大部祭這些風流鬼魂的經典，這是麼些巫術法儀中最富麗綺麗的一套，歌詞也是充滿了濃郁的文學意味。這項經典製作的本意，原是來禳祭安慰這批情死的風流鬼魂，但只因其歌詞委婉詞句美麗，反而引得更多的痴情男女奔上了玉龍雪山。所以在民國初年，官家曾因人道的立場，下令所有的麼些巫師，不准再作這種祭風的道場。因之這一部份經典才逐漸散落在外面，遂為採集者所得，輾轉歸入國會圖書館的特藏庫中。

又其次則為第Ⅳ類的放替身經，約佔全經典數十分之一弱。麼些人昔日全是用巫術來治病，凡人有病痛苦難，便說是有鬼魔來纏身討債，須用巫術禳祭。禳祭的方法分為兩種方式，一方面送酒肉財帛以賄賂鬼魔，一方面又用紙竹草木做成替身以此哄騙鬼魔，意思是以此抵還鬼債得令病人痊癒。現今這套法儀因醫藥進步而逐漸不為人所重視，所以便有一部份流落國外。

再其次則為第Ⅴ類的延壽祈福接祖諸經，共二六二冊，約佔全部經典數的十二分之一弱，這都是屬於吉祥經典一類的。麼些族的巫術，原以跳神禳鬼祓除不祥為主，自從和漢人文化接觸後，祈祥求福之經典亦因之大增。如以延壽法儀為例，在金沙江北岸的中甸一帶，我看到巫師做這項道場時只供出六冊經典，到了麗江一帶，這項道場要用經典近一百冊之多，而且把這項法儀置之於其他各經之首，可知這顯然是受了漢人文化的影響。這項經典發展得較晚，所以收集得來的，自然不會太多。

更其次是第Ⅵ類的占卜經典，共七十四冊，只佔金經典數四十分之一還弱，若由數字的比例上看，這類經典似乎是收來的太少了，但是適得其反的，這卻正是一項了不起的收集。因為占卜的經典是麼些巫師日用之物，也是他們的生財之道，非是有特別的原因，這一類的經典是不肯讓售與外人的。所以我

很疑心，這當是一種幸運，收集者大概是遇到一家「不肖的子孫」，他們可能是受漢化的影響，或者是其他極特別的原因，這一家麼些巫師的子孫決定不再克繼箕裘世襲這項巫師的門第，所以把這項珍貴的資料一古腦地都賣了出去，若不是遇到了這種特殊的情況，國會圖書館是收集不到這麼多的占卜經典的。

第Ⅷ類的音字經典，共得二十五冊，佔全經典數的比數很低，只合到一百二十二分之一強。但是我們知道用音字寫成經典只是晚近幾十年內的事，若不是特意的搜求，通常每二百冊的經典中還難不到有一冊音字本的，如我為國立中央博物院收集的一、二、三冊經典中，就只有三冊是用音字寫成，那比例要低到四分之一，兩兩相比，國會圖書館是幸運得多了。

最後的一類是「若喀」地區的經典，也得二十五冊，比例和音字經典同，其重要性還有過之無不及。因為這是一個特殊地區的產品，我曾冒險親往這個地區中考察，知道那裏的經典實在所存無多，而且散佈在外面的極少。在我未至美國前的猜想中，很可能國會圖書館中竟沒有一冊「若喀」的經典，不料在整理這項珍藏時，一下子竟發現到有二十五冊之多，真是意外之收穫了。因為這一類經典很可能是最原始型的麼些經典，內中的蘊積無限，我們若拿來詳細排比研究，將來一定會由這類經典中得到很好的收穫的。

這批珍藏的內容分類，在上面都已略加詮釋，在這裏應該再補充說明一點：就是上列的分類數字，並不就是該類經典所當有的數字，也就是說龍王經在實地作法應用時，並不要四百四十冊之多。這同時說明，在這四百多冊龍王經中，有許許多多的重複的手抄本。再深一步去探討，很可能有某一冊很重要的經典根本沒有收到，而另外一冊則收來幾十本以上的本子。這很容易明白，收集者不出諸一人之手，收集者又不見得深悉麼些經典之內容，麼些巫師在讓售經典的時候，自會將常用或重要的經典留下自用

，所以上面所說的重複和欠缺的現象在那種收集的情況下是無法避免的。

不過我們在上面說過，因為麼些經典都是手抄本，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重複的本子不但不是廢物，而且正是非常有用的資料。我們知道麼些經典絕大部份都是散落速記式的，一句二十個音節的話，巫師們每隨自己興之所至任寫上三五個文字藉以喚起記憶便休。各人興之所至不同，所寫上的速記文字亦有出入，在這裏重複的本子越多，便越能使我們知道經典原文的完整形式，所以國會圖書館有許多重複的手抄本，正是研究的大好資料。

丙、這些經典的價值

從普通的觀點看去，這批經典可以在文字學上有所貢獻。麼些族的文字可稱為世界文文字進化史上最完備的活標本，象形文字發展成熟了仍在應用，標音文字晚近興起由附庸蔚為大國，其他如形聲字之日漸增多，拼音字的行將萌芽……一都是文字演進上重要關鍵的例證，仔細留意觀察，一定能對古文字學上的各項疑竇，投射一些極珍貴的新光。

就是專就麼些文化方面來講，這三千冊經典亦是了不起的寶庫，據我個人現今所看到的，至少下列四點是有極大的價值的，略為詮釋於下：

一、占卜經典之衆多

占卜是原始民族的主要文化之一，在麼些民族中尤佔有最重要的地位。麼些經典上及語言上都有這麼一句話：拿喜爬格喜[na] si-t p'a] ga-t si-t]意思是「麼些人是占卜的民族」，可知占卜一事在麼

些族人的生活中佔有無比重要的地位。依照經典上的傳說，麼些民族住在天地之中央，所以把四面八方各種各樣人的占卜方法都學得精通：如印度方面的「左拉」，這是一種看生辰八字而推定終身幸運的卦法，據一位來我國留學的印度學者迭克生（S. K. Dikshit）先生說，這種占卜現在印度仍很流行，而且他知道這種卜法實是淵源於希臘，因為他本人就是一位希臘學者。由此輾轉相推，可以想見麼些占卜方法的淵源流長與摭探宏闊了。又如麼些經典上有姐姐地方的羊髀卦的說法，這也是麼些人常用的一種卜法。在起初我並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又是什麼族人用的。當我三十二年秋天由滇返川路過西昌時候，才知道這就是指大涼山上有名的「牛牛壩」，於是便知道這種卜法是從僱族族人學來的，如今已成為麼些人最常用的一種卜卦方法了。其他如抽圖片看吉凶的卦法，古宗人仍在使用，擲骰看點子的卜法，是民家人最常用的一種。打竹片卦是栗栗邊胞最常用的卦法，魯魯（註二）人的雞脛骨卜更是中國古來文獻上所謂的「雞卜」……這些千奇百怪的占卜方法，麼些人因為酷愛占卜，一都收羅習為己有，真是民俗學上最好的一項資料。從前我曾寫成「麼些族的占卜」一文，草稿不幸因戰亂遺失。那時我收集的並不完善，如今若能把國會圖書館的這大批新資料添增引用，我相信一定可以寫得一本好書。

在這裏還可以附帶說到哈佛大學的另一批有價值的收藏，這也是崑亭羅斯福氏（Quentin Roosevelt）的採集，因為他原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在哈佛大學的漢和圖書館中藏有五百九十八冊麼些經典，內中有七十五冊全是占卜的方法，當然，這中間還有若干複本。但是數目驚人，很顯然的這是一項有計畫的採集。崑亭羅斯福氏一定是想作這方面的專題研究，所以才把這一類的經典都彙集在一起。可惜這位學者不幸在韓戰中英勇戰死，他的這項志願就沒有能實現。若把這一批資料同國會圖書館的合併應用，那不但能為麼些人的占卜寫成一專著鉅冊，使麼些人這項文化表揚於世界，而且也可以代替這位美國學人完成他生前的一項素志。

二、音字經典之豐富

麼些族的標音文字是在晚近才興起來的，以之寫成完整之經典更只是近幾十年內的事，依現今發現的最早音字手抄本是宣統元年（1908 A.D.）的一本經典。因為這一類經典晚出，所以寫成的數目有限，因之散落到外面的更少，由此更增加了它的身價。

上面所說的宣統元年的音字本，亦是國會圖書館的收藏，編號為 L.C. 2155。這是當今我所經目的有年代音字經典最早的一本。另外還有民國六年的音字本，編號為 L.C. 77。音字經典本來就少，註有年代的更少，國會圖書館的二十五册音字經典中竟有兩個註明年代，可稱難能可貴。

這二十五册音字經典，固然是研究音字的最好資料，而且除此之外，還有若干形字音字對照的手寫本，如編號 L.C. 958 的接善薩經就是好例，這種把形字音字並列排比的經典，對研究上更是有用。若把這些形音互用本（音字在形字經典中補空填白）形音對照本以及全音字本都彙集一起來作比較研究，那成績和貢獻一定大有可觀的。

三、若喀經典之可貴

這是意外發現之一，我未到華府之前，決沒有想到那裏會有這批寶物。因為若喀是居住在金沙江邊的麼些人的一支，那一帶地勢卑熱，又時有匪警兵燹，所以知道或到過那一帶的人非常之少。如研究麼些經典聞名的駱克博士他便不曾身臨其境。他曾在華裔學志第三卷中寫過一篇論這一支人的經典文章，但那是坐在永寧土司的瀘沽湖上，卻遠遠調來若喀的巫師來講解紀錄而寫成，因為那一帶的艱苦和危險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我曾於民國三十一年由中甸走入這一個區域內去調查，見兵匪焚劫之餘，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巫師們都把他們僅有的經典藏在秘密的山洞裏。若不幸巫師猝然傷生，那這些碩果僅存的一些經典亦從此泯滅，真是經典之少，經典之難得，都使人視之若拱璧！所以當我發現到國會圖書館竟有若喀二十五冊時，真的是又驚又喜！

因為這一帶是麼些人遷徙的上游，又是麼些象形文字的發源地（註三），無論從文字本身的演變上，或是法儀規範的簡繁上，這些若喀經典的價值都是極大的，真可以說是國會圖書館的一項寶藏！

在我同張琨博士和才先生合編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註四）上曾爲此特闢一類，由一六三九號字到一六七八號字都是我揀出若喀文字，其中也有一些象形文字已經迷失了它的字源。如今得到這完整的廿五冊經典，若有時間一一爲之校勘排比，我相信不但許多迷失的字源可由不同的寫法中尋找出一些新頭緒來，而且一定會有不少未收入的新字，從此可以收入新的字典紀錄中。所以若說這二十五冊若喀經典是國會圖書館的珍寶，真是一點也不過分。

四、紀年經典之可珍

麼些族人對於歷史的觀念，遠比漢人爲淡薄，纔過去不久的事，說起來便把它列入了太古時代，所以麼些經典的開頭總是「太古的時代」，實在推算起來，於歷法或歷史上每每全無着落，因爲他們根本就缺少這種意識。所以您想在一冊麼些經典中找出一個和漢人曆法可以對照的紀年字樣，那機會是很少的。

在這一點上，國會圖書館似乎是特別地幸運，在三千零三十八冊入藏的經典中，竟有六十一冊是註有年代的。這是我初步瀏覽割記的結果，若澈底着意找尋，這項數字很可能提高。平均計算起來每五十

本經典中就攤到一本有紀年的，這比例真是高得出人意外。哈佛大學的五百九十八冊經典中，只有三冊記有年代，合二百冊中才有一本，我為國立中央博物院所收的經典，紀年經典的比例甚至於比這還低，一相比較，我們就可以知道國會圖書館中這六十一冊的紀年經典如何地珍罕了。

這些本身紀有年代的經典，自是麼些文化研究的第一等資料，因為它們的時代確定，若依照時代的先後排列起來加以觀察，可以正確地推演出古今法儀演變的異同，可以探討古今字體的蛻變痕跡，可以尋找出漢文滲入的詳細過程和它對音標字的誘導影響，……這些，一一都是麼些文化研究上的重要問題，如今得有這麼多的年代可靠的資料來排比，一定能給許多重要的問題提示出新而正確的答案。

這批經典的紀年，上起清代康熙七年（1668 A.D.）下迄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中間迤邐延伸有二百七十一年之久，這等於在二百七十一年長的距離中，給我們沿途設立六十一個觀察站，於是這條路上的形形色色，我們都可以由這些觀察站的報告中蠡測出來一些頭緒，可以想見這項貢獻是有多大的價值了。在下篇我們就利用這批有年代的經典，給麼些族的第二種文字做一個專題的初步研究，它使我們已往的許多推論都有了正確的修正，可知這些經典的價值是極重要又極宏闊的。我所作的，不過是從音字的發生和發展那個小角度透視過去，便已有很好的貢獻，若多方面的加以利用，這六十一冊有年代的麼些經典一定可以在各方面的研究上，都散發出動人的光輝。

丁、經典的整理編目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知道國會圖書館不但對麼些經典收藏得數字衆多，而且這些經典的內容又蘊積得異常豐富，如何使這批寶藏能發揮其最大之功用，實在是一項很迫切的問題。因而在這裏順便談一談

麼些經典的編目和整理，因為這是每一個圖書館的基本工作，通過了編目說明的卡片，讀者們才可以利用這部份寶貴的資料使它發生作用。

麼些經典的編目，若依麼些巫師的眼光來看，原極簡單，只須就其法儀道場即可分類，依其使用次序即可編號，似乎是全無任何夾纏麻煩。但是現在我們供應的對象不是「多巴」，而只是普通的觀眾，這些讀者對個人專門部份固然深厚淵博，然而對麼些經文可能十分陌生，因之編目和卡片的說明就不十分簡單了。

依照常例，一位讀者當他向圖書館中索取某類書籍來閱覽時，他多半對這一門學問的領域多少有點涉獵，也就是說，他從館員手中拿到書籍後就可以自己開始其閱讀的旅程了。但是麼些經典恐怕就沒有這項方便，如今知道麼些文字的人為數太少，所以這一部份的目錄卡片，便不能不多負一些特殊的任務，就是它還得「導游」。

依照普通目錄卡片的樣子，只要紀錄這冊麼些經典的名稱，版式、行列字數、文字類別、（用形字或音字或混合寫成）經典頁數、法儀歸屬、時間、地點和內容大要也就够了。但是麼些經典恐怕並不如這簡單，我們就實論事，當一位讀者從卡片的號碼尋來一冊麼些經典時，即令他由上列各種版式的描寫知道這是那一類性質的經典，但是可以想像得到，當他展開那滿紙鳥獸蟲魚的兒童圖畫時，必仍是一籌莫展。在這種必然遭遇的情況之下，我想除上面各項紀錄之外，下列的兩項補助恐怕是必要的：

一、故事角色的詳細介紹

這是以經典中敘述的是一樁故事而言，因為麼些經典大半都是敘述古老的傳說或故事，然後以此故事為依據而對當前的乖戾不祥如法禳祓。若遇到這種場合，我認為最好是把故事中的角色（包括主角和

配角)——都依原圖形畫出而加以介紹，這等於是電影的演員表一樣，一一對照介紹，那觀眾展卷閱覽時就可以有個段落眉目了。——這情況有點像埃及文的碑記一樣，一旦發現到用圓圈框起來的是人名，跟着不久碑文就可以讀得很通順了。

二、故事情節的簡要敘述

這就有點像是電影的說明書了，既已略能分辨故事上的主角配角，然後把他們在舞臺上所演的情節簡要的略加敘述，若能附帶註上一點頁數以標明段落，我想一定可以給讀者若干概念，再加上麼些文字宛如圖畫，按圖思情，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尋到一些入手之處。有了這個引人入勝的良好開端，很可能由此便使讀者對麼些經典發生了很好的興趣，深入鑽研，自能尋到門徑，那這項新設計的目錄卡片就算是完成了它的任務了。

在麼些族的正式文獻中，有這麼一項記載，說是在在明代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八)年間，該族土司木泰，「不學而識本方文字」；由此可知這種圖畫文字「應物象形」，辨識起來並不困難，若能先知道故事發展的情節，像看連環圖畫似的當可推測得不中不遠。而且這項卡片只要能有這種「引人入勝」的發端已就達到了任務，讀者一旦對這種原始文字發生了興趣，他們自會設法深入鑽研的。

有新資料就有新問題，新問題就會誘導出新方法的處理，由於國會圖書館擁有麼些經典的豐富和今日讀者對麼些經文的陌生，我想若不如此詳為安排，恐怕無法使這批寶藏發揮作用。——國會圖書館並不像史料館一樣，只要保管就算了事；而且這批寶物自自民國十三年入藏，迄今已有三十四年，瓊瑤塵封珠玉湮沒為時已久，實在可惜，所以就自己所見到的，把這套新的方法縷陳於上，以供大家的商討採擇。

這套目錄卡片的新編法，可以說是我二十年來多方嘗試的結論，爲國立中央博物院編製卡片時我便曾設想至此；三年前我又曾在主義與國策的民族學專號上寫出「論麼些經典的版本」一文，其目的亦在於此，只是那時因無迫切需要和新鮮觸發，所以想到的項目不很週全。如今經過國會圖書館三千冊新資料刺激，又見到那裏「爲讀者服務至上」的精神感召，所以才想出這項周密完備的編目方法，雖然不免周折麻煩，但對讀者卻是盡善盡美，功德無量。

國會圖書館不但藏書之多是世界第一，其他珍貴的收藏亦多是世界冠軍，以我所知道的狹小領域而論，那裏就有世界第一早的註有年代的麼些經典（註五）。所以我想，以三千冊收藏之富，若能照我上面所說的方法編製成一套細密可用的新目錄，那不但是國會圖書館的讀者有福，而且國會圖書館又可引此以爲自豪：「我擁有世界上第一完備的麼些經典目錄卡片！」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下編 有年代經典之初步研究

甲、有年代之麼些經典

麼些族的文字和經典在學術界已經不算太陌生了，這支散居在雲南西北部的邊胞用他們自己的文字寫成的經典，動輒成百成千地分散到世界各大博物館和圖書館中。美國的國會圖書館是當今世界上收藏最富的圖書館，那裏所藏的麼些經典數字也很驚人，經我編號統計的結果，竟達三千零三十八冊之多，這在上編已經報導過了。

在我瀏覽這三、〇三八冊經典時，我對那些註有年代月份的手抄本特別注意，遇到一本註有年代或可間接證明其年代的經典，不論其紀年之方式用麼些文或漢文，我都詳細地紀錄在一張卡片上，最後一加結算，竟有六十一張之多，真可謂收穫豐碩。——我相信，若時間從容，瀏覽仔細的話，這項數字還可以增高。但是即令只有六十一冊，這已令人極為高興，因為這等於是在三百年的長時間內，給了我們六十一個可靠的觀察站，由這裏我們可以正確地觀察出文字經典法儀的演變線索，自然是一樁極有價值的貢獻。

注意到麼些經典上的年代紀錄，並不是我近年來才體會出來的新心得，很早以前我就曾着意採集，但麼些經典附有年月紀錄的實在少而又少，遂使我放棄了這項有意義的搜索。由下面一段短文的描繪，便可以了解個中的情況和機會的稀罕難得。

話得從環境說起：原來雲南山地，長松成林，松煙易得，麼些族的巫師，每當農閒時光，將松煙調上膠水，滿滿地裝一大碗放在自己手旁邊，拿起自己削成的竹筆，就踞坐在火塘邊，口中唸唸有辭地寫起他的經典來了。有時候，一卷書竟，意有餘興，墨有餘瀋，他們也會雅興不淺地附諸卷尾大做其麼些文章。幸運的話，文章寫完忽然心血來潮，信筆所之的記上了一個年月時日，那就是我們苦心搜索的目標了。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已可知道有年代的麼些經典得來不易，但是實在說起來，厄難猶不止此，譬如說那位巫師在篇尾大大做了一篇文章，到頭來卻來了個「猴兒年」「兔兒年」或「本命大龍，現年五十八歲」的紀年方式，那對我們說來，仍是前功盡棄。因為鼠牛生肖十二年一循環，干支配合六十年有週期，即令註明了他的「大海水」「壩頭土」的本命副件，那對我們仍是一無用處，誰又能於古今千萬人中去猜中一個陌生「多巴」的生辰八字呢？結果仍是不能登入卡片派它用場！

更由於麼些族人不像漢人那麼富有歷史興趣，大多數的經典都是寫完經文就算了事，再不然說上兩句閑話，如稱讚故事中的主角英勇可佩（我曾見一冊經典有讀語五句：「都薩峨突呢，闖下了大禍，好漢子豈能怕事？事越大越好了結，雨越大越好天晴！」即是好例），或說明這冊經典是送給某地某大「多巴」的，請不要見外見棄等語就算完結，所以據我的經驗，大約在一百冊經典中，可以達到一本註有年代的，運氣不好的話，很可能幾百本中，不見一本有年代的經典。所以以往都因所得有限，不够作比較研究的用場，因之，索性就放棄了這條念頭，手邊只留下一冊有乾隆拾壹年紀年的本子以自作紀念。

誰知道有關這項研究的資料，國會圖書館收藏得特別豐富，於是把我的舊夢又重新提醒，排比的結果，做成了這篇研究，這才算完成一部份昔日的心願。我總覺得國會圖書館的運氣特別好，在無通盤計畫的收集之下，竟在各方面都包涵了那麼豐富的珍寶，實在難能可貴，有年代經典之多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端而已。只因爲這一項資料整理起來方便，觀察起來清楚，所以繼概況性質的報告之後，先把這項初步研究的結果在下面略作陳述。若他日時間准許，把占卜經典及若喀經典等都一一排比研究，那國會圖書館所藏的麼些經典對文化上的貢獻一定更光輝燦爛的！

乙、國會圖書館所藏之有年代經典

在我所經手整理的三千三十八冊麼些經典中，初步瀏覽的結果，共發現有六十一冊中附註有年代，最早的一冊是清代康熙七年（1668 A.D.），最晚的一冊是民國二十七年（1938 A.D.），中間共有二百七十一年間隔，依照年代之之前後，將各朝代之經典數，麼些文之紀年方式等列表如下：

（參看插圖三十一）

No.	Date	Class	Shards	Phonetic Symbols Employed	total	Style of Date	Remarks
編號	年代	分類	枚數	音字聲母之情況	字數	紀年方式	其他
3371	清康熙二十一年	底版	8	× (18) 〇 (18) 〇 (18) 〇 (18)	13	曆文 (元四昌刻)	見圖八
1673	康熙二十一年	底版	15	〇 (18) 〇 (18) 〇 (18) 〇 (18)	4	曆文 (元四昌刻)	見圖八
1734	乾隆二十一年	底版	12	〇 (18) 〇 (18) 〇 (18) 〇 (18)	5	曆文 (元四昌刻)	見圖八
1734	乾隆二十一年	底版	12	〇 (18) 〇 (18)			

用漢文紀年的自然是直接使用漢字，如乾隆三十年本（插圖三十三）還附有漢文吉利話五句，字也寫得很好。但也有寫得很壞的，時有斷臂殘腿的別字奇書令人莞爾，也有把筆劃寫反了面的，如道光的光和光緒的光本是向右邊挑鈎的，他卻挑向左邊來了，咸豐的咸字本是左撇而成的，他卻寫向右邊來，於是很有趣的就成了一個印刷體的反字了。再加上時有錯誤增減筆劃或兒童稚拙體的文字出現，真是可供欣賞。

上面所說的是直接在經典的扉葉或跋尾上用漢文紀年，另外有一種比較間接一地，是由於箋片記事の偶然附存，這也成了我們年代上的證物。在幾冊經典的封面封底上，我們發現到有紅紙或花紙的附加裝飾，這本是麼些巫師常幹的營生，他們常買些漢人敬神的花紙貼在他們的經書上來增加美觀，有時在這些紙條上就有漢文的記事遺存，不是喜慶的紅帖，就是神會召集的通知，再不然就是計點工數的姓名單，這上面時常有年月日的記載，這就間接地使這冊經典也闖入我們的紀錄中，因為依理這冊經典的寫成，不會與帖子上的年代相差太遠的。如咸豐元年之本子就是一例（插圖三十三）。

在麼些文和漢文的兩種紀年方式之外，還有幾本是麼漢合璧體。這也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照式的，如第六號經典在漢文的咸豐四年之下，還用麼些文寫了^{ṣṣṣ}的字樣，這兩者意思是一樣，巫師在這裏正矜傲自己的通兩族文字（插圖三十四）。另一類是混合式的，如第二一八〇號經典的「光緒十二年四月^{ṣṣṣ}八日」，就是好例（插圖三十四）第一個字是光，只是挑錯了鈎，第二字是一個麼些字，畫一塊鉛餅，讀〔gy〕，在這裏借音抵光緒的「緒」。三四五六七都是漢字，第八字則又是一個麼些合體字，上面畫一塊鹽巴，下面畫目光見物之形，讀作〔tse do〕，是「初」字的意思。後面兩個又是漢字，合起來就成了麼漢混合組編的一列文字，意思是「光緒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寫的經書。——這都是些有趣的例子，在我們仔細鑒別之下，知道是確切不誤的，就把它們歸納入應在的地位，好以之作年代順

序的比較研究。

由康熙七年到民國二十七年的二百七十一年中間，麼些族的文字發展上有一樁大事，就是他們第二種文字，即所謂的標音字的發生成長。這是一種音節或音綴文字（Syllabic Scripts），以一個固定的符號代表一個固定的音節，形式有點像漢文方塊字的模樣，但代表的是音節，凡是讀這個音節的地方都可以用它，沒有漢文寫別字的夾纏，

這種文字的發生，遠較他們的第一種文字，即所謂的象形文字爲晚。這原是世界上文字進化的通例，最初總是先有應物象形的形字，然後由形字的軌範再逐漸走上音字的道路。麼些族人亦是如此，由於音字現今還正在發展，所以上溯它的胚胎發芽還有線索可尋，因之在上面依年代先後排列這些經典的各項紀錄時，在內容方面我們特別把有關音字發展的資料詳加紀錄，那麼我們這一張圖表就可以發生兩種作用：第一，國會圖書館有年代的麼些經典的概況，可以從這表上一目瞭然。第二，有關音字發展的資料亦紀錄詳盡，可以作下節初步研究的推斷依據。

丙、這批經典之初步研究

把這批經典依照時代先後排列成表，不但使每一冊經典的年代、類屬、頁數以及紀年方式等都瞭如指掌，而且有許多極有趣的現象亦都自然呈現。有一些太過於專門精微的問題，都等將來另作報告，在這裏只擬就這表上顯而易見的資料先來作一個初步的探討。



即令是一項初步的研究，我以爲下列兩點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它們都是麼些文化研究的新發現：

一、康熙七年時經典的發現

我在麼些地區四年的旅行調查，到每一位「多巴」家中都要翻閱他們的經典，經我過目的數字，最低的估計，亦當在萬冊之上。這裏面自然有不少是註有年代的，但大都是光緒以後的居多，所以歷年採集的結果，我所得到的最早經典，是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AD）的手抄本，而且和別人比較的結果，早於此的經典迄未發現。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我曾爲國會圖書館籌劃了一個麼些經典版本的小型展覽會，這冊經典也特別借予展出，那時仍然認爲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麼些經典。

在我六月底行將離開華府的時候，我不能不把有年代經典的卡片整理一下好作報告，於是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在一張藍色的卡片（表示有疑問尚未解決的）上我看到註有「光緒（？）四十二年本」的字樣，還附有麼些原文羊年的紀載。旁邊用紅色鉛筆又註上康熙，也附有一個大疑問號。這表示該本經典是光緒是康熙還待決定，因爲麼些文「*laa*」的讀音（*k'a'sun*）和二者都很相近。

我知道馬上就要有朋友告訴我「光緒沒有四十二年」的普通常識了，我也自笑我對清史的如此淺薄，所以魯公望兄對我說：「你若早告訴我，你就可以早發現一個半月。」我是去對照公元曆法的時候，才發現光緒一共只有三十四年。

清代皇帝在位一四十二年以上的，只有康熙和乾隆，乾隆的讀音和（*k'a'sun*）相差過遠，不能予以考慮，於是我趕快翻檢康熙的四十二年，結果一查，相當於公元的一七〇三年，再檢那一年的干支紀年是「癸未」，正與麼些文字紀載的羊年（ ) 相合，這真是最好的證明了。記得那天是星期六，中文部的吳文清博士沒有來上班，我不能立刻把這項好消息告訴他，我還曾想到撥個電話到他家中去報喜，後來想到這樣小題大做書獃子氣太重，決定等他星期一上班時再當面使他高興一下。

星期日的下午我又回到一二四號研究室中繼續我那清檢卡片的工作，誰知在另一張藍色的卡片上赫然有「*Dr. O. S. S.*」的字樣出現，前兩個字是康熙的年號我已由昨日的經驗中認識清楚，第三個字畫一個人安穩坐起的樣子，是坐朝或登基的意思。第四字畫一個人以管狀物吮酒的形狀，麼些人飲酒正如美國人以膠管吮可口可樂一樣，讀作（*tin*），原是「飲」的意思，在這裏借音作「那」講。第五字畫一頭老鼠，子為歲首，在這裏當「年」字用。末一字讀（*pu*），畫竹筆在紙上書寫之形，是寫的意思。若把這一句聯讀起來，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說這冊經典是「康熙皇帝他坐朝或登極的那一年寫成的」（挿圖三十五A）。

到底是「登極」那一年寫的，還是「在位」的那一年寫的呢？這自然是一個問題。但在當時我猜想是前者的成份居多。第一，我有過這樣的經驗，在麗江時候，我看到過一本道光年的經典就是同樣的寫法，問我的麼些朋友和才時，他說這是「即皇帝位」的年號的寫法。第二，若是在位第幾年的話，麼些人愛直接用數目字表示，如今沒有數字，可能就是元年了。——我也注意到在原經典的下行有個干支紀日，但以爲一翻長曆必定合轍，所以便匆忙地對國會圖書館的那些朋友們說，很可能這就是康熙元年的本子，合西曆是一六六二AD，比美國開國的歷史還早，也是我生平所見到紀年中最早的麼些經典了。當我於六月底去向國會圖書館當局辭行的時候，順便也把這項發項告訴了他（她）們。助理副館長慕爾許小姐（Miss Lucie Morsch）她對此特別注意，連問了我兩次：您真的認爲這是世界上第一早的麼些經典嗎？——我的肯定語氣的答覆顯然是使她高興極了，下一期的館報上就出現了使人注目的新報導：「國會圖書館擁有世界第一早的麼些經典。」

我回到國內的時候，便把幾本麼些經典上的干支紀日列單請求董作賓先生覆核一下，出人意料，其餘的都若合符節，卻只有這個康熙元年的不合。因爲依照麼些經典上所記的日子是「六月二十二日，

屬土的一個牛日子寫的。」——董先生一對長曆，這一天是癸亥，屬豬，不合。

屬土的牛日，只有己丑。在董先生指導下，我從康熙二年起逐年核對六月二十二日的干支，到康熙七年這才發現果然是己丑，而且也是康熙六十一年間唯一屬於己丑的六月廿二日，於是這冊經典理當改屬於康熙七年的項下才對。

這一項覆核，雖使這冊經典的年代向後退了六年，但卻證明了干支記日的大用處，一方面證明麼些巫師這套天文學得很到家，很可靠。同時更證明了這冊經典的可靠性不容懷疑。而且從這次經驗中我們知道麼些文中畫一個人坐起，這不僅作「即位」，也同樣可以作「在位」來使用，這使我們對麼些語彙的涵意又有了一點新的了解。——所抱歉的，國會圖書館的館報怕要再刊一條更正的消息了。好在六年之差，不但不影響最早版本的聲譽，就是由此對音字發生發展的推測，亦都無須變動當日留在館中的結論。這在下一節中就要詳細加以敘述的。

二、音字發展的新推論

有新資料自然有新推論，我們仍可由那冊康熙七年的經典接着說下去：這冊經典不但以它年代早使我們特加注意，更重要的在這冊經典上恰巧有音字出現，在十六頁內音字凡十三見，共有 $\times\cup\text{ェリ}$ 四種形式。——這就是一項新的貢獻：第一：它使我們把音字發生的上限，提早到明末清初，這使我從前在麼些標音文字字典（註六）序言說的年代預測提前了兩百年。而且由於音字已有四個，說不定這年限還可以更早。因為推測當初音字的發生，一定是逐漸形成進展很慢，四個不同的音字說不定要很長的時間才能約定俗成呢。

第二，這四個音字都是現今音字中最常用的字，這證明音字三百年來的發展正是一脉相承。由這四

個音字上我們已可做一點發生動機的推測：第一個字讀作〔la〕（註七）看它的字形很像是由形字的打聲簡化而來，下面加一點，很最註明是低平調的意思。第二個字讀〔pe〕，很像是由形字的心聲簡化而成。第三字是漢文的「上」字，讀〔sɔ〕是借漢字的音作麼些的「說」字用，因為「上」和〔sa〕的讀音很相近，尤其是麼些人沒有收p及pɛ的音，讀起來就更近於〔sa〕。第四個字讀〔le〕，很像是畫獐子的長牙，因為我在一些古老的經典上見到獐子寫作獐，把獸頭架子去掉，就只剩下那兩隻獐牙了。一個音字和形字相近可能是偶然，若四個音字除了漢文的上字外都有很容易聯想的形字在背景裏呈現，那就不能說是偶然了。所以我們就現有的資料作近情理的推測，音字的發生可能是由簡化形字及借用漢字的兩種方式而來，觀察康熙乾隆道光年間有音字的經典，漢文的「上」字出現特多，因之受漢人方塊字的影響就非常之顯著，說不定正是由於漢文的誘導（在這裏這個「上」字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或是漢人文化的影響，才促成了音字的發生。因為直到如今，麼些地區中的漢人，還一直以「牛頭馬面」來譏笑麼些人的象形文字呢！可能正是由於這種譏諷，有見識的「多巴」就別開蹊徑試創出這第二種文字。

以上所說的是由這批有年代的經典上的資料來推測音字的發生，下面還可以依照所列的圖表及我們所獲得的其他麼些知識合起來，給音字的發展來一個歷史的敘述描繪。

在明代的中葉，我們由木氏宦譜的編纂知道那時的麼些土司在心理上便已渴慕漢人的文化，到明代末年木生白土司邀請徐霞客先生來麗江為他的子姪輩改文章，更說明了他們渴慕漢文化的心理日益加深。

麼些統治階級的這種心理趨向，很自然的就會影響到他們的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平民階級中的知識份子，這就是麼些族巫教中的巫師。他們原自擁有一種象形文字，但這種圖畫文字很受漢人或漢化

的麼些文人的排擠，他們有感於「牛頭馬面」的譏諷，於是就模仿漢人方塊字的形式，一面簡化形字，一面借用漢字創造了第二種文字，即所謂音字。

這種音字究竟發生於何時，我們還沒有確切的年代可以報告，但據康熙七年（一六六八AD）的十六頁的經典中，有四個音字共出現了十三次，合理的推測，在這以前必定還有一段醞釀時期，所以我們認為說音字發生於明代的末葉是很可能的。

康熙年間的經典，我們共發現兩冊，七年本中的音字已見上述，其中漢文「上」字出現兩次。三十年本（一七六五AD）中只見四個音字，就有兩個是「上」。——這表示在康熙這五六十年之間，音字雖已發生，但進展很遲緩，還只是在形字經典中以「稀客」的姿態出現，「上」字的闖入在這時顯然很佔優勢。

雍正年間的本子未見，無從推測。乾隆年間的經典，將作者私人之一本計入，共得三本：十一年本（一七四六）中音字五見，全為「上」。三十年本（一七六五）中共二十七音字，「上」字十見。三十年本（一七七三）中共有九個音字，亦全為「上」。這顯示給我們的，音字雖有一些發展，但速度仍是很慢，這正是一種新興文字初期現象。「上」字以絕大多數的姿態出現，指示出音字的發生顯然與這個漢字的誘導有很深的關係存在。

嘉慶年間的本子未見，這正如雍正的情況一樣，不但無從推測音字的發展，連麼些文的紀年寫法都無從知道，我們只好把希望寄託於新資料的發現。

道光（一八二一——一八五二AD）年間的本子凡六見，音字最多的一本只有十一個，另一本十個，有八個音字的兩本，只有一個音字的一本，另外一本全無音字。——這表示音字的發展在這一段時間中頗為緩慢。但是「上」字出現的次數仍是很多，如十六年本（一八三六AD）中共有音字十個，即全

部爲「上」。


在二一八二號的經典上，又有一些新消息給透露了出來（插圖三十五B）在封面題簽的八個音節中有五個音字三個形字，第一頁的神像下，四音節中只有一個形字。這告訴我們，音字在這時期之前，原是單獨作戰，只一個字一個字零星派用在形字經典中。現在有點想化零爲整，組織成自己的小小的隊伍。但草創時期，力不從心，想題一個書簽或標一個神名都捉襟見肘，還得借重形字的幫忙，可以稱之爲有意獨立，力不從心的時代。

觀察音字題字的部位也很有意思，不是在封面上，就是在神名下，這種趨勢一直到現在依然存在，這正表示麼些巫師是以使用這種新字爲榮，所以在封面上或神像下就施展了出來。

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AD）的一冊經典上，第一頁中有了「下犬」兩個音字，這表示漢文正在爲麼些巫師所大批攬用，「下」讀作[ga]，是借音。「犬」讀作[ne]，爲麼些語狗的意思，是借義。

到了咸豐同治年間（一八五一——一八七五），音字的發展呈現得非常活潑，在一冊經書之中音字出現六十六次，七十次及一二一次的都被發現，不但字的樣子多，數目也急遽增加，這都表示音字在這一段時間大加發展，在二一二號的經典中我們已可見到音字本身已能綴寫成完整的文句，這表示又向前跨進了一步，既不像康熙乾隆時代只能爲人做點零工幫傭，又不像道光時代的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如今發展的結果，已經可以作完完整整的小組織，在文句上擔當一點任務了。

漢文的「下」字，在這時大得其用，因爲它在這時被派作咸豐的「咸」。用麼些文紀年的咸豐，現在所見到的本子都是用「下」來作第一音節。在這裏有趣的現象又發生了，因爲既有了形聲字的孳乳，又夾雜着藏語的發音，更有漢文偏旁符號的裝飾增加。本來借用漢文「下」字來讀[va]的音節是很

簡單的一回事，但是麼些巫師怕人不懂，便在旁邊加上一個鷄頭作~~或~~一形符，一音符，成爲一種形聲字。然而麼些語鷄讀（），這是借用藏語的音，於是就成了有趣的藏漢合璧。麼些人居住在藏漢兩大民族之間，想不到他還以媒介人的身份使藏語漢文在他們的文字中結成了秦晉之好。同時我們又看到在「下」的左上方加上一些偏旁的符號作「左」，這在麼些音字中都只是裝飾性質，加上一些符號只爲了好看，音值全不受影響。這是受了漢文的啓示，同樣的後來他們也把藏文讀音符號~~及~~等搬來使用，這都表示音字的形成，受漢文藏文的影響都很顯著。

降至光緒年間（一八七五——一九〇八），音字的發展仍是極爲活潑，共有紀年經典廿六冊，每本中皆有音字呈現，這表示音字已普遍地爲巫師們所認可採用。其中音字數目超過二百以上的有七本之多，另一本的一八二音字也很接近這項標準，多的一本經典中竟會有三四四個，可知這一段時間內音字正在疾趨猛進，馬上就要與形字分庭抗禮平分秋色了，可以稱之爲音字的重大發展時期。

宣統只有三年時光，可以和民國二十七年的這一段時間（一九〇八——一九三八）合併起來觀察（圖版ⅣC）。在這一段時間中音字有了劃時代的進步，就是在宣統元年及民國六年都有了全用音字寫成的經典，這表示音字的發展已經成熟，不再爲形字經典的附庸，可以和形字並肩齊立平分麼些文字的天下了。

這一段時間內的經典共見十三本，除了上面所說的兩冊全用音字寫成的經典以外，每一冊經典中都有音字的出現，這都表示音字的發展，經過近三百年的演變，到這時已深植於於麼些巫師的心中，所以雖是信手寫來，不覺之間有一些音字便流露了出來。而且我想說不定一些淺薄的「多巴」，對這兩種字體的嚴格區別，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我曾在麗江考問過不少巫師，能答得完全正確的實不多見，可以證明我這項推斷不錯。——不但是巫師本人，就是專門研究這項問題的學者，有時候也難免把簡筆的形字

當作了音字來看待，因為這是非對麼些文字的字源及演變知道得非常清楚，不然隨時都會發生錯誤的推斷的。

總結以上所說的，我們由於這六十一冊有年代經典的新資料，從注意音字的發展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已得到了下三項新結論：

一、音字的發生，依照現有資料作判斷，應當是在明末清初之際，這把我從前的推論提早了二百年。

二、音字的發生初期，有簡化形字及借用漢字的兩種方式。並和漢文「上」字的誘導有很重要的關係。

三、音字的發展在初期是在形字經典中幫傭，到同治咸豐年間日趨活潑，至宣統元年便有了全音字的經典。

這都是依據確切可靠的資料，對音字的發展作合理的推測，所以都是研究麼些第二種文字的新基點。——上面的新結論，已改正了不少我從前的錯誤，日後若有新的資料發現，必能使這初步的研究的基礎益加嚴密堅固，給麼些文化的探討，增添新的基石。

初步的研究已使這六十一冊有年代的經典發揮出它們的作用，若向深處追求，就每一個音字詳為排比，我知道將會有更多的新發現。同時若換一個角度，從形字字形的演變到古今法儀的差異等處來着眼，那收穫一定更為豐碩，不過這都不是本文的範圍所能詳盡，願留之以待異日，另作專題報導。

* * *

最後我願意在這裏借一點點篇幅申述我的謝忱，美國國務院對我的訪問，不但負擔全部費用，而且將節目安排得盡善盡美。國會圖書館更是盡其所能，為一個異國的學人貢獻出她的全部服務，這才使我

「誦經三千，行路萬里」的計畫得到了最完美的效果。歸來已滿兩年，今日才把初步的報告寫出，謹在這裏請求原諒我的遲延，並表達我誠懇的謝意。

國會圖書館裏的中國師友：袁守和吳光清二博士，徐亮、王恩保、曾培光諸先生，在研究及其他方面，都曾賜予我很多的指導幫助，謹在這裏一併致謝。

民國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臺中

註 釋

- 註一：可參閱拙編旅美十記中之第四章，光啓出版社，原載自由談七卷八期。
- 註二：魯魯人是麼些和栗粟的混血民族，麼些經典中有魯魯語經兩卷。
- 註三：請參閱大陸雜誌二卷十二期拙作「論麼些族象形文字的發源地」一文。
- 註四：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二。
- 註五：這是指該館編號二三七一的清康熙七年的手抄本，當公元一六六八，在下編還要詳細報導。
- 註六：國立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三。
- 註七：音字的聲調，時因需要而調整。

麼些文中之清代帝王書寫方式表

Date. 時代		Mo-so Scripts. 麼些文之寫法	Remarks 附註
Kang-hsi	康熙		
Yung-ching	雍正	1662-1722 A.D. 1723-1736	本發現紀 年之經典
Chien-lung	乾隆	1736-1796	全用漢文 紀年
Chia-ching	嘉慶	1796-1821	本發現紀 年之經典
Tao-kuang	道光	1821-1850	
Hsien-feng	咸豐	1851-1861	
Tung-chih	同治	1862-1873	
Kuang-hsi	光緒	1874-1908	
Hsuan-tung	宣統	1909-1912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 民國	1912—	

ㄞ ㄟ, (ㄟ ㄟ)

□ ㄞ, □ ㄟ

下, ㄞ, ㄟ, 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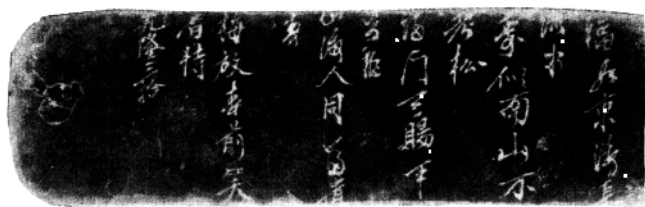
ㄞ, ㄟ, ㄟ, ㄟ

ㄟ, ㄟ, ㄟ (漢俄合璧體)

ㄞ

ㄞ, ㄟ, ㄟ (共和)

ㄞ 為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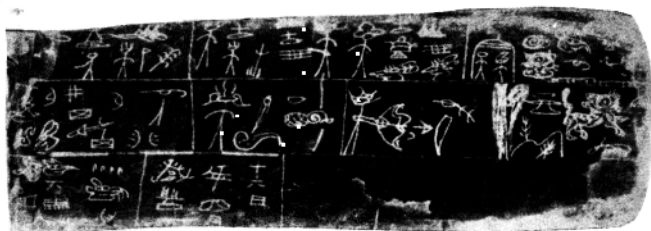
本（1765）年十三隆乾之年紀文漢 A三十三圖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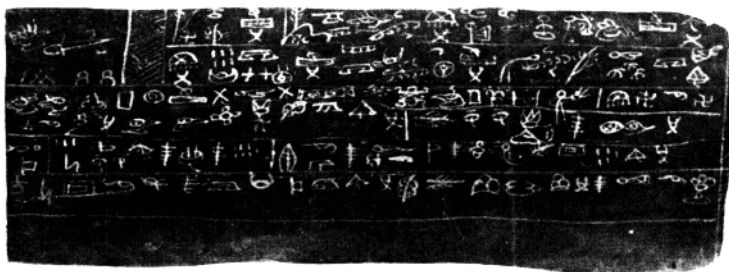
典經些麼之（1851）年元豐咸 B三十三圖插



本（1886）年二十緒光之體字合混麼漢 A四十三圖挿



本（1854）年四豐咸之年紀重雙文漢麼 B四十三圖挿



本 (1668) 年七熙康之年紀文些麼A五十三圖插



面封典經些麼之 (1840) 年十二光道 B五十三圖插



本 (1938) 年七十二國民之年紀合混文漢麼 C五十三圖插

麼些族語音系統

一、記音經過

我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的初夏來到雲南省西北部的麗江，那兒是麼些族（即[Na]族）的最大中心。我到後不久，就對這一族人的象形文字發生了興趣，所以從那時起，我便注意他們的語言。

三十一年的一月，我得到國立中央博物院的調查專款，遂向麼些人的地區內旅行考察：一方面採集民俗學上的各項標本，一方面學習研究他們的經典。這時，我更加要明白他們的經典，正確的記音是必需的，首先就要歸納出他們的音韻系統。——然而，我所學的原是藝術，在未來麗江之前，未曾受過語音學的訓練，因此，我便隨時隨地留心，想物色一個當地的人才和我合作，又能同我一道回內地來，一方面可以做發音人，以研究麼些語言，一方面可以協助我們，做有關麼些族的各種研究。

果然天從人願有志竟成，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我在金沙江北岸的中甸縣北地村遇見了和才君，他是遠離故鄉特來這裏學習麼些經典的。因為北地村落雖不大，但卻是麼些巫教的聖地，迄今「不到北地，不成多巴」的口諺仍在麼些地區內家喻戶曉，和才先生就是為此特來深造的。所謂的「多巴」(to hba)就是麼些族的巫師，也是法儀的執行者和經典的解釋人，和才先生原是故鄉魯甸的小「多巴」，希望能朝拜聖地研讀經典之後，能變成有名的「大多巴」，那位置在鄉里是很高貴的。

這正是我要找尋的人才，於是，我就把這項意思詳細地說給他聽，使他知道兩方面正可合作，將來一定可以有很好的成就。他聽後很以爲然，就決定跟着我做這種採集、調查同研究的工作。從此，他跟着我學說漢話，學讀漢字，因爲這將來到漢人地方是很有用的。我呢，自從得到這位麼些朋友日夕相隨，學習麼些經典語言，研究麼些經典，都比從前方便多了，所以進步也非常之快。

我們兩個人這樣工作了一年半的樣子，麼些人的地區：北至木里、東至鹽源、南至劍川、西至維西，都給我們足跡踏遍。這時接到了中央博物院的來信，叫我回川做一個工作的詳細報告。我便竭力勸說和才先生同我來漢人地方一走，一以看看漢人生活情況，同時又是一次很好的旅行。他三思之後，又得到他母親的同意，決定陪我到外邊世界裏去走一趟。三十二年的九月一日，我們離開麗江，取道東北的方向，經過永寧土司地（屬雲南寧蒗設治局，是無文字的麼些族的大中心）、鹽源（原屬四川現屬西康）、西昌、樂山、宜賓，於十一月六日到達了四川南溪縣屬的李莊鎮。

那時候，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都在這個小鎮上，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多謝李濟之董彥堂諸位學術界前輩的全力協助，十一月的廿四日我便上了板栗坳，那兒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在地。由語言組的張琨（次瑤）先生任指導，教我怎樣紀錄麼些經典和歸納他們的語音系統，和才先生就成了我們的發音人。

我們三個人在一起工作了三個月又十六天，紀錄了二十本經典，二十個故事和許多日常應用的語言，材料堆積得可以够用了，於三十三年三月十日我又搬回鎮上的中央博物院來。不過記音工作並沒停止，因爲次瑤先生囑咐我要練習得熟紀錄得快，所以我一面排比資料準備編纂麼些文字的字典，一方面記音不輟，又增加了不少新資料。遇到了困難的問題，便又上山向次瑤先生一再領教，他不但是我這方面的啓蒙導師，而且真有誨人不倦的細心耐性，所以一有問題，我便上山求教，無不迎刃而解。

就在三十三年的夏天，次瑤先生有事回西安去了，但注音工作並未停頓，因為這套音標已試用了半年以上，有問題的地方，大都得到了解決。同時，字典編輯的工作也積極展開。在那年的八月，麼些象形文字典出版，由我們三人共同出名，那上面所用的就是我們第一次試擬的一套音標。

三十四年的八月，中央博物院又出版了麼些標音文字字典，列為中央博物院人文館專刊之三（專刊之二，就是上述的象形文字字典），這時候因為又經過了一年的記音，有幾個小小問題被發現了出來。當時，張次瑤先生遠在西安，沒有辦法來親自解決這些問題，多謝中央研究院的董同龢先生，他隨時指導給我們一些解決的方法。所以在麼些標音文字字典上所用的音標系統和象形文字字典上的小有不同，那就是經董同龢先生看過而寫成那樣子的。也可以說是我們第二次擬訂的音標。

就在這個時期，我開始以極大的耐心，把這套音標教會了和才先生。因為我知道他學了這套音標，不但在工作上可以幫我的忙，更重要的這是他們自己的語言，他一旦瞭解了這套音標，很可能又會有不少新的發現。這項預料沒有猜錯，在他學會了正確運用這套音標之後，和才先生又提示出若干我們從前沒有探討過的問題來，同時又貢獻出來一些新的資料，如幾個特殊發音的字。我便把這一些新的資料同問題都彙集起來，等待張次瑤先生來親自解決，因為這時我們已得到消息，知道張先生即將回來，大家又可以在京滬一帶會面了。

民國三十六年的八月三日，張次瑤先生爲了到美國去，我們三個人在上海又相聚一堂，大家都高興非凡。便把所有的問題同新的資料都提出來研究商討，把以前的音系從新來訂正一遍，寫成了現在的樣子，這依次序來說，已是我們第三次擬訂的音標了。

也許有人看去，三次擬訂的音標，相差並不太大。但雖經我們四年試用，三次擬訂，卻仍然不敢說就一定沒有一點問題，這只是就現時所知的資料，使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試用之下，尙稱完善而已。

。現在就借着這次機緣公諸社會，藉求各方專家惠賜教正。

和才先生當發音人時是二十七歲到三十二歲的樣子，他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曾到過怒江和俅江一帶，原會說一部份栗粟話，但當和我合作的時候，栗粟話已差不多忘完了。他的家住在雲南省麗江縣魯甸壩阿時主下村，我曾在那兒住過八個月，以便學習麼些族的象形文字經典，知道這一種語言在麗江的南山區和刺寶東山區都可以通用，和維西的麼些語也相近，但卻與麗江縣城左近的麼些語略有出入，為精確起見，本文便以「雲南省麗江縣魯甸區的麼些族語音系統」為名。

和才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張次瑤先生誨人不倦，我是鏗而不捨始終其事，這才結成了這段極有趣的文墨因緣。我們三人又相處得極好，願意拿這篇文章來紀念我們三人同心合作的珍貴友誼。

二、音韻系統

甲、所用的音標

A 聲 母							
p	p'	b	mb	m	f	v	
pj	p'j	bj	mbj	mj			
t	t'	d	nd	n			l
tw			ndw				
ts	ts'	dz	ndz		s	z	

tsw	l'	q	nd	sw	zw
l	l'	q	nd		
tw	t'w	q'w	nd'w		
tʃ	tʃ'	dʒ	ndʒ	ʃ	ʒ
tʃw	tʃ'w	tʃʷ	ndʒ'w	ʃw	ʒ'w
tɕ	tɕ'	dʒ	ndʒ	ɕ	j
tɕw	tɕ'w			ɕw	jw
k	k'	g	ng	h	w
k'w	k'w	g'w	ng'w	hw	
ʔ					
B	中				
i	y	e	æ	a	o
u				ʌ	ar
				u	ur
				w	
C	錯				
ɿ	55,	4	33	ɿ	11, ɿ
					13.

乙、音值的描寫

A
聲母部份

雙唇清的不吐氣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

雙唇清的吐氣的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

例	例
$p_a \perp$	$p_a \perp$
臉	蛙

b 雙唇濁的不吐氣的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 例 ba 父

mb 這是一個濁塞音之前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前面的鼻音讀的十分清楚，

以別於不附鼻音的 b。

例 mba 瘰癧

m 這是一個雙唇鼻音。

例 ma 擦油

f 唇齒清擦音。摩擦很輕，氣呼也弱。

例 fu 鼠

v 唇齒濁擦音。摩擦很輕，氣呼也弱。

例 vu zi 鳥

pj 例 pja 成

p'j 例 p'ja 壞

bj 例 bja 鱒

mbj 例 mbja 倒

mj 例 mja 眼

這是一組五個帶 j 介母的聲母。

t 舌尖清的不吐氣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舌尖所抵的是齒齦。

例 ta 箱子

t' 舌尖清的吐氣的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舌尖所抵的是齒齦。

例 t'a 鋒利

d 舌尖濁的不吐氣的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舌尖所抵的是齒齦。

例 da 織

nd 這是一個濁塞音之前，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前面的鼻音讀得十分清楚，

nd 這是一個濁塞音之前，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前面的鼻音讀得十分清楚，

以別於不附鼻音的 d。

n 這是一個舌尖鼻音。

l 這是一個舌尖邊音。舌尖所抵的是齒齦。

tw

例 ha-twa-rwa 旋風

ndw

例 ndwa-rwa 一團

這是兩個帶 w 介母的聲母。

ts 舌尖清的不吐氣的塞擦音。舌尖所抵的是上齒的背後。

例 tsa-t 背東西

ts' 舌尖清的不吐氣的塞擦音。舌尖所抵的是上齒的背後。

例 ts'a 咬

dz 舌尖濁的不吐氣的塞擦音。舌尖所抵的是上齒的背後。

例 dze-t 麥子

ndz 這是一個濁塞擦音之前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因為 dz 的音位靠前，

所以這裏的 n 也比單 n 與 nd 的 n 靠前。

例 ndza-t 瘦

s 舌尖清擦音。舌尖所抵的是上齒的後背。

例 sa-t 蕨

z 舌尖濁擦音。舌尖所抵的是上齒的背後。

例 za-t 鞋

tsw

例 tswa-t 轉

sw

例 swe-t 官

zw

例 zwa-t 耳鳴

這是三個一組的帶 w 介母的聲母。

t 捲舌清的不吐氣的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舌尖上捲，抵住硬腭。

例 ta 摺疊

t' 捲舌清的吐氣的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舌尖上捲，抵住硬腭。

例 t'aɿ 撞

q 捲舌濁的不吐氣的塞音。關閉的不緊，破裂也不強。舌尖上捲，抵住硬腭。

例 q'aeɿ 能幹

nd 這是一個濁塞音前面，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這個鼻音事實上是個捲

舌鼻音，應寫作 ɲ，今爲方便，就寫作 n。

例 t'waɿ kvɿ 神名

例 t'waɿ t'waɿ 味道攪雜

例 iɿ q'waɿ 寶物之名

例 ndq'waɿ 笨拙

這是一組四個帶 w 介音的聲母。

t's 捲舌清的不吐氣的塞擦音。成阻的部位似乎比 t 要靠前一點。 例 t'suɿ 土

t's' 捲舌清的吐氣的塞擦音。成阻的部位似乎比 t 要靠前一點。 例 t's'mɿ 挂起

d'z 捲舌濁的不吐氣的塞擦音，成阻的部位似乎比 d 要靠前一點。 例 d'z'uɿ 市街

ndz 這是一個濁塞擦音前面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這個鼻音事實上是個捲

舌鼻音，但比 p 前面的那個鼻音要靠前一點。 例 ndz'uɿ 豹

s 這是一個捲舌清擦音。舌的上捲程度較輕。 例 s'uɿ 肉

z 這是一個捲舌濁擦音。舌的上捲程度較輕。 例 z'uɿ 酒

r 這是一個閃音。嚴式應寫作 ɾ，今爲方便作 r。 例 roɿ 四

tʂw

例 tʂwa

床

tʂ'w

例 tʂ'wa

大

dʒw

例 dʒi + dʒwa + 吵雜的聲音

n'd w

例 ndʒwa + 一種鋤頭

ʂw

例 ʂwa

高

ʒw

例 ʒwa

馬

rw

例 rwa

牛輓

這是一組七個帶w介音的聲母。

tɕ

舌面清的不吐氣塞擦音。舌面抵硬腭的部位，似乎較國語ɟ的部位要

稍微靠後一點。

例 tɕi

小

tɕ'

舌面清的不吐氣塞擦音。舌面所抵的部位，似乎較國語ɟ的部位要稍

微靠後一點。

例 tɕ'i

冷

dʒ

舌面濁的不吐氣塞擦音。舌面所抵的部位與上同。

例 dʒi

水

ndʒ

這是濁的塞擦音之前，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這個鼻音事實上是

個舌面鼻音，應寫作ɳ，今爲方便，仍寫作n。

例 ndʒi

走

ɲ

這是一個舌面鼻音。

例 ɲi

魚

ɕ

這是一個舌面清擦音。

例 ɕi

人

j

這是一個舌面前半元音。在i之前，擦音很重。和無聲母的i，讀的

差別很大。

例 ji

睡

在韻母 o 之前又略帶圓唇性。

tcw

例 tcwa-t-rwa 訓練小牛犁地的一套工具

tc'w

例 tc'wa-t 失(魄)

gw

例 gwa-t-rwa 珊瑚

jw

例 ze-t-jwe-t-t'ju 一種竹名

上面是一組四個帶 w 介音的聲母。

在這裏的 w 與 tc, tc'i, g 拼合，都讀的 h，與 j 拼合，則成為簡單的 h，

今爲省一個符號，就寫作 tcw, tc'w, gw 與 jw，不要 h。

k

例 ka-t 好

k'

例 k'a-t 苦

g

例 gu-t 飽

ng

例 ngm-t 裂

這是一個濁塞音之前，附加着一個同部位的鼻音。這個鼻音讀得十分清楚，

ŋ

例 ŋu 銀

w

例 we-t 左

ɥ

例 ha-t 飯

kw

例 kwa-t 騙

k'w

例 k'wa-t 角

這是一個聲門吐氣音。

ɔw

例 gwe] gwe] 一樣

ŋw

例 ŋwa— 盲

hw

例 hwa— 白鸚鵡

這是一組五個帶w介音的聲母。

B 韻母部份

i

這是一個展唇的高前元音。

例 i] 右

y

這是一個圓唇的高前元音。

例 py] 升

e

這是一個展唇的次高前元音。比標準元音〔e〕低。用在舌根音聲母後面，元音e之前且讀出一個介音〔j〕來。但是用在附有〔w〕介音舌根聲母後面，元音e之前，並不讀出介音〔j〕來。

例 me] 求

æ

這是一個展唇次低前元音。

例 ke— 頸

a

這是一個後低元音〔a〕。

例 a] 聚會

o

圓唇的次高元音〔o〕，較標準元音〔o〕長又高唇又圓。

例 o— 脹

ʌ

展唇的又半低元後元音〔ʌ〕。

例 ʌ] 打隔

〔ʌ〕用在 ts, ts', dz, ndz, s, z 等聲母後，兩嘴角特別拉開。

例 ndza] 樹

〔ʌ〕元音之後，附上〔r〕構成另一韻母〔ar〕

例 ts'ar— 洗

u

圓唇的後高元音〔u〕，在雙唇聲母之後，部位每每偏前，讀的像央元音〔ɤ〕。

例 pu— 送

在其他聲母之後，讀的像〔v〕。

〔u〕元音之後，附加上〔r〕，構成另一個韻母〔ur〕。

m

展唇的後高元音〔u〕。

在 ts, ts', dz, ndz, s, z 諸聲母後面，讀似舌尖前元音〔ɿ〕，如國語中「私」

的韻母。

例 ndzu—吃

在 tɕ', tɕ', dɕ' ndz, ʂ, ʐ 諸聲母後面，讀似舌尖後元音〔ʁ〕，如國語中「詩」

的韻母。

例 tɕu—爪

聲調部份

麼些族的語言聲調共有四個：三個平調，一個升調。平調中一個是高平（55），一個是中平（33），一個是低平，都很常用。另外有一個升調，比較少用。各舉例如下：

高平調

例 t'a] 鋒利

中平調

例 t'a—捶拓

低平調

例 t'a] 酒瓶

升調

例 t'a\ 他家

此外還有兩個特字：

〔xvo〕意思是「累，疲倦」，聲母是個舌根擦音〔x〕，韻母是個複合元音，在整個音韻

系統上顯得很特別。

〔he〕意思是「石灰」。聲母雖然是音韻系統中所有的，而韻母是個真正的〔e〕，讀的較普通的〔e〕口要關些；而且是個鼻化元音，非常特別。

	tw	ndw	tsw	sw	zw	fw	f'w	dw	ndw	t'w	t'w	dzw	ndzw	sw	zw	tw	t'w	t'w	zw	jw	kw	k'w	sw	zw	hw	
æ			==		==				—	==	==	—														ㅏㅑㅓㅕㅗㅛㅜㅝㅟㅡㅣㅥㅦㅧㅨㅩㅪㅫㅬㅭㅮㅯㅰㅱㅲㅳㅴㅵㅶㅷㅸㅹㅺㅻㅽㅿㅿㅿ

表合配調聲、母韻、母聲的音介〔W〕帶 A七十三圖插

	pj	p'j	bj	mbj	mj	
æ			—		≡	ㄣ
a	≡	≡		—		ㄣ
o	≡					ㄣ
Λ	—	≡	—	—	≡	ㄣ

表合配調聲、母韻、母聲的音介〔J〕帶 B七十三圖插

這兩個特字，在整個音韻系統中顯得非常特別，現在還找不到使人滿意的解釋理由，暫如此記錄，留待後證。

丙、聲韻配合表

在這裏一共有三個表：

A 單純聲母、韻母、聲調配合表

B 帶w介音的聲母、韻母、聲調配合表

C 帶j介音的聲母、韻母、聲調配合表

因為麼些人的聲調只有四個，所以我們在表上的聲韻配合格中，依上下的次序，排列四條平行橫線，最上一線，就叫它代表高平調，第二線中調，第三低平調，最下的一線就叫它代表那個比較不常用的升調。若在某一配合格中四條平行線都出現，這就表示那聲母和韻母的配合在四種聲調中都有出現，若缺少那一條橫線，依上下次序推算，就可以知道，在我們現時所獲得的資料中，聲韻的配合尚沒有這個聲調的紀錄。

A 單純聲母、韻母、聲調配合表。(插圖三十六)

從這一個圖表中，我們發現到麼些族的語言系統，共有下列七項特徵，還有十個地方需要較詳細的一點註釋，依照次序說明於下：

a. 七項配合的特徵

- (一) t, t', d, nd 諸聲母都不出現在 a, ar, ur, m 諸母之前。
- (二) ts, ts', dz, ndz 諸聲母都不出現在 ar, u, ur 之前。

(三) 聲母不出現在 a, ar, u, ur, w 母之前。

(四) t, t', d, nd, ts, ts', dz, ndz, s, z 諸聲母都不出現在 a, e, i, y, 諸韻母之前。

(五) t, t', d, nd 諸聲母都不出現在 u 之前。

(六) ts, ts', dz, ndz, ʔ, c, j 諸聲母都不出現在 a, e, ar, w, u, ur, y 諸韻母之前。

(七) k, k', g, ɣg, ŋ 諸聲母都不出現在 ar, ur, y 之前。

b. 單純聲母、韻母、聲調配合表上的十點註釋：

(一) [fur] 與 [far] 可以替換應用。

(二) [t'e] 與 [t'a] 可以替換應用。

(三) [za] 但乎是個漢語借字「讓」。

(四) [tʃa] 似乎是個漢語借字「甲」。

(五) [tʃ'y] 似乎是個漢語借字「去」。

(六) [tʃ'a] 似乎是個漢語借字「卡」。(＜))

(七) [wi] 是一個驚嘆詞。

(八) [ʔi] 是一個驚嘆詞，有「怕不可以吧?!」的意思。

(九) [ʔy] 與 [ʔo] 可以替換應用。

(十) [wa] 與 [we] 可以替換應用。

[由(一)–(九)在圖表上都有阿拉伯數字註出]

B 帶(W)介音的聲母、韻母、聲調配合表。

這個表上的幾點特徵和註釋。

- (一) [w] 及帶 [w] 介音的聲母都只出現在 [a]，[æ]，[e] 三個元音之前。
- (二) [w] 雖與 [ʌ] 配合，但 [wa] 與 [we] 可以替換應用。
- (三) [hwa] 似乎是個漢語借字「合」（合適的合）。
- 帶 [j] 介音的聲母、韻母、聲調配合表。

C
這個表上的幾點特徵：

- (一) [j] 及帶 [j] 的聲母都只出現在 æ, a, o, ʌ 四個元音之前。
- (二) [j] 的配合情況並不完全和那些帶 [j] 介音的聲母相當。[j] 並不出現在 [a] 元音之前，而 p_j, p'_j, b_j mb_j, m_j 則都在 [a] 元音之前有出現的紀錄。
- (三) [j] 出現在 [i] 元音之前，讀的擦音很重，而 p_j, p'_j, b_j mb_j, m_j 都不出現在 [i] 元音之前，而且這些介音 j 都讀得很輕。

關於音韻系統中的音標、音值描寫舉例和聲韻調配合表都已闡述如上，又由張現先生親自來寫了一篇詳細的英文提要，麼些人的語音系統可以說已有了初步的結論，希望這一點點貢獻能為大家增加些新資料，並誠摯地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教正。

依照慣例，在音系闡明之後，應該有故事或語言歌謠的紀錄來作實證，這個，我們願意提供下列兩項資料：

麼些經典譯註九種 中華叢書 臺灣臺北

麼些象形文字延壽經譯註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八期 臺灣南港
這兩項資料中共有十冊麼些經典的詳細記音，材料十分豐富，所以在這裏不再提供。

中華民國五十年四月十五日晚九時重抄畢 華府國會圖書館二八三號研究室中。

釋麗江木氏宗譜碑

——麼些族的歷史長糸——

在我國雲南省的西北部，有兩塊以漢文記非漢語的石碑：一塊在大理，即有名的詞寄山花碑（詠蒼洱境），記的是民家話，在西南邊疆第八期上已有學人加以解釋；另外一塊則在大理直北五日程的麗江，開頭用漢文記了一部份麼些語，下面就是麼些族木姓土司的譜系，這是一列脈絡聯貫體系簡明的麼些民族的歷史，還沒有見人專題研究，試在這裏作一詳細報導。

這塊石碑立在麗江縣東南十華里的木氏祖塋山上，地名叫做西林瓦。碑爲長方形，現有拓片在中央博物院，縱一百六十四·五公分，橫七十二·五公分。上端由右向左有「木氏歷代宗譜」六個大字，篆書（插圖三十八）。木是麼些族土司由明以來的賜姓，因爲這一支人是貴族，所以他們的歷史源流宗族譜系記得綿長清楚，我曾在麼些地區廣收他們各支系的譜牒，都沒有這麼久遠完整，所以拿木姓土司的譜系來作麼些民族歷史的間架實在是非常合適的。

在那六個篆字的下面，有一列字體比下端各列稍大，由右向左共列二十行，每行十二字，楷書。這就是我們所要解釋的非漢語部份，記的是麼些族歷代傳說的人類原始和遠古世系，是麼些歷史的起點，若不把這一部份譯釋清楚，那麼些民族的正史是無所稟承的。原來的碑文如下：

草古天能古草倅地能倅草羨

古甫古古甫古呂古古呂氣呂

古氣呂露呂古露呂陸點古一

點海娘丁海失海羨古海羨刺

羨古刺羨天羨古天羨從從天要

女弓都從從從羊娶天女當從

羊從交娶天女集從交交羨娶天

女阿均交羨比羨娶天女寬比

羨草羨娶天女為草羨里爲爲

送分三種人毒一千七百歲里

爲糯于娶吳女吳鍾毒糯于伴

普娶魏女親伴普享娶魏女寬

一千六于哥來娶魏女親思母

哥來秋娶魏女親鍾生四子

九十始祖葉古年年之前十一

代東漢爲越嚮詔年之後六代

改爲作國詔又定作縣改昆明

陞爲昆明總軍官傳至唐武德

時祖葉古年凡十七世六傳至

葉古年無考謹以秋陽爲始

秋陽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孟春月七日立

歲在壬寅

這一系列文字爲解釋方便可以區分爲三部份，由第一行至第五行算作第一部份，每句五字，是麼些傳說中的「人之初」的口訣，這是真正的非漢語部份，需要最詳細的釋譯注解。六行至十四行可以算作第二部份，這一部份大字都是麼些族遠古世系的祖先姓名，雙行夾注的小字都是他們的配偶名字和壽歲的紀錄等，這只需要加上些按語就夠了。下餘的是第三部份，已是通順的漢文，不煩註釋。

關於第一部份，因爲是以麼些語爲主幹，漢文不過是譯音，只有一小部份是譯意，所以我們便以用國際音標的記音爲主綱，將碑文及涵義等列爲一表（插圖三十八），使我們知道這一段詰屈聱牙無法卒讀的妙文，原來是一種「卵生觀」，在麼些族的古老傳說中，人類的原始竟是卵生，卵生於天，孵化於地，於「海子」中化育，遂成爲遠古人類。

關於第二部份的遠古世系，實在應該是起於第五行的下端五字，都是麼些族遠古祖先的姓名。在這部份中有幾點需要加上一點按語：首先就是第五行末尾的天羨從從，一來是由這一代起我們確有把握知道他是真正的人，因爲在傳說中或經典的記錄上都是如此，而且是自這一代起正式有了配偶。二來這一代麼些始祖的名字可能與宋史上「摩娑酋長蒙諸酋」有若干關聯，蒙即是天，蒙是對音，天是譯意，這兩個字實在是一而二者也。「羨」是麼些語中一個最常用調整音節的助詞，時常可以省略，「從從」和諸酋是同音而異譯更無問題，所以這裏的天羨從從和宋史上的蒙諸酋應該是有點關聯，只是不知道何以把年代乖錯到這種地步？是不是原爲探聽當時麼些酋長的名字，由於語言的誤會，麼些族人原原本本把

遠古史系相告，所以才形成了這種名字相同年代不合的奇特現象。

其次應附加按語的是第九行的草羨里爲爲，在這裏第二個「爲」字是一個區別詞，草羨里爲原有弟兄五人，這是良心最好的一個，末一字「爲」即是好的意思。這一代始祖在麼些傳說中大大有名，一來是在這一代中有「大洪水」，他是洪水滅世後碩果僅存的一人，二來是他的配偶原名青揮滿滿，在碑文上卻多出了一個「能」字，這關鍵很重要，由這裏使我們對碑文的形成如此模樣可以有所推測，這在最後將有詳細的說明。三來是生三子遂分三種人這句話應有較詳細的解釋，在麼些族的傳說中，草羨里爲不但是麼些人的始祖，而且他也是古宗人及民家人的祖先，在麼些象形文字的經典中說這位人類始祖自和天女結婚後，生了三個兒子，但是長大了都不會說話，求神問卜的結果，說是應該舉行祭天大典，行禮如儀之後，父親帶領着三個兒子到田地裏去玩，大兒子看見馬在吃蔓菁，就開口說了一句馬吃蔓菁的古宗話，遂成爲古宗人的始祖。二兒子說了一句馬吃蔓菁的麼些話，遂成爲麼些人的始祖。三兒子說了一句馬吃蔓菁的民家話，遂成爲民家人的始祖。大約那時麼些族的近鄰就是這兩族，所以就這樣編排了一個三族一家的故事。

最後一個應加按語的是第十四行的哥來秋，這是麼些族傳說和信史的銜接人物，值得我們費點筆墨來介紹。麼些族的遠古傳說雖夾雜不少神話，但世系的排列非常整齊，所以麼些族的巫師對他們的遠古世系也有他們一套的說法，他們把傳說中的始祖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代，以天羨從從爲上古時代的始祖，草羨里爲算是中古時代的始祖，而以哥來秋作爲近古時代的始祖，由這裏可以看出哥來秋這位人物繼往開來的重要性。由碑文上的記載說他生四子，分束、葉、買、何。這是現今還顯明存在着的麼些族四大支派。不過依照經文及巫師的背誦，我們知道它們的長幼次序應該改列成買、何、束、葉。在這裏不是無意的錯誤就是有意的顛倒，因爲到麗江來的麼些人多是束葉兩支，很可能就是因此而把自己的

支派列在前面。東這一支麼些人現在居住在麗江地面的多姓和，葉這一支是貴族，多姓木，這就是木姓土司的這一支。他們的始祖葉古年，還保留着他們是「葉」這一支的淵源。

第三部就由葉古年作爲中心人物，這裏已是通順的漢文，而且和漢人的年代並列參照，所以不煩轉達。

最上面這一系列文字解釋完成，下面該說明的卻是碑文中央的一行大字，文爲：「玉龍山皇腳陽伯那木氏壹世祖秋陽，正妻彌均習鼠，唐初改爲昆明，屬嵩州，高宗上元中，爲三旬總軍管。」這是由於在這一支人的心目中，秋陽才是他們可以考證的第一世始祖，所以在碑文中央大書特書。玉龍山是指麗江城北三十里的玉龍大雪山，皇腳可能是指玉龍山神山之腳下，陽伯那三字很費解，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釋。下面就是說木家始祖秋陽的配偶名稱和他的榮譽官銜，由於和漢文正史的年代可以細密對照比較，顯然的是入了信史時代。

一世祖秋陽居受香火正位，以下便是二三四世祖依次排列，排列的方法是雙數居左，單數在右，祖名在上，敘述史蹟的文字在下，每行十四字，楷書，視其史蹟之多少作行數的排列。這樣一共又書滿了五橫列，記載了四十一代的名姓，這才把這塊宗譜碑鐫完。

各代始祖都先敘述他的姓名，然後說明他當中國歷史的年代，再說他的功勳，最後列敘他的配偶和子女，簡潔扼要，很合適的把麼些族歷史大致輪廓給描畫了出來，這比詳細的木氏官譜和木氏宗譜都沒有這塊石碑來得扼要簡明，所以依照世代順序抄錄原文於下，就是一部麼些民族簡明的歷史長系：

貳世祖陽音都谷 唐元宗天寶中，南詔閣羅鳳叛唐，陷嵩州，谷爲先鋒，挾虜唐西瀘令鄭回有功，陞授總督元帥。正妻阿室阿揮。

叁世祖都谷刺具 天寶拾年南詔敗唐兵於西洱河，從征有功，繼父職。正妻阿室阿堯。

肆世祖刺具普蒙

唐德宗貞元元年，吏置麗江節度，爲節度使。正妻阿室懷女。

伍世祖普蒙普王

繼父職，貞元三年詣大理點蒼山廟，設酒斬吐蕃酋長。九年大破吐蕃。十年，斷

石門關，取十六城，俘其五王。功陞武勳公。正妻阿室節節。子魯祿。

陸世祖普王刺完

繼父職，爲武勳公。正妻阿室爲由，子呂能。

柒世祖刺完西內

繼父職爲武勳公。唐憲宗元和中改越嶲軍民總管。正妻阿室漢女。

捌世祖西內西可

唐文宗太和中，南詔寇唐蜀郡等，不復通唐。仍稱越嶲詔軍民總管。南詔亦不能

制，羈繫而已。妻阿室蒲彌。

玖世祖西可刺土

唐懿宗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有功，封越嶲詔武勳公。昭宗乾甯四年，楊登弒南

詔，遂罷公爲侯。昭宗光化元年復封爲武勳公。正妻阿室哥女。

拾世祖刺土俄均

繼父職。唐昭宗天復二年，鄭買纂蒙氏。僭號大長和國，遂不附鄭矣。正妻阿室

羨魯。生六子：牟具、牟□、牟吉、牟歹、牟來、牟通，各分部爲諸夷長。

拾壹世祖俄均牟具

繼武勳公。正妻阿室具。

拾貳世祖牟具牟西

宋眞宗中改爲武英侯。正妻阿室交。

拾叁世祖牟西牟嗟

宋仁宗至和中，更立摩娑詔大酋長。段氏雖盛，亦莫能有。正妻阿室阿寶。

拾肆世祖牟嗟牟樂

宋徽宗政和中繼大酋長。正妻阿室刺陸。

拾伍世祖牟樂牟保

與段氏正和稱大將軍。正妻阿刺陸。

拾陸世祖牟保阿琮

生七歲，不學而識文字。及長，推誠服衆，敦德化人，且制本方文字。諳禽獸

等語。善聞鳥思藏等界共戴爲生知聖人。正妻阿室丘，係羨陶□戟女。

拾柒世祖阿琮阿良

宋理宗寶祐元年，元世祖親征大理，良迎兵於金沙江口，功陞茶罕章宣慰司。

世祖至元中加授銀印，爲提調諸路統軍司。郡人阿室□，生胡、節、耐。

拾捌世祖阿良阿胡 繼襲元帥之職。誥命授中奉大夫護軍宣慰司。郡人阿室刺母。生子烈，庶生子吉。

拾玖世祖阿胡阿烈 襲父職。順帝至元十三年改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誥命授中太大夫輕車都尉（尉）總管府，十一年授弟吉巨甸軍民管安撫司。郡人阿室蒙，生甲。

貳拾世祖阿烈阿甲 順帝至元二十一年罷府置宣撫司。誥命授朝請大騎都尉（尉）上州尹知州。加正三品。恭人生得、佉、牙、見。庶生從、歹、昌。上二十一代塋窆，倅在玉龍山中。

霖按：以上二十代塋窆，所謂倅在玉龍山中者，可能皆從麼些習俗火葬，因無墳塋，故托詞云在玉龍大雪山中。

廿壹世祖阿甲阿得 諱木得，字自然，號恒忠。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得率衆首先歸附進貢。

欽賜以木姓。世襲土官知府職，並授中順大夫。恭人生初、□、□。次妻生□。霖按：在這裏可以看出木姓土司已在急遽地漢化，一是已有了姓，二是已學漢人樣的有了字和號，三是從此有了墳墓，這也可能是受了漢人土葬的影響。

廿貳世祖阿得阿初 諱木初，字啓元，號如春。襲父職。未襲授中順大夫，爲千夫長，擒獲叛賊克勝，頒給印信，授中憲大夫。恭人生七子土、根、戟、迦、均、興、惠。庶生司、祿、都、希。

廿叁世祖阿初阿土 諱木土，字養民。襲父職。永樂十七年赴京進貢，賞賜鈔綵緞表裏，贈太中大夫參政職銜。淑人生七子：地、仲、義、昌、恕、苴、暉。次妻阿室圓。

甘肆世祖阿土阿地 諱木森字生蒙，號大林。正統十三年從沐公征進麓川緬寇。生擒斬首無數。奏聞授太中大夫，資右少尹，雲南布政司職事。淑人生赤、日、那、他女。

霖按：由這一代土司起，木家的當政者便有了兩種名字：一是「父子聯名」用的「家名」如阿土阿地。一是模仿漢人起的「學名」，如木森。

甘伍世祖阿地阿寺 諱木嶽，字唯高。襲父職。景泰三年番寇侵擾，率兵追擊有功，授太中大夫。誥封恭人，生四子：牙、的、住、寶。次妻生二子：束、俗。庶生吉、沙、祿、他、見、樂、的（？）。

甘陸世祖阿寺阿牙 諱木泰，字本安，號介聖。素慧，不學識先祖所制本方文字。成化二十一年番寇侵犯，領兵追襲有功。誥命授太中大夫。淑人阿室卷（？），生秋、鐘、予、連。

甘柒世祖阿牙阿秋 諱木定，字靜之。襲父職。正德三年至嘉靖元年得勝無數，奏聞授中憲大夫。誥封恭人生三子：公、山、琮。繼妻阿室井生四子：陸、道、戟、從。

甘捌世祖阿秋阿公 諱木公，字恕卿，號雪山。嘉靖六年得勝鹽井、天生、忠甸等寨。征南將軍沐公奏聞，嘉錫輯甯邊境四字，授中憲大夫。恭人生目，次妻生價、退。

甘玖世祖阿公阿目 諱木高，字守貞。都院工部劄付三品文職，移咨吏部題實授，赴京進貢欽賞實授三品。曰誠心報國。割股奉親。恭事左氏，生二子：都、春。

參拾世祖阿目阿都 諱木東，字震陽，號文富。隆慶六年差人赴京進貢。刺賜西北藩籬四字。授中憲大夫，世襲土官知府職事。恭人左氏生勝、成、先，繼妻順甯府女。

參拾壹世祖阿都阿勝 諱木旺，字萬春，號玉龍。征緬助餉。廿二緬寇永騰，往退有功，授通奉大

太布政使職銜。恭人羅氏，生宅、□、桂。

叁拾貳世祖阿勝阿宅 諱木青，字長春。襲父職。未襲之先，雲龍力蘇作耗，領兵進征，殺退有功。五年順甯太候州逆叛，助餉。封通奉太布政使職銜。太人羅氏，生寺。

叁拾叁世祖阿宅阿寺 諱木增，字長卿，號生白。襲父職。天啓二年□□雲南布政使左參政。崇禎元年誥授通奉太，陞廣西布政使，司左布政。十三年陞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加太僕寺正卿職銜。太人生春、先、保、仁。（參看圖版四）

叁拾肆世祖阿寺阿春 諱木懿，字崑崙。襲父職。崇禎十年差人進貢，授中憲太，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銜。大清順治十六年 太師□□殄除流寇，爭先投誠鳴訴，欺賜劄付一道，府印一顆，仍襲知府之職，二品。淑人生峙、□、梅、檉。

叁拾伍世祖木檉 字玉清，懿之四子。康熙八年，卜居東□，時吳逆（指吳三桂）□□令懿連結吐蕃，懿潔守不從。吳逆遂誣懿以私通吐蕃，拏赴省城囚禁。令馬賊由麗江進吐蕃以爲外援。檉領土兵□引路出浪滄江邊，擒殺馬賊於洛曹。蒙雲貴總督范 具題省釋，授檉千太長。正妻子氏，生木檉少亡，次松。

霖按：由這一代起脫離長子嫡傳系統，因爲這塊石碑不是長房立的，從此與麗江城中木土司家藏的木氏宗譜逐漸分歧。

叁拾陸世祖木公諱松 字翠林，溪之次子。例授登仕郎。正妻字氏，生木永誅生、潤、天培、生長德。

叁拾柒世祖木公諱潤 字□□，松之次子，郡庠生。正妻和氏□□生爲州，庠生，少亡。次爲楫，庠生。三爲□_少亡。四爲梅，庠生。妻牟氏，生景榮，俱庠生。

海羨刺羨古……變成了刺羨天羨

丙 上古時代

天羨從從——從從從羊——從羊從交——從交交羨——交羨比羨——比羨草羨——

丁 中古時代

草羨里爲爲（生三子，長子古宗族，次子麼些族，三子民家族）——里爲孺于（麼些族之始祖）——孺于伴普——伴普于——于哥來——

戊 近古時代

哥來秋（生四子，即現今麼些族賈、何、東、葉、四大支派之始祖）——（十七傳）葉古年……唐高祖武德——（六傳）

己 信史時代（所列公元年代，暫以碑文所載之資料爲限）

秋 陽……唐高宗上元 (A.D. 674)

秋陽都谷……唐玄宗天寶 (743—755)

都谷刺具

刺具普蒙……唐德宗貞元 (785)

普蒙普王……唐德宗貞元 (787—804)

普王刺完

刺完西內……唐憲宗元和 (806—820)

西內西可……唐文宗太和 (827—835)

- 西可刺土……唐懿宗咸通 (863)
- 刺土俄均……唐昭宗天復 (902)
- 俄均牟具
- 牟具牟西……宋眞宗 (998—1022)
- 牟西牟磴……宋仁宗至和 (1054)
- 牟磴牟樂……宋徽宗政和 (1111)
- 牟樂牟保
- 牟保阿琮
- 阿琮阿良……宋理宗寶祐 (1253)
- 阿良阿胡
- 阿胡阿烈……元順帝至元 (1353)
- 阿烈阿申……元順帝至元 (1361)
- 阿甲阿得 (木得)……明太祖洪武 (1382)
- 阿得阿初 (木初)
- 阿初阿土 (木土)……明成祖永樂 (1419)
- 阿土阿地 (木森)……明英宗正統 (1448)
- 阿地阿寺 (木嶽)……明代宗景泰 (1452)
- 阿地阿牙 (木泰)……明憲宗成化 (1485)
- 阿牙阿秋 (木定)……明武宗正德 (1508—1524)

阿秋阿公（木公）……明世宗嘉靖（1527）

阿公阿目（木高）

阿目阿都（木東）……明穆宗隆慶（1572）

阿都阿勝（木旺）

阿勝阿宅（木青）

阿宅阿寺（木增）……明惠宗天啓（1622）

阿寺阿春（木懿）……明思宗崇禎（1637）

木樸（懿四子）……清聖祖康熙（1669）

木松（樸次子）

木潤（松次子）

木爲楫（潤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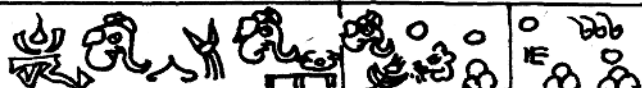
木仁（爲楫四子）

木載陽

木裴木敏等……清宣宗道光（1842）

這一系列長系建立完畢，使我們感覺到這塊石碑上的記載，脈絡連貫，系統簡明，簡直就是麼些族歷史的一個「提要」，這對我們研究麼些民族或其他民族作比較研究時是很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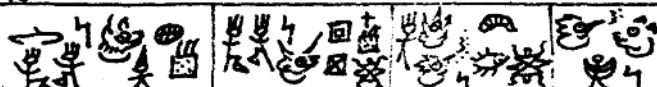
我們若進一步追究爲什麼些民族的史系如此綿遠而銜接，那就不能不歸功於「父子連名」這項文化特徵的效用，我們看這套史系由洪荒時代起，父親的名字末尾，就是兒子名字的開頭，這樣一路連環扣套下去，使記憶背誦起來都非常方便，而且又不容易乖錯，這實在是這套史系能井然有序至今不亂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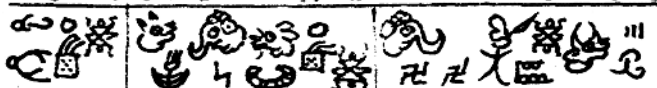
草古天能古 草倭地能倭 草義古滿古 補古呂古 古呂呂古 古呂呂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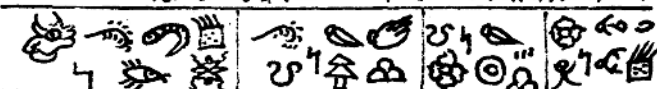
露呂陸古 一點端娘丁 海失海義古 海義刺義古 刺義天義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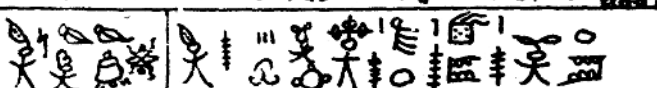
天義從從娶可都母書 從從從手娶當青書 從從手娶集集書 交義比義



娶完初禾書 由義草義娶為揮來書 草義里為為娶青揮滿滿 生三子



里為梯 娶吳女吳鐘 梯手伴娶義地刺書 伴書手娶初禾書 手娶



母交從娶義女吳鐘 生四子：分來苗集娶買賣何古四支

(霖燦集 碑文而經文上之支名頗有出入)

大原因。

關於麼些和保儼的父子連名制，我國學人已有許多重要的論著貢獻，在這裏由於碑文前段的譯釋，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資料，因為在「洪水」之前的世系。也呈現父子連名的特徵，而日銜接到「卵生觀」的「人之初」，形成了一套極其完整有始有終的最好標本。

我們若再深入追問為什麼會有這麼一段漢文記麼些語的妙文？依我現在所得的資料來推究，這分明是麼些族的巫師和漢文師爺的合作成品。這塊石碑是清代道光年間立的，但早在明代中葉這套妙文即已形成，因為在木氏宗譜及木氏宦譜都是以這段妙文開始，那時間要比道光早得多。

明代初年之後，麼些族的木土司逐漸漢化，於是乎就有了世代譜系之作，在這之前，譜系是有的，那是藏在巫師的肚皮中，我曾在麼些族的左所土司家招來他的御用「多巴」聽他一口氣背了三十六代的土司老爺的家譜，麗江木土司家至今還有這麼一位御用「多巴」。想當初木家的譜系就裝在他們的肚皮中。要把這套肚皮裏的譜系搬到紙面上用漢文來紀錄，於是這責任自然就落在巫師同漢文師爺的肩上，御用的巫師尊重自己的傳統，一說譜系，不但得「盤古氏闢天地」，而且一定得將人類的胚胎發芽都「盤根根」地敘述個明白。無如這一段人之初恍兮惚兮實在不容易說得明白，如「草羨古甫古」一句，據我所知就說三種法，這就使漢文師爺無法下筆，但巫師又持之甚力，非從此開始不可，於是無奈才想到這用漢文記麼些音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於是大部份是漢文紀錄的一系譜牒，開頭卻有了這一段「麼漢合璧」的奇文。

有兩點很顯然的「癥狀」支持我這項假說的成立：一是在這一段對音譯成的文字內，有「天、地、露、陸、點、海」幾個字是特用意譯，讀時需仍作麼些「lu, dy……」，這幾個音綴正是漢語中所缺乏的，很明白地是漢文師技窮，於是只好徵得巫師同意改走偏鋒，不然不能如此巧合，我們正可由此想

見當日的「磋商維艱。」

另外一點是草羨里爲的娶天女青揮蒲滿「能」，能在麼些語中是助詞 ne ，意思是青揮蒲滿她呢，在這裏卻譯成了天女的名字，可知這正是雙方對譯，在細微地方不容易合拍節，所以才有這種破綻遺留了下來。若叫一位精通漢文的麼些巫師或精通麼些經文的漢文師爺獨主其事，那依理是不會有這種不合榫轍的現象發生的。可見那時一方面土司渴慕漢化，又一方面卻找不出精通雙方語文的全才。我們由這裏溯想當日兩方面譯述維艱的窘態真是歷歷如在目前。

更有趣味的是這段合璧文字在現在許多象形文的麼些經典中依然存在，在這裏依手邊現有的「一冊『民歌』抄錄下來加注漢文於側，以作比較，並作餘味盎然的」一個結束（插圖四十）。「並請參看圖版三之圖表」

雲南麗江魯甸區麼些族的親屬稱謂

一、引言

麼些族自稱「拿喜」(na³ci³)，漢人叫他們麼些(mo-so)，是分佈在我國雲南省西北部的一支邊胞。現在居住的地區以麗江縣及永寧土司地爲兩大中心，圍繞着玉龍雪山的金沙江邊都有這一族人在居住。

這一族人以使用着象形與標音兩種文字而聞名於世，我們亦是由文字的探討進而研究語言時才注意到親屬稱謂的整理。民國三十二年我們由麗江回到四川李莊中央博物院的時候，李濟之先生便囑咐我們注意這個問題；三十四年芮逸夫先生寫出了他的苗語釋親，（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六同別錄下）進一步想以全國各民族的親屬稱謂來作比較研究，便一再鼓勵我們把麼些族的親屬稱謂整理出來。我們便依照着芮先生的規模寫出了這篇文章，給麼些族的文化研究增加一些新的資料。——這件工作承李濟之先生提示於先，芮逸夫先生一再指導鼓勵於後，一併在此誌謝。

這篇論文的資料是由和才供給的，他是麗江西北魯甸壩阿時主下村的麼些人，所以這篇文章便以雲南麗江魯甸區麼些族的親屬稱謂爲名，因爲其他地區麼些人的親屬稱謂是與比不相同的。

爲了學習麼些經典，我們曾在阿時主中村住了八個月，知道這一帶的麼些人都是用的這套親屬稱謂。又由於婚姻親戚的關係，我們有把握的知道魯甸南面的打米杵村、巨甸的巴甸村，以及維西縣的培德

戈村所用的親屬稱謂也與此相同。和才所隸屬的這支麼些人是由麗江縣南山區遷來的，移居魯甸尚不足五代，和南山區的本支族人時相往還，所以根據和才本人的意見，麗江南山區的麼些人亦是用的這套稱謂。這是這套親屬稱謂地理分佈的大概。

據我們在全部麼些地區調查的結果，知道這套親屬稱謂是全麼些族中最豐密最複雜的。永寧一帶的麼些人到現在還是一種母系的社會，家族世系，母女相傳，父系一黨的親屬稱謂根本不存在。女兒不出外嫁人，男子不獨立門戶，所以姻親一系的親屬也不成立，因此永寧一帶麼些人的親屬應該是最簡單的一套。其他地區內的麼些人則大半都是所謂的「奉祀三代」，祖父母以上就捨棄不再追記，所以祖父母以上的稱謂無從成立，加上本身以下可見兩代人，那五代輩份的親屬稱謂便已足用，比起這裏的九代稱謂仍相差不少。永寧麼些人母系社會的親屬稱謂在大陸雜誌一卷四期上已有初步報導，在這裏再把魯甸區麼些人的這套最複雜的親屬稱謂加以敘述，以供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專家學者比較研究。

經我們排比整理的結果，魯甸區麼些族人的親屬稱謂可以區分為四個系統，分別排列在下面四張表上：

(一) 父方血親表這張表最重要，是全部麼些族親屬稱謂的骨幹，說明男女稱謂人如何稱呼自己父系一方的親屬。

(二) 母方血親表這是指男女稱謂人對母系一方的親屬稱謂。

(三) 妻族父方姻親表這是指男性稱謂人對妻子家中人（妻黨）的一套親屬稱謂。

(四) 夫族父方姻親表這是指女性稱謂人對丈夫家中人（夫黨）的一套親屬稱謂。

在這四張表上，以長方形的框格來表示男性，稱謂就寫在框格中間。以八角方形來表示女性。以雙橫線表示配偶關係在，橫線的兩端即是夫妻。以單垂直線表示嗣系關係，以橫長線——表示平輩關

係。此外在每一個麼些稱謂之下編有號碼及附有漢人之親屬稱謂。號碼依稱謂的尊卑、親疏、長幼編排，在下一節解釋時就以這號碼的小大爲順序。漢文親屬名稱則告訴我們框格中的麼些稱謂和漢人的那些稱謂相當。

二、釋四個表上的親屬稱謂

第(一)表 父方血親的親屬稱謂

I、高祖輩	
1. 曾祖父之父爲 ʒe-ɪ k'a]	(高祖父)
2. 曾祖父之母爲 ʒe-ɪ ja]	(高祖母)
II、曾祖輩	
3. 祖父之父爲 ʒe-ɪ mo]	(曾祖父)
4. 祖父之母爲 ʒe-ɪ mo] dzu-ɪ	(曾祖母)
III、祖輩	
5. 父之父爲 ʒe-ɪ p'u-ɪ	(祖父)
6. 父之母爲 ʒe-ɪ dzu-ɪ	(祖母)
IV、父輩	
7. 父爲 ʒe-ɪ ba-ɪ	(父)

霖按 在經典中稱父親爲 *ʔe ɿ suŋ*

8. 母爲 *ʔe ɿ me ɿ* (母)

9. 父之兄爲 *ʔe ɿ bo ɿ quŋ* (伯父)

10. 伯父之妻爲 *ʔe ɿ quŋ* (伯母)

霖按 *qu* 之原意爲大。

11. 父之弟爲 *ʔe ɿ bo ɿ tɕi ɿ* (叔父)

12. 叔父之妻爲 *ʔe ɿ tɕi ɿ* (叔母)

霖按 *tɕi* 之原意爲小。所以 *ʔe bo* 是父之兄弟的通稱，加上 *quŋ*, *tɕi ɿ* 以分大小。伯母叔母亦顯然是由大小而得名。

13. 父之姊妹爲 *ʔe ɿ ɸi ɿ* (姑母)

14. 姑母之夫爲 *ʔe ɿ gu ɿ* (姑父)

V、平 輩

15. 夫爲 *ja ɿ kae ɿ zu ɿ* (夫)

16. 妻爲 *ɸi ɿ nu ɿ* (妻)

霖按 妻亦可稱 *tɕ'ur ɿ me ɿ*，或在丈夫稱謂後面加一 *ɕi* (人) 字。如稱兄之妻共可有三種稱法：一、*ʔe bu ɸi ɿ nu ɿ*，二、*ʔe bu ɕi ɿ ɿ*，三、*ʔe ɿ bu ɿ tɕ'ur ɿ me ɿ*。

17. 兄爲 *ʔe ɿ bu ɿ* (兄)

18. 兄之妻爲 *me ɿ tɕ' i quŋ ɿ* (嫂)

霖按 上列是以兄爲本位，此以嫂爲本位。

19. 弟爲 *gum - zum* (弟)

霖按 兄弟合稱 *bu* *zum*。

20. 弟之妻爲 *me - tɕ 'i - tɕi'* (弟婦)

霖按 嫂及弟婦通稱 *me - tɕ 'i - tɕi*。 *qum, tɕi* 是大小意思，*me* 是女性通稱，*tɕi* 的意思是「賣」。

21. 姊爲 *me* *me* (姊)

22. 姊之夫爲 *me* *me* *mo* *u* (姊夫)

23. 妹爲 *go - me* (妹)

霖按 姊妹合稱曰 *me* *he*。

24. 妹之夫爲 *go - me - mo* *u* (妹夫)

25. 父之姊妹之子爲 *lo - pjæ - t* (表兄弟)

26. 表兄弟之妻爲 *lo - tɕ pjæ - tɕi - t* (表嫂，表弟婦)

霖按 *qɪ* 可改爲 *i nu* 及 *tɕ'ur me* 說見前。

27. 父之姊妹之女爲 *lo - tɕ pjæ - t* (表姊妹)

28. 表姊妹之夫爲 *lo - tɕ pjæ - mo* *u* (表姊妹夫)

VI、子 輩

29. 子爲 *zo - t* (子)

30. 子之妻爲 *tɕ'ur - t me - t* (子婦，媳)

31. 女爲 *mi* (女)

32 女之夫爲 mo] w- (婿)

33 兄弟之子爲 dze- w- (姪男)

34 姪男之妻爲 dze- w- tɕ'ur- me- (姪婦)

35 姪按 稱 dze- w- tɕ'i- nu] 或 ,dze- w- tɕ'i 均可。

36 兄弟之女爲 dze- me- (姪女)

37 姪女之夫爲 dze- me- mo] w- (姪婿)

38 姊妹之子爲 by] dze- w- (外甥男)

姪按 by] 爲外的意思。

39 外甥男之妻 by] dze- w- tɕ'i- (外甥婦)

姪按 tɕ'i 可改爲 tɕ'i nu] 或 tɕ'ur- me- 說見前，後不贅。

40 姊妹之女爲 ,by] dze- me- (外甥女)

41 外甥女之夫爲 by] dze- me- mo] w- (外甥婿)

42 表兄弟之子爲 lo- tɕ'ja- dze- w- (表姪男)

43 表姪男之妻爲 lo- tɕ'ja- dze- w- tɕ'i- (表姪婦)

44 表兄弟之女爲 lo- tɕ'ja- dze- me- (表姪女)

45 表姪女之夫爲 lo- tɕ'ja- dze- me- mo] w- (表姪婿)

Ⅶ、孫 輩

46 子之子爲 ru- tɕ'bu- (孫男)

47 孫之妻爲 ru bu tɕ'i nu] (孫婦)

47. 子之女爲 ru┒ me┒ (孫女)
 48. 孫女之夫爲 ru┒ me┒ mo┒ w┒ (孫婿)
 49. 女之子爲 by┒ ru┒ bu┒ (外孫男)
 50. 外孫男之妻爲 by┒ ru┒ bu┒ ɣi┒ nu┒ (外孫婦)
 51. 女之女爲 by┒ ru┒ me┒ (外孫女)
 52. 外孫女之夫爲 by┒ ru┒ me┒ mo┒ w┒ (外孫婿)

Ⅷ、曾孫輩

53. 孫之子爲 ru┒ bu┒ (曾孫男)
 54. 曾孫男之妻 ru┒ bu┒ ci┒ (曾孫婦)
 55. 孫之女爲 ru┒ me┒ (曾孫女)
 56. 曾孫女之夫爲 ru┒ me┒ mo┒ w┒ (曾孫婿)

Ⅸ、玄孫輩

57. 曾孫之子爲 ru┒ bu┒ zo┒ (玄孫男)
 58. 玄孫男之妻爲 ru┒ bu┒ zo┒ ci┒ (玄孫婦)
 59. 曾孫之女爲 ru┒ bu┒ mi┒ (玄孫女)
 60. 玄孫女之夫爲 ru┒ bu┒ mi┒ mo┒ w┒ (玄孫婿)

第(二)表 母方血親的親屬稱謂

I、高祖輩

1. 外曾祖父之父爲 by] ʒe- k'a] (外高祖父)

2. 外高祖父之妻爲 by] ʒe- i'a] (外高祖母)

II、曾祖輩

3. 外祖父之父爲 by] ʒe- mo] (外曾祖父)

4. 外曾祖父之妻爲 by] ʒe- mo] dzu- (外曾祖母)

III、祖輩

5. 母之父爲 by] ʒe- p'u- (外祖父)

6. 母之母爲 by] ʒe- dzu- (外祖母)

霖按 以上各稱謂皆與第(二)表者相同，不過多一 by] 字，這是麼些語「外」的意思。

7. 外祖父之姊妹爲 by] ʒe- dzu-。

8. 外祖父姊妹之夫爲 by] ʒe- p'u-

IV、母輩

9. 母爲 ʒe- ma- (母)

10. 母之兄爲 ʒe- gu- q'u] (大舅父)

11. 大舅父之妻爲 ʒe- q'u] (大舅母)

12. 母之弟爲 ʒe- gu- tɕi] (小舅父)

13. 母之弟之妻爲 ʒe- tɕi] (小舅母)

14. 母之姊爲 ʒe- q'u], (ʒe- me- q'u]) (大姨母)

15. 大姨母之夫爲 ʒe gu (姨夫)

16. 母之妹爲 ʔe-t tɕi] (ʔe-t me-t tɕi] (小姨母)

17. 小姨母之夫爲 ʔe-t gu-t (姨父)

18. 外祖父姊妹之子爲 ʔe-t gu-t lo-t pjæ-t。

19. 外祖父姊妹之子婦爲 ʔe] tɕi] lo-t pjæ-t。

20. 外祖父姊妹之女(大)爲 ʔe-t gu-t lo-t pjæ-t me] me]。

21. 其夫爲 ʔe-t gu-t lo-t pjæ-t me] me] u-t。

22. 外祖父姊妹之女(小)爲 ʔe-t gu-t lo-t pjæ-t go-t me-t。

23. 其夫爲 ʔe-t gu-t lo-t pjæ-t go-t me-t mo] u-t。

V、平 輩

24. 舅父之子大者爲 lo-t pjæ-t ʔo] bu-t (表兄)

25. 表兄之妻爲 lo-t pjæ-t ʔe] bu-t ɕi-t (表嫂)

26. 舅父之子小者爲 lo-t pjæ-t gu-t zu-t (表弟)

27. 表弟之妻爲 lo-t pjæ-t gu-t zu-t ɕi-t (表弟婦)

28. 舅父之女大者爲 lo-t pjæ-t me] me-t (表姊)

29. 表姊之夫爲 lo-t pjæ-t me] me-t mo] u-t (表姊夫)

30. 舅父之女小者爲 lo-t pjæ-t go-t me-t (表妹)

31. 表妹之夫爲 lo-t pjæ-t go-t me-t mo] u-t (表妹夫)

32. 姨母之子爲 lo-t pjæ-t (姨表兄弟)

33. 姨表兄弟之妻爲 lo-t pjæ-t ʔbi-t nu] (姨表兄弟婦)

VI、子

- 34 姨母之女爲 lo-t pja-t (姨表姊妹)
35 姨表姊妹之夫爲 lo-t pja-t mo-l w-t (姨表姊妹夫)

VII、孫

- 36 表兄弟之子爲 lo-t pja-t dze-t w-t (表姪男)
37 表姪男之妻爲 lo-t pja-t dze-t w-t ci-t (表姪婦)
38 表兄弟之女爲 lo-t pja-t dze-t me-t (表姪女)
39 表姪女之夫爲 lo-t pja-t dze-t me-t mo-l w-t (表姪婿)
40 姨表兄弟之子爲 lo-t pja-t dze-t w-t (表甥男)
41 表甥男之妻爲 lo-t pja-t dze-t w-t ci-t (表甥婦)
42 姨表兄弟之女爲 lo-t pja-t dze-t me-t (表甥女)
43 表甥女之夫爲 lo-t pja-t dze-t me-t me-l w-t (表甥婿)

44 表姪男之子爲 lo-t pja-t ru-t bu-t (表孫男)
45 表孫男之妻爲 lo-t pja-t ru-t bu-t ci-t (表孫婦)
46 表甥男之子爲 lo-t pja-t ru-t bu-t (表外孫男)
47 表外孫男之妻爲 lo-t pja-t ru-t bu-t ci-t (表外孫婦)

霖按 以下尙可有曾孫玄孫二輩，因爲不常用，所以沒有列入表內。用時可參照第(一)表這兩輩的稱謂，只在稱謂前加上 lo-t pja-t 的區別詞即可。如 lo-t pja-t ru-t bu-t 等。

妻族父方姻親的親屬稱謂，

（丈夫稱呼妻子家中的一套親屬稱謂）

一、高祖輩

- | | | | |
|----|--------|---------------------|--------|
| 1. | 妻之高祖父爲 | [o] p'e 1 2e 1 ɕ'a] | (岳高祖父) |
| 2. | 妻之高祖母爲 | [o] p'e 1 2e 1 ja] | (岳高祖母) |

II、曾祖輩

3. 妻之曾祖父爲 [o] p'e-t ze-t mo] (岳曾祖父)
4. 妻之曾祖母爲 [o] p'e-t ze-t mo] dzu-t (岳曾祖母)

三、祖輩

5. 妻之祖父爲 jo] p'e-t ze-t p'u-t (岳祖父)
6. 妻之祖母爲 jo] p'e-t ze-t dzu-t (岳祖母)

IV、父輩

- 以上六稱謂皆與第(一)表同，唯在稱謂前加 jo p'e (岳) 以示區別。

- | | | | |
|-----|--------|------------------------------|-------|
| 11. | 岳父之弟爲 | ɣe - ɣu - ɔ - jo p'e - tɕi | (叔岳父) |
| 10. | 伯岳父之妻爲 | ɣe - ɣu - ɔ - jo me - tɕu | (伯岳母) |
| 9. | 岳父之兄爲 | ɣe - ɣu - ɔ - jo p'e - tɕu | (伯岳父) |
| 8. | 妻之母爲 | jo me - tɕu | (岳母) |
| 7. | 妻之父爲 | jo p'e - tɕu | (岳父) |

V、平 輩

- 12 叔岳父之妻爲 ʒe-t gu-t jo me-t tɕi] (叔岳母)
- 13 岳父之姊爲 ʒe-t gu-t jo me-t qw] (姑岳母) (大)
- 14 岳父之姊夫爲 ʒe-t gu-t jo p'e-t qw] (姑岳父) (大)
- 15 岳父之妹爲 ʒe-t gu-t jo me-t tɕi] (姑岳母) (小)
- 16 岳父之妹夫爲 ʒe-t gu-t jo p'e-t tɕi] (姑岳父) (小)
- 17 妻爲 ʒi-t nu-t (妻)
- 18 本身爲 o-t (此爲男性稱謂人本身，不屬於妻黨)
- 19 妻之兄弟爲 jo p'e-t zo-t (舅兄弟)
- 20 舅兄弟之妻爲 jo p'e-t zo-t ɕi-t (舅嫂，舅弟婦)
- 21 霖按 舅兄弟及其配偶亦可加 qw, tɕi 以區別大小。
- 22 妻之姊爲 jo p'e-t mi] qw] (姨姊)
- 23 妻姊之夫爲 jo p'e-t mi] qm] mo] w-t (姨姊夫)
- 24 妻之妹爲 jo p'e-t mi] tɕil (姨妹)
- 25 姨妹之夫爲 jo p'e-t mi] tɕi mo] w-t (姨妹夫)
- 26 岳父兄弟之子爲 ʒe-t gu-t jo p'e-t zo-t
- 27 岳父兄弟之子婦爲 ʒe-t gu-t jo p'e-t zo-t ɕi-t
- 28 岳父兄弟之女爲 ʒe-t gu-t jo p'e-t mi] 其夫爲 ʒe-t gu-t jo p'e-t mi] mo] w-t

29 岳父之姊之子爲 lo 一 pjae 一 (表兄弟)

30 其妻爲 lo 一 pjae 一 ɲi 一 nu 一 (表兄弟婦)

31 岳父之姊之女爲 lo 一 pjae 一 (表姨姊妹)

32 表姨姊妹之夫爲 lo 一 pjae 一 mo 一 u 一 (表姨姊妹夫)

VI、子輩

33 舅兄弟之子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dze 一 u 一 (內姪男)

34 內姪男之妻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dze 一 u 一 ɲi 一 nu 一 (內姪婦)

35 舅兄弟之女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dzo 一 me 一 (內姪女)

36 內姪女之夫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dze 一 me 一 mo 一 u 一 (內姪夫)

37 姨姊妹之子爲 jo 一 me 一 mi 一 tso 一 dze 一 u 一 (姨甥男)

38 姨甥男之妻爲 jo 一 me 一 mi 一 tso 一 dze 一 u 一 ɲi 一 nu 一 (姨甥婦)

39 姨姊妹之女爲 jo 一 me 一 mi 一 tso 一 dze 一 me 一 (姨甥女)

40 姨甥女之夫爲 jo 一 me 一 mi 一 tso 一 dze 一 me 一 ɲi 一 nu 一 (姨甥婿)

VII、孫輩

41 內姪男之子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ru 一 bu 一 (內孫)

42 內孫之妻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ru 一 bu 一 ɣi 一 (內孫婦)

43 內姪男之女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ru 一 me 一 (內孫女)

44 內孫女之夫爲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ru 一 me 一 mo 一 u 一 (內孫婿)

霖按 jo 一 p'e 一 zo 一 tso 一 是岳家男方的意思。

jo] me-t mj] tso-t 是岳家女方的意思。

此表下面亦可有曾孫玄孫二輩，稱謂與第(一)表者相同，只加上“jo p'e zo tso”區別詞即可。

第四表 夫族父方姻親的親屬稱謂

這是妻子嫁到丈夫家中對丈夫家人的一套親屬稱謂。這一套稱謂從表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是分作兩部份：甲、凡是尊輩的稱謂都與第(三)表上的（夫稱妻族尊輩者）相同。因為夫妻是一種平等的組合，所以對彼此尊輩的稱謂可以一樣，這有點像英、美稱謂中的 Father-in-law, mother-in-law。乙、對於卑輩的親屬稱謂都和第(一)表父方血親的稱謂相同，這是由於妻子來到了婆家，已成為丈夫家中的一員，稱呼卑輩的親屬自然與丈夫相同。

由於上面所說的理由，所以這第四表上稱謂的號碼

1—12 相同於第(三)表的 1—16。

霖按 第(三)表因區分大小，遂多出四個號碼。

13—14 一個是當事人，一個是當事人之配偶。

21—24 相當於第(三)表的 29—32。

25—28 相當於第(一)表的 33—36。

29—32 相當於第(一)表的 37—40。

33—48 相當於第(一)表的 45—60。

在這裏只有15—20這六個號碼（都是平輩的稱謂）需要提出來加以解釋：

15. 夫之兄爲 *hy] w- t qw]* (伯子)
16. 伯子之妻爲 *me- t tci' qw]* (姆姆)
17. 夫之弟爲 *hy] w- t tci]* (叔子)
18. 叔子之妻爲 *me- t tci' t tci]* (孀孀)
19. 夫之姊妹爲 *hwa] me- t* (姑子)
20. 姑子之夫爲 *hwa] me- t mo] w- t* (姑夫)

上面這六個稱謂裏，*qw, tci* 是區別大小的，*me- t tci' t* 則在第(一)表上已有，所以嚴格地說，只有 *hy] w- t* 同 *hwa] me- t* 這兩個稱謂才是本表所特有的，相當於漢人所謂的大伯子小叔子和大姑子，小姑子。

妻稱夫族的這一套稱謂還有一項特點，就是敘述時用表上列的這一套稱謂，而當面稱呼時多半是隨着丈夫對自家人的稱法，如 *jo] p'e- t* (公)多直呼 *ze- t ba- t* (父)，*jo] me- t* (婆)多直呼 *ze- t me- t* (母)……這就和第(一)表完全相同了。

三、餘 論

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原只在貢獻這批親屬稱謂的資料，但在排比這批資料時，有幾點現象自然呈現，順便把它彙集在這裏加以敘述，作爲紀錄這些親屬稱謂的餘論：

一、由親屬稱謂上可以看出麼些族有買賣婚姻之遺留。

在第(一)表第18 20兩號稱謂都是 *me- t tci' t*, (*qw]*, *tci' t* 是大小區別詞)相當於漢人的嫂嫂同

弟婦，他們都是從族外進入家庭中的女性人員。*ne* 是女性的意思，*ts'i* 的意思是「賣」，合起來的解釋就是「賣出去的女人」。——由於此遂使我想這可能是一種買賣婚姻的遺留，因而向他們的語言及象形文經典上去尋求旁證。

立刻我就在語言上找到了一項證據，麼些人叫「娶妻」爲 *mi' ha, mi'* 是女孩子，*ha* 是「買」的意思，合起來就成買女人進來，一買一賣，正好證實了買賣婚姻的假說。

在象形文的經典上有一句最常見的說詞，叫做 *'mi' ha' ts'o-t' q'u-t'*，意思是「娶妻生子，以口興旺」，在這裏仍是 *'mi' ha'*，可見這確是一句自古有之的老話，麼些族的買賣婚姻原有淵源久長的歷史背景。

由這裏聯想開去，麼些族的歷史遠景中不但有買賣婚，而且還會有「服務婚」。這痕跡遺留在一個膾炙人口的重要傳說中，這傳說在象形文的經典中有詳細的記載，在我們翻譯的麼些洪水故事中這樣說：大洪水滅世之後，大地上只剩下一個名叫「嗟熱莉恩」*[ts'o-t' ze-t' m] u-t'* 的人，他去天上找配偶的時候，女家的父親就問他帶來一些什麼 *[nɔpɔ p'u-t' bo] p'u-t'* *[nɔpɔ bo]*，是配偶的意思，*p'u* 是價錢，可以合譯作「婚值姻價」，女方向男家開口就要婚配價錢，這更證明昔日麼些人確有買賣婚姻的存在。

婚姻價本來是要錢，但貨物自然也可以，所以在洪水故事中嗟熱莉恩就回答道：「我雖有千千萬萬的金銀珠寶牛馬牲畜，但天生得太高了，地又長得太低，實在沒有辦法搬上天來。」——可見用牛羊貨物同樣的也可以買到女人，這還是在買賣婚姻的範疇之內。

若沒有銀錢貨物，還有一種方法可以得到女人，那就是用勞力來對女家服務，這就是所謂的服務婚。所以洪水故事中嗟熱莉恩又說：「我雖然沒有能帶來金銀貨物的婚值姻價，但我到你家來的時候，我

是很能幹的，我曾爲你砍倒了九座森林的樹，燒了九座森林的山，播了那九塊森林山地的種子收割了那九塊山地的糧食……就拿這些工作來作我的婚值姻吧！——可見在麼些人的心目中勞動服務也是可以「買」【*pa*】到女人的，由這個麼些族中盡人皆知的事裏很清楚看到服務婚在昔日也盛行，因爲洪水之後人類的第一代始祖嗟熱莉恩就是這樣得到配偶的。

二、稱謂中的【*lo + pa +*】很像是漢語「老表」的借字。

lo + pa + 在麼些親屬稱謂中有兩種涵意，單獨使用時作表姊妹及表兄弟解，在和別的稱謂結合成爲複合稱謂時表示這稱謂中有相當於漢人「中表」的親屬關係。

由於 *lo + pa +* 和「老表」的讀音涵義都極相近，這兩者之間必有傳播抄襲的關係存任，不是漢人抄襲了麼些人的 *lo + pa +*，那就是麼些人抄了漢人的「老表」。

推比的結果，*lo + pa +* 在麼些族的親屬稱謂中有很不配合的一項突出，就是唯有它不區別性別，即可稱表兄弟，又可稱表姊妹，這在全部麼些親屬稱謂中再找不出第二個相同的例證，由於此遂使我們想到它是一個外來的借字。

而且這個借字借得還有點走了樣，按老表在漢人語彙中原是指平輩中表的表兄弟，單獨使用時並不包括表姊妹在內，到麼些人借去使用時，表兄弟及表姊妹一視同仁兼收並蓄，這是學得不到家的原故。也是抄襲人家露出馬腳的地方，由於此更使我們想到麼些人的 *lo + pa +* 有極大的可能正是漢語老表的借字。

三、*u* 在稱謂中有「男性」的涵義。

這可以由 *py + u +* (大伯子，小叔小) *mo + u +* (婿) 及 *de + u +* (姪男) 三個稱謂上看

出來一點瑞緒。這三個稱謂的後一個音節都是 *ɛ*，而這三個稱謂的當事人他們之間唯一共同之點是他們的性別，所以這個 *ɛ* 字當是一個兩性區別詞，表明當事人的性別是男性。

在 *dze ɛ ɛ ɛ* 這個稱謂中表現得尤其明顯，這個稱謂是指姪男，和他對稱的是 *dze ɛ me ɛ*（姪女），*dze ɛ* 是表示卑一輩的旁系親屬，*me* 的本意就是作女性解，*ɛ* 既和 *me* 相對待，很自然的就顯示出 *ɛ* 有男性的涵義。

四、*ɛ* 在稱謂中是一個含有尊長意思的發語詞。

ɛ 在麼些親屬稱謂中凡十四見：*ɛ k'a*（高祖父），*ɛ ja*（高祖母），*ɛ mo*（曾祖父），*ɛ mo dzu*（曾祖母），*ɛ p'u*（祖父），*ɛ dzu*（祖母），*ɛ ba*（父），*ɛ gu*（舅父、姑父、姨父），*ɛ pi*（姑母），*ɛ me*（母），*ɛ q'u*（大舅母、伯母、大姨母），*ɛ tsi*（小舅母、叔母、小姨母），*ɛ bo*（伯父、叔父），及 *ɛ bu*（兄）。在這十四個稱謂中，*ɛ* 都在最前面的一個音節，所以當是一個發語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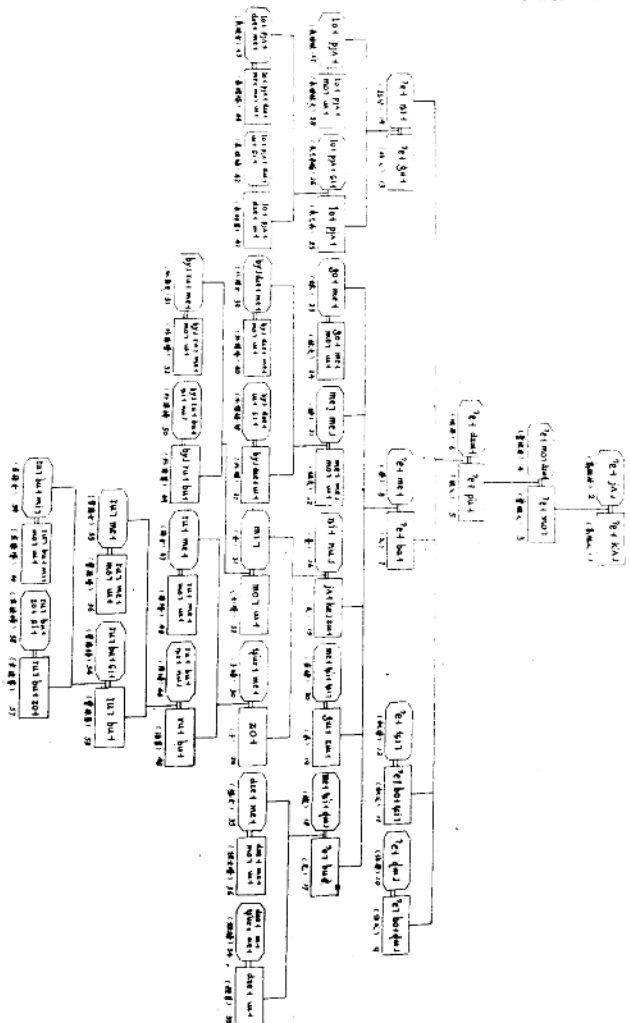
再觀察這十四個以 *ɛ* 為發語詞的親屬稱謂，我們見到在這一組稱謂中有十三個是尊輩親屬，*ɛ bu* 是唯一的平輩親屬卻又年長於己，因此這個發語詞當涵有尊長的意思在內。

這有點像漢人「阿爺、阿公、阿婆、阿爸、阿哥」的「阿」，漢人有「阿弟」的稱法，麼些人在卑輩親屬中或平輩親屬年幼於己的卻沒有一個以 *ɛ* 來作發語詞的，由此更可以證明 *ɛ* 在麼些稱謂中是一個含有尊長涵義的發語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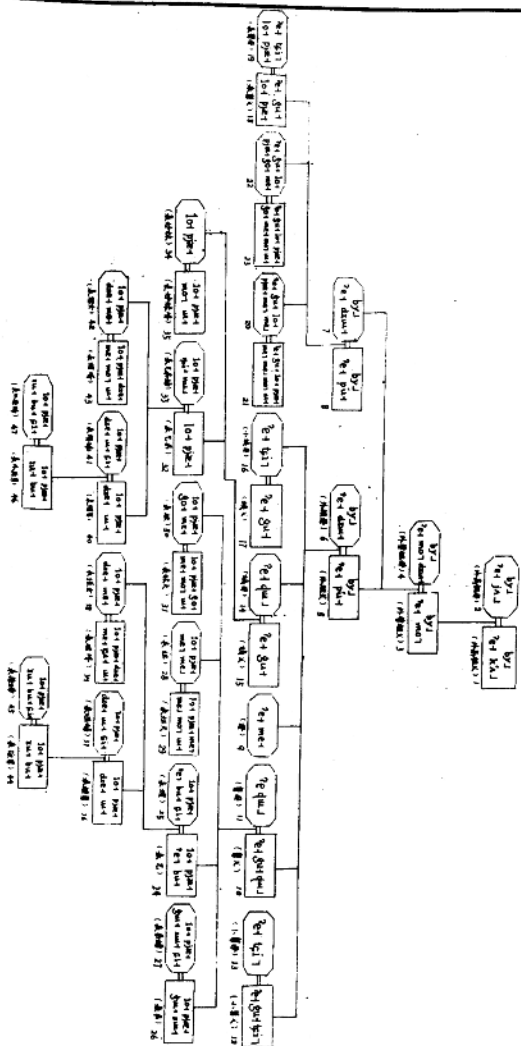
四十三年八月再抄。中央博物院。臺中。

這是我與麼些友人和才兩個最後合作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初稿寫成後，他由南京回雲南故鄉，我來到了臺灣，原稿一再修改，也沒有機會再作一次最後的共同訂正。而且遠隔碧海，也不知道我這位麼些朋友近況如何，謹於此誌我心中的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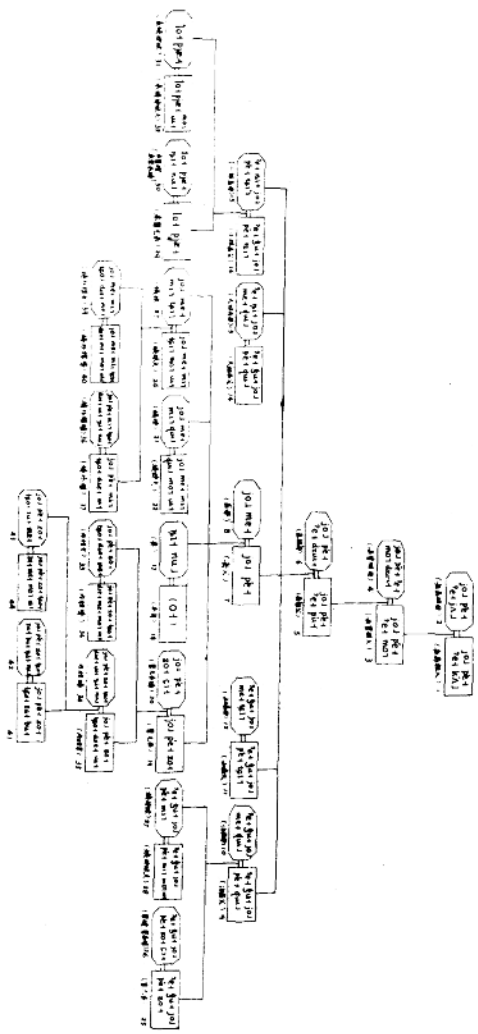
霖燦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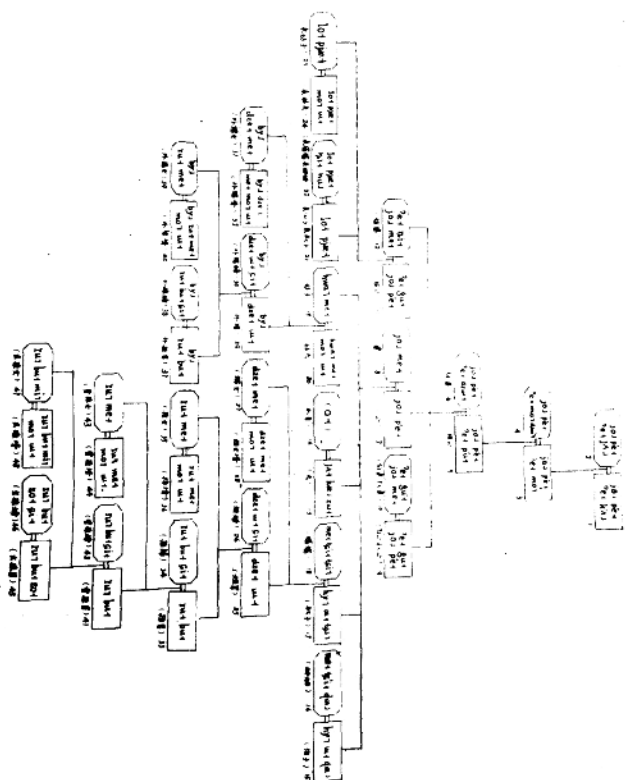
(親血方父) 謂稱屬親的族些麼 一十四圖種



(親血方母) 謂稱屬親的族些麼 二十四圖揮



(親姻方父族妻) 謂稱屬親的族些麼 三十四圖補



(親姻方父族夫) 謂稱屬親的族些麼 四十四圖棟

中甸縣北地村的麼些族祭天典禮

一、前言

祭天典禮是麼些族人在農曆新年中最重要的一項儀典，而且從儀節及經文記載上來觀察，這當也是他們最古老的儀典之一。





作者在麼些地區調查的頭兩年間，每逢新年，都要利用機會，去參加這一項大典的觀察。第一年在麗江城中，第二年由城入鄉，在漾江江濱一位「多巴」（麼些族的巫師）家和他們的一族人同度此一盛典，結果都很令我失望，因為麗江一帶的麼些人漢化較深，古老典型保存得不够豐富。（註一）這不是我個人憑空臆測之辭，因為主持祭天大典的「多巴」，他也自嘆如今「馬虎」得厲害，若想看「頂真」的祭天大典，那是非得到「江邊」去不可。

他所謂的江邊，是指金沙江，卻不是指麗江與維西之間的這一段。他的意思是指地理學上所謂的揚子江N字大灣的北頂端的那一帶，那兒是麼些族遷徙的。^初時光曾到那一帶淘過金（金沙江濱多處可以淘金，千字文上所說的金生麗水，正是指麗江）。他記得那裏所見到的祭天大典，不但儀節隆重，而且項目衆多，所需要的時間，也遠比麗江一帶的爲長，新歲有好幾天，都是忙於祭天，並不像麗江城鄉所做的這麼簡單。

民國三十一年春天，我爲國立中央博物院調查麼些族的文字和習俗，於農曆的年底由麗江向北渡

過金沙江，來到中甸縣的北地鄉。我是有意地要趁這次考察的機會，在這兒仔細觀察保存古老儀節最多的祭天大典。

說到金沙江邊的北地，麼些族的巫師對它真的是無人不曉。在昔日，要成爲一個多巴，此地是非來一趟不可的。如今麼些人的口語中仍有「不到北地，不成多巴」的話，可知這兒是昔日麼些巫教的聖地。

我們到達北地是二月九日，在農曆已是「祭灶」之後一日（臘月廿四日），年盡月盡，麼些人在年節前後忌諱特多，正月十五日之前，又不作買賣交易，所以我們到達恩水灣村（ ）的大多巴和久憂吉（ ）家之後，便一面購儲糧菜，一面商請多巴，請他代爲留意，凡是有關祭天大典的儀節，不論其在年前年後，都要通知我們，頂好設法使我們也能躬逢其盛，因爲我們安排來此地過年的目的，就在於此。

這項奇怪的差事，使和久憂吉大多巴作了不少難，然而一直到四月六日我們離去這多巴聖地的時候，這位大多巴在這兩個月內給了我們最大的合作，因爲他曾出外到麗江惟西一帶，以「北地多巴」的名號到處爲人占卜誦經，很知道我們這種做調查的工作人員對他們沒有妨害或毀損，所以凡遇困難，總是想盡辦法來替我們解決。

唯一解決得不够理想的事，就是祭天大典中不許外人闖入（就是麼些族人，若不是該祭天社團的，也同樣不能進入祭天壇內），這位大多巴爲此很傷了一點腦筋，只是由於迷信深，規矩嚴，（不像麗江的只要不說異族語言即可），而且有關該一社團來年一整歲的吉利，我和大多巴只得約定但作壁上之觀。因爲他們這一羣的祭天壇外，有一條土陵，陵外是一條道路，我便以過路人的身份，伏在嶺上居高臨下地窺伺一切，然後歸來再與多巴詳細印證，次日待一儀式完畢，再偕大多巴前往現場行禮如儀一番，

這才算不得已而求其次地解決了這項難題。

所以這項報告，可以說是由和久憂吉大多巴主講，由我仔細紀錄的。地點是在雲南省中甸縣東南三壩北地鄉的恩水灣村，時間時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的二月到四月，擔任通譯的是一位慕西法師。

二、祭天組羣的分組

雲南西北部的麼些族人，於每年農曆新歲來臨的時光，就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祭天典禮。我們說盛大，是因為依照規矩，在農曆的三月或五月又須舉行一次；到七月再舉行一次，所以一年之中，多者可以有三次之祭天，少者亦須有兩次，三月或五月這一回有不祭者，但七月之一祭則必不可缺。而在各次的祭天典禮中，以正月的這一次儀節最爲隆重，情況最爲熱烈。這兩項原因存在，一是新年新歲，二是正值農閒時光，所以這是最重要或主要的一次。三月或五月及七月的祭天，只不過是恐怕新正祭天典禮中偶有欠缺遺漏失誤，所以再補做一次認錯正誤而已（以上所說的都是農曆，若逢值閏月，則以前之一月舉行之）。

麼些族的祭天，在他們的象形文字中寫作第^一字，第一個字是天，象天空籠罩四野之狀。第二個字是畫祭木之形，麼些巫師每作法儀，就砍截一些樹枝插在地上來誦經作法，所以畫成短木插地的樣子。

這兩個字合起來讀作[nu-t py]，是祭天的意思。麼些人的語法是名詞在前，狀詞或動詞在後，所以我們說祭天，他們的語法次第是「天祭」。

所有的麼些族人都祭天，但現在的祭天社團並不是全以地域分，也不是全以宗族分。依地域分時應該是一村一落地作祭，依宗族分時，麼些人有賈和束葉四大支派，應該是一「姓」的人合攏起來做。如

今是依世習相傳的分團分羣，或十家八家共結一社，或數十家自成一羣，在一社一羣之中，既不是一個村落的全部居民，又不全是只有任何一支宗姓。推測當初，祭天社團一定有它的結組淵源，如地區宗族等，只是如今已大半都混淆不清了。

不但社團的組成各異，祭天的日期及所用的儀節亦復有出入，據初步的統計，北地的祭天羣至少可分為下列六組：

甲、普篤[Pu-tu]——象形文字寫作



乙、古徐[ku-tu]——象形文字寫作



丙、古哉[ku-tu]——象形文字寫作



丁、古珊[ku-tu]——象形文字寫作



戊、若喀[ʃu-tu]——象形文字寫作



些人之一小支派之名，在我們編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中從一六二九——一六七八的字都是若喀文字（中央博物院專刊乙種之一）。

己、喜家[ɣi-tu]——象形文字寫作



由於若喀及喜家祭天小團體的出現，這使我們想到祭天的社團在當初當是由於地區及宗族血親的關係而相組合，到後來因遷徙雜居的關係，遂成爲今日混雜的局面。

那麼，依我們的推思，在這六種社團之外，也很可能還會有一兩種祭天的小團體爲我們所沒有收


集到。不過，那當如若喀和喜家一樣，在人口的比例上不會佔的太大。

依現在的考察，普篤一社團佔的比例數最大，不但人口衆多，而且需時最長，法儀亦最爲繁縟。所以我們以下所紀錄的就以這一羣爲主。紀錄的方法，以月日之先後爲綱，以各法儀之專名爲目，然後再綜合作結語，最後並比較各祭天社羣儀節的繁簡異同以供參考對照。

三、普篤羣的祭天典禮

麼些族人對天極爲敬畏，若嚴格地說，幾乎所有的麼些人，每天都在行着小規模的祭天。你打麼些村落中經過的時候，若稍爲留意，就可以見到，每一家的牆頭上都有一個「祭天之灶」，每日清晨起來，家中年長的人或是家主自己總不會忘記用松柏香葉放在灶中熏燎一番。這有名堂叫做燒天香，正是熏燎告天的意思。所以每天早晨，你常會看見麼些村落中香煙四起，尤其是年頭年尾，這每日例行的祭天香煙裊繞，在村落上空結成一籠煙罩，煞是好看。但這只是燒它一把香葉，順口祝頌兩句吉利話就算罷了，沒有什麼值得紀錄的。

到了每年歲初的祭天大典，那情況可就不同異常，既有專人主持，又有特爲保留的祭天壇所，一一都非日常的熏燎告天可比。祭天壇多在各村庄的左近，壇邊的樹木不准砍伐，所以每每形成一團團的綠色傘蓋，在百步之外，就不難辨認得出，等走攏去看，有些祭天壇極爲講究，有石臺石座，有清泉曲折儲流，夏日在祭天壇邊走路的旅客，總愛在這兒乘樹蔭少憩塵肩。

所謂的專人主持，是指特殊身份的祭天多巴，本來麼些人的法儀大典例由其巫師「多巴」主持，祭天爲一歲大典，不比異常，所以需要有一專用之多巴以示隆重。祭天多巴在麼些象形文中寫作，

語言中稱爲[*mu-t py to-mba*]，那地位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祭天典禮中，他的權威是最高的，對經典有疑問，對法儀有爭執，都靠他一言而決。

對於祭天多巴的選擇，事前亦極慎重，其擇定之方法，現所知者共有兩種：一種是世襲制，那就是某一家人有做祭天多巴的特權，父死子承，永無交替，其他多巴再有高強的本事，對這特權也不得生問津之心。另一種是神擇制，在神前來卜卦，或擲海貝，或看燒羊髀骨的兆文，或抽單葉卦書，由神人來決定誰當作祭天的多巴。這位多巴死了，再於神前卜卦如前。

祭天多巴既經決定，都是終身職，所以祭天經典亦只有他們家中才準備的有，別的多巴因無此項用途，所以也不具備這項特殊的經典。

一個祭天的社羣常由十數家或數十家結合而成，所以祭天用的主要犧牲即所謂的祭天豬，亦是由各家輪流豢養供給。都有一定的最低重量，如不得少於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因爲這是用來博取神人保佑的主要牲品，所以飼年豬及打雜的人都可算是祭天典禮中的重要人物。

以上所說的可稱之爲祭天大典的準備工作，現在祭天的壇所有了，多巴亦決定了，年豬也餵好了，於是普篤羣的祭天大典就可以依次展開：

農曆的臘月十四日，是這一羣人祭天儀典的開始，也可以說一種前奏曲的性質，因爲若干祭天用品須先作準備，所以先來事前籌措一番，如釀酒即是要在這次預備典禮中做下來的。

北地普篤羣祭天，正月初五、初八各用一祭天豬。這次預備典禮中由初五出豬的主人向各家索米半斤，先赴祭天壇內煮酒備典禮中歡飲之用。先和打雜的人，掃除一下祭天壇，遂由祭天多巴來做「除穢」的法儀，這是麼些人作齋的通例，對敬神之場所、物品一一都先除穢，然後神人才會享用賜福。依照正式規模，除穢須殺一鷄，唯因這次是一種預備會的性質，所以只用鷄蛋一個來代替。亦不響動法器，

僅由巫師口頭背誦除穢經一遍而已。

持誦既畢，年豬主人背負酒釀回家，歸去之道路上，由該社團人遍撒青松毛以示恭敬。到正月初五日殺豬大祭的時候，就以這次在祭壇中釀的酒祭天祭地，並和大衆開懷暢飲。所以這次預備會的主要任務，一是祭看一下祭壇，更主要的是釀年酒，當其事者對這項任務非常戒慎恐懼，因為若年酒釀造得不好，不但飲起來不香甜，而且事關一年吉利，還會受到大家的責問，神人若不保佑，今年多災多難，那罪過可就更大了。

當祭天多巴和年豬主人由祭壇回來的時候，凡是這一社團的人，每家出穀子一升，隨着來到年豬主人家中，將這一升穀子交給主人，意思是謝他一年的辛苦，這穀子是年豬飼料的意思。隨後大家都在主人家中稍坐一下，共同來「歌頌天地」一番，這和正月初四者相同。在這時來歌詠，一來爲的迎接新年新歲，二來是先來預先演習一次，好使在初四日不感生疏，大衆環坐火塘邊，載笑載言，日暮而散。

臘月廿九日，早晨起來就手拿着杜鵑花枝到處除穢，於是將祭天供獻用的神米（這是專意留下來的「一點好米」），裝進碓中春好。麼些人的房屋裏，照例有原始型的春碓一具，神米本來早已春好貯藏下了，這時再拿來做作一番春碓的形式，不過是表示格外慎重的意思。春畢取出，放在一個撇口細頸大腹的竹背簍中，這竹簍做得極小巧精緻，有專名叫做神米簍。平常絕對不准動用，因為世代相傳烟火熏燎，有的變得黑漆明光，煞是好看。

假如這年的臘月適逢小建，那麼這一套春神米的手續須在上午完成，因為在除夕之夜，還有量神米的一套儀典必須舉行。

臘月三十日。下午拿杜鵑花枝紮成火把的樣子，拿着它遍繞室內室外以掃除一年來的穢氣，麼些人

凡遇大事或作齋作法這一套儀式是必不可缺的。

穢氣掃除完畢，於是開始量盛祭天用的神米，這是很隆重的一套儀式。家主穿上自家織成的白色麻布新衣，並且在碓臼的旁邊特意安置一個小桌。桌子在麼些族中是很稀罕應用的一項傢俱，所以象形文字中只有櫬子而沒有桌子，多巴們抄寫經典時，亦是踞坐在火塘坑邊就手中書寫，今天是爲慎重其事才搬一張小桌來應用。

一切陳設都齊備了，於是家長洗手，漱口，焚香三炷，將祭天之米放置在小桌上，躬身持誦如儀：「啊！，新歲自上而來，新月從下而至，今年是「鼠」年，今月是正月（註二），普篤祭天的這一家，所有的男子女子，要來「天樹，地樹，中央柏樹（註三）」三位面前繳納神米了！」

口中一面說着，一面將神米傾入碓中。家長脫去長衣立於碓頭，長男立於碓尾，先相互招呼一聲，然後舂米三下。將米取出，用一個特製的小容器，一小升一小升地把神米量好裝入神米簍內。

量米裝米的次序，依照着各人在家中的地位，先長後幼，先男後女。北地距永寧一帶母系社會的地區雖近，已是男重於女。每人各量米一小升，由家長代呼曰：「某某，量白米一石，磕頭三個，到天樹地樹中央柏樹三位面前來交納了！」依次一一量畢，就算了此一段公案。

祭天量神米的升是特製的，特別的小，又以這麼小的一升代表一石，所以不怕那麼多石米，這祭天竹簍中是綽綽有餘地可以容納得下的。這個是祭天神米的小升亦是特製的，平時並不准動用。

量米儀式完畢，家長又穿上新衣，又漱口，再祝頌新年新月如前，依着量米的次序一一向神前呼名，聲音繼米完畢，於是家長又開始誦唸：

左邊天樹的事已畢，右邊地樹的事已畢，中央柏樹的事已畢。現在他們三位都喜歡了，給年給歲了。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了！他們三位保佑的時候，我們養狗趕得山，養馬跑得快，過江到得早

(註四)，訴訟打得勝，他們三位把我們的仇敵都給打退了！——啊，所求如願！

於是將神米簍置於高架之上，到外面壩頭的祭天灶中燒天香，回家內向家神座前燒香，而量神米的饌典完成。

元旦這一天是新年，卻與祭天之事無關，祭灶神，拜水神，相互饋贈食品，拜年，便忙過了這一日。

正月初二日這天開始準備祭天，大家都到每組羣所指定的河水邊洗身，名之曰洗穢氣。除了孕婦及乳婦不去之外，北地普篤祭天的這一羣，都到村南大河邊去洗除穢氣。男女分河而浴，亦有些年輕小夥子不怕寒冷，全身都泡在冰冷的河中，使人看到了都有點害怕。洗身完畢之後，河兩邊的人各聚火煨茶煨肉，女的還拿竹製的盤子饋男子以米做的餅，男的也涉河送肉給女方。

洗除穢氣完畢，大家各由原道歸家，歸途相遇，載笑載言，大家不久就相互攜手跳起舞來，一片歡樂的圖畫。因為洗除穢氣為的是祭天，新年歡樂，大家都可以相約跳舞唱歌也。

正月初三日本日的主要工作，是搓製祭天用的大香。麼些人平常所用的香只長一尺許，爲了祭天大典，特別自搓特大的香條。用花紙就一竹梗包裹可燃的香料，麗江的有高至五六尺者，北地比較窮苦，我所見到的只有二尺到三尺的樣子，

鷄叫第一遍的時候，大家就起來了，洗臉、洗手、漱口、家主穿上新衣，祝禱新年新月，依次爲家中老幼男女搓祭天用之大香。香搓成後，又祝頌天地，說些神人喜歡保佑如願的話正像量神米那儀式中的一樣，然後把大香插在牆上供起，就算完畢。

吃過午飯，就到附近水邊去洗祭天用的神米和神米竹簍，這也有指定的地方。當這一羣人出發及回來的途中，路上人都對他們歡呼頌禱。但他們卻魚貫而過，目不斜視，行不亂步，穿着雪白的麻布新衣

，背上卻負着漆黑的小竹簍，大小懸殊，黑白分明，很覺得滑稽。然而這是正式祭天前的最後一項準備工作，在當事人是自覺非常慎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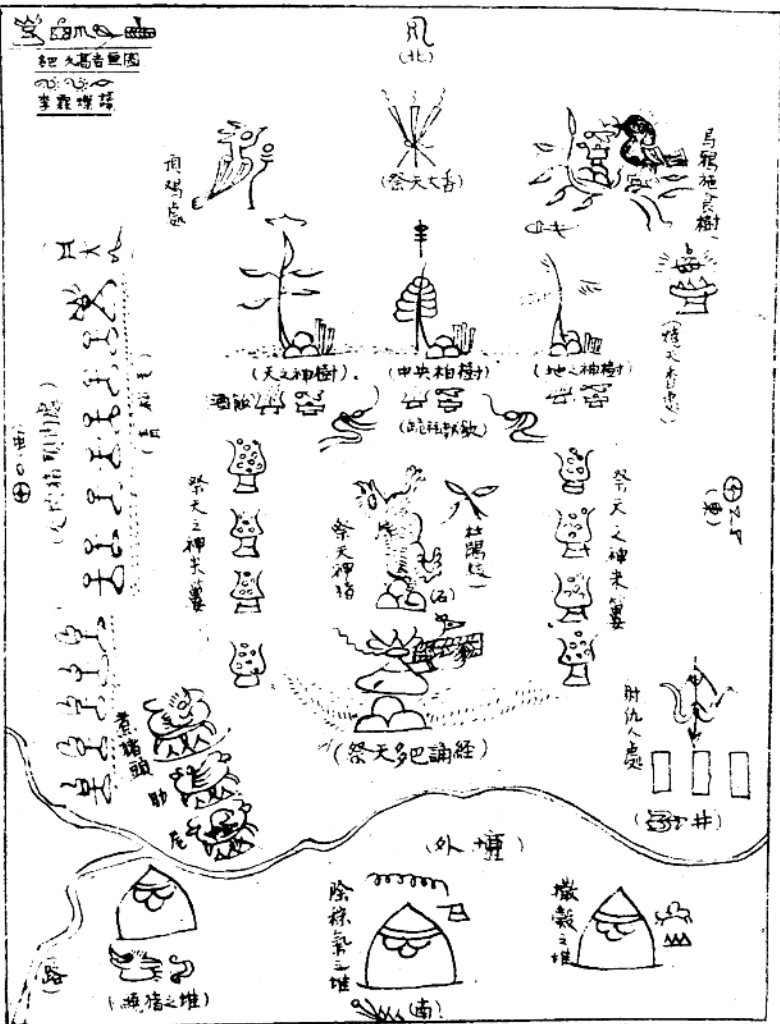
正月初四日普篤羣的祭天典禮於今日正式開始。

雞還沒有唱第一遍的時候，大家都起來了，先漱洗完畢。雞一啼，男子們就手中拿着火把，背着鍋簍及神米等往祭天壇去。這次只到祭天處的外壇，就拿火把燃起大火，安鍋引水煮米，等到半熟的時候，畢恭畢敬地把它裝進竹簍中以備獻神。這時候，天還黑得很，於是就留一個人在外壇看守起這些神米簍，大家都回家來進早茶。各人回到家時第一樁事，就是拿一些香柏樹葉，放進牆頭的祭天灶中去熏燎告天。這時但見各處香煙燎繞，氤氳天地，這等於是告訴我們這些陌生的外路人說：普篤羣的祭天大典已經正式開始了。

飲過早茶之後，正是清晨時光，於是閤家大小都自負祭天大香來到祭天壇外。等這一羣的人都到齊了的時候，先由祭天多巴領導着掃除穢氣。在外壇有一個土堆，就叫做除穢之堆。大家背起大香米簍，有人拿着今日祭天用的三棵神樹作前導，隨着多巴環繞這土堆三匝，於是大家遂高高興興地進入祭天處的內壇。關於祭天壇的平面方位，我請多巴久憂吉用麼些象形文字的手法畫了一張圖，由我用漢文譯意說明於下（插圖四十五），對照圖表方位，那麼些祭天的實況就可以一目瞭然了。

大家都進入內壇之後，先安天地三者神位。麼些人以木石代神，於是在北方立起三棵神樹，左右立黃栗樹兩株，象天地（也有以杉象地者），中間立一棵特自高山尋來之柏樹，稱之爲中央柏，說是象徵皇帝——這也很有理由，因爲麗江木土司祭天的時候，只拜天地二樹，對中央柏樹卻說，這我不消拜了，只要陪他坐坐即可。由此可以反映當日土皇帝（木天王）的狂妄，也可以證明，這確是代表「君王」的一棵樹。

麼些族祭天壇方位圖



圖面平所壇天祭羣篤普人些麼 五十四圖插

在三棵神樹之下，各置神石一塊，這仍是代表天地君的意思。所以有許多社團，祭天神樹雖是每年砍來，但神石卻年年保存，仍用古老相傳的三塊。這三塊神石有它存放的定所，我曾見到有一祭天羣的神石，是放在祭天壇後的一株高樹的樹樑上，大家也知道神石重要，所以也決沒有人去搬動它。

立好了神樹神石，於是將祭天大香插在地爐中燒它（麗江的祭天大香極高，所以只能插在地上慢慢地燒）將釀好的祭天酒三罇，放在三株神樹腳下。各家的祭天的米簍，成行地排列在兩側，中間留出一塊空地，以備獻祭天大豬（參看插圖四十五），於是大家又洗手，漱口，排成行列，每人手中拿着兩根小香，站在天樹的前面，由祭天多巴代為祝誦：

「啊——！新歲自上而來，新月自下而至，今年是「鼠」年，今月是正月，普篤祭天的男子，每人帶來大香一炷，白米一石，白酒三罇，磕頭三個，到「天」神面前來交納了！普篤祭天的女子，每人帶來三炷好香，一罇白酒，磕頭三個，來天神面前交納了！」

於是大家就跪下磕頭，然後再到地神樹前中央柏神前如法持誦行禮。等在天地三位神樹前行禮完畢，祭天多巴就誦唸道：

「天地中央柏神他們三位都喜歡了，給年給歲了！五谷豐登、六畜興旺了！一切都飽滿豐富了！他們三位保佑我們，養狗趕得山（註五），養馬跑得快。過江到得早，訴訟打得勝，一切不好的穢氣，都給打到仇人的地方上去了，啊……！所求如願！」

於是大家向神樹磕頭，而祭天的序幕完成依。照規矩，每人當磕頭三個，但是也有磕八個及十三個的，那是因為他們過江時，祈求神人保佑當時許下的，所以現在就來還願。

這場序幕完成之後，大家暫時解散回家，略略進過一點早飯之後，「歌誦天地」的儀式就開始了。地點是在初八日出祭天豬的主人家中。這家主人先鋪上松毛，燒起天香，然後迎接祭天多巴到他家

中坐下，這時大家在各人家中打一個轉亦隨着蜂擁而至。

多巴到主人家時，先向主人及家中供之天地三神呼賀新年完畢，於是就跪坐在家神臺前，這是麼些家中最尊貴的座位。大眾來到的時候，都環在火塘兩側的長炕上，火塘邊上這時也遍撒上青青的松毛，上面擺上白酒、年糕，依人頭分配，每人面前都必有一份。至於添茶斟酒，另外派一個管雜務的人專司其事。

坐定之後，大家舉酒祝新年新月，末句云：「男子未曾嚐過的第一口酒，女子未曾嚐過的第一口茶……」唸到這裏，大家都以手指蘸一點酒彈入空中，同聲曰：「獨……！」是供獻的意思，像是說：在這新年新月之始，謹先以酒向天地諸神致敬。所以接着大家都隨意進一點茶或酒。



少停一會，又斟上酒，這酒是專爲「歌誦天地」來準備的。麼些人最好謙讓，這時互相說道：「請唱歌！」又說：「請舉起歌誦天地之酒杯！」——結果還是由祭天多巴先發歌喉，歌多五言一句，每唱一句，大家重複唱和，唱完一疊，大家共同歌呼一聲 [ku - sar] ha - ji]，麼些經典中常見的一句祝福的話，意思是「長命富貴」。拍節緩慢，聲韻悠長，真是昇平時代之樂音。

歌凡數疊，大意是：「今天爲好年好月好日，謹以好酒來歌誦天地，求賜我等以福惠。」


「歌從那裏來？」——酒罈邊上來。」——於是對酒來歌誦一番，麼些人什麼事都好從頭說起，於是酒米的釀造，酒藥的來歷，都需要一一從頭道來。於是乎大家唱完這一疊酒之歌後，共同舉起杯來向天地致敬，飲酒，祈求因此而得到福惠。


其次就敘述巨那茹羅神山上生出了三棵星王三位樹王及三個水王，拿這來影射祭天時所立之三棵神樹，並說明這一羣祭天的人，願意在他們三位之下敬奉、追隨，請他們多多保佑賜福。這是每一疊終了例有的尾聲。

最後仍是歌誦天地給年給歲，末尾歸結到：凡是歌聲所到之處，福澤隨處賜下而曲終。

祭天多巴有一冊歌誦天地的經典，名之曰   [mɯ] go] nda] go]]，他唱完這冊經典之後，另由別的多巴領頭再唱，一直到興盡才止。大家相互致吉利頌辭。然後各自歸去，祭天多巴就留在這家用早飯。

吃過早飯之後，男女又齊赴祭天壇。這時女人們在家中預先做好了一項工作，就是把自家年豬脖頸上的一塊肉，割下來煮熟帶去，因為今天就有交換豬頸肉和麥饅頭的儀式要舉行。

到祭天壇的時候，女的在外壇，男的入內壇。由祭天多巴和他的兩個助手先將祭天的酒罈來打開，封口的灰蓋就在旁邊焚化了它，先拿柏葉醺着罈中的酒向空中揚灑，這是敬獻天地四方的意思。然後男子們就開始飲酒，有新添丁口的人家，特別要預備好酒來餉大眾，添一小兒，即須煮酒一大罈來。這項儀式也有專名，叫做  [ka-ɬʰar] so]] 是「嗜新酒」的意思。前兩個音節就是酒在祭天時的代用名詞，這在下面還要說到的。

嗜新酒的儀式完畢，另外斟酒一杯，於是「射殺仇敵」的儀式開始。象形文字寫作  井，讀作 [kʰa-ɬ go]]。

在祭天壇的南端，斜對着天地三神樹，挿立三塊木牌，就拿這來象徵或代表所謂的仇人。木牌安插完畢，仍由祭天多巴領導呼喊：


「我們普薦祭天的這一羣，在東方的屬木的漢人還沒有來和我們作對的時候，先來制服他了！在南方的屬火的民家人還沒有來和我們作對的時候，先來制服他了！在西方的屬鐵的古宗人還沒有來和我們作對的時候，先來制服他了！在北方屬水的郭洛人還沒有來和我們作對的時候，先來制服他了！在中央屬土的盤人（註六）那人（註七）保人（註八）武人（註九），高山上的強盜，深箐中的

賊人還沒有來和我們作對的時候，先來制服他了！」


賊到最後一句，祭天多巴大呼一聲「開」（射箭的意思）於是拿起臨時在場中彎製的弓和尾綴有鷹翎長約三尺的竹箭，連着射上五箭，這可能是射鎮五方的意思。

射的時候，亦只是一種形式，中不中木牌都沒有什麼關係。祭天多巴射過之後，大家亦可以隨意自己射上幾箭。射完了之後，大家又隨多巴呼號如前，只是把「來制服他了！」改成完成式語句「已經制服下了！」——最後大家共叫：「山林之中已無匪盜了，要走的路上已無強盜了」，而射殺仇敵的儀式完成。

然後，各自返回原位，洗手，開始舉行，「換豬頸肉」的儀式：

這以一家人為單位，各家把自己帶來的豬頸子肉，看今日有多少家在場，就分切為多少塊，然後各配上一個麥饅頭算作一份，拿這來分贈給同羣祭天的各家。互相交換的結果，東西的份量並不少，但各一家人都有了其他各家的一點肉和饅頭——也可以這樣說，使與會的每一家人都有了同羣各家所贈予之禮物。所以推測這一儀式的本意，可能原是敦睦宗族或社羣的涵意。亦有專名，象形文字寫作  [tse-t'at-k'ae-t']，就是交換豬頸肉的意思。

這一項小儀式完畢之後，每家留一個人在祭天壇中，就把剛才交換來的頸肉及饅頭留給他燒吃。大家拿着肉和饅頭回家去向家神獻祭，祭後就把它吃掉，趕快又趕回祭天壇中，因為「接福接旺」的儀式又要開始。

這套儀式全是歌唱，有一專門經典，即以  [hwa-t'ʂo] 為名。這第一音節是一神名，專管人間添丁發旺之事，新年時節來歌頌他，就是祝福本社團人口興旺的意思。所以在這裏遙述人類之原始由來，詳述其世系及配偶，一直到麼些人分作買何東葉四大支派為止。然後再說明：我們今日祭天的這一羣

，都是人類始祖璣熱莉恩的後代，父傳子續，母系女承，永勿失墜等等。所以這也是一種背誦世系譜表的性質，使今日與會的人，都能追念先祖並繼承不忘的意思。

由於每年都歌唱這本經典，耳熏目染的大家都可以背誦一大部份，所以祭天多巴領頭一唱，大家都齊聲和地，情況很熱烈和諧。等一經唸完，大家齊聲歡呼一聲：「天神地神中央柏神他們三位給年給歲了！」——於是「接福接旺」的儀式完成。初四這一天的祭天儀式也完畢了。

但是每家都得留下一人看守祭天壇，因為祭天神米還在這裏。這一夜看守的人不回家，就露宿在祭天壇中，以待明天的大典。

正月初五日，這是普篤羣殺豬大祭的一天。早飯後，每家帶來白穀子一盤，盛在一竹箕裏邊堆起，放置在天地三神樹的前面。

這時候，已經有幾個年輕人到今天應出年豬的主人家中去抬豬了，先拿杜鵑花枝在主人家給豬除穢，然後就用門板把年豬抬到祭天壇邊。先在外壇的一個小土堆邊繞上三轉，仍是除穢的意思，然後抬進壇內。祭天多巴開始向天地三神樹祝誦：

「普篤祭天的這一羣，在年好月好日好的今天，來天神地神中央柏神三位面前拿豬來供養了……三位喜歡高興，給年給歲了！」

於是始殺豬。在殺豬的時候，還有一個小小插曲，名之曰「郭洛兵到」[ɛa] lo] su- t pe- t mo]]。就是大家正在亂鬧閑殺年豬的時候，不知誰喊然喊上一句：「郭洛王的兵來了」，於是大家把一切東西都丟下，紛紛四下逃竄。好一會，大家才回來繼續工作。——據說當日他們祖先有一次正在祭天的時候，青海方面的野郭洛人（果洛人）忽然來侵，遂使祭天典禮亦為之驚散，麼些人什麼事都好遵古泡製，於是逃兵難的一幕亦在昇平祭天的時光照舊表演一番。

另外有一組祭天的社團，殺豬之後，迫不及煮，便把生肉切分給各家，據說這也是由於郭洛兵的關係。由此可知強悍獷野的郭洛人，給麼些人留下的印象是如何的深刻可怕！

豬殺好之後，拿水來洗乾淨。在內壇的中央，兩行祭天神米竹簍之中間，有一塊大石，就把洗淨的年豬放在這塊大石上，頭向北，尾向南方。

來了祭天多巴，拿淨水灑它，誦除穢之經：「淨水滴在頭上，肚好。滴在肚上，尾好。左洗左好，右洗右好。壞的三樣拿出去，好的三樣拿進來……天神地神中央柏神他們三位喜歡，給年給歲了」。

於是「生獻」，由祭天多巴誦大祭之經，這是祭天大典中最重要的一節，內容百分之九十都同麼些族的洪水故事（註一〇），只在故事終了，加上一段祭天來由的始末如下：

人類的始祖嗟熱莉恩既娶了天上仙女翠海苞波爲妻，在人世上生了三個兒子，長大了都不會說話，於是到天上去問因由。說是只要祭天，就會說話。於是他們夫婦二人就在田野裏祭了天。大兒子在田裏看見馬吃蔓菁，沖口而出的說了一聲「大力玉馬噓」，（馬吃蔓菁的古宗語）於是遂變成了古宗人的始祖。小兒子沖口而出的說了一句「阿也土瓢盜」，（民家語的馬吃蔓菁），於是變成了民家人的始祖。老二說了一句[ʒvaː˧ nuː˧ ɤe˧ k'uː˧ k'e˧]，遂成爲麼些人的始祖。多巴說完了這段故事，就說一切事情都是遵古泡製，古老祖先因祭天得福，所以前有車，後有轍，咱們也照舊做上一套，他們三位神人高興，就給咱們好年好歲好運道了。

這是祭天大典中的核心部份，一方面說明了祭天典禮的原始由來，一方面說明了今日作齋的動機和願望——唸完了這一段長經，年老的人可以坐下，吃一點酒，稍休息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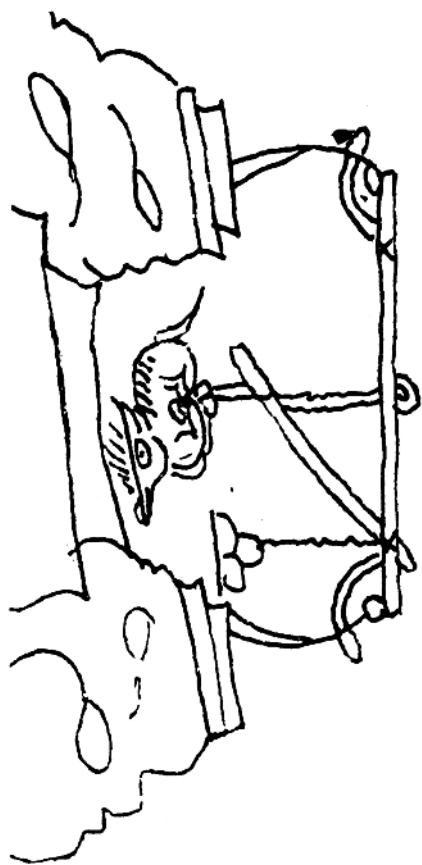
「生獻」之後把松枝堆積在死豬的旁邊，就這樣點火燒燎豬毛。據說這也與「郭洛兵」有關，因為要避兵燹，所以用火燎毛以求快捷。這一些事實，都說明古代麼些人的居住地區當較現在靠北，所以才

會時有青海郭洛人的騷擾；又說明郭洛人的強悍異常，所以才會給英武的麼些人（這指昔日的麼些兵）留下這麼深的印象。

豬毛燎盡，就把這隻碩大的年豬放在壇中央的大石上洗淨開膛，然後就開始一項很特殊的過稱手續：先派兩個小夥子，用頭頂起一根橫槓，這橫槓的正中央，懸上一根木棍，這等於我們的稱桿，年豬就挂在這棍子之一端。也沒有普通鐵或銅的稱錘，卻有一塊石頭來代替了它的任務。當然這塊石頭亦是大致衡量過的，所以份量亦有一定。木棍上沒有星碼，但在二人頭頂的橫槓上，在距中心點的兩邊等距離處，卻量好了劃有缺刻記號。稱年豬的方法，是石頭木棍和缺刻三者相交，在一端符合之後，再鄭重其事的把木棍推到另一端去覆勘一次。由於缺刻和中心點的距離相等，自然也必合節。這就表示今年的年豬是合乎標準了（挿圖四十六）。這年豬的正確重量，因各祭天羣而多少有點不同，也要看該羣人數的多寡，大致在九〇斤上下的最爲普通。各養年豬的主人，對這都很當心，在十一月間就要把豬用普通的稱來衡量一下，然後決定餵食的多寡，通常都是多上幾斤。若某一羣的年豬不够份量，他們就會迷信到來年的運道了。

稱年豬的橫槓木棍及稱石，都是專用的。一年用過，在北地的規矩，是都好好地存放在祭天多巴家，以待來年再用。麗江的祭天稱，據北地的多巴說，就在長棍上做缺刻，然後再於長棍末端，刻一淺槽，用時注上水，是準水取平的意思。用時以錘石垂於缺刻而棍槓平直水不流出槽外爲準，那自是更精密了。

祭天年豬的重量稱足稱平之後，於是祭天多巴又對神樹祝誦如儀：「……年豬交納完畢，他們三位喜歡，給年給歲了！」——於是將豬膽掛在天樹上，將腎臟掛在中央柏樹上，將脾臟掛在地樹上。然後面對着三株神樹，以直行排列起三口大鍋：第一口鍋煮豬頭豬頸，第二口鍋煮豬胸豬腹，最後一鍋煮豬




圖之幅過豬天祭羣篤普 六十四圖插

脚豬尾。

煮熟之後，拿出來，就在鍋中煉油。把豬胃切成六十小塊，在油中烹炸。同時用豬血和米裝入豬腸中煮熟，做成一條一條的「米灌腸」。

於是砍豬頭一半，拿來放在天樹下。砍軟肋一塊，放在中央柏樹前。截尾一節，擺在地樹前面。在三神樹之前，各供頸肉一塊、米灌腸一節和米飯清湯一大碗。並切一點碎肉及灌腸放在樹上以飼烏鴉。然後助手跪在前面，多巴坐在後面。所有的男子，都淨手漱口，肅立在多巴的背後，由多巴開始誦獻食經（熟獻）。就在神石之上奠飯，先天後地，然後再彼此交換一次，麼些人好禮讓，據說天神地神也如此禮讓一番。最後再於中央柏樹前獻飯，亦有和天地二神交換的儀式，但是現在很少這樣做了。

飯後獻酒，名曰「舒頸」[ke-tv]，象形文字作，意思是人吃飽之後，再飲酒舒頸安適之狀，用酒灌樹前的神石，這簡單的儀式就完成了。

獻酒之後，還有一項小小儀式名曰「攜帶」，意思是酒醉飯飽之後，例須攜帶一點什麼回家。大約麼些人赴宴時有此習俗，因之便以為天地神祇亦當如此，所以就拿他們面前的肉，沾酒沾血擦於神樹之上，這就是他們捎回去的夾帶了。

跟着又做一套祈求福佑的小儀式，把三神樹上掛膽、腎、脾的樹枝折下，放在三盃酒中，像前面一樣的求給新年新歲。——從生獻、熟獻到本儀式為止，拿年豬祭天的儀式全部完畢，這也是祭天獻祭中最隆重的一部份。

下面就是一套「撒穀」的儀式，這儀式在外壇舉行。在那裏有一個土堆，所有的男子，每人手中拿着一些穀子向土堆上拋撒。在當初祭天的時候，每次在這裏放生一條鷺牛，大家向鷺牛撒穀之後就不再殺牠。在當日這原是一件大的儀式，如今不放生牛，卻仍撒穀，亦是告朔之餼羊的遺意。

撒穀既畢，大家各返壇內原位，每人都舉起酒杯，由祭天多巴誦唸一冊 *ie [k'at sa]* 經，說是有一種寶物，就叫做「凱」，得到它的人可以常生不死，現在於新年新月，祈求能得此常生不死之藥。這經誦唸完畢，大家就擎着這杯酒回家。回去的時候，每人都到三神樹上摘一片葉子插在帽上，這表示已把福惠保佑都帶回來了。

最後又向烏鴉施食，多巴站起來，呼喊一聲說：「烏鴉在叫了！」——於是把切好之肉釘及三神樹前之米，拿來放在一棵大樹的樑杈上，那裏安有一塊平的石板，肉米就放在那裏任烏鴉啄食。這棵樹也有專名，就叫做烏鴉施食樹。

在今天清晨來的時候，就帶來一隻公雞，這公雞被罰站在天神樹的旁邊，已經整整一天了。它有一項特殊任務，就是「頂」自天下降下的詛咒災害。因為據麼些經典上說，天女翠海苞波在未嫁與人類始祖嗟熱莉恩以前，原由父母作主，許與天上謀者可樂為妻，所以今日須防他來尋仇，因之用雄雞一隻「頂」住。這項儀式就叫做「頂」，用一根四裂的木樁夾住雞頭，罰牠在那受罪。如今儀式完畢，就把牠鬆了綁，拿一點小火來燒燎牠的長尾，用焦糊的粉末向天上拋撒，有專名叫做「羅」[*lo*]，意思是既頂其詛咒，又給它點小東它滿意。——這隻雞照例地由祭天多巴帶回家去。

到這時候一切儀式可云完畢，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場的尾聲。於是多巴坐正，口中誦唸一聲：「來時天早」！——助手應聲將天樹拔起。

「去時地早」！——將地樹拔起。

「多巴坐，石神起！」——於是把三棵樹前的石神和樹一齊拿起。


「放木之處放木，放石之處放石！」——助身將祭物等各歸原位。


多巴站起身來，作最後的祝禱：

「新年自上而來，新歲由下而至，今年是『鼠』年，今月是正月，普薦祭天的這一羣，來天神地神中央柏神三位向前敬禮完了。他們三位，給年給歲，給富給貴，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啊！一切所求，俱已如願！」

到這裏，一切儀式，全部完畢，大家開始吃飯。男子招呼婦女入壇喝湯，每人胃肚一片，米灌腸一節，大家共同來燒米餅進食。會食完畢，各自分頭回家。臨走的時候，每人都向辛勞一日的祭天多巴舉手致意，嘴裏說：「願天地柏他們三位給壽給歲與你！」




這時候，但見麼些男男女女，背負竹簍、頭插柏葉，帶着敬神的米和肉，還有求來的福惠，從田野陌上結隊而歸。同時村落中各家牆頭，都燒燎香葉來相迎接。頃刻之間，香烟燎繞，氤氳遍地，在暮煙蒼茫之中，遙隨衆人之後，則可見祭天多巴一人踽踽歸來。

初六或初七日 在初五日既接得祭天之福惠到家，所以每家人都在此二日中之任一，來唸一臺延年接壽之經，象形文字寫作  [nu l tso] pa]，我曾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所集刊第八期上有完整的翻譯，那雖是魯甸地區的版本，但大致是差不多的，現在把我在北地照的一張相片製版出來（插圖四十七），使大家可以見到當地麼些人唸延壽經時神案前的供設實況。

初八日 這天大家再赴祭壇舉行一個名叫  [wa t le] su] tu] 的儀式，是大認錯大懺悔的意思。所以一切儀式都與初五日所舉行的完全相同，只是在燒香之時，先唸一本認錯之經，大意是說，從年前的臘月十四日開始，一直到今年正月初五，我們所做的祭天典儀，都必誠必敬地沒有差錯，假如有無心失誤的地方，都在今天再來補做一遍，並承認錯誤和至誠懺悔——這是本日的重要經典和儀式。其餘都同初五，只是「頂」謀者可樂的公鷄，在今天換成一隻母鷄。唸經完畢，這隻母鷄仍歸多巴帶去。



經之壽接年唸延誦時天祭族些麼 七十四圖挿

初九日 大家再赴祭天壇舉行一個名叫    [kwa-tle] su] tci'] 的儀式，是小認錯的意思。一切都與初八日者相同，只是年豬越來越小，母雞今天也不用了，只用一個雞蛋來代替，麼些人說得好，一個雞蛋就是一隻雞，只是還沒長大而已。

從前臘十四日在祭天壇熬煮祭天之酒起始，中間經過量神米、洗穢氣、搓天香、洗神米、初四初五二日的大祭和初八初九二日的認錯儀式，而普篤羣的祭天大典功德圓滿。

四、普篤祭天羣中的專用語言

看麼些族祭天典禮節目的繁多，時間的悠長，可以知道他們對這項歲初大典看得異常隆重。所以他們祭天的東西都是專用的，如衝豬之稱，背米之簍，甚至於祭天之石，飼鴉之板，用過之後都好好收藏起來，平時不準動用。

在祭天壇中又絕對不准講本族以外的語言（至少普篤羣中是如此）。而且所用的器皿一入祭天壇內，名號都換過了，如豬本來叫 [bo]，一入祭天壇，就叫做 [au] p'u]，是「拱嘴」的意思。這和漢人禮記上的「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雉曰疏趾，兔曰明視……水曰清滌，酒曰清酌」（檀弓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所以我很仔細地請久憂吉多巴開列了一個祭天壇中的專用名詞表，把它新名詞的讀音和涵意都儘可能地加以紀錄和註釋，由此可以見到他們對祭天大典的慎重，同時也可以和禮記上的專用語言作一個有趣的比較。

據說這種專用語言，只有普篤羣才有。下面就是該羣這種專用語言的全表。

普篤祭天羣的專用語言

匕米ノ古の回本ノ圖

物 名	象形字	平 時 讀 音	祭 天 時 之 專 名	涵 意
猪		boɿ	nuɿ p'u+	拱 豕
牛		u+	k'wa+ guɿ	犛 角
馬		ɿwa+	mæ+ ʂaɿ	長 尾
狗		k'u+	mæ+ kuɿ	捲 尾
雞		æɿ	bu+ ke+ laɿ	伸 頸 啼
鹽		ts'e+	se+ puɿ	
米		ts'waɿ	ts'waɿ wa+ ku+	蟻 卵
酒		ɿu+	k'a+ ts'arɿ	苦 藥
花 椒		dzyɿ	la+ ts'wɿ	麻 腮
松 明		sa+ maɿ	la+ maɿ	
柴 枯		sa+	ka+ mboɿ	爆 明
栗 梢		uɿ	k'u+ naɿ	點 根
栗 梢		mbuɿ	p'iaɿ paɿ	潤 葉
鍋 勺		bu+	naɿ ly+ lyɿ	黑 而 圓
勺		bu+dzeɿ	laɿ tʂoɿ	接 手
罐 子		u+ su+	le+ leɿ	
碗		kwaɿ	mboɿ	
肉		ʂu+	ts'ar+ p'urɿ	
斧		laɿ mbe+	boɿ mbe+ ɿuɿ	大殺猪器
刀		ɿu+	boɿ mbe+ teɿ	小殺猪器
巫 師		to+ mhaɿ	k'a+ suɿ ku+	
男 子		zo+	k'a+ paɿ	
女 子		miɿ	k'a+ me+	主 婦
小 兒		zyɿ zy+	k'a+ dy+ ruɿ	
手		laɿ	ʂu+ laɿ	淨 手
眼		mjaɿ	so+ u+	明 星
鼻		k'u+	bæɿ k'u+	

五、普篤羣和其他祭天羣祭天儀式之比較

在許多祭天羣中，大家都公認普篤羣的儀式最爲繁多，所需的時日亦最長，所以把普篤的儀式紀錄完畢，其他各羣不需要再作記錄，一張詳細的異同表就可以完滿地達成它的任務，依前面所說的組羣一勘比如下：

A、古徐羣這一羣人在正月初十的這一天，大家到祭天壇來閒玩，當然，也就把祭天場所順便清理一下。十一日，殺豬大祭，與普篤羣的相同，只是用雞蛋而不用雞。到十三日來舉行認錯儀式，不分大小，一天就完畢。不歌誦天地，但祭天地三神樹時附祭戰神^①及村屋神^②。戰神是勝利之神，所以畫一個軍旗之形。後二神是村落房屋之神，所以畫村落建築物的形象。

這一羣人在祭天壇中不准說外族語言，但像普篤羣的那種專用語言也沒有。

B、古哉羣正月初五才春祭天之米，先在家中煮好。初八日殺豬大祭，不射殺仇敵而附祭戰神及村庄房屋神。每人要交十三石神米，所以這一羣的量神米升奇小。沒有認錯等儀式，也不禁外族語言，因爲傳說這一族人的天神耳聾，所以雜言無忌。

C、古珥羣在北海沒有這一種祭天社羣，說在魯甸及近劍川的七河左近，盛行這一種祭天法儀：在臘月二十四日就殺豬大祭，二十八日認錯詳情不甚悉。

D、若喀羣正月初八日掃祭天壇，九日殺豬大祭，十日用小豬一隻作認錯的儀式，不用雞，不歌「接福接旺」。祭天地時附祭戰神等，沒有專用的語言。

E、喜家羣正月十三日，雞一鳴即赴祭天壇，除穢，誦祭天經一小本，不射殺仇敵，亦不接福接旺。

，亦沒有歌誦天地和專用語言。所以費時很短，到早飯時光就一切完畢，各自回家來了。亦不舉行認錯儀式，可算是各祭天組羣中儀式最簡單的一組。

六、綜合的推測

每一項宗教的儀式，都有它自己的涵意。當把麼些族的祭天典禮調查完畢的時候，我對這項大典的涵意有了下列的幾項推測，一一列述在下面以作本文的結論，並藉求各方專家的教正：

A、敬謝天地

既名之曰祭天，敬天謝地自是第一要義。這可以從獻神米、搓大香、殺年豬及放生一牛等儀式中窺湖到個中本意。獻神米可以說是農民的感恩節，很像是說，天地賜我以五穀，我等亦謹獻神米以答神庥。看量神米，洗神米，洗竹簍獻米、守壇的各項節目的慎重其事，都表示出農民對天地之感謝誠敬。放生一牛，很像是游牧時代習俗之遺存。如今不放生一牛，卻仍撒穀，這卻表示已步入了農業社會的時代中。在誦唸的經典中有「生在地上的牛，獻給上天，上天的太陽，賜溫暖於大地……」等語，可知也是感激覆載的意思。

感謝以往的厚賜和祈求今年的豐稔原是一事之兩面。所以每段頌禱的開始，總是先說一段新年新歲的話。主要的祭天大典又是擇在歲首，這都表示一方面敬謝天地一方面祈求新年吉祥。地點擇在郊外，一方面爲的是空濶，另一方面亦是仰瞻穹蒼敬謝覆蔭的意思。

B、制壓仇敵

從唐書等的紀錄看來，在昔日麼些人原是一支英武好戰的民族，明朝末年且曾建立過北抵甘肅，東

逼成都，西隣西藏的麼些王國（號稱木方天王）。所以今日雖已不再有昔日的善戰光輝，但在祭天典禮中尚有一些遺跡可以追尋。如「射殺仇敵」的儀式，詳述其四方仇敵的名號，然後一一發箭射之，表示都把他們制服下了，這就表示昔日麼些族人心中有此壯志，不論其爲征服，或爲防禦，都比現今的麼些人剛強得多——不過，這並不是說現今的麼些人比較懦弱。全不是這回事，麼些人的剛強忠誠如昔，歷來主滇政的人，總是專招麼些人來作衛士就是力證，所以只是如今英武的光榮屬於個人而不再於團體而已。

看「射殺仇敵」上所說的四至和居住的人種，我們有理由相信，昔日麼些人所居住的地方當較今日者靠北，因爲那樣才可以北邊受到郭洛（或果洛）人的騷擾，東方才可以和漢人（實是指四川人）做隣居，西方才可以和西藏人（實在是古宗人）接界。這項地理上的方位，在本地誦唸起來已不大符合，所以麗江區域，那又向南移下去了幾百里路，更覺得與實況有出入矛盾的地方。這是所謂的積習難移——仍舊慣，雖與現實不合，但幸得如此，我們才得據今而考古，使我們對古代的麼些情況更多一些認識和了解。

有幾組祭天羣不射殺仇敵，但他們卻祭戰神，象形文字寫成勝利之旗和的樣子，這也表示出昔日麼些人英武好戰的遺跡。

C、敦陸宗羣

這在「接福接旺」和「換豬頸肉」二項儀式中可以看出來。接福之歌，不但詳述先祖世代的譜系，並且一一報告其配偶姓名。其意思很明顯，正像我們今日的「鼓家譜」。從先世譜系來看，我們都是同族同支，都是所謂的「麼些兒女」[na] qi-t zo-t mi]，所以才來同社祭天，因此我們更該相處得和睦逾恆。

接福之歌追溯過去，換肉儀式則是當今現在，凡是這一社羣的人家都彼此交換禮物，結果是每一人家都有了其他人家的禮品，也可以說，每家的肉食都含有同羣的每一份子的一份在內，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古來既同族同支，現在又同組同羣，那還不該大衆和陸相處互助互愛嗎？

綜結我們以上的觀察和推測，假如您把麼些族的一位祭天多巴請來，問訊他祭天的意義何在，他大概不能給您圓滿的答覆，頂多告訴你這是古風古俗，我們不過是敬神求福而已。因為他們還沒有綜合剖析的能力。

我把北地村的祭天典禮記錄完了，用排比歸納的方法給它找出上列三項意義，這是比較圓滿，比較客觀的一項說法。究竟是否的當，或見仁見智，另有更好的解釋，我都留待日後專家碩學的明教。

若把上列三項意義，聯貫成一句話，我的意思很簡單：人在天地覆載之內，所以從來對天地就有一種敬畏的情操。到了農業社會，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因之在敬畏之外，又加上「感激」，從這裏就有了祭天典禮的形成。麼些人昔日多征戰，所以在歲首就有了鎮壓仇人和祭戰神旗的儀典參入其中。又因為歲初聚集在一起，趁便就敘述家譜並敦睦宗鄉——這三項因素合而爲一，就構成了金沙江邊麼些人祭天大典的全部儀程和涵意。

四十九年元月十七日於臺中

註 釋

註一：·路克博士 (Dr. Joseph F. Rock) 在華裔學誌十三卷上有麗江一帶的祭天典禮長文，可供比較。

註二：雖是臘月，明日即是正月，故逕云正月，鼠年牛年亦隨當年干支而變換應用。

註三：祭天時，壇上插三樹，云代表天地君三位，這和漢書上的「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的情況很相似，而「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戌日祭天神」亦與麼些人的三次祭天有相似處。

註四：此指過金沙江，打鼓渡口水勢湍急，過渡費時，須到得早才能先期而渡，不誤赴麗江之日程。

註五：道猶存狩獵時代之遺意。

註六：整有白的意思，和下面的「那」相對，人種尚不悉。

註七：那是黑的意思，即指麼些本族。

註八：保是指西番人，現以木里土司地為大本營。

註九：武人不悉所指。

註十：見中華叢書出版的麼些經典譯註九種。

永寧土司世系

永寧的土司姓阿，得姓的由來據阿少雲總管說是如此：

當初永寧土司比現在強大的多，金沙江南岸的刺寶，木里地方的「獵獵」，一帶都在管轄之內，和麗江的木土司（即所謂的木天王）常有婚姻的關係。有一代永寧土司娶了木天王的女兒爲妻，因爲沒有子嗣，夫婦常鬧意見，後來妻子竟因此怨恨而死。木天王想爲女兒報仇，就決定派兵來攻打永寧；但當時永寧土司亦很英武，先發制人，領西番兵往征麗江。一開頭進兵非常順利，但在麗江北二十里的白沙一戰，西番兵一大半都死在那裏，遂大敗而歸。

現在這些語稱白沙地方爲「博屍」，西番稱「博」，「屍」是死的意思，就是說在這次戰役中，這裏是西番兵戰死的地方。由白沙走向玉龍雪山的東側，那裏有一塊地名叫做「哀擺」（漢語叫做乾海子）也與這一次戰爭有關係，那是西番兵在白沙戰敗，夜間退到這裏，依照西番人的習俗爲死者在這裏跳鬼，這種儀式叫做哀擺，因而留下這個地名。

永寧土司既敗，木天王派兵追到永寧。在現今喇嘛寺北面的一座小山頭上，永寧土司修起城堡來固守，現在城堡遺蹟尚可望見。木天王的兵來圍困這座小阜，斷絕了他們的水源，於是永寧兵就垮了下來，土司改穿女人的衣裳從亂軍中逃出。當他跑到瀘沽湖邊的時候，恰巧遇到左所土司的女兒正在水邊洗衣服。她見到這個人雖衣裳襤褸，但相貌不凡，認爲這一定是落難之人，也沒有問他姓甚名誰，脫下她的金鐲頭就贈給了他。

得到這一項資助，永寧土司就到北京城去告御狀。皇帝召見時先問他姓什麼，他一來語言不很通，二來見那麼大的場面又有點害怕，只阿阿地來回答，皇帝遂以爲這土司姓阿，就呼他做阿土司，經過這御口親封，永寧土司就永遠姓阿了——這是阿土司得姓的傳說。

再說永寧土司在皇帝面前訴勝，木天王的兵退去，他又回來照舊管理永寧地方。只是經過這一戰，金沙江南岸的刺寶一帶就爲麗江的木天王所吞併，不再歸永寧管轄。

永寧土司歸來之後，細想左所女兒資助之恩不可不報，便想把她娶來作爲夫人。可是這時候她已出嫁到四川鹽源縣境。於是土司又親自到鹽源縣來想辦法，在當地遇到一位姓沈一位姓陳的漢人，土司便和他們二人約定，假如他們能把左所土司的女兒盜來送入永寧境內，便許給他們二人以「把事」的職位。後來他們兩個果然把她盜出，永寧土司也不失信，就叫他們二人到土司衙門中來當把事。而且世襲把事一直到如今，這就是陳沈兩位把事家的來歷。土司衙門中的官員可以說大多是「阿」家的家門，唯獨陳沈二位把事，職位既高又是外姓人，那原由即出於此。

左所土司的女兒雖到了永寧境內，但她已身懷有孕，必需到嬰兒產生之後，才可以和土司舉行結婚大典，於是她就沿着永寧的邊境巡行。在她經過的地方百姓家都知道她不久要當土司老爺的夫人，紛紛給她送禮物。在旅途之中攜帶不便，她便用藏文把各家人送她的禮物詳細記下，那怕是一小束麻，一小塊鐵，一小塊鹽，她都記上，約好當地的百姓在大婚之後，要如數送來，她走到木里「狼羅」地方，嬰兒降生，遂回永寧和土司成婚。她當了土司夫人之後，拿出當日紀錄的單子，叫各處百姓照單把禮物送來，並且年年如此，不許缺少了一樣。這就是現今有許多百姓要向土司每年送一些麻，送一些柴，送一些鐵的原由。

阿少雲總管說，現今土司家族年節時候彼此互贈禮品內中尚有一小塊鐵一小塊鹽巴，那規矩也是由

這一位夫人經手開創的，不然誰家也不少這一塊鐵這一塊鹽巴的。

這一個傳說很重要，因為它牽涉得很廣，說到土司得姓之由來，說到現在陳沈二位漢人把事的根源，說到麗江的一些地名的來歷，說到土司家向百姓家徵收實物及年節饋禮的瑣事，這其中自然不免要有些亂雜，但地名具在，意義清楚。陳把事家我曾住過，他也自認是鹽源縣的原籍，土司家又向百姓家要些掃帚等類的瑣物，這一些都證明這個故事有相當的真實性。

關於永寧土司的世系我亦很注意，我曾就這個問題向總管及土司請問過，總管說應該是有一份家譜在土司衙門那裏，他只記得開頭是甚麼「卜都各吉，各吉八合……」，並說每年節祭祖的時候，還有當地一家專用的巫師來衙門中背誦家譜。當我問土司阿民翰的時候，他先說這分家譜早已失落，後來又說是給人借去沒有歸還，專用背誦家譜的巫師又沒有叫到，這一切都是不願意給人知道的意思。因為我在那裏的時間停留得短，尚沒有和他們聯絡好，不免存懷疑心，所以他們對一切都諱莫如深。

後來我知道永北志書上有這份資料，因為永寧在清代屬永北管轄，恰巧這時候劉雲中先生在永北中學教書，我便託他把志書上有關永寧的資料抄錄給我，結果資料並不多。多謝劉先生的幫忙，在永北直隸廳志卷二的建置志及卷七的人物志得到一些永寧土司的世系，照錄如下：

漢代末年 泥月烏 (阿土司之祖。平定吐蕃，遂居其地)

唐 (屬南詔蒙氏)

宋 (屬大理段氏)

元 (憲宗三年內附)

明 卜都各吉 任永寧知州，於洪武十四年率領永寧州部民歸順，授永寧州職，屬鶴慶府。

二十九年改屬瀾滄衛。

各吉八合

卜都各吉子，襲父知州職。永樂三年管轄香羅、革甸、瓦魯之、喇次和四處。西番伙頭板必他、布郎、卜吉分（？）阿只苴等本年十二月赴京朝見，上欣喜。四年奉勅升永寧府。各吉八合加中順大夫，永寧□土官知府。部屬香羅、革甸、瓦魯之，喇次和等爲四長官司。板必他等各授忠顯校尉。總領誥命五軸，印信六顆。欽賜銀花金帶，鐫「克篤忠誠」四字，領誥命一軸。八月遵奉將州政府，到任管事。率領部屬香羅等立爲四長官司。十年贈各吉八合父卜都各吉爲中順大夫，母阿大，妻甲失爲恭人。

卜撒

永樂十一年襲父知府職。十□年九月夜被四川鹽井衛左所土官喇馬非侵佔地方，並殺卜撒。撒□嗣弟南八襲。

南八

永樂十□年襲兄職，仍被四川左所土司雄據地方。蒙兩院司道看議，正統三年題准添設流官同知經歷各一員，於瀾滄衛城內建立官署，掌管印信，保護地方。

阿苴

南八子。天順二年襲知府職。病故無子。

阿綽

苴弟。成化二年襲。

阿貴

綽子。弘治九年襲。

阿暉

貴子。正德十年襲。

阿和

暉子。嘉靖十年襲。

阿英

和子。嘉靖三十六年襲，無嗣。

阿雄

英弟。萬曆二年襲。病故無子。同母弟阿哲長子阿卜應襲，因有疾，卜長子

清

承忠襲。

阿承忠

萬曆十九年襲。

阿詮

承忠子。萬曆四十二年襲。

阿鎮麟

詮子。順治十九年大師臨潢，率部投誠。奉令照舊管理地方，著吏部頒發割付，實授土知府職。

阿庭銀

鎮麟子。康熙九年襲。十二年吳逆背叛，十九年恢復。率部往四川投誠，二十四年奉給號紙任事。三十七年奉文改北勝州爲永北府，將永寧府屬永北府管轄，仍照舊職銓束番夷。

阿錦輝

庭銀長子。康熙四十五年襲，病故無子。

阿錦先

錦輝弟。雍正五年襲。

阿有威

錦先子。雍正六年襲。六月爲剿除逆儂，奉總鎮柳調往臘肉窩堵剿，奉文支領給賞。乾隆元年恩詔頒給誥命二道。

阿世昌

有威子。父故方七歲，伊母章氏撫孤協理地方。乾隆十五年及歲請襲。

阿啓昌

有威次子。乾隆三十六年襲。

阿良輔

啓昌長子。嘉慶三年襲。先於元年威遠猥匪滋事，奉調上練助剿。二年貴州南籠冲苗不法，奉調助剿恤。

阿會元

良輔子。嘉慶二十二年襲。道光元年夷匪滋事，奉調阻禦。二十五年永昌彌渡回匪滋事，奉調助剿。咸豐三年，蕩藥土州所屬藥山游匪滋事，奉調堵禦，並辦夫馬軍糧。杜逆之亂，疊奉調派上練軍需糧米助剿。

阿毓興

會元長子。時地方多事，未得請襲，由永北同知訥發發給便委任事。帶練助

剿，受沾潮濕告休。

阿恆芳

毓興長子。以父老病告休請襲，光緒五年只領號紙任事。十九年告休。

阿應瑞

恆芳長子。以父告休請襲。光緒二十二年題准只領號紙任事，現今供職。

（霖註 原錄缺查廳志修編年月）

這以下還有兩代土司的名字可以加上：

阿占科

這時候大權在總管阿奪奇的手裏。

阿民翰

占科之子，民國三十一年時土司，年約二十五歲。

由永北廳志中的資料及我在調查時的問訊，由明代起到民國年間永寧土司的世系大致可以建立。在這裏有兩點可以提出來講，第一個是土司姓阿之由來，第二，土司這一家人是不是如他們自己所說的是蒙古人。

由廳志上的世系看永寧土司姓司，應該是自天順二年的阿苴起，因為從此之後沒有一代土司不是以阿爲姓的。假如說阿少雲總管所說故事可靠，那應該是這一位土司了。可是在這一代土司名字的記錄下並沒有記錄這些事，若果然有，與木天王打仗，上北京告御狀這一些大事萬沒有不記上的道理，所以總管那個故事有一部份是可靠，但對得姓之由來是還要別的資料來旁加證明的，現在我們還是闕疑待證比較穩當。

我對永寧土司之姓阿，另外有一個推測：在麼些象形文字的經典及麼些巫師的口誦中，對當地附近的四支民族叫做「盤、拿、博、阿」，盤是白的意思，指的民族大概是古宗或藏人。拿是黑的意思想，在這裏是指「拿喜」族，即麼些人。博是指西番人。只剩下一個「阿」族人找不到是誰，我問總管他們這一支人姓什麼，他答道這一帶人原來都是「O」族，發音和麼些巫師口誦者完全相同，所以我很疑心永寧人即是經典上常說的四支民族的「阿」，阿土司的阿亦是由此而來。不過這在目前只能算是一個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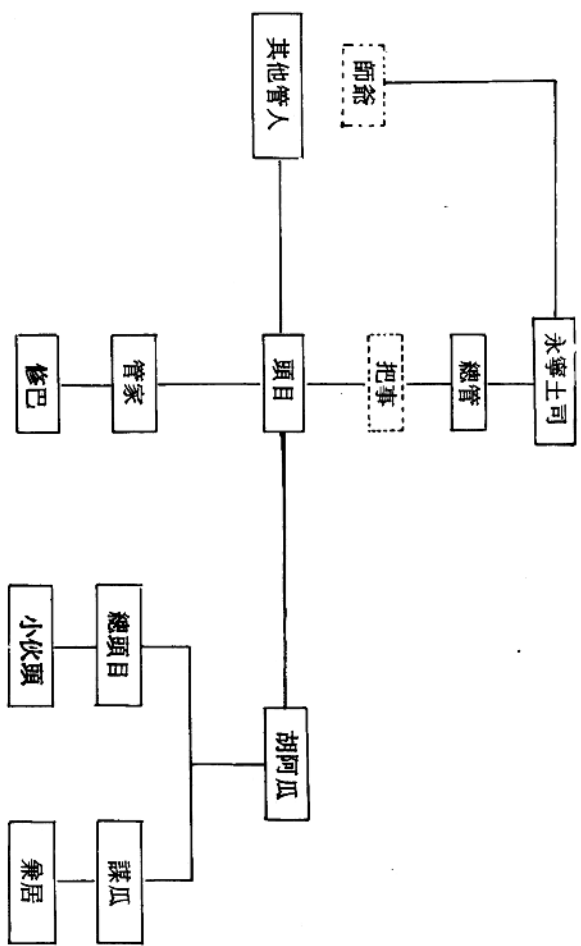
，尚待以後的詳細考證。

關於土司這一家都是蒙古人的原籍，這在土司這一家人中流傳得很盛行。他們自稱是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時的一員將官，因為受傷，就留在永寧做了土司。總管還告訴我，他們的始祖卜都各吉就是蒙古人的名字。這一個說法由他家這一套世系看來恐怕是靠不住的，正是因為卜都各吉，下面就是各吉八合，正證明這不是蒙古人的系統，因為這種父子連名制正是麼些人文化的一項特徵，而這種文化特徵是不出現在蒙古族中的。加上永寧土司年終祭祖尚要請麼些巫師來背誦家譜，這和麗江的木土司與左所的喇土司（我曾在這裏收到三十六代譜系）都是一模一樣，所以我認為永寧的阿土司仍是麼些族人而不是所謂的蒙古人。

永寧土司衙門的組織，我亦曾順便略加調查，在系統上自然是以土司老爺為領袖。土司之下有總管，照例由土司的本人充當，現在同土司一樣都變成了世襲，總攬土司衙門一切政事。在總管之下有把事二人，一姓陳，一姓沈，由漢人充當，也是世代相傳永為把事，那來由在上面的故事中已經說過。把事之下有頭目，都是土司家門，據說因為土司家門人口滋繁，不能大家都來當土司老爺，所以就分到各處去當頭目。在這許多項目中「胡阿瓜」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在平時他除了管理「額兒」公田事務之外，在他手下還有總伙頭，總伙頭又轄有許多小伙頭，專管向百姓徵派伕馬，攤派公款等類的事。在有戰事的時候，「胡阿瓜」管有四個「謀瓜」、謀瓜之下又有一些「彙居」，專負對外作戰的責任。

在頭目之下有所謂的管家，等於是土司家的庶務，專管土司家的一應雜事。這以下還有一個土司衙門中最小的官職，叫做「修巴」，是管獄兼傳達的職務，修巴之下再沒有其他的官員，這以下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在某一個臨時需要的時候，土司衙門中還可以有漢文的師爺，那就是文書或秘書，多半是代辦漢文的公事同信件，又大半是一種臨時性質。試把土司衙門的組織系統列成一個圖表：（插圖四十九）



附註： 者為漢人

 者為土司家門（麼些人）

這是土司衙門在制度上的組織系統，事實上在我調查的時候，永寧地方的大權握在三個人的手裏，第一個是「堪布」阿占先，第二個是總管阿少雲，第三個是土司阿民翰。

永寧現在有喇嘛寺，喇嘛教的勢力相當大，堪布是喇嘛寺的「住持」，是宗教上的領袖，阿占先和阿占科是兄弟行，是土司老爺的叔父長輩，所以他的力量很大。

總管原是土司的家臣，但上一代的老總管阿奪奇（字雲山）有大才略，自己住在瀘沽湖中心的海島上，附近各土司無不傾仰，到現在的阿少雲總管因襲其餘蔭，所以勢力還是很大，再加上阿少雲總管經商，在這一帶有經濟上的勢力，所以他在永寧也是極重要的一位人物，與堪布，土司，鼎足三分，統治了永寧地方的一切。

土司老爺是地方統治者的象徵，地方上有重要政事，照例得到他衙門中來處理，他是永寧地方當然統治者之一，不過在我（民國三十一年）調查的時候，新土司（當地人都呼他作新老爺）阿民翰年紀還只二十五歲上下，所以有什麼大事，總是堪布，總管和他在一齊商議定了再經「把事」吩咐下去執行。好在他們這三巨頭都是一家人，又都是統治階級，利害相同，沒有什麼商量不好的事。

據我那時在永寧調查的結果，阿姓土司的家門共有三十多家人。這三十多家的「貴族」是行的父系社會組織，和當地百姓的母系社會恰成一最惹人注意的對比。

第一、土司家的系嗣是採用父系制度，生下來的小孩是屬於父方的團體的。而當地的百姓則是母系社會的組織。生下來的小孩根本就不知道父親是誰，小的時候靠母親，長大成人靠情婦，全是附屬於女子一方面不能獨立門戶。

第二、土司的襲職是父系的，由上面自明以降的土官襲記錄來看，很顯明的是以父子相傳為主，不得已時以兄弟相繼為輔，總而言之都是男子這一方面，從沒有傳給自己女兒的例子，可見這全是用的父

系制度。反之當地老百姓的門戶及家長卻是母女相傳的，當男子的都附麗於自己的母親及姊妹，有時候當他們在家也擔當一部份門戶的差事，但這也是一種「代理」性質，只是代表他們的母親或姊妹而已，主要的人仍是女子而不是男子。

第三、財產的繼承，土司家是父子相傳，因為土司老爺都是男子。百姓家則是母女相傳，因為百姓家的男子都是要離家外出不安于室的。

第四、土司家都是「妻從夫居」的，土司夫人總是住在土司老爺家中。而百姓家則是「夫從妻居」，所有的男子都是到女子家去上門的。

在母系社會的環境中有一部份人是行父系制度，可以想到在婚姻上要發生所謂「內婚」的傾向，因為當地的人女兒都不出嫁，土司家便只好自相婚配，據阿少雲總管說，因為阿家總共只有這三幾十家人可以相互開親，所以只要男女年紀相當，輩份一項也不能頂真的來考究那許多了。我在永寧的時候，據外來人講，土司家姑母嫁給姪子，姪女嫁給堂叔這樣輩份混亂的事已屢見不鮮，而且也由來很久了。這是在母系社會中要行父系制度必然的現象無可奈何的事。

土司家和百姓家有一個很顯著的標識，當一個旅行者走進了永寧境中，只須他留意房屋頂子的質料，便可以知道那一家是貴族和那一家是百姓，凡是用瓦蓋房的大半以上都是阿土司家人。這只有一點點例外，就是沈陳兩位把事家也可以用瓦蓋頂，而其他當地的百姓是只准用木板搭房頂的。所以你只要看見這一家人是用木板蓋房用石頭壓起的，便可以知道這一家人是老百姓，而且是行母系社會制度所謂的「婆娘拉漢子」那種規矩的。若是你見到這一家有瓦頂蓋房，那這一家大概姓阿，一定是貴族及政治階級，而且是行父系社會制度的。

永寧麼些族的母系社會

永寧在雲南省的西北部，屬寧蒗設治局管轄。寧即是指永寧，蒗是指蒗蕨。兩地相距有兩天的路程，設治局又設在蒗蕨地方，所以永寧還是一個十足的土司地。東與西康鹽源縣的左所土司，前所土司地爲界，北與木里土司地爲界，西面與中甸縣，南面與麗江縣，東南與蒗蕨地方爲界。在東經一百零一度及北緯二十八度的附近。

永寧是沒有文字的麼些人居住中心，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學者都很注意這塊地方，因爲這裏是母系社會組織同時又有公田制度的存在，這都是很有興趣的問題。三十一年我爲了調查麼些族的遷徙路線曾在這裏走過一趟，由於準備的不够及時間的匆促得到的材料不多，但許多朋友時常拿這些問題來相詢問，可見大家都很想知道那裏的情況。因此就當時日記上所記的一點資料略加整理寫成這篇文章作一個最初步的報導。

永寧號稱女兒國，在這裏和父系社會組織相反，家族世系的承繼都是以女性爲主。母女相傳；延續無窮。男子都居於一種附屬地位，根本不計算在內。因爲當地的情況是這樣：男孩子長大成人便離開自己出生的家到遠處去找女朋友，時常就死在那裏，由女朋友焚化了他，（永寧的麼些人死後多是火葬）永不再回到自己家中來了。就是回到出生的家中，那亦只是依靠自己的母親或自己的姊妹，說不上什麼獨立門戶。母親傳女兒，女兒又傳給她的女兒，這構成永寧麼些族人世系的骨幹。自家的男子到別處找女朋友

，別處的男子又到這裏來找女朋友，這樣就使永寧的人口一代一代繁殖下去。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得出男女兩性在家族世系上地位的不同，女的不動如山穩做一家之主。男的則不附屬於自己的女相好，就只好附屬於自己的姊妹，一個是主，一個是賓，形勢相差很遠。

男子還有一樁不及女子的地方，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永寧還在這樣的情況中。所以兒女是母親的專利品，父親對這根本就談不到。因此生活在父系社會組織中的外來人初入永寧常是要問向男子問：「你有幾個令郎」的笑話。在父系社會中這是一句最普通的寒暄語，但到母系社會中就根本不通，兒子和女兒都是屬於母親的，父親根本就沒有兒子，那裏還談到有幾個令郎的話。若依照永寧的情況，第一，你不能向男子問訊你有幾個令郎，第二，假如你向一位女子問訊的話，頂好你先問她有幾個令媛，因為女孩子的身價在這「女兒國」中要比男子價值多，不重生男重生女，永寧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你應該先問一聲女生才通情達禮。

父親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因為他到處游蕩，在一個女相好處住膩了或為女子「遺棄」時就又走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上門」，時間沒有一定，女子的男朋友在一個時候也不止一個，所以他實在沒有辦法來分辨那一個是他的兒女。而且在那種環境中，當男子的根本就沒有這種心思發生。同樣兒女們也不知道那一個男子是他（她）們的父親，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有這種需要，所以「父親」這個稱謂根本就不出現在永寧的語彙中。

永寧的親屬稱謂應該是麼些族中最簡單的一套，我曾就此略加調查。結果在這中間就沒有父親的地位，一切都是以母女相傳為中心。有限幾個的男性稱謂亦多半是附屬於女性，或為母親的兄弟或為母之母的兄弟，或為女主角本身的兄弟或兒子。而且我們知道這一些男子大半時間是不在家中，雖有這樣的稱謂在，但顯然是居於一種不重要的地位。現在把永寧麼些人的親屬稱謂排列成一個圖表：

阿絲阿謎（母之母之母）

阿衣（母之母） 阿普（母之母之兄弟）

阿每（母） 阿每古美（母之妹） 阿每迪（母之姊） 阿烏（母之兄弟）

本身（女性） 爬美（妹） 阿牡（姊） 阿牡（兄） 格日（弟）

謎（女） 若（子）

如謎（女之女） 如烏（女之子）

在這個圖表內沒有列入的稱謂只有兩項：

一、本身的兄弟姊妹呼本身的女兒爲「即謎」相當於姪女；呼兒子即曰即烏，相當於姪男。

二、情婦呼情夫曰「初巴」，情夫呼情婦曰「初謎」。這兩個稱謂只限於當事人對用。男子在這一個家庭的地位像是情婦的兄弟，所以子女都仍呼他「阿烏」。

這個圖表內稱謂之下有它身份說明，用括號括住。代表六個輩份。三代尊親，兩代卑親，加上本身一輩，所以共有六代。現在依照輩份的次序把表上的各稱謂一一在下面略加解釋：

1. 阿絲阿謎 這是指尊三輩的女性尊親，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相當於男系社會的外曾祖母。這個稱謂在永寧麼些話中有女祖先的涵意，母親的母親以上各代女祖先皆可包括在內。原來麼些人有祀奉三代的習俗就是自己只祀奉到自己祖父祖母的這一代，這一代以上就丟掉不祭，木里及中甸一部份的麼些人現在仍是如此。永寧麼些人的這個稱謂仍含有這個意思，因爲說是歷代女祖先都包括在這一個稱謂中那就成爲一個比較有廣泛意義的名詞，不是專有或常用的稱謂。

又據被調查的人說，這一個稱謂有人認爲可分作兩個，阿謎謎是指女祖先，阿絲是指她們的兄弟。這一個說法告訴我們這一個稱謂的涵意還沒有十分確定。

2 阿衣 這是指尊二輩女性尊親，即母親的母親相當於外祖母，因為女性都不出嫁，所以她是這一家中的主幹。

3 阿普 這專指阿衣的兄弟，尊二輩的男性尊親，而且包括阿衣的情郎在內，若那時他仍住在女家，女家的人也一視同仁的這樣稱呼他。

4 阿母 這是指生身之母。

5 阿母廸 這專指母親的姊妹，相當於大姨母。阿每即母親的意思，「廸」是大，表示她的年紀大於自己的母親。

6 阿每古美 這專指母親的妹妹，相當小姨母。阿每仍是母親的意思，古美是妹妹，這是一個複合稱謂。表示她的年紀小於自己的母親。

7 阿烏 這指母親一輩中的男性，包括母親的兄弟，相當於舅父。同時母親的情郎也是用的這個稱謂。

8 初巴 這是指女性稱謂人，對情夫之稱，男性稱謂對情婦則稱初謎，已見上文。因為永寧麼些人的世系母女相傳，所以在這裏是女性稱謂人。不過我們知道男性稱謂人對尊輩及平輩的稱謂都與此相同，只是情婦情夫的稱謂調換了一個位置而已。卑輩親屬因男子無子女所以可以從略，稱呼自己的姊妹之子女曰「即烏，即謎」已見上述。

9 阿牡 這是稱呼平輩中年長於己者，相當於姊同兄，這一個稱謂只區別長幼，卻不區別性別。

10 爬美 這是指平輩中年幼於己的女性，相當於妹妹，或稱「古美」。

11 格日 這是指平輩中年幼於己的男性，相當於「弟弟」。

12 謎 這是指卑一輩的女性血親，相當於「女兒」。或稱「謎若」。

13 若 這是指卑一輩的男性血親，相當於「兒子」。或稱「若杭」。（霖按以上兩個稱謂都只限於「母親」專用。母親的情人則不能使用）。

14 如謎 這是指女兒所生之女兒。

15 如若 這是指女兒所生之兒子。

由上面的十五個稱謂，加上「即謎即鳥」及「初謎」三個稱謂，共有十八個。在這一些稱謂中沒有一個稱謂與「父親」的意義相當，所以永寧地方的地道麼些人對外面所謂的「父親」是沒法明瞭的。因此也常鬧這些笑話，你問他有沒有父親，他會意外的回答你一句「父親？多多的有！」同樣外邊人到永寧對當地人頂好也不要問候「你令尊大人可好」這一類的話，因為在這裏根本沒有「令尊大人」，對方若不是不懂，那他就要發脾氣罵你或甚至於拔拳相向了。他疑心你故意諷刺他是「沒有父親的兒子」。

有人說這是一種自由婚姻，有人說這是一種亂婚制度，假如說婚姻要有典禮一類的正式形式，那永寧連婚姻兩個字都談不上。因為這裏的女子都是住在自己家中，沒有出外嫁人的規矩，男子則自己來上門，是一種「夫從妻居」。情郎時來時往亦時常有更換，從來沒有婚姻典禮的舉行。依照當地的習慣，只要男方雙方相悅或是唱山歌（永寧有本地山歌，這一帶人稱之謂永寧調）或是甜言蜜語談得投機，女的便可約男的到自己家中來。照例是晚間，規矩是由女子親自來開門迎接引到屋子裏來，大家見到自己的女兒領一男子進來都非常高興的說「有客人來了」，殺雞做飯來款待。等到鷄子燉熟的時候，這一家中的男子都到他們的女相好處去了，女子遂留這位新客人在家中住宿。初次來女家上門，照例是如此，以後隨時可以來，簡直就變成了她們家中的一員，時來時往亦可以，終身留往女家亦可以，從來沒有被厭惡的道理。除非是和自己的情婦相處不來，那只好自己又去找別的女朋友。幾個男子同時都愛一個情婦的事時常有，但因此爭執打架的事卻從來沒有，聽到說若是同時兩個男子都來女家住宿，就由女郎的

母親設法拒絕其中的一個，假如老死在女家，那就由女家會同男家火葬了他，他既無子女，像雄蜂雄蟻的一代生涯就此完結。

一個男子若不常住女家代女家耕田，又時來時往住宿女家，那每年照規矩要送女的頭帕一方，短褂一件，長裾一條（永寧麼些女郎着麻布百褶長裾）腰帶一條；裹腿一副，鞋一雙，首飾若干，絲線數兩等。同樣女的每年也有東西要送男方，大概是衣裳一套（多半爲自織之白色麻布）腰帶一條；在麻布的邊緣上及腰帶的兩端都用絲線做出各種顏色的幾何形花紋，以示愛寵之意。

家庭之中，若是生下來一個男孩子，大家並不高興，因爲他既不能繼承這一家門的世系，而且長大成人，又一定會去跑野馬打游擊到別處去上門入贅（假如可說是入贅的話）的，不一定就是這一家中的一員。反之若是生下來一個女嬰孩，則大家都非常之高興，因爲她必定是這家庭中的一員，而且說不定就是這一家的主要繼承人，若是長大能幹還是這一家的經濟上的主持人，這就是所謂的「當家姑娘」，那地位很重要的。依照永寧的習俗，女的小孩在未成年之前都是穿一件長袍式的麻布衣，只在腰間束上一根帶子，下身不穿褲子。等到她長成可以交男朋友的時候，母親還要把她頭髮梳成很大的一堆盤在頭上，脫下長袍換上百褶長裙（仍然不穿內袴）加上短褂，親自領她到土司衙門中去磕頭，向土司老爺報告，說這是我的女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後我這一家的「門戶」（包括自己財產的繼承及對土司衙門應負的一切義務）都要由她來承當，所以特地帶來給老爺看看。由此可以見到永寧麼些人對女孩的重視。

假如一家人沒有女孩兒，那像父系社會中沒有了兒子一樣，門戶的繼承就成了問題。遇到這種情況，多半是從與自己有一些關係的人家中找一個女孩兒來支持門戶，把她請到自己家中來作一家之主，由她再招別的男子來上門，生下了女孩子兒，這一家就算是有後代了，又這樣母女相傳的延續下去。如果

是自己雖無女孩卻有個男孩想給自己這個男孩找一個女人進來，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女孩子在家中是很貴重的，多半不肯到外面去給別人當家。費了很多事，花了很多錢，偶然有機會找到這樣一個女子把她請到家中了，那後果每每也不盡如理想，因為習俗移人，到後來自己的男孩子仍然是到外面去找他的女相好，請來當家的女孩子也照例的招外面的男朋友進自己家中來做情郎，偷天換日的結果，這一個「門戶」就變成了名存實亡。

永寧的麼些人每一「門戶」有自己的家名，如補沙·勞狀等等，這家名多半是兩個字而且永不變更。個人有自己的名字，現在多半也是兩個字，就聯在家名一道唸下去，如補沙家的男子名叫囊吉，那稱呼他就是補沙囊吉，家名在前，個人的名字在後。因為近來永寧受喇嘛教的關係，生了小孩每每去找喇嘛來命名，喇嘛就老是那一套與宗教有關的幾個名字轉來轉去，結果不免彼此雷同。所以現在說一個人的名字，家名是必需要先唸出來的，有的時候還要加上地名，說是什麼地方的補沙囊吉，這樣才更清楚。這些家名都屬於女子，因為她們才是這一家門戶的支持人，男子則由母親那裏有了家名，自己流蕩終生，不能自立門戶，又無子嗣，當然說不到自己有什麼家名的話。

當地有兩句漢話諺語，叫做「永寧種稗子，婆娘拉漢子」。上一句是說永寧平壩有九千五百英尺的海拔，只能種些高寒地區的農作物。下一句就說出這一帶的麼些族人是在母系社會的階段中。



永寧土司的公田制度

中國公田的制度，至今還保存在永寧，這是值得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一項資料。據調查的結果永寧的土地，分爲三種：一紅照地；二私田；三公田，以次述之。

紅照地是一種出租於佃農之土地，佃農多爲夷人（保羅），亦有一小部份爲漢人。租的辦法是先向土司衙門交壓頭銀若干，由土司發給紅照，（紅照地的得名便由於此），再得當地老百姓的許可，領得土地來耕種，每年向土司交官租，向百姓交夷租。這種紅照地的分佈地區大半在高山不便耕種的所在，很像是當初棄置在那裏，土司百姓都沒有意思去管理牠，日後有人來尋地耕種，遂兩分其利。假如這個說法可靠，那在永寧這三種土地中，紅照地應該是最後才出現的一種。

私田是永寧百姓私有之田地，分佈區域極廣泛，各家面積大小亦不一律，對土司衙門的義務負擔亦彼此不同，由百姓自耕自食。據說在從前原沒有錢糧的負擔，如今有的這一點錢糧，即所謂的條邊銀子者，都像是晚近才添增起來的。我在左所土司地遇到一個村官「伙頭」，他說當地的錢糧是康熙四十九年才開始徵收的，左所與永寧極近，母系社會及公田制度皆相彷彿，說不定永寧私田的錢糧也就是於清代初葉才開始來徵收。至於私田對土司的應負各項義務如出款、驛送等等，那當老早就有了的。

公田爲土司官家所有，全在永寧平原中（當地稱之爲壩子）。這或者是爲了管理上的方便，因爲永寧土司的衙門就是在壩子裏。當土司的是「食於人」階級，自己不躬親稼穡，由壩子裏的一些老百姓代爲耕種，代爲收穫。有人說這一種公田制度在某一種意義上和所謂的「井田制度」很有點相像，如土地

權屬於公家，由百姓代出勞力耕種，代種公田的人不再支付土司家任何差事等等。井田制度是一個到現在還在爭論的問題，永寧的公田制度或許能對這個問題供獻一些新的資料，即使這一點也做不到，這種土地制度本身也就有紀錄的價值，所以我曾和當地的阿土司商量，請他供給我關於這方面的資料。下面就是我所搜集到的。

永寧土司所有的公田又可區分為兩種，一種叫做「枯兒」，「枯」在麼些語中是「內」的意思，可以叫它做「內工」。另一種叫「額兒」，它的正確涵義還不清楚，暫以「外工」的名字來稱呼它。因為我們知道內工近乎一種農奴制度，工作者都是土司家的奴隸等，可以算作土司家裏的人，左所土司那裏也有這種公田制度，據左所土司喇寶臣親自對我說，這一些人來到家中應當作自己家中人一樣看待，可見內工的意義是很正確明白的。額兒的工作人員都是當地的普通老百姓，與土司家沒有內在的關係，也可以叫它做「外工」。

在上面說過「枯兒」是一種農奴制度，種公田所使用之勞力，全為土司家之奴隸，在當地稱之為「爬子」(Pjatsu)，和保羅人的「娃子」相當。在永寧這種奴隸與百姓不同，自己沒有私田，由土司家分給他若干地以自食自足，土地所有權仍操在土司手中。當地計算土地的方法，是以一日一牛所能耕種的土地作為一個單位，叫做「一架牛工」，或「一架牛地」，每一個奴隸普通約有七八架牛地，勉強可以够用。對土司家負有聽差之義務，土司家有事，不論何時，須隨喚隨到。在下面先紀錄這些奴隸對公田方面之勞役，亦就是「枯兒」項下的各種工作。

「枯兒」這項制度，現在是由兩個「管人」代土司執行，一個住在永寧西面那哈哇村，家名是補沙，一個住在永寧東面的折波村，家名叫做勞狀，當地人都稱他們叫補沙管人及勞狀管人，因為他們的家名永不變更。我調查的時候是住在永寧的喇嘛寺中，供獻給我們這些材料的就是補沙家的那位管人，年

紀約有四十多歲，名字叫囊吉，大家都喚他補沙囊吉。

據補沙囊吉說，桔兒管人所管轄的土司田地共有十三塊，估計約有八十架牛工的面積，他說可能有三百畝的樣子，不過這未經丈量確實的數字尚不敢說正確，他們共管有農奴二十七家。

這二十七家對公田的服務僅有勞力一項。如耕田時之犁牛，下土之種子，收割獸運時之牛馬，以及工作時之飲食，全部由土司家供給。應該赴公田之工作的時候，事前先由這兩位管人來通知，告訴給這二十七人工作的日期及地點，因為公田散布在各處地勢高低不同，離河水的遠近也不一樣，並不能同時來工作。工作的時候，以一家出一工為原則，將這一次指定的地區做完為止。

在這二十七家中有一家專管煮飯的責任，要赴公田工作的時候，這一家人早一天赴土司衙門領來米糧，到時候在田地邊生火造飯給大家吃。這一家人不再做田地上的工作，只為人做飯，也算是一工。

這兩位管人在工作的時候，只負指揮督促的責任，自己並不下田工作，至於應該種那種糧食或用那種種子以及今年使用那塊田地等等，亦都是由這兩位管人來商量決定。因為永寧的土地多半是生地，在此地種過一年，便要任其荒廢生草兩年休息地力，到第三年才可以重種。當地人叫這種辦法是「隔二趕三」。所以應該使用那塊田地，這兩位管人亦應該事前商量一下。

一年之內的工作，大致如下：正月犁田，二月撒燕麥，三月點包谷，四月撒稗子，五月拔草，七月割燕麥，九月收包谷，十月割稗子打稗子。收割曬打完畢給土司家獸運入倉，那一年的工作就算完畢。

——上面所說的月份都是指的太陰曆，因為一帶的人還不知道使用陽曆。

永寧的地勢高，拔海近一萬英尺，再加上他們種田又不得法，稗子的收成又遠不如稻穀，所以據補沙管人說每年「桔兒」所得的糧食雖不盡相同，但大概只是有七八十石的樣子，若遇到年成不好，收成差，那就只有半數而已。

據這位管人的估計，大約每一家農奴每月須爲公田出三個工到四個工。春天比較少些，秋天收割打曬的時候比較多些。平均起來一年一家出三十到四十個工，那「枯兒」名下公田的工作就可以全部完畢。

因爲「枯兒」名下的工作者多半是所謂的農奴，我曾對這種農奴的來源加以追究。據說所謂奴隸的來源可分爲兩種：第一種是欠了土司的款項，因而降身爲奴。這種奴隸若有錢贖身時，仍可成爲普通的百姓。第二種是土司家用錢買來的小孩，從小時候就在土司家生成，成年之後由土司作主給這些奴隸一些土地使能生活。如此生下來兒女，世世代代都是土司家的奴隸。所謂「枯兒」名下的農奴，據阿少雲總管說多是後面的那一種，而且世代相傳已經是很久遠的了。

所謂「額兒」（外工）者是百姓代土司耕種公田的一種制度，與上面所說的「枯兒」不同。枯兒是內工，一切耕作上所用的器物和工作時的飲食都由土司家供給，自己只要出一份勞力就可以。額兒是一種「外工」，土司家只出一份田地，工作時所需的農具，畜力，人力全都由百姓自己帶來，是一種正規的「公田制度」。因爲「枯兒」項下的工作人員都是土司家的奴隸，很近乎一種農奴制度，既是奴隸，連自己本身都是土司家的私產，根本說不上什麼公和私。現在所要敘述的「額兒」，工作人員全是正規的老百姓，和土司沒有主與奴的關係，在自己種自己私有田地之外，另外還對土司官家的田地負有一份耕種的責任，這才是正式的公田制度。

主持「額兒」這項公田制度的大管人，官名叫做「胡阿瓜」，是八部管人的意思。因爲當初永寧分作八區，由八個「伙頭」管着。胡阿瓜就是這八個伙頭的直接上司。

胡阿瓜除了管轄這八個伙頭之外，還直轄有四個「謀瓜」，是「兵官」的意思，遇有戰爭一類的緊急事項，胡阿瓜可以直接通知這四位謀瓜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平時代土司管理額兒公田制度的施行，有事

就率領四位「謀瓜」去征戰，這一位官員在土司衙門中位置的重要是不用說了。他所管轄的這兩大職務的配合上亦極有意義，有事則征戰，無事則耕田，可以想見當初設計草創這種制度的人是很有深意的。

在我調查「額兒」公田制度的時候，我是住在永寧總管家中，由總管傳令喚來巴祖村的胡阿瓜聽我問訊。這位胡阿瓜年紀約五十歲上下，經辦這「額兒」事項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所以很熟悉，只是他的漢語平常，遂由阿少雲總管代作義務翻譯，下面就是這樣得到的一些資料：

據巴祖村的胡阿瓜說，額兒項下所有的公田共有十六塊，分佈的地區以北面的熱水塘（溫泉）附近及東南的達坡一帶居多。由八十家百姓擔負耕種的義務。永寧平壩中約有三百戶人家（據總管及胡阿瓜這樣說，確實數字尚有待正確的調查）耕種公田的人戶約佔四分之一的比例。這八十家百姓只負公田上的責任，其餘的百姓不負公田上的責任，卻都有自己門戶上應盡的義務，或要向土司家繳納錢糧，或要代土司家放牧牛馬（永寧麼些人尚在農牧時代中）或專供給土司家某一種日用必需品，如柴薪掃帚之類。由這些地方看起來，當日永寧土司對百姓義務的分配是有一套很精細的通盤計劃的。

額兒項下的這八十家百姓又區別為三種：黑工，白工，同花工。黑工在當地語中叫做「阿拿」，所擔負的工作最重。白工叫做「阿盤」，所擔負的工作最輕。花工叫做「阿崖」，所擔任的工作比白工多比黑工少。

黑工白工各人有各自應耕種的田地，只是白工種田時黑工要去幫助，但是黑工種田時白工卻不來幫忙。所謂的花工，則幫助白工時多，幫助黑工時少，自己並沒有本分的田地，只是一種幫忙的性質，又加上在門戶的比例數上只佔四分之一的現象，我很疑心這一項花工是後來才添加進去的。

在我調查的時候，胡阿瓜說黑工有三十八戶，白工有四十戶，而花工只有兩戶。

一年之內每個月都是應該做些什麼工作，因為同在永寧壩子裏，所以和上面「枯兒」制度的大致相同。一年收成所得的糧食也和枯兒的相差不多，因為據現在的「堪布」阿占先說土司家為公田的收成特別蓋了一個大倉庫，中間用東西隔開分作兩邊，一邊裝枯兒管人所收來的糧食，一邊裝額兒管人所收來的糧食。他還記得在小的時候，每年收割入倉完畢，照例在某一天要開倉比較，看今年是那一個管人送來的糧食多。他記得有時是「枯兒」比「額兒」多，有時「額兒」又比「枯兒」多，再不然兩邊相差的很有限。由這一點上來推測，這兩種制度下的田地塊數雖不相同，但二者田畝的總面積相差的不會太遠。而且這兩種制度很像是在同一個時間內並行設計實施的，因為枯兒項下的田地永寧壩子東西兩邊的較多，而額兒項下的田地就多半在南北兩邊，很像是經過一番有意的安排。

黑工白工各有自己應該耕種的公田，「門戶」世代相傳，從來不會遺忘或錯亂。各人知道自己份下公田的位置及自己應擔任的工作，一直到這塊公田的工作全部完畢才可以罷休。胡阿瓜來通知那一天要到那一塊公田裏去工作了，於是有的人家應出一條耕牛，犁田六畦或十畦，有的人家應該去播種（種子是由土司家供給，由胡阿瓜事先領來），有的應該去引水，有的應該去拔艸，有的應該去做飯（若須全日工作，土司家供給一餐中飯，在田邊吃，與枯兒全部供給飲食者不同）大家各就自己門戶相傳的事項一齊到公田裏去工作，從來沒有爭執混亂的事件發生。那一次他（她）們大家去耕種喇嘛寺前那塊公田，我特地去看光了一番，只見他（她）們各司其事忙碌異常，有的做完了就走，有的老做不完，我曾找了幾個年老一點的人來問訊，問他們的工作何以不同，又何以勞逸不均？他們都說不出一個道理，只說自古以來便是如此。可見這項制度的創始，時間不會很近，到了現在，黑工白工的來由都已經忘記，全部組織世代相傳變成了一副自動的機器，只須胡阿瓜傳出號令指定日期，大家就會按部就班把全部工作一齊做好。

據阿少雲總管說，黑工白工工作份量的不相同，可能是由於當初領受私田的多少，黑工領的私田多，所以對公田的責任大，白工領的私田少，所以對公田的責任小——當然，這只是一種揣測之辭，一切都還待新資料積得够時才敢決定。

黑工或白工有一家「門戶」絕滅了，那就由其他的人來繼承這一家土地和對公田的責任。若是這一家人在生前已把土地當押了出去，繼承這一家門戶的人可以出一半價錢收回贖回。阿少雲總管說，這一類的事件曾經出現，他就是援例這樣辦理的。若是黑工白工不願意負公田上的這份責任的話，那也可以把自己這個門戶的全部私田讓與別人，別人接受了這份田地，便同時接受了對公田的這份義務。由此推想阿少雲總管在上面的推測很有成立的可能，因為私田總是和公田的責任相聯在一起而不分開。同時使我們知道當初受領公田的大小和對公田責任的輕重這二者的比例也相當公允，不然一家黑工或白工「門戶」死絕時，便不會有人來頂這份田產及差事了。

永寧壩中土質尚好，又有大河蜿蜒盤流其中，所以假如好好耕種的話，土司家由公田收入上應該得到不少的物質，可是據土司說，公田的收入頗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趨勢。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由於百姓同農奴的懈怠，我們總是看到公田裏的農作物遠不及私田裏長的茂盛，那就是一個最現實的說明。第二是由於土司這一家人（土司總管，堪布都是一家人）漸漸由政治上的領導取得了經濟上的操縱，像總管就是永寧頂大的商人，他們根本不在乎這一點公田上的收入，上層一鬆懈自然效果就更差。

在農作物收割的時候，永寧壩子裏有這麼一條規矩，就是要由土司家先收割，在公田收割三日之後，私田的收割才可以開始。曬打的時候亦是一樣。「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在永寧公田制度的收割曬打上找到了事實的證明。至於犁田播種等因為須顧及地勢的高低及水流的上下，並沒有這一項先公後私的硬性規定。

有的時候，百姓家亦可以比土司家先收割，不過這一定得有特殊緊要的事件發生才可以。如家中有喪事之類，需款孔亟，那就可以先到土司家送一點禮，陳述自己特殊的需要，得土司衙門的准許，那就可以先行收割。窺其意這是由於事出非常所以特別開了這一個方便法門予以通融。

永寧土地法中有這麼一項硬性規定，即無論公田私田，絕對不准賣與外來的人。公田自然是不能賣，就是私田，在土著百姓間可以轉移，但對外來人就只許當不許賣。如麗江人來永寧經商的很多，而且聚集成永寧壩中最大的一個村落（平靜村，當地人呼之爲皮匠村）但是關於土地的所有權，沒有一尺一寸可以說是自己所私有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向土司家租來或借來，從來沒有是「買來」的。這一項硬性的規定對公田制度的關係很大，永寧公田制度所以能保留到現在，土地權不准移讓入外人手中，是很重要的一項因素。

人口遷徙對公田制度的破壞力量亦大，所以永寧土司對百姓的「門戶」管制得很嚴。現在永寧的土地所有權還沒有落在外來人的手裏，「門戶」的變動又很小，所以公田制度還可以勉強維持現狀，一旦上面所說的兩項因素起了變化，或農業社會組織變成了商業社會組織，那時候公田制度是不是還能存在，這是很有問題的。

據當地的外來人說，在民國二十九年的時候，政府曾派人來永寧清丈土地，由政府發給老百姓土地執照，但老百姓由於習慣還不敢與土司爭論，但這已表示出土地權有逐漸轉移可以自由買賣的趨勢。如果土地權落於百姓手中後再輾轉落入外來人的手裏，到那時公田制度大約距崩潰的階段就不遠了。

假如說所謂的「井田制度」是像畫的九宮格一樣，中間那一個方格是公田，周圍八個方格是私田，由八家種私田的來代耕中間的公田，那永寧的公田制度在區劃上是與此不同的。據實地觀察的結果，像是在每一座村落的附近，用一個「口」字的形狀圈起一塊土質良好的地叫做公田，責成這一村人代爲

耕種代爲收穫。枯兒項下的田地比較距居住的村庄要遠一點，然而那是由奴隸來種，性質自有不同。但若說井田制度的主要精神是以勞力代替賦稅，那永寧公田制度的精神是與它相同的，因為凡是擔任公田勞作的百姓，依照永寧相傳的規矩，對其他一切差役概不擔負。

看永寧公田制度的區劃相當周密，規矩又極繁多，想當初創設這種制度時一定很下了一番心思。照道理講這一項土地制度應該有極詳細的卷宗存貯於土司衙門中。但土司阿民翰對我說，所有的文卷，在滇西回亂時全部失落，所以這一項極有意義的寶貴史料已不可見，而且連這項制度創始於何時，創始於何人都沒法查出，只能從現存的一些規矩裏窺測到一點點原來的規模輪廓，這真使人不勝惋惜。

多巴神羅和密勒日巴的故事

話說在後藏地方，矗立着一座冰雪千仞的岡抵斯山。這座聖山被稱為衆山之王，也被稱為萬山之根。在那兒居住的人民，信奉一種「奔波」巫教，也就是麼些民族所謂的多巴教，或稱之為黑教的。——他們的教主叫多巴神羅，法力廣大無邊，遠近無人不曉。

一天，一位貌不驚人的老者，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領着一羣徒弟，拄着一支拐杖，搖搖晃晃地來到了山脚前。他就是密勒日巴祖師，由於看到了岡抵斯山的地脈很好，便到這兒宏揚佛法教化衆生來了。（參看圖版十四）

多巴神羅早就聽說到密勒日巴的大名，便走出來迎接他。說：您老人家就是密勒日巴吧？您要到什麼地方去？又要去做些什麼事呢？

密勒日巴說道：我就是密勒日巴，我要到這岡抵斯山下，來教化這兒的衆生百姓，使他們都知道我佛教的慈悲大道。

多巴神羅說：您不知道這兒是我們奔波教的地區麼？我就是這兒的教主，您爲什麼不先和我商量一下呢？

密勒日巴說：我承奉我佛如來的旨意，普天之下，都可以去教導勸化，你在這兒無妨，咱們可以共同施教，任憑人民選擇。——當然，假如你不願意這麼做，你也可以遷移到別的地頭上去。

——這一來，多巴神羅生氣了，鼻子裏哼了一聲，臉上露出了不屑的神情，說道：人家都說密勒日

巴是一代祖師，道行深湛無比，如今一經見面，卻只不過是一個糟老頭子罷了。穿着破破爛爛的衣裳，手中拿着打狗的拐杖，口中唱着蓮花落兒的曲調，分明是一個叫花子的模樣，實在令人失望。請問你有什么德何能？敢同我黑教來比賽較量？！

密勒日巴微微一笑，開口便把歌來唱：

糟老頭子是不錯，人間萬事都經過。

身上衣服雖破爛，心中智慧卻明白，沒有一樣不曉得。

手中拿着打狗棍，旁門左道都怕我。

如果一定要較量，咱們上山比比法！

於是在大眾見證之下，多巴神羅要和密勒日巴要作一次爬岡抵斯山的比賽，誰先到達山頂，誰就算強，誰就留在這兒教化百姓。誰失敗了，誰就搬家到別的地方去。

首先兩個人爬山的方向就不相同：多巴神羅由右向左轉繞，密勒日巴則由左向右轉。多巴神羅拉着密勒日巴說道：由右向左才是我們教門轉經的方向，你來到我們的地頭，就該入鄉隨俗，捨己從人！

密勒日巴說道：若果然地一切都捨己從人，那我不免是白來岡抵斯山一轉了！——還是你順從我的大道由左向右繞行好了！

兩個人爲這一點爭執，扯扯拉拉地不放手，密勒日巴一用力，多巴神羅站腳不住，幾乎跌了一交。於是多巴神羅說：你這個老頭子力量倒是不小！咱們還是各行其是，繼續咱們登岡抵斯山的比賽吧！

——由於他們兩位教主的這一番爭執，由於他們都是神力無窮，所以現在岡抵斯山的登山入口，就有他們兩個的脚印深深地印踏在石頭上了。

兩個人轉山的方向雖不相同，但是傍晚了休息的時光，卻又會合在一起，只是中間隔了一道深深的

山澗。

多巴神羅來顯神通，把脚伸到千丈深澗中去洗，順便一伸腿，把脚印印在密勒日巴的洞口山石之上了。

密勒日巴微微一笑，伸出手來，隔着山澗，在多巴神羅的洞口石門之上，印了一個手掌之印。

——如今這兩個山洞都還留在那兒，那脚掌手印都清晰清晰地還可以看到。

一宿無話，第二天攀登山頂，就要分見勝負了，而多巴神羅心中自有盤算，這兒的山路我最爲熟悉，他又這樣的老邁龍鍾，我是穩操勝算無疑。他心下十分得意，在半夜的時光，便唸經求他的護法大神來扶持，然後打起皮鼓，搖起板鈴，（一種奔波救的法器，現在麼些巫師還在使用）向岡抵斯山的山頂攀登。

密勒日巴呢？他卻正在呼呼大睡。他的徒弟們聽到多巴神羅的鼓聲，已經轉上山的半腰去了，天也就要破曉。就趕快去搖醒他們的師傅。說：老師，您不要岡抵斯山了嗎？您聽見多巴神羅的鼓聲鈴聲了嗎？他們已經爬到半山腰上了，您卻還在睡覺，看來，看來這座岡抵斯山是靠不住了哇！

密勒日巴笑着唱道：

吵吵嚷嚷鬧什麼？

左道旁門就是聲音多，

不用驚慌和失措，

正道邪門有差別，明白的人有辦法！

他的辦法很特別，既不打鼓也不請護法，並不去辛苦地爬坡，靜靜地在等太陽，卻和它一道來出發。

——當陽光一照射到大地面上，密勒日巴就騎上第一道光線，頃刻之間，就同陽光一齊飛上了岡抵斯山的山頂。

多巴神羅呢？這時候他還在山半腰裏艱苦掙扎，忽然聽見山頂之上有人叫他。仰頭看時，山頂白雪之中，正坐着法力無邊的密勒日巴，萬道霞光照耀，正四面八方圍繞着他！

密勒日巴大聲一喝：左道旁門怎能比我佛教正法？如今是勝負已決，多巴神羅你還有什麼話說？

多巴神羅說：事到如今我還有什麼話好說？我應該到什麼地頭去生活，想您早已爲我找尋妥貼，就請您大發慈悲，爲我指點好啦！

密勒日巴隨手抓起岡抵斯山頂的白雪，擲向東方天末，並對多巴神羅說：那兒有白雪山峯的所在，就是你們奔波教的地段啦！

——於是現今雲南麗江地方，就有了千古不化的玉龍大雪山，麼些人的奔波巫教也就在這一帶生根發達了。

※ ※ ※

這個多巴神羅和密勒日巴的故事，是屬於西藏紅教喇嘛的一部秘密藏，名字叫「密勒局拉」，是密勒祖師智慧寶庫的意思，紅教喇嘛修鍊，有三年閉關不得見外人的一段歷程，這部經典就在關期內傳授講習。

閉關的儀式，十分隆重莊嚴，靜所大門還須縣長親自來參與加封條，三年期滿，再鳴爆竹吹打去啓封，習靜者經三年隔絕苦修，遂結成了紅教喇嘛的正果。

靜院設在麗江西南隅文峯山下的文峯寺內，我在文峯寺的時候，因緣奇巧，得遇到講經回來的嘉錯喇嘛，遂由好友周覺癡兄作通譯，在飲酥油茶曬太陽聊天的福份中，收到了這一則詞句美妙意味深長的

宗教故事。

看着嘉錯喇嘛只不過慢慢騰騰地隨手翻動幾頁藏文的貝葉經典，覺察老兄抽着長桿煙袋的侃侃而談，效果卻如此地扣人心弦，心中真是欣喜無量感激萬千。立刻我就提出了要求，求喇嘛慈悲，把這一庫秘密寶藏傾囊授我，我不惜任何代價。

嘉錯喇嘛的笑容，比多日的陽光還要溫煦照人，卻義正詞嚴地對我說：「世事一切都有緣法，人生不可以不自滿足，你研究的是奔波黑教，和密勒祖師的緣份，能如此完滿已是天幸。這原是爲習靜閉關三載的喇嘛開講所用的內典，我如此爲你破例指點，連我都已擔當了不法的關係，只求密勒祖師能恕我照你，使我們都受一點慈雲法雨的滋潤也就夠了，豈可枝節橫生再動什麼貪心？」

由些我常是想，邊疆上的文化蘊藏，真的是無限豐沃，畧一沾染，處處都啓人智慧無量。自己若有千手千眼觀世音的法體或孫悟空拔毫毛出化身的本領，把邊疆上那些益智增慧的所見所聞，都彙收來作一專集；定能供大家奇文共賞觀感一新，密勒日巴多巴神羅的故事不過是其中的滄海一粟而已。

說實言實語，我並沒有資格來讀美讀美密勒日巴祖師，因爲我連藏文都不懂，何由得略窺其津涯？只因偶然在玉龍大雪山下研究麼些象形文字經典，由黑教教主多巴神羅而和密勒日巴發生了一點關係，遂只得邀沾到一點慈雲法雨，距離宗教上的內典奧義和修持精邃連一點也談不到呢！

而密勒祖師他呢？不但在宗教地位上崇高無比，不論紅教、白教、黃教，那一個不尊密拉日巴爲一代的大祖師？他更邁進了一步，把難以言宣的宗奧教密，一一都轉化爲朗朗上口的日常歌詠，一口氣指證了真理，也唱澈了人生。十萬詩歌頌（此書已爲張澄基教授譯出）的廣泛流傳，多少人從此中汲取了智慧靈泉？多少人由此而得到了悟津寶筏？……人生，宗教，有多方面的光輝投影，但是生之歌詠，還有比這更美麗更沁人心肺的篇章嗎？

更難得的是這位密勒日巴祖師不但智慧如海，而且在形跡上更平易近人，在上面和多巴神羅爭執的故事中爲人所奚落就可以證明。而最爲難得的是他宣講的教義都是諺語詩歌，一字一句，都清淺如話，老嫗可解。

你問他何所爲而來？何所見而去？他回答你一曲歌。

你問他山間清風爲何？湖上明月爲何？他回答你一首歌，

你問他人生意義何在？宗教奧密爲何？他回答你一首歌。

言談應對，都含妙諦，談笑風生，字字珠璣，一輩子所言所行所唱，到頭來出口成章，編織成十萬詩篇，飄落在前藏後藏，佈滿了濁世人間。

不僅是前藏後藏，旁及西康蒙古，不論那一個喇嘛宗派，誰不說密勒日巴是崑崙山樣高的大宗師？聲聞典籍之所及，連我這個和宗教遼隔的中土芥土，都攀枝附葉地沾濡了甘露法雨。真是法蔭遠潤，因緣奇勝，不可思議。

宗教，本來就是一種崇高的境界，詩歌更是沁人心胸盪氣迴腸；密勒日巴現身說法，把這些最高超和最普遍的人間世情操合之而爲一，以歌唱來自娛娛人，以歌唱來度人度世。一輩子不爲別事，只唱詠了十萬詩歌篇章，便完了終生聖潔大業。人生的詩篇，還有比這更美麗的嗎？

對於這種陽春白雪的情操，我從感受之始，就沒有起意使用文字來作傳達，因爲我知道這在本質上就有所不能。而且不僅是文字，就是音樂彫塑其他，一樣地不容易克奏膚功，幸虧當日在文峯寺時，找到了一張密勒日巴的木刻圖像：現仍秘存在行篋之中：長髮披肩，作雪山習靜之狀（圖版十四）每一展視，聖潔光輝照人，特爲製版流傳供養，一以印證八方功德，並遙謝嘉錯喇嘛開示之恩和覺察兄翻譯之勞。

若換一個角度來看，雖然在本故事中麼些黑教教主是一個失敗者，但從整個故事來看，非但故事繽紛多姿，而且對白生動，更加意境高超，的是一篇極為成功的文藝作品。

當然，喇嘛教徒一定不以爲然，因爲他們原是當作經典來讀的。然而卽令是當作文藝作品來欣賞，亦實在是不起，由於是和麼些黑教教主多巴神羅的遷徙東來有關係，所以一併記錄在這裏供作比較研究。卽令是如此，由於時地阻隔，有許多過節縫口，還是得略加詮釋推衍如下：

第一是雪山和雪線的問題，在故事中說到了密勒日巴抓起岡抵斯山頂的白雪，擲向東方天末，對多巴神羅說：那有雪的地方，就是你的地段了，所以麼些的巫教就在雲南省西北隅的麗江附近發達了起來。因爲麗江有終年積雪的玉龍大雪山，依經典上說，這當是岡抵斯山頂白雪一脈之分。

麗江的玉龍雪山高兩萬呎，超過了雪線，所以終年北望，皚皚雪圖，常挂天末。是不是密勒日巴所擲，自然是無從印證。但是這一帶只有這一座冰雪結晶的太古雪山，又使人覺得十分詫異，難道紅教喇嘛的經典，也因時因地而制宜，隨時增加地緣的異相而故神其法力嗎？都使人一下子不能徹底了解。

看黑教、紅教、黃教喇嘛們的地理分佈情況，呈一種黃教之勢力圈外有紅教，紅教之外圈有黑教的現象，這是宗教排斥的一種現象，所以黑教從西藏而東來的動向是很清楚的，這和現在西藏拉薩是黃教、雲南西藏西康交界一帶是紅教、金沙江玉龍山一帶是黑教的地理現象很相吻合。

麗江的紅教喇嘛寺有五大寺，玉龍山脚下的玉峯寺，縣西南隅的文峯寺都包括在內，由於和黑教的勢力犬牙交錯，所以常有小小糾紛發生，在麗江的巨甸有一座興化寺，那兒畫了一幅多巴神羅闖法失敗，自山頂上丟鼓拋鈴倒下來的圖畫就是一個「是起爭端」的好例，我在麼些族的故事內多巴神羅傳的跋語上有所報導，在這兒不再重複，只是在那時候我把密勒日巴譯成了彌勒蘭巴，其實只是一人，讀者一

比勘，立刻就會了然的。

至於後藏的岡抵斯山那確是聲名顯赫，麼些經典上稱之爲格里抵希。不止一次兩次，到過那兒的人對我說，那座大山之下，還有多巴神羅的廟宇，喇嘛們也准許奔波教徒去頂禮膜拜，這倒是和經典上的說法吻合，希望有心人士有緣前往時多加報導。不過麼些人稱西藏人爲大哥，自居二弟的身份，這傳統和他們是自西藏而東來的說法大致是符合的。

至於岡抵斯山上的脚掌手印，固然要人去勘察印證，但是並不能代表什麼重大的意義，因爲山石的形跡每每爲信徒們所附會，如麗江的紅教喇嘛寺中就有五寶法王的足掌印刻在石上，鷄足山的絕頂也有華首門的傳說，說是迦葉尊者在那兒捧着如來佛的金襴衣在等彌勒佛降世；到跟前一看，也不過是山石略像門檻而已，不必給予很大的注意。

至於密勒日巴的騎光線登山頂的觀念倒是十分新鮮而摩登的，不知當日的聰明西藏人是不是由朝霞照上白雪而興起此項靈感？因爲雪山高舉，第一道粉紅色的光線照上山巔，那景色是十分神奇而迷人的，我在玉龍大雪山下不止一次膜拜過這種「陰陽隔昏曉」的美絕人寰的景色而迄今念念不忘，想後藏的朋友們亦必同樣的有所感應無疑。

七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外雙溪綠雪齋中

麼些族的故事

一 從文藝觀點看麼些故事

我之收集麼些故事，本身就是一篇很有文藝情味的故事。

對日本的抗戰促成了許多學校的大遷徙，那時我正在杭州藝專學畫，由美麗的西子湖邊一路遷徙到西南高原上四季如春的昆明。湖南到雲南的這一段路程學校本來預備的有汽車，但我和幾個好事的朋友忽發優勁便要一步一步親自丈量過去，橫斷貴州省苗區的步行途使我對邊民藝術發生了深切的興趣，這可以說是我志於邊疆事業的開始。

二十八年我到了昆明，一天李晨嵐兄約我去謁古琴國手鄭顥蓀先生，我在他那裏第一次看到了麼些族人用象形文字寫成的經典，狹長的貝葉經形式，掀開來滿紙鳥獸蟲魚的荒唐圖畫，我心中怦然一動，『這是什麼寶貝？』鄭先生笑道：「我也是好奇收來的，原以為它是初民的樂譜，現在才知道只是一些故事。」——怎麼，這種小孩子畫的圖畫竟會是故事，世界象形文字的系統中還沒有這麼美妙的標本出現過！當時我便默默許下一個心願，不管它講的故事如何簡單稚拙，只要還能組織成篇，總比美洲紅印地安人的圖畫文字要美麗完備得多了，我願意為這一項文字學上的國之瑰寶貢獻此生。

那時藝專有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組織了一個高原社，約我一同去看沈從文先生。沈先生因為聽說我是徒步旅行團中的壯士，便對我誇耀雲南邊地景色之奇麗與文化寶藏之豐富。隨手由書架上抽出一本駱

克博士 (Dr. Joseph F. Rock) 對麼些經典的譯文遞到我的手上，意思好像說，你誇苗區何等美好，請你也看看雲南的邊地是不是更美。他的預期效果不錯，我隨談隨聽信手披閱一遍，使我知道鄭先生處的圖畫文字，不但是故事，而且是很完整的故事，果然較苗區的更美，於是我的興趣更高決心更堅。

沈先生又告訴我這一族人是住在滇省的西北部的麗江，在橫斷山脈的近旁。在那裏又有一座美絕人寰的玉龍大雪山，他們許多朋友都神往已久，正在等機會去開眼界。這一夕談話使我的決心馬上變成行動。橫斷山脈，這個名字像是在對我挑釁，記得在小學地理教科書上我曾會見過牠，那時就不以牠爲然，小小的心靈想，我國的山脈既都是由西而東，你幹麼要自北向南，橫斷兩個字多麼的不順眼，現在又狹路相逢你未免有點欺人太甚，麗江既在橫斷山中，我便偏要去踏勘，看能征服你不能！加上那時我正在作風景畫的各種嘗試，玉龍大雪山對我不啻又是一個極大的引誘，雪山在宗教上可以成宗，難道在山畫上就不能成派麼？苗區既已落在背後，且把舵輪轉向滇省西北，要邁步大雪山下去探尋這種圖畫文字的老家。

有願竟成，恰巧這時滕固先生在作藝專校長，他正有意對西南邊民藝術作一番調查研究的工作。我馬上擬一個麼些族及古宗族的藝術調查的計畫呈送上去，預備約邱壘先生擔任圖案方面的調查，俞鵬兄擔任音樂，我則負責繪畫文字。

這計畫很快的就准了，但臨出發的時候卻只剩有我一個人，因爲他們都有所牽掛，我便飄然獨往。途經大理，我已心醉，登點蒼山頂，望玉龍白雪，我更神馳，等我到達「金生麗水」的麗江，民俗樸實，父老迎人，忽生如歸故鄉的親切感覺。我家在豫省蘇門山下，百泉水清，景色亦稱奇絕，但抗手玉龍太古綠雪，「故鄉無此好湖山」，等在金江玉龍之間作了一番巡禮之後，對這一帶景色，我更虔誠皈依，悠然生了願終老斯鄉的意念。

時光過得真快，我剛由金沙江北岸調查歸來，便接到學校催我回去的信，我趕快去發掘一下『圖畫文字』的寶藏。記得那天是廿八年的八月八日，周鍊心兄領我到老『多巴』（麼些巫師）和土貴的家中，打開一冊祭龍的經典，就是這集故事中都薩峨突傳的那一篇，老『多巴』一面口中唸唸有詞，一面手舞足蹈的比劃，鍊心兄一面抽着長桿煙袋，一面訥訥的翻譯，我的筆一面飛奔，心中一面大笑，這麼爽朗直捷，麼些故事豈僅只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而已，簡直有點像聖經的文體，又有點像托爾斯泰所記的俄國民間故事的情調呢！節奏如此爽朗，辭句如此委婉，結構如此曲折，只須隨手記下，便都是動人的絕妙好辭，合起來一看，便是一篇欲同希臘神話爭美的邊民故事。漢人務實，除了嫦娥奔月，織女渡河等以外簡直就沒有什麼美麗的故事，如今在邊民中發現我國還有這一方面的瑰寶，還不值得一個人下幾年工夫去發掘它嗎？由那時起我便蓄起了這項心願，要把麼些族的故事集集成篇貢獻在愛好此道的朋友們座前。

因為在金沙江北岸盤桓的時間過長，我並沒有多餘的時間繼續去發掘麼些族的故事，而且看到那幾百部用象形文字寫成的經典，真是如入寶山目迷五色，知道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了的事。學校疊函相催，我便決定早早回去，爲的是可以快快回來。就這麼一轉眼間，不知道怎樣過的我已報銷了四個多月的時光。

聽到說我由麗江回到了昆明，晨嵐兄連忙由呈貢趕到城裏來看我。我正在和學校辦交涉，他就坐在我的舖上等，我吃過晚飯歸來，他就拉着我談麗江，我把金沙玉龍之勝細細描畫給他聽，他一聽就聽到十二點，我實在疲倦了倒下睡着，他大約一夜沒睡，因為第二天早上我一睜眼，他就接着昨夜的話說下去：「玉龍山那麼美，你預備怎麼樣？」我說「我沒有怎麼樣，一等我對學校的手續結束，我要去麗山收集幾百篇麼些族的故事！」他笑了一笑又說：「你猜我怎麼呢？」我說「沈先生不是已給你找到一個

文化機關中的一個好位置麼？」他說「我馬上就要去把這個好位置辭掉，好陪你去玉龍大雪山下——做夢！」臨行的時候還這麼找補了我一句「誰叫你把玉龍山說得那麼美！」

他那天就趕回星貢，因為他得去趕緊完成許多山水畫稿，將來的旅費和生活費都要靠着它呢！我也忙着爲學校作報告結賬目。他進城必來看我，見我必談麗江，幾乎成了定律。漸漸他的畫稿也快畫完了，我的報告也寫出了，日子一天一天近，意志一天一天堅，只有一件事成反比例，就是一天一天越感覺到『錢』的渺茫。我們日日說就要走了，但誰也不知道究竟要怎樣一個走法。老師朋友都知道我們這回事，當面背後都聽到他們在說這真是做『夢』，——兩個青年的夢。

晨嵐兄的畫稿畫完，索性搬到城裏來住，作夢更成了騎虎之勢，但如何入夢卻還只有天才曉得。一天夜裏忽然有人從夢中把我拍醒，我睡眼矓矓中只見一個像關公樣的面孔在我面前晃動。認出是嵐兄時又聞到酒香薰人。我說道你又在那裏喝醉了酒？他輕輕一笑，低聲說「怎麼樣，是不是夢見雪山？我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就是咱們麗江的夢做得成了，而且說不定明天就要走，你看怎麼樣？」言下得意非常。原來他的畫忽然得李芷谷先生的賞識，專爲此事邀宴了許多此道中的朋友約他去談，在席面上他說到賣這些畫爲的是去麗江，目的是要創中國山水畫的雪山宗。大概那些鑒賞家很鑒賞他的青年『狂』勁，立刻以最高的價錢將他的畫全部分購，而且額外送一筆旅費，作爲預約大雪山中畫幅的定洋。他要我猜一猜那個數字，我用了兩次『加一倍法』才接近了他的實得數字。這一下子我們可樂開了，寢室中的同學已入睡鄉，我們便跑到院裏講到下兩點。宇宙間似乎只剩我們兩個，頭頂上星月輝煌！

以賣畫的錢我們實現了入大雪山的夢，在赴麗江的途中我們還繞道鷄足山盡興玩了一個月，記得那天登四觀峯絕頂，（東觀日，南觀雲，西觀洱海，北觀雪山）他一眼看見玉龍雪山高踞羣山肩直插雲霄，像觸了電着了魔似的大叫大跳歡歌載舞，仰看臥看，企足而看，側首面看，繼之以瘋狂了拍手叫絕

。同行的有一位砲兵將官攜有一具好望遠鏡，他拿過來看個不肯罷休。我一面欣賞他的狂態一面欣賞玉龍，等他狂態稍住，便模仿他的口吻和他開玩笑：「怎麼樣？嵐兄，介紹人在此尚未開口，第一次見面就發了瘋，你不怕把玉龍小姐看得臉紅麼？」他仰天大笑說道：「我曾周遊天下名山，今見玉龍嘆觀止矣，豈止不虛此行，庶幾無負平生！」我莞爾一笑：「且慢掉書袋！老兄既如此見愛，便有一事拜託，從今之後，山水畫雪山開宗一大功德就由我兄擔當，一到麗江，我就專心收集麼些故事研究麼些文字去了。」

到麗江後果然就這樣分了家，他成了『雪山迷』，我變了『多巴通』。他用各種方法畫大雪山，我就專找『多巴』糾纏。時日漸久我便看出收集故事雖然不是一件大事，可也不見得那麼簡單，只靠舌人通譯終不是一個徹底的辦法，首先便須自己能通悉那幾百冊象形文字的經典。好在自己在藝術學校學過幾年繪畫，描寫大雪山固然是束手無策，但對付經典上這幾個鳥獸蟲魚卻還游刃有餘，於是就向『多巴』遞了門生帖，像小學生樣『天地玄黃』來認識描畫麼些人的千字文。由文組句，看畫會意，近一步就想涉獵他們的經典。這一來麻煩可就大了，文字關係語言，經典牽涉宗教，一轉再轉這場大夢就飄揚到民族學各個部門中去了。先是教育部對此事加以補助，又加上董作賓李濟之幾位學術界老前輩的支持，由中央博物院畀以職位撥予專款，這夢越做越長，越沒個了結。

更有趣的是我金沙玉龍之間旅行的時間結織了一位麼些朋友和才，他看我做的工作很有意思，便一路跟着我跑，後來他一直跟着我回到四川李莊。對日抗戰勝利後，他又跟着我回到南京上海，我們日日在一起工作，離開了麼些地區照樣做麼些故事的夢。我們先把麼些兩種文字編出了字典，這是麼些經典的中的基本單位，這等於手上有了一批受過個別訓練的散兵。隨後我們用音標記錄了幾十個故事，又翻譯了九部經典，這等於把散兵編組起來成為隊伍正式向麼些故事的大本營下了攻擊令，這一來俘虜的數

目日有增加，我們都非常高興。恰巧這時候和才先生要回麗江結婚，我就把我收集故事的夢轉交給他的玉龍山下繼續替我去做。他由上海飛昆明轉麗江，在家停了四個月，又收集來幾十個故事，如青蛙烏鴉的故事便是這一次收來的。這一來我們的資本更雄厚了，夢也做得格外有聲有色。

三十七年的冬天，和才先生轉回他的故鄉雲南，我帶着麼些研究的資料同故事的草稿來到了海上的臺灣。研究的資料整理得告一段落後，對學術論文那種嚴謹的氣氛感覺到有點拘束，便又檢起十年前的舊夢將麼些故事來掇拾一番少舒心胸。一集編成，感觸萬千：許多年前的一點塵心今日才得償還，亦算了卻一樁心願，自有一種交代卸脫的輕鬆忻悅。十年大夢，一念凝聚，風雲萬變，不聞雷霆，亦有一種可哂的樂趣，但念及許多和這場大夢有關的師友，或隔山岳，或阻幽冥，不能快晤一堂結論此事卻又迷惘無限。顧蓀先生，人琴俱亡，希望他能安息，晨嵐兄山水畫雪山開宗事不知近來如何，希望他有好運道早日完成此一功德。最後祝福我們這位麼些朋友和才別來無恙，希望他能在玉龍大雪山下繼續收集本族人的傳說故事，等我們再度相逢的時候，爲麼些故事作第二集第三集的繼續編輯，好獻給大家奇文共賞。

* * * * *

上面所敘述的是我收集麼些故事的經歷，由這一項經歷我取得了在大家和麼些朋友之間介紹人的『資歷』，又由於我和麼些經文有十年以上的交情，在這裏就文藝的觀點把麼些族的故事來作一個淺淺的推薦：

麼些族的遠古世系上說，大洪水之後人類的始祖瑤熱莉恩生有三子，長子西藏人次子麼些人，三子民家人，可見她是以西藏人爲老大哥而以小弟自居的。若就整個中華民族來看，西藏人又是一個小弟弟，所以現在我們來看麼些故事很有點像是老大哥聽最小的弟弟呀呀學語地來擺龍門陣。憨簡稚拙，在

所難免，但正因爲這個，若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卻又渾樸天真意趣橫生。若是先有這樣一個『包涵』的關照，以下便可以縱論麼些族故事在文藝尺度上的評價了。

謝赫論畫首重『氣韻生動』，文藝作品第一便要意境高遠，這是規矩以外的事，最足以照見原作者心鏡的底色，麼些故事在這一點上充分表現出民族智慧的優秀。一千零一夜，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故事，但似乎只是爲『故事而故事』，以色列炫人，欠缺了深刻一點的內涵，麼些故事在這一點上有時竟可和它爭一日之短長。一千一夜是世界上有名有數的好故事，我對麼些故事本沒有和它比肩爭勝的奢望，但有一次我聽到麼些巫師歌輓歌中名『苦淒苦寒』[ku'tsai't ku'har]這裏的一段文章，我不禁深深感動，而且爲此很沈思冥想了些時間。那是一位麼些人家中有喪事，我去參觀巫師作法的儀式。黃昏致祭之後，亡人家屬哀哭不勝，『多巴』踞坐夜火堆前，展開一冊貝葉形式的經典引吭高歌，五言一句，有似孔雀東南飛。巫師自以爲能通幽冥，高歌此曲以安慰亡人魂靈及死者家屬，內容係述一有詩意的故事；我擇取其意改譯作散文如下：

「有三個最富有的女人，家住無量河水邊。金銀滿櫃，珠玉滿箱，肩不背水桶已經三年了。手不搓麻線，已經三載了。一日黎明，晨鷄亂啼，僕僮貪睡，呼喊不起，自負背水木桶，手持黃木水瓢，下至河邊，取水儲用。影子落在水中，倒影映入眼裏，以爲衰草斑白，俯看草猶未生，或係星光閃爍，仰視晨星早落。再三諦視，始悉自身鬢毛如霜，行將老死！於是水桶拋於路上，水瓢擲於路下，無心取水，悲感還家，日夜啼泣，不能自己。

聞跨金江南去，有大都市曰：白沙，曰麗江，曰大理。人間萬物，皆可購得，遂負金銀珠寶，結伴南下，欲買人間壽歲。行至白沙，繞街三匝，見金銀珠寶，皆有交易，欲買壽歲，了無購處。行至大理，繞街三匝，見山珍海味，皆有交易，欲買壽歲，了無購處。

聞最南方有最大都市曰昆明，不憚途遠，跋涉前往。繞街三匝，見人間萬物，皆有交易，唯買壽歲，了無購處，心大悲摧！希望既絕，遂以眼淚洗面，大哭還家。

出昆明城，登碧鷄關，坡高路長，攀登維艱，既至坡頂，略作歇息。俯瞰昆明，不勝依依！忽見滇池水邊，垂柳盈抱，當初來時，綠枝依依，今將離去，木葉黃落！心中悠然有所觸悟，萬物興衰，皆有自然規律，人處萬物之中，豈能獨特例外，生死正常事耳，何用憂挂！遂將全身悲哀，一齊拋下，相與大笑，忻然還家。

這一曲輓歌給我的印象極深，所謂生死事大，各民族不論其文化程度之高低，都在爲此一問題冥索其答案，這是麼些族對此一大事的解答，不說教陳理而用故事啓發，令人繹思無窮。記得印度亦有這樣一個故事說『佛陀安慰一新喪其親生子之婦人曰：汝但覓得芥子種，便可使愛子回生，但此芥子須由無死人之家討得，方能有效。結果此一婦人行徧全城，芥子種固隨處可得，但不死人之家了無一處。婦人由此領悟，遂葬子林間，返拜佛曰，余已將悲哀埋葬，謹來皈依矣。』——這都是最聰明的人解答生死問題的辦法。這一曲輓歌的故事就說明了麼些人在這一方面意境很高，真是既富詩意又饒哲思，比起只以奇麗動人的一千零一夜似乎是高了一籌！

在青蛙烏鴉的故事中說到開天闢地由男女兩組神人分工合作，結果男人懶惰天開得太小，女人勤快，地又闢得太大，二者不能周合，於是遂用青蛙先生的好主意，把青天高高飄起，把大地層層摺起，於是就有了我們現在頭上穹窿的天空，和面前摺疊的山川。這意境也很好，真有跨青鸞背上凌空俯視塵寰的高情，麼些人在這一點上也出手甚高。

麼些族也有大洪水的故事，描寫洪水過後的人間景色，但見：

山更高了，谷更深了，往左邊一看，山都站起來了，往右邊一看，谷都立起來了，洪水過後民

無唯類，遍地都是橫七豎八的蛛絲網絡。沒有人了，蒼蠅也沒有事好做，只好坐在那裏搓手搓腳。

好一幅宇宙洪荒的畫面，真難爲他們在空想中竟用白描手法畫了出來，麼些友人必有一副文藝情味的頭腦，觀察到蒼蠅搓手搓腳的情態，表現出他們在這方面的造詣很高。日本詩人小林一茶不是也有『不要打呀，蒼蠅在搓牠的手搓牠的腳呢』著名的俳句麼？——不管麼些作者是得之自然或得自鍛鍊，這些描寫都是有很高的藝術評價的。

大洪水過後，只剩下人類始祖一個人，只以『回聲』來作伴侶太寂寞了，因之就想找一個配偶，於是就有人指示給他說，在一個山崖下有兩個天女在洗澡，這兩個天女面貌不同：眼睛直生的天女美，眼睛橫生的天女好。在麼些象形文字的經典上前者畫成⁽¹⁾，後者畫成⁽²⁾，這意味也很好。此事當反求其本，他怎麼會這樣想入非非呢？麼些人必是先看到『杏眼倒豎』另有一種媚態，所以才這樣空靈地描上一筆，我們不是看戲臺上的旦角雙眉斜勒入鬢，覺得格外動人麼？麼些婦女未必會作戲裝上的打扮，但是這一點想像和描寫的能力卻是很高的。

洪水故事的末一段更充分說明了麼些人幻想能力的高，天女的父親下了一道蹊蹺的命令，叫人類的始祖去取三滴虎奶作爲聘禮然後才肯把女兒嫁他。虎頭搔癢就够可怕了，現在卻要去取三滴母老虎的奶水，出這個題目的人就難爲他想得奇怪。更使人作難的是如何收這道難題的梢，真虧他說得有來有去，要取虎奶，先向山陰打死小虎，剝下虎皮穿在自己身上，當母虎來的時候，她叫三聲，自己也叫三聲，她跳三跳，自己也跳三跳，裝着小虎吮奶的樣子，竟給他取來了三滴虎奶。真是豈有此人，豈有此虎，豈有此事，豈有此理！但順着耳朵聽過去，順着眼溜過去，竟也像是很自然似的，文藝作品上不是正多這種『不可能的合情理』嗎？記得聊齋誌異中有一短文曰『快刀』，述一人被刑將斬，拉一劊子手曰：

聞君刀快請來殺我，劊子手曰諾，一刀揮去，人頭滾出數丈開外，口中猶稱讚不絕曰『好快刀，好快刀』。——若以常識的眼光判斷，發音要由肺部吐氣經聲帶才能成聲，頭已離身，勢無發音可能，但是由此形容刀快，別開生面，便不能以若干英尺來量『白髮三千丈』矣，取虎奶的故事亦應該用這一副眼光去看，那就可以看到這些人的幻想力實在是異常豐富。

人取虎奶，未被虎噬，已屬荒唐，下面接着還有文章做，真是所謂的『又向荒唐演大荒』，虎奶和野貓狐狸的奶竟也有分辨的辦法，拿虎奶放在牛馬豬羊的圈上，牛馬皆驚吼，放在雞圈之上則了無動靜。用野貓狐狸的奶來試驗則結果恰巧相反。這是大不可能中的小合情理之處，根據的原理是虎可以吃牛馬豬羊，雞是小動物，不值得山王一顧（這一點和漢人酒令上的老虎吃雞，雞吃蟲那一套觀念恰巧相反）所以聞到虎奶腥氣，牛馬豬羊皆戰慄不勝，而雞則了無反應。固然這也可能是麼些人對野獸習性觀察得親切的地方，但如此之靈活運用卻是極富於文藝情味的。

對於宇宙之生成，麼些巫師也有一套近乎三元九宮化生萬物的說法，據云天上有三樣，地上生三樣。天上三樣：明的，飛的，吹的。明的是日月星辰，飛的是雲，吹的是風。地上三樣：站的，流的，長的。站定的是固體，如石頭。流動的是液體，如水。生長的是生物，如人。以此交相配合化生萬物，這一種說法不但已經萌生了科學分類的範疇，而且充滿了詩意哲情，麼些人不但有很高的智力，而且生了一隻富有文學意味的手筆。

麼些故事第二個可以推薦之點是對一些萬象原始的所由來，解說得非常聰明。這有點像是希臘神話裏常用的手法，對於某一種特殊的事物或特殊的現象於用一段有情趣的故事來說明它的出處來由。在這一集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烏鴉說謊話為大家潑墨所以全身漆黑。青蛙出的好主意，好心沒得好報，還幾乎給烏鴉啄死，所以他到現在還瞪着大眼氣憤難平。烏鴉因誤信青蛙肉鹹，所以把牠放在水邊來吃因而

給青蛙乘機逃掉，所以到現在這種烏鴉還時常站在水中大石上大聲刮噪『青蛙肉鹹呀，青蛙肉鹹呀！』——鳥雀之音本是隨聽者心聲而成語句的（如杜鵑的『不如歸去』）但這種水老鴉的刮噪聲和麼些語的『青蛙肉鹹』確有相近相似的地方，麼些人真是既善於編排故事又善於擬音。

有一種大的土蜂，飛過時嗡嗡作響，麼些人就說當初人類派他去偵察鬼王地方軍情時，事機不密爲鬼王割去了舌頭，所以他現在『骨魯骨魯』的再也說不清楚。記得在我家鄉，這種土蜂就叫做骨魯蜂，這是因音得名的，不過我們卻沒有這麼一段故事的穿插。同樣的原因，魚也沒有了舌頭，我們現在只見牠骨魯骨魯的吞水，不知道他正在向我們報告鬼王地方的軍情，只是沒有了舌頭，老是說不清楚。

我們常看到天空中有一種小鷹，悠然飄挂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大家都說牠是在等風架風，不動又不落下來。麼些人也注意這種特殊現象，便說牠是在喝風吸風，原因是他上天求經的時候，連着下三天大雪，他找不到東西吃，饑餓難忍，就把他的旅伴大麻雀吞吃下去了。因此遂被神人處罰，不准牠吃水，所以牠只好老在天空喝風吸風了。

螞蟻有太過於纖細的腰，麼些人對這也有一套解釋，說是由於牠吞吃了半顆糧食，天女翠海苞波用線繩一勒，所以螞蟻的腰就被勒細了。這個我就很有同感，我看到螞蟻在地上爬行時，總覺得有點被束被勒的感覺，很像是牠是由細腰宮的宮女轉胎而成似的。

流水的不舍晝夜，水性就下，麼些人也有一套詩意的解說，由於在分派萬物壽歲的時候水不肯拿他的千年長壽換給人類，於是器量狹小的人就對水咒上了三句：『叫它白天不得坐，夜間不能睡，不要有骨頭，只能流下去，不能流上來』——經這麼惡意的一咒，水就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白天不能坐，夜間不能睡，又不要叫它有骨頭』，麼些人這種『擬人』的筆法是極富於文學意味的。

最有趣的是女人的笑法也有它的出處來歷原始規模。編這個故事的當是『泥做』的男子無疑。難爲

的是編排得如此委曲婉轉：金片白蝙蝠上天求經，只顧大誇其海口，卻一交跌在油海裏，馬上就要淹死了。被女神用一個大拇指把他撈了出來，他滿身淋漓還要巧言花語地說：你若以為我是掉下海裏去那就錯了，我是想測量一下這海水到底有多深，你原不用把我打撈出來的呀！據說天上的女神是不作與哈哈大笑的，只是看到這小動物的窘態詭辯，也忍不住用袖掩口笑了一聲。從她這樣一笑，就成了世間婦女萬古笑法的規模，所以如今世間婦女笑的時候總是用袖口半掩朱唇，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這故事當倒過來看，他原是看到女子的這種嬌羞笑態，才想到編排這樣一個故事，觀察得真切細膩，編排得委曲婉轉，描畫得嫵媚動人！

對一種特殊事物現象加以注意是一切文化的發軔，設法尋求其解釋是智慧的翱翔，解釋得情趣盎然那就是藝術的手段，在這裏最可以照見一支民族智力的優秀，麼些人在這一點上真不泛泛。

情趣天真則是麼些故事的第三個特色。稚拙另是一種美，而且這種美很可貴，你一旦越過某一階段就不能再得到它，正如小孩子謊話，說得不週到，不但不足以達成欺騙的任務，反而由此更好淺露了自己的秘密，常常會使大人莞爾不禁，個中另有一番風味。初民心情接近兒童，文藝作品上還保留一些原始稚拙的天真，最足提供我們的欣賞，所謂『鑿破渾沌』之後是不能再有這種絕妙好辭寫出來了。

如都薩峨突傳上說：「你從山上下來，饑也饑了，渴也渴了，我去給你打茶去，給你做飯去，但當我出去為你打茶做飯的時候，你千萬不要打開我的梭子盒蓋來看呀！」——原因就在於她的最大秘密是深藏在梭子盒中，這種『此地無銀三十兩』的語法，我們要模仿也怕模仿不來，所以讀到這裏另是一番風味，恍然回轉到「童言無忌」的時代中，怎能不返老還童地莞爾一笑。

多巴教主的故事，全篇都呈現一種稚拙美麗的色彩。多巴神羅是麼些巫教的教主，是通這種象形文字的巫師的開山教祖，所以敘述到他的經典冊數非常多，現今的巫師都是他的弟子徒孫，所以經典上

或口頭上對他恭維備至。我們且冷眼看看這位教主是何等樣的人。經典上說他身為教主之尊，高居天上，日誦天地大神之經，真是清高得如綠水芙蓉，不食人間煙火。想不到有一次他和幾個大喇嘛鬧起法來，趁喇嘛不在時光，運起邪術，吹起黑風白風，把他們的散葉經典弄亂，推究其原因卻只是爲的「爭嘴吃」。大喇嘛們去用早飯的時候沒有請他進去喝一杯酥油茶，他就饞得口涎下垂長三尺，無明火起三千丈，不惜用邪術擾亂人家的攤子；勒索人家請他的客，真和小娃兒們不同者幾希。虧他口中還說得振振有詞，又鄭重其事的筆之於書要昭垂後世，這還是宗教上的經典呢！真難得是這麼一個「天真」的大教主。

大地之上出現了一個女妖王姑庶瑪，（或可庶瑪）她頭戴銅鍋一口，身拖青刺九條，手持鐮刀九把，到處吃人殺人。人類沒有辦法，特派專使上天促駕，敦請多巴神羅下地收妖。天上的菩薩怕人類死絕，斷了天上神人的香火（這一點也說得很現實天真）便動員了天上所有的神力財力交給多巴神羅去完成收女妖王的任務。他煞有介事大搖大擺地下降塵世。不料肚皮中千般本事萬種經濟，只消女妖王一聲大喝：「你來這裏幹什麼」，我們的教主已經六神無主，經典上說得很逼真：

『看見她了裝着沒看見，害怕她了裝着不害怕……』

真活畫出自己那副醜態的尊容。女妖問他來幹什麼，他把下界平魔的話一字也不敢提，卻見風使船拍她的馬屁，吊她的膀子說：「我在天上有九十九個妻子，還差一個不到一百，聽說人間有一個美麗能幹的女郎名叫姑庶瑪，我就是爲娶你才下降塵世的呀！」——本是請他來收妖降魔，事到臨頭他卻言不由衷花言巧語地變成了締結姻緣，竟是這麼樣子的一個大教主。

女妖叫他發誓，他指東說西叫遠親近鄰的白牛白馬身受其殃，這些無誠意的說黑道白竟也能使女妖信以爲真，信以爲實。於是人類馨香祝禱的平魔大教主，竟和女妖澈底合作成爲夫婦，這麼樣的一個大

教主真可算是妙絕天下。

兩個人真的結婚了，多巴神羅又出妙語：「妳既然是鬼是妖，妳到人間去放病置災，我原是巫師，我去作法壓鬼，豈不是兩全其美！」——真虧他！請他下界原爲的是爲民除害，他卻與女妖狼狽爲奸上下其手來壓榨良民，這話他說得出我們只怕還想不出，真是妙人妙語。

姑庶瑪說「那也未嘗不可，只是你作法卻不許收人家的錢財，不然災禍就要降臨我身！」於是兩口子計議已定，馬上付之實行。果然有人來請多巴神羅壓鬼，他作法唸經卻不肯收人家的錢財，人家說：「若不給『經功錢』，你的法不會靈驗，偷偷地把一塊大緣松石拴在他的騎馬的鬃毛裏。等他回到了家中，姑庶瑪已經病倒了。我們的教主反臉無情說：『糧食熟了是要割的，家畜肥了是要殺的，』自己坐起，唸天地大神的經，卻叫他的弟子用她的九把鐮刀割她，用她的八環銅鍋煮她，用她的九根青刺燒她！

更有趣的是姑庶瑪臨死又說了一句妙語「看我死後你還能再得到這樣美麗的一個妻子否？」——真使人忍俊不禁！

這裏面還包涵着一項更天真的去處，爲什麼不收人家的經功錢作的法事就會不靈驗呢？揭穿內幕這是現今巫師的『生意經』，等於說你們看自古以來我們的教主嫡傳就是如此，你們快把錢財交到我的手中來呀！——麼些巫師可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和他們的教主一樣天真！

詞句美婉是麼些故事中可以推薦的第四項特色，在翻譯麼些經典的時候我常常震驚於其中的對話美婉動人，如都薩峨突傳上男女主角初會時的相互讚美：

「像仙鶴一樣漂亮的表哥，穿着白雲的衣裳，就是差人去請，還怕邀請不到，今日何幸不請而來？」

「像野鶴一樣美麗的表妹，拖着水浪的褶裙，真是一位動人的姑娘，我們雖然不曾相識過，且坐下隨便談笑一會吧！」

由這些美麗婉轉的對話上使我們想到麼些朋友真有語言的天才！

有一次，魯甸大多巴和文質爲我講說一卷退口舌經，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一會兒說得事大如山，一會兒又說得冰消瓦解。我心中不禁暗暗喝采，你們真有一個伸卷自如的好舌頭，我想把這一段美婉的言辭老老實實抄在這裏就儘够證明我的意見不是虛談了：

「天上的夸喜夸羅由上面放下一顆『生事之石』，石頭打在地下，打出一條小蟲，小蟲剛一出現，鳥與鳥爭，鷄與鷄爭，牛與牛爭，人與人爭；爲女人爭，爲名聲爭，爲美麗爭，爲利害爭，於是口舌紛起是非亂生！一日之內可出十件事，十日之內說不開一件事，於是官長坐處，青艸不生，殺人之血，常流不乾，化人之場，葬火不熄……」

不過是一塊小小引起爭端的「是非之石」，立刻可以掀起軒然大波，真的馬上就要天下大亂了。但在經文一轉之處，馬上又可以說得滿天風雲頃刻散盡，麼些人有一張怪「聽用」的嘴巴：

「石頭土塊我背得起，口舌是非我背不起。強盜我擋得住，口舌我擋不住！獐頭沒有肉，鷄腳沒有味（這使人想起曹孟德『鷄肋』的棄之可惜食之無味）松鼠不值得用大箭來射，小孩不能用大棍來打！——牛和馬不同，人和鬼不同（麼些人以爲口舌是非，皆有魔鬼，故能傷人）不同吃一處草，不同過一道橋。此地非獵地，趕向山中去，此地非鬼地，趕向仇地去。……上面用箭來射，下面用狗來咬，插刺擋鬼（指口舌是非之鬼），唸咒壓鬼，從今之後，牛不生犢，馬不生角，白石不變羊，黑石不變豬，不準你回頭，不準你回家！——多巴唸經，隨說隨應，官長判案，一刀兩斷！」

於是乎馬上就要天翻地覆的局面，他只消掉一個槍花，又馬上可以風平波靜下來，這一點述語遣詞的技巧真可佩服！

我還可以再舉出一件「事實」來作麼些經文奇美的鐵證，美到一種什麼程度，竟能使聽到它的人甘死如飴。原來麼些人也有像日本人「心中」一樣的「情死」，青年男女相互愛慕不得結合，便雙雙到大雪山中去情死了此一生。爲了超度這一些風流情死的鬼魂，麼些人到麗江後興起一部大祭風的經典（請參看下面一頁上的圖版及釋文）。這套法儀的本意原是超度釐解情死鬼魂，不料因經文對「愛神之誘惑」及雪山中「情死王國」之美景描寫得太動人了，反而感動了更多的青年男女如癡如醉的更向大雪山中了此殘生。情死的人越多，越要誦這部經典，越誦這部經典，情死的人越多，這形勢愈來愈不可收拾，最後竟不能不用政治的力量來限制這部經典的朗誦。若有「多巴」膽敢作此法儀，收監拷問不貸！我於二十八年到麗江的時候，政令的餘威猶在，幾個老「多巴」都不敢當衆對我講解這幾部美麗的經文。尤其是有一段情死之歌，我還得特意找到一間秘密的房間，又由鍊心兄加以擔保，他才敢偷偷摸摸地低誦給我聽！詞句的確太美，幻想力又高，更有達意的高明技巧，白描之下遂有了令人沉溺其中甘死如飴的效果！使人去死，我們在人道上亦不贊成，政府明令禁止，亦自有他的道理，但換一個角度去看，一件文藝作品朗誦起來可以令人去死，不但不應該嚴禁施行，反而應該賞給一面文藝金像獎章才對。政令的禁止，更從反面有力地證明了麼些經文詞句的美麗，充分證明了它文藝造詣之高！

麼些故事的第五項特色是節奏顯明。在所有的麼些故事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它的層次非常清楚，記憶起來非常方便。我會和幾位聰明的麼些巫師談過，問他們爲什麼能背誦那麼多的經典，麼些巫師是同僱族的「唄老」一樣以多識前言往事爲「很」，所以我問他們記憶的密訣，有一個大「多巴」回答得很扼要，說：「你不見我們房頂上的『劃板』嗎？一片壓一片，一層壓一層，知道這個竅門那就容易了！

情死經典之一段（愛神之引誘）

「開謎尤美極！凡是人類居住的地方都是很痛苦的，找到了早飯又得不到晚飯。」

𠂇 (字頭) 𠂇 (開謎尤美極，女人名) 𠂇 (人類) 𠂇 (不) 𠂇 (飯)

所有的牧人，雖然是自己從牛身上取到了奶汁，但自己是一滴牛奶也吃不到。

𠂇 (牧人) 𠂇 (取奶) 𠂇 (不) 𠂇 (得到)

所有的獵人，雖然是自己下活扣捉到了野獸，但自己是一點獸肉也吃不到

所有的農人，雖然是自己從田裏收到了五穀，但自己是一頓飽飯也吃不到。

𠂇 (農人) 𠂇 (田裏) 𠂇 (五穀) 𠂇 (不) 𠂇 (飯)

所有的牧童，雖然是自己從羊身上剪到了羊毛，但自己是一件暖和的衣服也穿不到

開謎尤美極！你的眼睛太痛苦了，到這裏來看草場上的鮮花吧，𠂇 (看) 𠂇 (艸場) 𠂇 (花)

你的腳太疲倦了，到這裏來踏如茵的尤姝芳艸吧！𠂇 (踏艸地) 𠂇 (尤姝艸)

你的手太疲倦了，到這裏來安安地取麓牛的奶汁吧！𠂇 (手)

你到這裏雲霞世界中來居住吧！𠂇 (雲) 𠂇 (村莊此譯世界) 𠂇 (住)

你到這裏來飲高山的清流吧！𠂇 (這裏) 𠂇 (山) 𠂇 (水)

你到這裏來把「愛之花」插滿頭吧！𠂇 (愛之花) 𠂇 (頭)

你到這裏來吃樹上的蜂蜜與樹下的清泉吧！𠂇 (吃) 𠂇 (樹) 𠂇 (蜂蜜)

你到這裏來騎紅虎，來牧白鹿來取鹿乳吧！𠂇 (母鹿) 𠂇 (騎虎) 𠂇 (紅) 𠂇 (雄鹿)

你到這裏來織天上的白雲地上的白風吧！

𠂇 (織) 𠂇 (風)

「——到過麼些地區的朋友都知道山地的麼些人是用木片蓋房頂，這些木片是挑山中紋理正直的大松樹用楔子劃開的，所以叫做「劃板」。扣連的方法和瓦一樣，怕風吹落每每在兩層疊壓的地方放上一排石塊。這位「多巴」說他們的故事如房頂上的「劃板」，意思就是說他們的故事一步一步板的層次清楚節奏顯明。

如洪水故事中對人類始祖的各種考試，砍樹燒林，播種，收割，每一個題目的內容程序都是先由嗟熱莉恩求婚開始，於是朱拉啊普便派給他一項力不勝任的差事來作試驗，他無法繳卷，便找他的情婦翠海苞波去討生意，於是一套辦法一套咒語就使他完成了任務。任務完成他就又去求婚，於是便重複循環又扣到下一項試驗裏了。這樣一直循環下去到把這幾套差事一一辦完，恰巧就完成了套原始農業的「焚壟」過程。在他們叫做「開火山」，就是所謂的「刀耕火種」。這一套原始粗放耕過程完畢，接着另一套差事開始，先去山上打崖羊，再去湖裏捉大魚，每一項差事的程序變化都是一樣，節奏非常明顯。等這幾項差事辦完，考試及格，如願以償的得到翠海苞波為妻，故事也就完畢了。這同時也說明了麼些人昔日的全部生產方式，如今住在高山地區的麼些人還在差不多的生活情況中。除了一點原始「焚壟」耕作外，同時還經營一點漁獵的副業，這一篇故事好像很有計劃的說明了麼些人的全部生產方式。全篇的結構秩序井然地劃分了那麼多明顯的節奏和清楚的層次。

其次可舉敦和庶的故事中給仁那母她引誘敦入仄魯由海底出來的那幾段，每段中的文句完全相同，只是先變白鶴相會，再變白鷹，白虎，白牛相會，然後一幕一幕奇異景色的變換，對話語句一模一樣，充分指點出節奏的明顯。

像這種例子在每一個麼些故事中幾乎都可看到，略一作結構上的分析，便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它的層次節奏，我向麼些巫師學到了這個竅門之後，果然記憶麼些故事就覺得輕而易舉得多了。

和節奏顯明有點相似的是一種原始式的重複，這可以列爲麼些故事的第六項特色。

在麼些經文中當故事需要重複前一段事蹟因由時，它不會用簡寫的筆法或概括的一筆交代過去那種抄近路的辦法，多是老老實實再把前面的事蹟因由照原樣一句一字不改地再述一遍。像占卜起源故事所說的，原是有的人生病，才叫白蝙蝠上天求卦探問病源，但當天上女神問他爲什麼來時，他不會像我們書上常用的辦法：「就把上天求卦的因由向女神敘述了一遍，或更避重就輕的「就把上面的來由說了一遍」，再簡潔一點使用「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這許多偷巧的手段，卻只會老老實實從頭說起「話說人類是從茹蘿神山上搬下來的，鳥是由山坳口上飛下來的，水是由松坡頂上流下來的……，一切又從宇宙洪荒說起幾乎是把前半本經典又重複了一遍。

像這種重複的例子隨處可見，尤其是人類接菩薩神人及多巴神羅的那許多經典中，使者到神人的跟前總是把前半部的經文重述一遍。這有時在我們的習慣中覺得像是有點「浪費」，我譯經的時候有時爲爭取時間就跳過這一段續譯下文，等自己有空暇時再獨自去填這一段空白。

這種形式雖然有點近於「嘮叨囉嗦」，但讀起來卻另有一番風味，像小孩子不會走近路只能呆板照老路繞遠一樣，笨則笨矣，但另有一種天真可愛的踏實去處。因爲這種形式的重複多見於原始文學中，所以我在這裏把這一項特色叫做原始式的重複。

麼些故事最後一項特色是比喻衆多，這也是麼些經文中一眼就看得出一個特點。

這也可以歸納出一套公式，麼些人多半是把主要的一句話放在最後，而在前面加上許多比喻的句子作爲襯托。巫師和鬼幾乎有不可分的緣分，而鬼是一個抽象的對象不容易捉摸，所以對待鬼魔的話前面總是用許多實在的事物來作比喻。可以舉三項分鬼，壓鬼，和趕鬼的例子在下面來作證明：

「以日月分天，以鷄鳴分日夜，以犬分主客，以斧分木，以勺分水——以官長判案，以多巴分

鬼！」

「以雲壓天，以草壓地，以雪壓山，以橋壓川——以官長壓事，以多巴壓鬼！」「古宗人賈德，挾着鴉鴉向拉薩走了，民家人賈鹽巴，背着鹽巴向大理走了……你（指鬼）也得走了！」

——（趕鬼）。

像這種前後相比的句子，在這一集故事觸目皆是，因為太多，似乎用不到一一列舉。記得有一個時期我發下願心要為麼些族的諺語格言成語彙一專集，稍一收集幾乎都是這種兩兩相比的句子。麼些文章的結構在上面說過原有節奏顯明的特色，想不到一個主要的語句也有這種弱起強繼的小節奏，所以麼些經文歌唸起來朗朗上口就是由於大小節奏都非常明顯的原故。麼些人真是生有節奏感覺的天賦，又有善用比喻的天才。以勺分水以雪壓山以橋壓川，都是用得很富有文藝情味的好比喻。

使我記憶最深的是送死者魂靈離家遠適的經文，誦唸這册經文多半是在黎明前的夜晚，麼些巫師把喪事的法儀做完，最後要把死者的魂靈請離自己的家屋，亡人已經是鬼，但又比不得其他的鬼，想下逐客令，又不忍又下得多麼嚴厲。於是「多巴」就用他那辯才無礙的廣長之舌，從深夜的繁星，深林中的宿鳥，空谷中的夜風，遠方的大吠，近處的雞啼，天上的雲，地上的水……盡情比喻，直到最後的一句話，才輕輕地說他：「這一切走了，你也該去了！」——真是說得淒切委婉！不但比喻繁多，而且還利用這些比喻的次序描畫出深夜時光之推移。又利用比喻的堆集，表達心中的委婉情懷。不但比喻得有文藝價值，而且可以推薦作為一種很好的文章作法。麼些有名的一首長情歌也是用的同一筆法，可見麼些人是極常用極善用這一套先堆積比喻最後才畫龍點睛輕輕「一語破的」的這種作文方式的。

有前面所推薦的七種特色還可以進一步作較深的詮釋，竟境高遠和解說聰明是反映麼些族人心靈的活潑優秀。意趣天真是被保留下來的一點原始稚拙之美。辭句美婉可能與西藏人有些血統上的關係。藏

人嫻於辭令，麼些人也兼有這種天賦自有可能。至於節奏顯明比喻衆多和原始式的重複據我實地的觀察很可能與「朗誦文學」有些關聯。麼些族雖擁有兩種文字的經典，但很顯然這些經典是爲了「耳朵聽」而不是爲了「眼睛看」的。口述的故事更是出乎口入乎耳與眼睛無涉。這樣就形成了與漢文不同的特色。我經常聽巫師朗誦經典中的故事，使我想到節奏顯明爲的是使他們便於記憶，比喻衆多爲的是使主題鮮明。因爲多巴噲經時，口若懸河一陣風似的唸了過去，若不多給聽衆一些準備的時間會有遺漏失落的危險，至少多給一點準備的時間是很有用的。沒有聽到前一句只要聽到後一句，故事仍不至於斷了線索。至於原始式的重複，更是口語朗誦上的一種需要。重覆一遍在眼睛是一種疲勞轟炸，但在耳朵上仍不失爲一種重複的享受。閱覽要消耗不少的時間，而且消耗得毫無意義，至於聽取所費時間無幾，一霎時就又過去了。而且聽衆隨時會有添增，重述前文對這些後來人是極爲需要的，所以我以爲這種原始式的重複，也是由於朗誦。現今存留下來的這種文體，我以爲就是「口語文學」到「目視文學」的一種遺留。

這一集裏所收的故事，有的得之於口述，（如青蛙的故事）有的得之於經典，而這些經典大半有完全的譯本（見我同張琨和才合編的麼些經典譯文九種）所以在這裏敘述這些故事態度上比較自由一點，因爲憑仗着將來可以覆勘比較。意思是說，只要在不妨礙麼些文筆格調之下，我也注意漢文語句的流利，使讀起來的時候不至於感覺到「詰屈聱牙」。不過我也很懷疑我能否達到這個目的，因爲一個人一旦深入一種格套之後能不能一下子就擺脫得乾乾淨淨是很可疑的事，所以在這裏預作聲明，若是讀者在某一點上說我太麼些化了，我除了感謝之外，一定含笑首肯欣然改正。

同屬一個人名之下而分散在幾冊經典裏的故事，也常把它們綴編在一起，如多巴神羅傳中衆鬼煮他那一段就是由另一冊經典中攝來的。也有參加了不少口頭流傳的片段情節，如洪水故事中爲天女黏翅膀

那一部份，雖不見於經典，但口頭上非常流行，所以在他應在的部位上添加進去，這樣可以增加一些和希臘神話比較的研究資料。同樣教入仄魯死後變成了布穀鳥這一小節，也不見經傳，但口頭上又有這項富於詩意的說法，所以加上去作為那篇故事的結尾。偶而經文上彼此少有出入，這是由於所據版本不同的原故，我卻不敢少有杜撰。

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小小的添補，其他的變動，就只是在適當的地方加以剪裁而已。——麼些經典為的是作宗教上的用途，所以在一冊經典的末尾自當又歸到宗教上去。巫師是拿故事作引子，引古喻今以作法儀，我們卻志在故事，法儀瑣雜，既太專門，又係蛇足，因此不能不在恰到好處的地方予以剪裁。每篇故事之後有註有跋，為的是加深對這些資料的了解。

總之不論添補也好，剪裁也好，寫在這裏的都是地地道道的麼些資料，所以作故事的比較研究也好，作其他民俗社會學等的研究也好，都可以放心大膽地來參考使用。

這一集故事的寫出只能算是麼些文藝的初步介紹，主要的用意是獻出這部素材供大家見仁見智的擷取。只是由於我在玉龍山下和麼些朋友有數年良好的交誼，來作一個介紹人異常合適，又因為我和麼些文字結緣是由於文藝的愛好，所以從這一個角度上來一些淺淺的推薦。至於所說的正確是否，我恭候大家的明教。

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很多因緣的聚合，這一集故事的能以寫出，不知道是由於多少父老師友的幫忙，在前面所敘述到的那許多師友我都在這裏衷心地懷念感激他們。

最後我願意對邊疆上送我的那些力伙朋友致我深深的謝意。——邊地跋涉，辛苦異常，他們又不是一个目的要去追求，只是被當地的保甲長派來當差，那裏還談到什麼興趣？我在邊地調查四年，真不知道勞動了多少這樣的無名英雄！我雖然在當時也曾盡我的微力與誠意對他們有點滴酬謝，但兩相權比

，輕重懸殊。而且他們並無要我感謝之心，甚至於連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但我該感謝的不就是這些朋友麼？記得有一次我要進入「若喀」地區調查，因為途中沒有村落歇足，決定兩天路程一日趕到。來了幾個年輕力壯的「烏拉」娃子，背起行囊健步如飛，而且與緻極好，一路上載笑載言，走到了沒有危險的地區都拉開嗓子高歌一曲，大家相處甚得。他們說：「你看我們像不像去趕仗火？」——真是戰鬥中的急行軍！我每一起想起他們的天真爽朗的性格，矯健天捷的身手，猶覺得虎虎然有生氣！對於這許多故事的收集他們都有大功，雖然他們並無心於虛名，我作這件工作的目的亦在於增加彼此之間的了解，但對於這一批老朋友我怎能無話，謹在這裏致我深藏素心的感謝！

麼些族的故事八篇舉例

(一) 敦和庶的故事

在最早的時候，天地還沒有開闢，日月星辰都還沒有出現，還沒有修起巨那茹羅神山，還沒有生出海宜巴達神樹，還沒有某莉大稻神海，還沒有黃金大黑石。

敦族住在敦的地方，以某莉敦敦為頭目，這是我們遠古人類的老祖先。

庶族住在庶的地方，以某莉庶庶為頭目，這是一種鬼類，拖着一條長尾巴，專和人類打仗。當初這兩族人各踞一地，彼此不相往來，在那時候世間也沒有爭鬭，也沒有仇恨。

天上出一種聲，地下一種氣，聲和氣來變化，生出了白雲白風，白雲白風來變化，生出了白露珠，白露珠來變化，生出了某莉大稻神海。

在某莉利稻神海中生出了一棵像頭髮樣細的樹木，那樹上開起金花銀花，結起珠果玉果。

庶族的人要來砍倒這棵樹，敦族的人就來看守護着。夜間庶族砍倒了這棵樹，早上敦族就來給它藥。敦人看守着金花銀花，庶族人看守着珠果玉果。秋天的太陽，照着了這棵神樹，於是爭執、殺仗，結仇、積恨的事情就出現了。

* * * * *

一天，某莉敦孜閑得不耐煩，就到白海子邊上去玩。他的影子映在水中，水中的影子照在他的眼裏。於是他便想到：在晚上需要有一個談話的伴侶，在早上需要有一個遊玩的伴侶，放羊要有一個放羊的同伴，耕田要有一個耕田的同伴。

某莉敦孜他從口中吐出白唾沫，眼中流出白淚水，割下一塊白肉丟到白海子（湖）當中。心中祝禱說：「好的升上來，壞的沉下去。」——到了第三天的早上，由敦的白海子中間出來了一個光采照人的白女子。——她沒有名字，自己給自己取一個名字，叫做卓初稻母。

某莉敦孜和卓初稻母兩個人打夥做一家，生了九個兒子，開了九個村莊，生了七個女兒，開闢了七塊地方。

* * * * *

一天，某莉庶孜閑得不耐煩，就到黑海子邊上去玩，他的影子映在水中，水中的影子照在他的眼裏。於是他便想到：在晚上需要有一個談話的伴侶，在早上需要有一個遊玩的伴侶，放羊要有一個放羊的同伴，耕田要有一個耕田的同伴。

某莉庶孜他從口中吐出黑唾沫，眼中流出黑淚水，割下一塊黑肉，丟在黑海子當中。心中祝禱說：「好的沉下去，壞的升上來。」——到了第三天的早上，由庶的黑海子中間出來了一個光采照人的黑女

子——她沒有名字，自己給自己取一個名字，叫做瑪達給仁那母。

某莉庶孜和瑪達給仁那母兩個人打夥做一家，生了九個兒子，開了九個村莊。生了七個女兒，開闢了七塊地方。

* * * * *

某莉敦孜是白的，住在白的地方，白天白地，白日月白星辰。某莉庶孜是黑的，住在黑的地方，黑天、黑地、黑日月、黑星辰。

黑白交界處，黑人白人不相往來，就是飛鳥也不相往還。

在當初原沒有是非爭端，原沒有殘殺仇恨，現在為開天關地爭鬭起來了，為日月星辰爭鬭起來了，為山上的樹木爭鬭起來了，為澗中的流水爭鬭起來了。為『白銀有角』（註二）爭鬭起來了，為『黃金有眼』（註一）爭鬭起來了。

* * * * *

某莉敦孜他砍倒三棵白栗樹，砍倒三棵白杉樹，做成矛桿千千万萬，做成盔甲千千万萬。砍倒三棵紅藤，做成盾牌千千万萬。請來昂武拉段來打鐵，把風箱抽得像牛吼一樣，打成白鐵的頭盔，快刀，快矛，快箭，三角叉等千千万萬。

某莉庶孜他砍倒三棵黑栗樹，砍倒三棵黑杉樹，做成矛桿千千万萬，做成盔甲千千万萬。砍倒三棵黑藤子，做成黑盾牌千千万萬。請尼祁可牯姿來打鐵，抽風箱如狐狸怪叫一樣，打成黑鐵的頭盔，快刀，快矛，快箭，三角叉等千千万萬。

* * * * *

為了探聽敵人的虛實，某莉敦孜派一隻土蜂飛到庶的地方去察看。給某莉庶孜知道了，叫人把牠捉

住，恐怕牠回去洩露軍機，用刀子割去牠的舌頭，所以現在這種土蜂還是一天『骨魯骨魯』的在講話，這是在報告庶地的軍情，不過因爲舌頭被割斷了，永遠『骨魯骨魯』地講不清楚（註三）。

爲了探聽敵人的虛實，某莉敦孜又派魚游到庶的地方去察看。又給某莉庶孜知道了，叫人把牠捉住，恐怕牠回去洩露軍機，用刀子割去牠的舌頭，所以現在的魚都沒有舌頭了，一天口裏呼魯呼魯的在講話。這也是牠在報告庶地的軍情，不過因爲舌頭被割去了，永遠呼魯呼魯地講不清楚。

黑白交界處的恩拉大坡上，兩方向不相交通。山頭過不去，某莉敦孜叫白耗子去鑽，山腰不能過，叫豪豬去拱；山腳不能走，叫野豬去開。結果把山上鑽開了一個洞，於是陽光一縷就由敦地射到庶地來了。

某莉庶孜有一個最小最能幹的兒子，名叫安色米爲。他看見陽光照了過來，於是就來偷敦地的日月。把日月偷回家中，太陽拴在銀柱子上，月亮拴在金柱子上。這樣一來，庶的地方太陽暖 and 月亮明亮了。

敦的地方天也黑了，地也黑了，太陽也不暖了，月亮也不明亮了。某莉敦孜心中很不高興說：「太陽和月亮是給庶偷去了，丟了東西不去找，家神不喜歡，失了牲口不去找，畜神不喜歡。——既然失落了，就應該去找回來！」

那麼派那個去找呢？派白耗子同金線蛙他們兩們兩個去，去找失落在庶地的日月。牠們渡過了白水，渡過了黑水，來到庶的地方。

某莉庶孜他把太陽拴在銀柱子上，月亮拴在金柱子上，在夜間還派黑耗子來看守着。

白耗子和金線蛙商量好計畫，在深更半夜，趁某莉庶孜正在睡覺的時候，白耗子跑進去，不給黑耗子覺得，不給某莉庶孜曉得，咬下了某莉庶孜的三根頭髮。

第二天早上，某莉庶孜起來梳頭，看見自己頭上落下了三根頭髮。他以為這是黑耗子給他咬掉的，心中非常的不高興，就把黑耗子趕了出去。

沒有黑耗子看守了，在深更半夜，白耗子和金線蛙進去，看見太陽拴在銀柱子上，月亮拴在金柱子上，於是牠們兩個用口銜起日月，把日月帶回敦的地方。

* * * *

庶的地方沒有日月了，於是安色米爲又來偷日月。

某莉敦孜有一個最小最能幹的兒子，名叫敦入仄魯，他那一天悶得不耐煩，就走到黑白交界處去玩。

敦入仄魯北方下來，安色米爲由南方上來，在黑白交界處，恩拉大坡上遇到了。兩個人不期而遇，便坐下擲起骰子來。敦入仄魯殺了他的白鼈牛，把白鼈牛的骨頭做成骰子。安色米爲殺了他的黑虎，把黑虎的骨頭做了骰子。敦入仄魯脫下他的白披毡，拿起像海螺一樣白的骰子，約對方來賭。安色米爲脫下他的黑披毡，拿起像跳蚤一樣黑的骰子，約對方來賭。

敦入仄魯同安色米爲約定，敦方勝了，可以到庶的地方去開天闢地，庶方勝了，可以到敦方開天闢地。——賭的結果是敦入仄魯贏了，安色米爲輸了。

安色米爲問道：「你們敦天敦地是怎樣開闢起來的？」

敦入仄魯說：「我們是開成白天、曰地，白日月、白星辰。山上有白樹，罅中有白水！」

安色米爲說：「我們是開成黑天、黑地、黑日月、黑星辰。山上有黑樹，罅中有黑水。敦入仄魯，請你到我們地方去開闢天地好了，我還要送你好多金銀珠寶。」

敦入仄魯同安色米爲兩個人發誓了。——大丈夫說的話不能反悔，老虎口裏的肉不能吐出了，敦入

仄魯答應到庶的地方去開天關地。

敦入仄魯回到了家中，對某莉敦說要到庶地去開天關地。某莉敦說：「我看你頭上有三條凶死鬼的紋，恐怕要遭凶死；你要知道，人太能幹了是會傷身的；刀太鋒利了是會割手的；你還是不要到庶地去開天關地吧！」

他的母親初卓菰母說：「你這樣胡作亂爲是沒有好結果的——狐狸亂跳，會遇到老虎，老虎亂跳，會跳到藥箭上的。」

敦入仄魯說：「大丈夫的話是不能反悔的，老虎口裏的肉是不能吐出的，我還是要到庶地去開天關地。」

某莉敦說：「我勸你你也不肯聽，你一定要去，我囑咐你幾句話，敦和庶一切都不同，你可以把他們的天開成斜的，地開作歪的，太陽也不暖和，月亮也不明亮。使他們山上的樹木也不一樣，使他們簣中的流水和我們的流水也不一樣。最後當你回家來的時候不要忘記在黑白交界處插上銅箭鐵箭，安起打虎陷機，防備他們追趕過來！」

敦入仄魯在深更半夜到庶的地方去了，夜深人靜，庶地的狗也不覺得，他把庶天開成斜的，庶地開成歪的。在夜裏，把庶的金銀珠寶背走了回來。到黑白交界處他住在那裏插起銅箭鐵箭，安起打虎陷機。

安色米爲領起庶地的狗來趕敦入仄魯，趕到黑白交界處，跌在銅箭鐵箭上跌死了，跌在打虎陷機上打死了。

* * * * *

某莉敦孜三天三夜都做著好夢，早晨起來到黑白交界處一看，看見某莉庶孜的兒子安色米爲死在那裏了。——不把仇屍身埋在地下，仇人的心血不會乾。——某莉敦孜把安色米爲的屍身埋在九層黑土之下，在土上開成溝，在溝中引來水。他叫吸風鷹和黑老鴉兩個去開溝，黑老鴉一天的不做工，看見那裏有火煙燎起，聽見那裏有打鼓吹法螺的聲音，就飛到那裏去吃剩肉殘血去了。（註四）

天晚的時候，某莉敦孜來看溝挖好了沒有。黑烏鴉舉着牠的黑爪子說：「吸風鷹牠一天的不做工，一天的不挖溝，只叫我一個人來挖，你看我的爪子到現在還黑着呢！」

某莉敦孜把黑烏鴉的話，信以爲真，信以爲實。用棍子來打吸風鷹，又不給牠水喝，所以一直到現在牠只好在空中吸風喝風。（註五）

吸風鷹心中不高興，牠飛到仇人的家裏，去吃仇人的糧食，去吃仇人的飯了。牠飛到某莉庶孜的旁邊說：「你家的安色米爲給某莉敦孜殺死了，埋在九層黑土底下，土上開成溝，溝中引來水，難道你們一點也不心痛，一點也不肝痛嗎？」

某莉庶孜他們聽到這些話，都大哭起來，眼淚直流下來。——如今我們有了傷心的事便會流下眼淚來，那起源就是出在這裏了。

某莉庶孜說，「我有九個兒子，沒有一個能趕得上安色米爲，我有七個女兒，沒有一個能比上安色米爲！」——他們一天的難過，就像過了十個晚上一樣。十個晚上過去了，安色米爲還是不見回來。

——某莉庶孜心痛得不吃酒了，瑪大給仁那母肝痛得不吃飯了。

某莉庶孜、瑪大給仁那母和他們的大將肯孜單也，那忍總不來計議：仇人能幹麼，要把他殺死，仇人毒很麼，把他活捉來。某莉庶孜說要把敦入仄魯殺死，要他像蝴蝶乾死在棘林中一樣。——他心中恨透了，像把心緊緊地捏在手中一樣。——現在好漢生氣了，心都像拿在手中一樣，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

了。

他們大家齊心協力，砍倒三棵黑杉樹，做成矛桿千千万萬，砍倒三棵黑栗樹，做成戰甲千千万萬，殺了黑鬃牛黑犏牛，拿牛角做成弓，拿牛筋做成弦，請尼那可拈姿來打鐵，他把風箱抽得如狐狸怪叫一樣，打得火花如滿天鳥飛的一樣，鑼鐵的聲音如打雷一樣。打出盔甲矛桿弓箭千千万萬。殺了庶的黑鷹，用牠的毛骨做成千千万萬的箭，殺了庶的黑馬，用馬皮做成千千万萬的戰甲。某莉庶孜用全副心計來變化，能飛會跳的庶兵庶將佈滿了天地，就要殺到敦的地方上來，爲安色米爲報仇。

* * * * *

某莉敦孜呢，三夜都做着惡夢。夢見自己的村莊房屋被大火燒掉了。初卓嵇母三夜三晚都做着惡夢，夢見自己的坐地被大水冲掉了。他們夢見庶的黑牛撞倒了敦的山崖，地震土崩大火直噴到天上，千萬種不好的事都夢到了。

某莉敦孜心裏不安，派他的白風白雲到庶地去察看。看見能飛會跳的庶兵庶將佈滿天地，就要來攻打敦地。趕快回來報告給某莉敦孜。

某莉敦孜派一個耳靈眼快的小夥子偷到庶的邊境去探聽消息，看見庶兵庶將像滿天星宿樣一絡一絡的過來了，像地下的牛屎蚊子樣一團一團的過來了。

某莉敦孜和初卓嵇母商量，敦兵敦將雖然能幹，但是現在比不上庶兵庶將能幹，還是暫時躲避一下的好。

某莉敦孜他們逃到天上去躲避，敦男敦女和貴重的東西都放在山崖中間一個海子邊去藏起。敦入仄魯他跑到他舅父家敦的白海子中間去躲避。

某莉敦孜有一個小女兒，她不肯去躲避。她說：「男人出了九椿事，我沒有出一椿事。男子殺了人

，我又沒殺人，我爲什麼去躲避呢？——犁地折了鐮，怨不着石頭，怨不着耕牛。」她一點也不懼怕的坐在家裏。

庶的先鋒隊來到敦地問她道：「某莉敦孜和敦入仄魯都躲到那裏去了？」——她用眼瞧瞧山上，用手指指海子。

過了三天，千千萬萬的庶兵庶將都來到了敦地。牛頭鬼，狗頭鬼，蛇頭鬼，毒鬼，則鬼，黑鶴兵，黑鷹兵，黑虎兵，黑豹兵，漫天漫地的來了，把敦地全部佔領，敦人敦馬一個也不見了。

* * * * *

某莉敦孜，肯敦單也，那忍總不來問敦的小女兒說：「某莉敦孜和敦入仄魯都躲到那裏去了？」她用眼瞧瞧山上，用手指指海子。

庶兵千千萬萬來到敦的白海邊，要殺藏在海底的敦入仄魯，但是他深深藏在海底，刀砍也砍不到，箭射亦射不到，對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某莉敦孜的女兒給仁那母說：「男子心雖好，不能不想女人，獵狗心雖好，不能不趕野獸，我會把敦入仄魯領上來的，你們這成千成萬的庶兵庶將暫時且退下去。」

給仁那母她穿起金衣銀衣，戴起金花銀花，彈着「口絃」（註六）吹着笛子，來到敦的白海邊，脫脫她的衣服，洗洗她的手，露出白白的乳房給敦入仄魯看，脫脫她的裙子，洗洗她的腳，露出白白的大腿給敦入仄魯看。口裏說道：「敦的地方庶兵也沒有了，庶馬也沒有了，敦入仄魯你可以出來了。」

敦入仄魯他坐在海底，他的魂魄來變化，變成一隻白鶴在天空飛了三轉，看看敦的地方，果然庶兵也沒有庶將也沒有了。太陽落坡月亮升上來，他驚有點驚，怕也有點怕，趕快又躲到海子裏去。

第二天早上，太陽照在海子上，給仁那母又來了，她脫脫她的衣服，洗洗她的手，露出白白的乳房

給敦入仄魯看，脫脫她的裙子，洗洗她的腳，露出白白的大腿給敦入仄魯看。口裏說道：「獵狗爲什麼不趕野獸呢，男子爲什麼不追女人呢？敦入仄魯，你不用害怕了，敦的地方庶兵也沒有了，庶將也沒有了，敦入仄魯，你可以出來了。」

敦入仄魯坐在海底，他的魂魄來變化，變成一隻白鷹，在天空飛了三轉。給仁那母她也來變化，變成一隻黑鷹，在天空飛了三轉，他們雖沒有講話，卻已經相識一回。敦入仄魯他看看敦地，果然庶兵庶將都沒有了。太陽落坡，月亮升上來，他驚有點驚，怕也有點怕，趕快躲到海子裏去。

第二天早上，太陽照在海子上，給仁那母又來了，她脫脫她的衣服，洗洗她的手，露出白白乳房給敦入仄魯看。脫脫她的裙子，洗洗她的腳，露出白白的大腿給敦入仄魯看。口裏說道：「獵狗爲什麼不趕野獸呢，男子爲什麼不追女人呢？敦入仄魯，你不用害怕了，敦的地方庶兵也沒有了，庶將也沒有了，敦入仄魯，你可以出來了！」

敦入仄魯坐在海底，他的魂魄來變化，變成一條白虎。給仁那母來變化，變成一條黑虎，黑虎白虎在高山草場上遇到了，他們在一起遊玩，他們已經相識兩回了。敦入仄魯他看看敦地果然庶兵庶將都沒有了。太陽落坡，月亮升上來，他驚有點驚，怕也有點怕，趕快躲到海子裏去。

第二天早上，太陽照在海子上，給仁那母又來了，脫脫她的衣裳，洗洗她的手，露出白白的乳房給敦入仄魯看。脫脫她的裙子，洗洗她的腳，露出白白的大腿給敦入仄魯看。口裏說道：「獵狗爲什麼不趕野獸呢，男子爲什麼不追女人呢？敦入仄魯你不用害怕了，敦的地方庶兵也沒有，庶將也沒有了，你放心膽大的上來吧！」

敦入仄魯坐在海底，他的魂魄來變化，變成一條白鼈牛。給仁那母來變化，變成一條黑鼈牛。黑白鼈牛在高山草場上遇到三回，他們也相識三回了。敦入仄魯他看看敦地，果然庶兵庶將都沒有了。他膽

子越來越大，就由海底出來，坐在給仁那母的旁邊。他們倆個早上起就講着情話，不覺得天就黑了，從天黑起就一同睡覺，不覺得雞又叫了。從此連日升月落也不知道了，雞叫雞啼也不知道了。

他們倆個到田裏去做『活路』（工作），一同到牧場上去放白羊，很是快樂。

教入仄魯他口中說得好，心裏想得好。給仁那母呢，口中說得好，心裏想得壞。給仁那母說：「由這裏下去，有一塊地方，天是青的，地是黃的，石上開金花銀花，樹上結珠果玉果，雞有白銀的冠，狗有黃金的耳，我們到那裏去住好不好？」

教入仄魯說：「自古以來，我的老祖先在各種占卜打卦的書上，見過千種萬種稀奇古怪的事，卻沒有見過這樣的事。」——他心中想，我雖然在昨天闖下了滔天大禍，但今天能有這樣好的地方給我去看，我也不用害怕。於是教入仄魯就由給仁那母領着，由坡頭上走下去。

給仁那母她的心來變化，果然在坡下面有一塊地方：天是青的，地是黃的，石上開金花銀花，樹上結珠果玉果，雞生白銀的冠，狗生黃金的耳。

教入仄魯說：「她說的果然是真。」給仁那母她口中說得又美又好，心中想得又毒又壞。她對教入仄魯說：「由這裏再下去，地方還要好，麋鹿生着白銀的角，山驢生着黃金的鬃，我們到那裏去住好不好？」

教入仄魯說：「自古以來，我的老祖先在各種占卜打卦的書上，見過千種萬種稀奇古怪的事，卻沒有見過這樣的事。」——他心中想：「我雖然在昨天闖下了滔天大禍，但今天能有這樣好的地方給我去看，我也不用害怕。」於是教入仄魯就由給仁那母領着，由坡頭走下去。

給仁那母她的心來變化，果然在坡下有一塊地方：麋鹿生着白銀的角，山驢生着黃金的鬃。教入仄魯說：「她說的果然是真」。給仁那母她口中說得又美又好又甜，心中想得又毒又壞又辣。她對教入仄

魯說：「由這裏再下去，地方還要好，在那裏石頭都會說話，樹木都會走路，我們到那地方去住好不好？」

敦入仄魯說：「自古以來，我的老祖先在各種占卜打卦的書上，見過千種萬種稀奇古怪的事，卻沒有見過這樣的事。」——他心中想：「我雖然在昨天，闖下了滔天大禍，但今天能有這樣好的地方給我看看，我也不用害怕。」於是敦入仄魯就由給仁那母領着，由坡頭走下去。

給仁那母她的心來變化，果然在坡下有塊地方，石頭都會說話，樹木都會走路。

敦入仄魯說：「她說的果然是真。」——他相信了她，就由她一路領了下去。

給仁那母把敦入仄魯領到了黑白交界處，不給敦的白風白雲曉得，用她的聲和氣，告訴給庶的黑風黑雲。叫黑風黑雲帶信給某莉庶孜說：「我已經把敦入仄魯領到黑白交界處，庶兵庶將可以出動了。」

某莉庶孜，肯仄單也他們來商議，趕快派上千千萬萬能飛會跳的庶兵庶將來到黑白交界處，把敦入仄魯捉住，手上加起手鐐，腳上加起腳鐐，拴住了過來。

敦入仄魯看見自己加起手鐐腳鐐，不由得大哭起來。給仁那母看着，心中也覺得難過，壞的心也變好了一點，用手來替他揩揩眼淚，用話來安慰他說：「好漢子豈有不出事的道理，事越大越好了結，雨越大越好天晴！」

庶兵庶將拴着敦入仄魯，拉着他走過九架黑坡，走過九道黑水，走過九塊黑地，來到庶的地方。把敦入仄魯拴在中柱（註七）上，上面叫山羊看守，中間叫狗看守，下面叫魚看守，又派一名陌不窩魯的將官拿着兵器在門外看守着。

給仁那母心中喜歡敦入仄魯，把山羊和狗的牙拔去，又不給陌不窩魯曉得，自己跑進屋子裏同敦入仄魯一同睡覺。後來生下了兩個兒子，一個叫做哈菩羅薩，一個叫做哈菩羅吧。

給仁那母和敦入仄魯兩個人住的久了，就在那裏商量道：「我們不必要在這黑天黑地的庶地居住，我們到白天白地的敦地一同在地裏做活，一同在場上牧羊，豈不也很好？」——這幾句話恰巧就給看門人陌不窩魯聽到了。

陌不窩魯趕快來對庶兵庶將說：「敦入仄魯不能令他再和給仁那母一齊吃飯了，家畜同野獸不能同在一个坡上吃草了。他們在一起住得太久恐怕會串通着逃走呢！」

於是他們把敦入仄魯由中柱上解下來，白天放在路上給他散步，晚上把他關在監牢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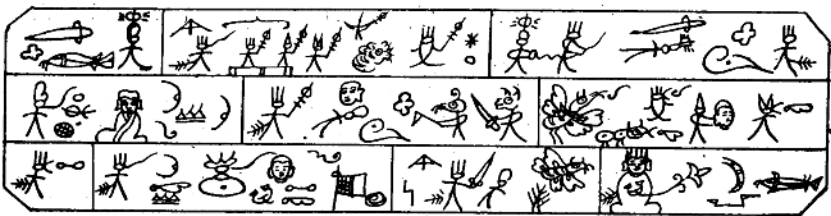
敦入仄魯說：「我已關了這麼長久，殺也是該殺的時候，放也是該放的時候了。」某莉庶孜說：「敦入仄魯是非殺不可的了！」（參看下一頁的麼些經典原文和解釋）

於是某莉庶孜叫庶兵庶將帶起千千萬萬毒鬼則鬼等，把敦入仄魯拉到庶的黑海子邊，要在這裏把他殺死。

給仁那母說：「我勸你們不要殺他，你們都不聽，他犯了那麼大的事情，我說話也沒有用，只好由你們去殺。但是敦入仄魯他在敦地也是一個聲名很大的人，我只求你們好好地殺他，不要把血濺到他好看的臉面上。」

庶兵庶將在黑海邊上把敦入仄魯殺死了，血沒有濺到他的臉上。血給蝴蝶吃去了，頭給毒鬼拿去了，肉給螞蟥吃去了。拿他的血，拿他的骨，拿他的頭來祭庶的勝利之神。——這次殺死敦入仄魯了，像蝴蝶一樣乾死在棘林中了。於是某莉庶孜喜歡得心中像花開了的一樣。如今我們遇到喜歡的事，心中像花開了一樣的舒暢，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敦入仄魯被殺死了，他的魂魄變成了一隻綠色布穀鳥，每到春三月的時光，他就由庶地飛到敦的山坡上來叫，所以每年春三月，一聽到布穀鳥叫「吉布吉布」[ka' p'o]，人們的心中又辛酸又有點欣



1. 敦入仄魯是非殺不可的了！

2. 某莉庶孜叫天下地上千千萬萬的次鬼毒鬼則鬼得鬼拉鬼牧鬼帶着兵器。

3. 把敦入仄魯拉到庶的黑海子邊，要在這裏把他殺死。

4. 給仁那母說：「我勸你們不要殺他，你們都不聽。他犯了那麼大的事情，我說話也沒有用，只好由你們去殺！但是敦入仄魯他在敦地也是一個聲名很大的人，我只求你們好好地殺他，不要把血濺到他好看的臉面上！」

5. 庶兵庶將在黑海邊上把敦入仄魯殺死了，血沒有濺到他的臉上。

6. 血給蝴蝶牧鬼吃去了，頭給毒鬼拿去了，肉給螞蟥則鬼吃去了。

7. 骨頭被庶兵庶將吃去了。

8. 某莉庶孜叫陌不韋魯巫師拿敦入仄魯的頭、肉、心、血和骨頭來祭庶的戰勝之神。

9. 這次殺死敦入仄魯了，像蝴蝶一樣乾死在棘林中了。

10. 於是某莉庶孜喜歡得心中像花開了的一樣。——如今我們遇到喜歡的事，心中像花開了一樣的舒暢，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敦和庶經典中之一段）

慰，那原因就是出在這裏了。（註八）

跋

在這一篇故事的結尾上說到人類聽到了布穀鳥的叫聲心中又淒切又有點欣喜，這個比喻是用得很巧妙的。故事上說是由於人類的愛子由鬼界回到了大地，人們聽到了牠的叫聲，一方面回憶起他死去的悲慘，一方面又欣喜他的來臨，這有點像是希臘神話中大地之母因為她的女兒由冥王那裏回來了才有心去綠榮萬物，就文藝本身來講這已經是委婉動人，意境深遠！其實這更關係着當地的季節實況，在麼些人居住的地域內，當遍山布穀亂啼的時候，正是大家糧食最困難的季節，舊的貯蓄吃完了，新的收穫還沒到手，所以大家一聽到布穀鳥的叫聲，都不禁為這青黃不接的季節發愁。然而既經播種耕耘，收穫還會遠嗎？所以又不禁憧憬未來悠然而生出一絲絲欣喜之情。爲了有這憂又欣喜的季節實情，麼些文人創造出這樣一個哀婉動人的故事情節——真比喻得恰到好处！

對於許多事物情態，麼些人亦都想出一個來由加以解釋，如這裏的土蜂及魚的沒有舌頭，吸風鷹的吸風喝風都可以找出一個說辭，甚至於許多心理上的狀態，如喜歡極時心如花開（我們不是也有心花怒放的比喻麼？）憤怒極時心如拳握，甚至於哭泣流眼淚都有一套說場，在這裏我們很欣賞麼些朋友把握抽象感覺的能力技巧，因為他們感覺到的，我們也深有同感，真可彼此相對會心一笑！

故事中的情節有一部份抽發得很自然，如單獨一人想要伴侶，不能突兀想起，便先由水中照見影子作爲導引，這樣春雲漸展的筆法使人覺得悠然有致。其他如烏鴉伸着牠的黑爪表示他一天的在挖溝雖荒唐卻也逼真，作者幻想能力甚高。再如給仁那母安慰教入仄魯的話頗善狀矛盾心理之情，最後要殺教入仄魯了，她又說：「事到如今也不能不由你們去殺了……但求求你們好好地殺他，不要把他血濺到他好

看的臉上！」荒唐之中忽來如此細膩癡情之筆，也不禁使人擊節讚賞！

因環境同思想方式都特殊，所以有一些句子來得很奇，如「像跳蚤一樣黑的骰子」「像天上星宿一絡一絡地過來了，像地上牛矢蚊子一團一團地過來了」，以跳蚤形容黑，以牛矢蚊子形容多，活畫出一些麼些鄉村中的真實景色，這便不是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此外有一些成語亦很有趣如「事越大越好了結，雨越大越好天晴」這就很說到一些世事的實況。我們對世事不是也有「越是雞零狗碎越是糾纏，越是驚天動地反而容易解決」的感覺麼？又如「男子不想女人，獵狗不想野獸」「大丈夫的話不能反悔，老虎口中的肉不能吐出」，「人太能幹了是會傷身的——狐狸亂跳會遇見老虎，老虎亂跳是會遇到藥箭的」！「犁地折了鐮，不能怨石頭，不能怨耕牛」等，這一些成語都很有意思，或比喻得好，或觀察得深。成語原是一個民族零金碎玉的智慧結晶，我們對麼些成語亦有此感，他日麼些諺語集果能如計畫的整理出來，那一定更有不少美諺佳句供我們細細欣賞！

通篇對比的節奏很強，差不多全是兩兩相比的語句和情節，如開起金花銀花，就結起珠果玉果，爲「白銀有角」爭鬭起來，下一句就是爲「黃金有眼」爭鬭起來……這是句子對比的既雅致又含蓄。其他情節的對比，如敦的誕生和庶的誕生可以說完全一樣，兩兩相比只是一黑一白不同而已。敦因影子想到妻子，庶也如此，敦造兵器，庶也同樣造兵器，先是敦有小勝，然後庶又佔先，都是很顯然的對比情節。至於給仁那母引誘敦入仄魯的那幾段，節奏更爲顯明，所以看全篇故事如按健壯人的脈搏，蠕蠕而動源源而來，如觀不竭源泉之汨汨而出，潑潑而流。使人隨故事之演變而開展，隨節奏的前進而通暢！全篇文字亦很典雅清麗，可推爲麼些文藝的上乘之作。

麼些人對人類的始祖有所謂的上古，中古，近古之分，上古指洪荒遠古，中古指大洪水之後，近古

則指現今麼些族四大支派（買、何、束、葉）共同擁戴之始祖，其世系至今聯貫不絕。大洪水的故事在這一集中有始祖名稱爲嗟熱莉恩。近古之始祖爲哥來秋，經典中有他爲父親招魂的故事。遠古的始祖就是這篇故事中的某莉敦孜，所以這篇故事不但在文藝上有價值，在麼些的史實上也非常重要。同時因爲它說到了人類遠古始祖，所以在口頭上流傳的也很廣，許多象形文字的經典中亦常常說到它。

二、分壽分歲的故事

巨那茹羅神山修起了之後，從北邊來了洛神（相當於所謂的陽神），從南邊來了色神（陰神）。他倆個在山頂上遇到了，就商議到要爲世間萬物分壽分歲，因爲那時世界剛剛開闢，一切生物的壽命都沒有規定。

洛神穿着黃金衣，腳上穿着黑玉鞋，手中拄着黃金杖，在年好、月好、日好、時好的時光，來到茹羅神山的山頂。他高高地坐在那裏，三早上要來分壽，三晚上要來分歲了。

他說：勞世之人太好瞌睡，一覺睡下再也不肯醒來，這怎麼辦呢？很可能睡過了分壽分歲的時間。於是他對人類說：「三早上就要分壽三晚上就要分歲了，你不要貪睡，我給你一些樹的桎枝來做墊褥，給你一塊黑石去做枕頭，這樣你就睡不安穩，好警醒着去得到大的壽歲。現在且去休息一下！」

人類拿着桎枝來做墊褥，刺得也渾身發痛睡不着覺，拿黑石來做枕頭，硬得不得了，睡也睡不着。於是就把桎枝拖出去，打開白牛毛毯子來做墊褥，把黑石扔出去，挪來酥油餅來做枕頭。身墊褥毛毯，頭枕酥油餅，勞世之人這一下渾身安逸，倒下便睡熟了。

三早上來分壽，三晚上來分歲了，勞世之人睡得正酣。在某要攔崖下，洛神高高地來喊一聲：「十萬年的壽命那一個要？」——盧巨子勞夸地方，石頭睡着了，沒有人來喚醒它。但是流水沒有睡着，水

一流，驚醒了石頭。石頭「啊」的答應了一聲，於是十萬年的壽歲就給石頭得去了。

洛神又來高高地喊一聲：「萬年的壽命那一個要？」——茹羅打稽河，柔水睡着了，沒有人來喚醒它，但是水鴨子牠沒有睡着。水鴨子拍着翅膀一飛，就把柔水驚醒了，水「啊」的答應了一聲，於是萬年的壽歲就爲水得去了。

洛神又來高高地喊一聲：「千年的壽命那一個要？」——在雪山松林中，樹木睡着了，沒有人來喚醒它，但是冬風沒有睡着。風一吹把樹木驚醒了，樹木「啊」的答應了一聲，於是千年的壽命就給樹木得去了。

洛神又來高高地喊一聲：「百年的壽命那一個要？」——在人間村落中，高高麥架（註九）上，老雞睡着了，但是冬風它沒有睡着。風一吹雞就驚醒了，拍拍牠的翅膀，伸伸牠的頸子，喔喔的啼了一聲，於是百歲的壽命就爲雞得去了。

三十歲的壽命爲馬得去，二十歲的壽命爲牛得去，十五歲的壽命爲狗得去。——勞世之人身鋪白毯，頭枕酥油睡得正在安逸，等他一覺醒來已經太遲了，大的壽歲都爲別人得去，人類就只分得了五歲的壽命。

人類說：「我們只得了五歲的壽命，開天闢地也來不及了，生男育女也來不及了，養養牲口也來不及用了，播種糧食也來不及收了！這怎麼辦呢？」於是人類白天也在痛哭，夜間也在流淚。

雞也十分難過，牠說：「我得起不起百歲，卻叫我得到百歲，在高高麥架上，飛來飛去我的尾巴和翅膀都要磨完了。世間村落中，搔來抓去我的腳爪和嘴都要磨短了，這又怎麼辦呢？」於是也在喔喔地大聲號啼。

洛神來說道：「既然如此，人也不用哭，雞也不用啼了，我來想個通融的辦法，把人類五年的壽命

換給鷄，把鷄百年的壽命交給人，那你們兩方面就都可以滿意了。」

於是人類就拿自己五歲的壽命換來了鷄的百年長壽。人類自覺對不起鷄，便答應凡是人類居住生火的地方鷄都可以來住。又拿白銀一兩來接鷄的角嘴，綠松石一兩來掛在鷄的耳上，又拿一串黑玉，掛在鷄爪上。所以現在的鷄都有白生生的角嘴，綠瑩瑩的外耳和黑玉般的腳爪，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人得了一百歲，心中還不满意，就去和樹木打交道說：「把你一千歲的壽命換給我好不好？」樹木來答道：「我們樹木也知道要有千年長壽才好啊！」——樹木不肯把千年長壽換給人，人就懷恨在心，走開不到三步，就對樹木這樣咒上了三句：「樹木壞麼，要它由裏面壞。裂麼，叫它由外面裂。而且放倒了就不能再站起來！」——經過開天闢地時人類這麼一咒，所以現在木頭都是由樹心朽爛，由樹皮崩裂，一經砍倒，不能再生。

人又跑到流水旁邊去打交道：「把你一萬歲的壽命換給我好不好？」流水來答道：「我們流水也知道要有萬年長壽才好啊！」——流水不肯把萬年長壽換給人，人就懷恨在心，走開不到三步，就對流水這樣咒上了三句：「水啊，叫它白天不能坐，夜裏不能睡，白天石來喝，夜裏沙來吃，叫它不能有骨頭，一直向底下流去，不能够回頭一下！」——經過了當初這麼一咒，所以現在的流水都是日不能坐，夜不能息，晝爲石喝，夜爲沙漫，而且水性就下，永遠不會自己流向高處去。

萬年長壽沒有得到，人心不足。又跑到石頭旁邊去打交道說：「把你的十萬年長壽，換給我好不好？」石頭來答道：「我們石頭也知道要有十萬歲長壽才好啊！」——石頭不肯把十萬年長壽換給人，人就懷恨在心。走開不到三步，就對石頭這樣的咒上了三句：「石頭壞麼要它從裏面壞，裂麼要從外面裂，開裂後就再合攏不上！」——經過了當初這麼一咒，所以現在的石頭都是由內心壞由外面裂，開縫後就不能合攏。

勞世之人，沒有從石頭處換來十萬歲的壽命，沒有從流水處換來一萬歲的壽命，沒有從樹木那裏換來一千歲的壽命，只從鷄那裏換來了百歲的壽命。所以一直到現在，人總是蒙養着鷄，報答牠的恩情。同時人類的壽命，最長的不過活上一百年，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跋

這一段故事見於延壽經立神山分壽歲的那一段中，原文多爲五言一句之詩歌，是麼些經文最美又最富詩意的一段。直接聽懂原文朗誦時是一種極美妙之享受，因爲漢麼又義的範疇不同文法組織各異，在這裏譯成漢文已只剩下糟粕。不過由這裏仍可以窺見一些麼族人幻想之豐富和節奏的優美。譯作詩歌，自知無此能力，所以改譯作散文的形式，希望能由這拙劣的譯文中，尚可窺見原文一些美妙動人的地方。

三、青蛙和烏鴉的故事

在最早最早的時候，天地還沒有生成，先有了開天九兄弟同闢地七姊妹（註十）。這九男七女都是神人，和人類的老始祖某莉敦孜大家來商議開天闢地的事。商量的結果是神人九兄弟去開天，神女七姊妹去闢地。天和地要開闢得大小一樣，約定在幾天之後在一個指定的地方去把天和地聯結起來。

可是那時候的男人作事很懶散，又沒有長勁。女人們呢，作起事來又勤快又有耐心（註十一）。女人們每天都是很努力很愉快的去工作，男人們在做的時候，亂哄哄地幹上一陣，一會兒大家又都去休息了。所以不怕開天的是九兄弟，他們九個人做出的工作倒很少。闢地的雖然只是七姊妹，她們七個人做出來的工作卻非常多。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到最後約定的那一天，大家在指定的地方來聚會。這是他們開天闢地的最後一天了，大家想要依照預定計畫把天地的邊緣聯接起來。當他們把天的邊緣察看一遍，又去把地的邊緣丈量了一遍的時候，這才發現天開得太小了，地闢得太大了。天蓋不住地，這怎麼樣聯結在一起呢？——那時候的神人只會製造而不會修理，大家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後來還是某莉敦孜說：「少數人的本領總比不上多數人的，咱們還是把世界上所有會講話的都召集到這兒來，看他們有高明的辦法沒有？」——大家都覺得這個意見很好，就照着他說的來辦了。

那時候石頭都會講話，樹木都會走路，所有人間萬事萬物沒有一個是不會講話的。於是大家就聚會在一起：會飛的，會走的，會爬的，會跳的，能說的，會道的……大家都來對這件開天闢地的事發表意見。可是到底誰也說不出來一個完善的辦法，因為實在是天開得太小地闢得太大了。

某莉敦孜見大家都想不出辦法，就站起來把各種各樣的生物點了點名，發現大家全都到齊，卻只缺少了青蛙先生，而他正是有名的足智多謀者。若想解決這樣開天闢地的難題，恐怕是非要領教他不可。於是某莉敦孜說：「誰去請青蛙先生來一趟呢？」

烏鴉說「我去」。

大家都說很好，就派烏鴉去請青蛙先生。

烏鴉得到這項使命，飛到了青蛙先生家中。青蛙說「你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呢？」

烏鴉說：「如今天下出了這樣重大的事，難道說我兄竟一點都不知道嗎？」

青蛙說：「不管什麼了不起的難事，都是有辦法可以解決的。你又何必這樣驚慌？到底現在出了什麼大事，請你詳細的講一遍給我聽。」

烏鴉說：「神人九兄弟來開天，神女七姊妹來闢地，天開得太小了，地闢得太大了。天蓋不住地，

天地的四邊不能聯接，地面又到處拱起，實在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因此把世界上所有會講話的集合起來開會討論。我們全到到齊，只是總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點了一下名，才知道我兄沒有到會，因此大家派我來迎接你，看你老兄有什麼高明的辦法沒有？」

青蛙聽了烏鴉的這些話，微微笑了一笑，用很自大的口氣說道：「就是這樣一件事情麼，那不成問題，我有的是辦法……」

烏鴉急忙問道：「老兄有什麼好辦法呢？」

青蛙說：「這件事情若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那就不好辦，現在原是做得很好呀！——假如天和地做得一樣大，處處都可以合縫，那就更加不好，因為地面處處相平，水就沒有歸處，陸地都變成了海，所有的生物都要不能生存。現在是天開得小，地闢得大，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地不是闢得太大了麼，把它比天多的這一份摺疊縐縮起來，高的做成山，山上可以長樹，低的地方做成溝，溝中可以流水，平的地面上可以生長一切生物。天地的邊緣也不必聯接，我就讓天在上面大氣中飄浮起來好了。你以為這個辦法怎樣？……現在你請先飛回去，我隨後就到。因為你是飛的種族，我是跳的種族，咱們兩個是沒辦法走到一路的。假如大家問起你，你就把我的辦法說一下，看他們大家的意思如何。」

烏鴉把話聽完，就告別了青蛙，飛回到大家開會的地方。

某莉敦敦問道：「青蛙先生呢？」

烏鴉說：「我飛到半路的時候，想到了一套很好的辦法，因此也不到青蛙先生的家中就自己飛回來了！」

大家一齊說道：「那也很好，請你把想到的辦法說一說給我們聽！」

烏鴉得意非常大搖大擺的走上臺來說道：「這件事情若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那就不好辦，現在原是做

得很好呀！——假如天和地做得一樣大，處處都可以合縫，那就更加不好，因為地面處處相平，水就沒有歸處，陸地都變成了海，所有的生物都要不能生存。現在是天開得小，地關得大，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地不是關得太大了麼，把它比天多的這一份摺疊綳攏起來，高的做成山，山上可以長樹，低的地方做成溝，溝中可以流水；平的地面上可以生長一切生物。天地的邊緣也不必聯接，我就讓天在上面大氣中飄浮起來好了。你們以為這個辦法如何？」

大家都覺得這個辦法很好，卻不知道這是青蛙先生的主意，都說烏鴉先生真是有本事，大家送他一份禮物，給他掛紅來祝賀他。

正當這個時候，青蛙一蹦一跳大模大樣的走進會場裏面來，一面口中說道：「諸位先生看我所說的辦法對不對呀？」

聽到青蛙的話，大家才知道烏鴉剛纔說的好辦法原是青蛙先生的主意，他要自逞能幹就用謊話欺騙了大眾。於是大家都生氣了，拿起一碗像墨一樣黑的黑水向烏鴉的身上潑了牠滿身，從此烏鴉就成了黑身子的了（註十二）。

烏鴉向自己身上一看，滿身漆黑，大家又都在指着罵他，於是他老羞成怒，把一肚子氣都推到青蛙的身上，飛身一撲，用爪子把青蛙一把抓起，展開翅膀就飛出了會場。大家再也想不到他會來這一下子，都張大了嘴巴，呆呆的無法可想。

青蛙是最聰明不過的，知道這一回被烏鴉抓住是凶多吉少，於是他就對烏鴉說：「烏鴉先生，我對你說一句話好不好？」

烏鴉像貓戲弄老鼠似的說道：「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只是我吃你的地點還沒有飛到罷了。」

青蛙說：「我正是爲這才要和你講，我知道你是一定要吃我，同時我在你的鐵爪子下無論如何也逃

不說的。只是我非常爲你擔心，因爲假如你吃了我，你的性命亦是難保！」

烏鴉問「這是爲的什麼？」

青蛙說：「因爲青蛙肉是非常地鹹的，你吃下了我，一定要把你鹹死！」

烏鴉問：「那怎麼辦呢？」

青蛙說：「我想最好的辦法是你把我攆在大河當中的石頭上來吃，吃我一口肉，趕快就喝一口水，那樣你就不會給鹹死了。」

烏鴉把這話信以爲真，信以爲實，就把青蛙帶到大河當中的一塊大石頭上來放起，預備飽餐一頓。青蛙說：「黑烏鴉大伯，我給你再說一句話可以嗎？」

烏鴉點點頭表示許可，於是青蛙就說道：黑烏鴉大伯，你不養黑羊，穿着黑羊毛的衣裳，你不用打鐵，鐵爪子卻有一雙……你是真正的有福氣呀！」

烏鴉一聽青蛙這兩句恭維的話，心中就高了興，把頭仰起來張開嘴哈哈大笑，下面的爪子不覺得的就放鬆了。

青蛙一看時機已到，就向水中一跳，鑽下水底深處去。還在水中回過頭來用譏笑的目光好好地看了烏鴉一眼。

烏鴉氣呼呼的，站在河中大石頭上轉來轉去，眼睛向水中望着，一面大聲哇哇地叫着，表示他受騙了的氣忿。他口中叫些什麼話呢？叫的是「跋士保測卡」(pa-su-bo-tse'ka)這就是「青蛙的肉鹹」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時常見到烏鴉立在河當中的石頭上走過來轉過去，眼睛只往水裏望着，一面口中還在大喊「跋士保測卡，跋士保測卡」，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同時我們亦時常看到青蛙先生老是把他的下巴一鼓一脹的，這是他在咒罵那可惡的黑烏鴉，因為烏鴉曾冒充了他的好主意，又要來吃他，所以青蛙到現在還氣忿難平呢！

開天闢地的神人和茉莉敦孜呢，大家都覺得青蛙先生出的主意高明，就照他所說的主意來辦事：把天來懸起，把地來折起，高的地方做成山，山上可以長樹，低的地方做成谷，谷中可以流水，平的地方住起人，從此就有了山川，有了陸地同湖泊。

跋

在這一篇故事中說到烏鴉為什麼變得滿身漆黑，青蛙為什麼時常很生氣的樣子吹鼓牠的腮幫，以及這種黑烏鴉常在水中大石上轉來轉去並大聲聒噪的一些現象。這使我們想到，這一些使人注目的現象經常映入麼些人的眼簾中，所以他們在耕牧餘暇圍火閑談的時候，便想出一些有來歷有來由的神話故事來加以解釋。由這裏可以見到麼些人對自然界觀察的仔細同態度的親切，因為在以農牧為生的民族和大自然是非常地相親近的。同時亦可反映出這個民族的智慧，因為故事編排得十分曲折而有情致。

說到開天闢地的辦法是把天來懸起，地來摺起，這就不僅是「有情致」而且需要有很高的「意境」，從宇宙的觀點來看，人是匍匐附屬於地面的一種生物，要有懸天摺地的實感，那是要能使自己超脫離開地面從高空向地球作鳥瞰式的俯覽才可以得到。我想這種感覺很可能是麼些人在高山放牧的時候，仰觀於天俯察於地這樣得到，因而編排入故事中。在這一帶高山牧場上徘徊過的旅人是常有這種超脫高遠的觀感的。

因此我對這篇故事有一個推測，認為由地理的環境上來看，這篇故事很可能是創作於現今木里境內無量河一帶（西康）。這一帶是橫斷山脈的邊緣，站在這一帶的高山頭上來看，但見山浪屢疊，真有把

大地摺疊起來的感覺。在其他的麼些地區上這種感覺就沒有出現過。而且說到大河中的石頭的一些條件，亦只有這裏多，因為麼些人由此南遷後就住在金沙江邊，而金沙江心突出的大石，與這篇故事的地理條件不相符合。無量河一帶是麼些族的老家，假如這個推測不錯誤，那這個故事當是很古老的一個。

麼些人同漢人一樣都有點討厭烏鴉的偏見，所以在這裏把他編排成一個說謊話的角色，在經典上某莉敦孜的故事中亦同樣說到烏鴉的說謊，而且說到牠的黑的顏色。至於這種烏鴉常在水中大石上盤旋那是有原因可解釋的，因為牠正在這裏尋找牠的食物。

對於青蛙脹腹鼓腮的蹇傲姿態，許多民族都注意到這種特異的現象：西洋有青蛙和水牛比大小脹破了肚子的事，中國在戰國時候就有怒蛙當道勾踐下拜的記載。在中國的古代名畫中有所謂的「妄自尊大」圖，也是畫一怒蛙鼓腹而立。可見大家對牠的這一個姿態都很注意，而且對牠這對個姿態所生的感覺所生的感覺也彼此相近。麼些把它解釋作是一種極度氣憤的表示，氣憤和怒的表情原是很相似的。同時麼些人還注意到牠那突出四面轉動的眼睛，認為這種表情是對烏鴉的氣憤同諷刺。

這一篇故事是和才先生的家鄉麗江魯甸壩一帶收來的，在那一帶這個故事流傳得很廣。但到現在為止，這篇故事還沒有象形文字的紀錄（標音文字的更不會有）也就是說在當地巫師「多巴」的經典裏還沒有出現。

四、十二生肖的故事

當十二生肖管理歲月排列次序的時候，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都規規矩矩的依次排列在那裏，只有鼠和牛在爭執不休。鼠說我身體靈便應該我來領頭，牛說我身大力大當然應該我來作第一名，他們兩個爭吵不休，於是大家也沒法成行。

他們兩個越爭吵越厲害，沒有辦法只好去請青蛙先生來解決。青蛙先生說「你們兩個也不要吵了，也不要鬧了，要你們來管理人間歲月卻先吵鬧起來這是很不吉利的。我來給你們想一個解決的辦法，這裏有一條打碁河水，水面雖不寬但水流卻很急，你們兩個來比賽一下看誰能先渡到河那岸，誰就來作十二生肖的第一名！」

牛想了一想，這個辦法很不錯，我又高又大，腳長腿胖，河水沖不倒，我總有辦法渡到對岸，這一下我當頭名的機會是來了。於是滿口答應，贊成青蛙先生的辦法。

鼠呢，他又細又小，怎麼樣也渡不過湍急的打碁河，心中想這一回可糟了，但大家都在看着他，他也沒有辦法，心中想只好到河邊再想辦法了。口中小聲小氣的說「好吧」。

大家來到打碁河邊，牛很高興的把尾巴一翹就跳在河水中，一步一步向對岸走去。老鼠一看情況不好，趕快跑過來，不要命的向牛的尾巴上一跳，恰巧就抓住了牛的尾巴。抓到了牛的尾巴後他有力的拿嘴向牛尾巴上一咬，牛痛疼難忍，用力把尾巴一甩，就把老鼠甩到河的對岸去了。

老鼠被甩到對岸，腳一沾地，高興得大叫起來，說：「我已先到河的這岸來了，還不是我的第一名麼？」——牛在河中間抬頭一看，鼠已先到對岸，只氣得他四腳無力，在河中間幾乎走不過來了。他走過來之後，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依次序一個一個渡過河來，猪走得最慢，得到了十二生肖的最末一名。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猪的十二生肖的次序就是這樣排列出來的。

跋

這一個故事在口頭上流傳甚廣，在許多說到十二生肖相生相剋的經典中也極常見，我曾和大多巴和

文質比較過，生肖八字和相生相剋的規模典範都和漢人的說法相同。和文質大多巴還說這一套是從漢人那裏學來的，我對這項說法卻還找不到明顯的證明。

五、洪水的故事

開天闢地以來，麼些族人的遠古世系是如此：某熱次次，次次次玉，次玉次久，次久久熱，久熱祭熱，祭熱嗟熱，到了祭熱嗟熱這一代，生下了嗟熱五兄弟，祭泪六姊妹。

他們兄妹自相婚媾，於是把天地也污穢了，把日月也污穢了，把山川樹木村莊房屋也污穢了，洛大神說：「嗟熱莉恩五兄弟，如此之胡鬧，不聽我的警告，兄妹自相婚媾，把天地日月都污穢了，馬上就要天翻地覆，混水沖天，山頂上崩出水來，山谷變成一段段的水潭了！」

嗟熱莉恩他們兄弟去犁田，犁着了洛大神的坐地，洛神心中不高興，自己變成一條身上有花斑的黃豬，把他們白天犁好的地，夜間去翻過來。嗟熱莉恩他們又改在晚上去犁，黃豬又在白天去把地翻過來。

他們都生氣了，男的去拔「扣竿」，女的來搓麻繩，做成了活扣，要去捉那隻花斑的黃豬。白天裏下起活捉，晚上去看，還沒有捉住。改晚上去下，白天走去一看，恰巧就扣住了那隻黃豬的前蹄——那不是拴住了黃豬的前蹄，卻是拴住了洛大神的左手。他們並不知道這是洛大神來變化的，莉恩兄弟中一個名叫莉恩吉的舉起犁架來打牠的頭，一個名叫莉恩夸的舉起犁鐮來打牠的身。誰知道一打之下，黃豬忽然不見了，只見一個白頭髮的老人躺在地大聲的哼。他們五弟兄中有一個名叫嗟熱莉恩恩的，他的心最好（第二個恩字就是好的意思），他跑過去一看，認得是洛神老丈，他很驚慌的問道：「阿苦（老丈，老祖父的意思）你痛不痛啊？你痛的話我來給你炙火罐，你發不發燒啊？發燒的話我來給你挑！」

洛神來說道：「我痛也不痛，就是痛也不需要炙火罐，我也不發燒，就是發燒也不需要你來挑！」
嗟熱莉恩恩又說道：「你還能說話麼？你還能走路麼？」

洛神來說道：「我還能講話，你就得到好處了，我還能走路，你就得到方便了。我來和你說，兄弟是不可結仇的，姊妹是不可以吵嘴的，兄妹是不可以結婚的。現在這一切都有了，你們兄妹自相婚媾，把天地日月星辰都污穢了，現在山頂就要崩裂，山洪就要暴發，山谷都要變成一段一段的泥潭，馬上就要天翻地覆日月昏黃了！」

莉恩恩一聽這話害怕得不得了，趕快跪在洛神面前說：「那我們怎麼辦呢，是不是靜靜坐着等死了？」

洛神來說道：「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啼，我是分判世間善惡的人，我是判斷世間是非的人。嗟熱莉恩恩，你口裏說得好，手上指得好，作好事，有好報，我來告訴你一個逃命的辦法：你趕快去殺一條白鼈牛，剝下牛皮做成皮囊，加上水使它不漏氣，吹上氣做成氣囊，用細錐子來戳洞，用粗線來縫口，把九種好的家畜，百種好的糧食，火鏈，快刀裝進皮囊裏，用腸線皮索三條拴在柏樹上，三條拴在杉樹上，把你自已裝進皮囊裏去。過了七個月十三天，（有的說三天三夜）你就可以免除這場災難了。」
——嗟熱莉恩恩聽到這話，趕快照着去做好。

莉恩恩他們也聽到了這項消息，趕快跑到洛神的旁邊來問道：「馬上就要混水沖天、天翻地覆了，我們怎樣做才能免去這次災難呢？」洛神來說道：「做好事可以忘記，做善事可以忘記，做壞事不會忘記，做惡事不會忘記。我來告訴你們一個辦法，你們趕快去宰一條白蹄子的母豬，剝下豬皮做成皮囊，灑上水使皮子不漏氣，再吹上氣做成氣囊。用粗錐子來戳洞，用細線來縫口，把九種好的家畜，百種好的糧食，火鏈，快刀放到皮囊外。壞的銅箭頭鐵箭刺放到皮囊裏面來。用麻繩蘆索，兩條拴在松樹上，

兩條拴在栗樹上，把自己裝進皮囊裏面去，那你們就可以避過這場災難了。」——莉恩夸他們聽到這些話，趕快照著去辦好。

三天三夜過後，頂上山崩了，地下水發了，山頂出大水，山谷都被截成一個一個的泥潭，天翻地覆，日月昏黃了。洛神色神也生氣了，洛神大叫一聲，天上都聽到了。使青龍毫無忌憚的放下霹靂來，電光一閃，震倒了松樹栗樹，於是莉恩吉他們就被丟到九層白雲中給震死了！

色神來大叫一聲，地下都聽到了，由山上放下黑虎來，地震一聲，把松樹栗樹都震倒了，於是莉恩夸他們就被埋在九層黑土之下震死了。

瑤熱莉恩呢（註三）他藏在鼈牛皮囊中，渾水沖天，他的皮囊就浮起來飄蕩，像是到了高坡上一樣，像是到了高山上一樣。他在皮囊中算了一算已經有七個月十三天了（有的說三天三夜了）。囊中的金雞，高高地啼了三聲，他知道是天明了。抽出腰間的刀子，皮囊上戳開一個小洞，由這小洞向外一看，但見山變成谷了，谷變成山了。山也更高了，谷也更深了。向左邊一看，山都站起來了，向右邊一看，谷都立起來了。大地上一個人一匹馬也沒有了，遍地都是蛛絲網羅。沒有人了，蒼蠅也沒有事做，只好坐在那裏搓手搓腳。

世界上沒有人了，只剩下瑤熱莉恩一個，他沒有伴侶，只好拿自己的回聲來作伴侶。他沒有馬騎，只好拿自己的腿來做馬騎。他沒有手杖，就拿弓來做手杖。他一個人張弓射箭以度日月。由茹羅打稻河邊走下去，他忽然看見那邊松林中有火烟冒出來他心中高興得不得了，趕快向那邊走去。

他到河邊一看，看見一個白髮老人在那一邊岸上解手，他大聲的呼喚，但那老人卻像雙子一樣，解完手揚長走了。他心中很難過，好容易找到一個人類的同伴卻又不來理會他，他並不知道這位老人就是洛大神，就很難過的坐在岸邊嘆氣。

正在嘆氣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隻黃色的老鼠，在岸邊跑來跑去，很像是想過河的樣子。他就問道：「你為什麼跑來跑去？」老鼠答道：「我想到河那邊吃那泡屎，借你的弓給我搭一座橋渡我過河好嗎？」

嗟熱莉恩拿弓搭成橋老鼠過河吃了那泡屎又回來對嗟熱莉恩說：「你是不是想要一個伴侶？你是不是想要一個女人？」

嗟熱莉恩說：「伴侶是想要，但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找？」

老鼠說：「我來告訴你一個地方，你可以在那裏找到伴侶。在某要給崖下，小小河水邊，有一對天女在那裏洗麻線。一個天女眼睛是直生的，一個天女眼睛是橫長的，直眼睛的天女美，但橫眼睛的天女好。她們都生有翅膀，你要驚動了她們，她們就會飛上天去，所以你要先偷偷地去割下她們的翅膀使她們不能飛上天去。」

嗟熱莉恩聽他這麼說後，趕快跑到某要給崖下，果然看見有兩個天女在那裏洗麻線。一個天女的眼睛是直生的，一個天女的眼睛是橫長的。豎眼睛的天女美麗，橫眼睛的天女難看。這就使他作起難來，嗟熱莉恩不知道要揀那一個天女才好。他的身體雖然大，但是身大不過心，於是身體不作主，心來作主了。他的面孔雖然大，但是臉大不過眼，於是臉面不作主，眼來作主了。拿眼睛來作主，於是嗟熱莉恩他就忘記了老鼠告訴他的話，不去割掉橫眼天女的翅膀，卻把豎眼天女的翅膀來割下。

豎眼天女沒有了翅膀飛不到天上去，於是嗟熱莉恩就和她打夥做一家。給她水她不喝水，給她飯她不吃飯，生下了一些老熊野豬青蛙毒蛇猴子等等，全不是家中能養的，嗟熱莉恩爲這心裏很高興。他又去找那隻黃老鼠來幫他找伴侶，老鼠說：「好漢不聽話，禍害到自身，好女不聽話，臉被別人指，禍害到自身。我再告訴你這一次：今天恰巧是十五日（指陰曆），在夜間天女要下地來河邊洗澡，

她洗澡的時候是把翅膀取下放在岸邊，我來幫你的忙，把她的翅膀咬斷，她看到你來，一定要你給她接翅膀，你就說，我可以給你接翅膀，但是你要帶我到天上去。她也一定會答應你。但是你要記着，第一次第二次她是會騙你的，她一飛到空中，就會把你丟下來，所以你要用會溶化的東西給她輕輕黏上，使她放你下來後他也不能升高。到第三次她就會老老實實帶你上天去了。那時你的婚姻伴侶就找到了。假如她不帶你升天的話，你就坐在河水中高聲地喊叫「太陽出九十九個呀！」太陽一多就熱，那黏的東西就會溶化，她就飛不上天。等她實心實意帶你上天的時候，你就用針線把她的翅膀縫好，再貼上一些黃蠟那就萬無一失了！」

嗟熱莉恩聽了老鼠的這些話，在十五的夜裏偷偷地跑到河水邊。果然看見上一次那個橫眼天女在那裏洗澡，翅膀放在岸上，已經給老鼠咬斷了。

天女看見嗟熱莉恩來到，滿面堆下笑容說「想不到在這裏會遇到你，真是好運氣，我的翅膀給老鼠咬斷了，勞你的駕給我接一下好不好？」

嗟熱莉恩說：「接一下也無不可，只是有一個條件：你要把我帶到天上去成婚」

這一下可把天女難住了，因為她在天上的時候，已經由她的父親朱拉啊苦許與夸夸羅爲妻，這一來可不就出了麻煩。然而天就要亮了，非立刻飛回去不可，只好答應了嗟熱莉恩的一切條件。

嗟熱莉恩動手來接翅膀，一面說：「我們談了許多話，還沒有認識名字，我叫嗟熱莉恩，妳的尊姓大名是什麼呢？」

「我叫翠海苞波，（註四）——現在翅膀既已接好，我把你挾在腋下，咱們就飛上天去好不好？」翠海苞波把嗟熱莉恩挾在翅膀下，向上飛了約有五六丈高的樣子，就把嗟熱莉恩丟下地來，自己一個人飛上天去。——想不到嗟熱莉恩他記得老鼠的話早有準備，只用松脂來輕輕黏起，所以向上飛不多

高，翅膀就脫落下來，她也跟着落在地下。

翠海苞波落在地下又求嗟熱莉恩來給她接翅膀，並且答應他這次不再丟他下來。嗟熱莉恩這次用黃蠟給她黏上，於是她又挾着他高高地向天飛去，但飛得很高的時候，她仍然一張翅膀把他丟下，自己一個人高高地向上升去。

嗟熱莉恩急得不得了，就向河中一跳，半身泡在水裏，向着天空大叫：「九十九個太陽出來一下！九十九個太陽出來一下！」——頃刻之間天空冒出來九十九個太陽，曬得大地上如火一般，她翅膀上的黃蠟也開始溶化脫落下來，於是翠海苞波又落在地上。

翠海苞波對嗟熱莉恩說：「想不到你有這麼大的本事，真是對你不起，現在我已實心實意和你成婚，在大地上我一切聽你，到天上你一切聽我，我的父親脾氣雖然壞，但我來暗中幫忙也不要緊。現在你趕快把翅膀給我接好，咱們好快地飛上天去！」

嗟熱莉恩知道這次是真心，就用針線把她的翅膀好好地縫起，又密密地塗上黃蠟，於是翠海苞波就把嗟熱莉恩挾在翅膀下，一撲一撲飛到天上去。

她不敢馬上把嗟熱莉恩引見給她的父母，就把他領到右邊的大樓上用一個大的竹簍子來把他罩起。對他說：「我丟『黍粳』（春的米糕）的時候，你就檢來吃好了！」

當天她和姊妹們來春「黍粳」，翠海苞波偷偷地把樓頂的木板揭開兩塊和大家說，咱們來比賽一下看，看誰能把石頭丟過樓房去。」大家都丟石塊，她卻來丟「黍粳」，大家都把石子丟過樓去，她卻把「黍粳」丟在房頂的露洞處。黍粳落在樓房裏，嗟熱莉恩他就檢來吃，這樣他躲在那裏就不致於餓死。

黃昏的時候，她的父親朱拉啊菩趕着牛羊回到家裏來，狗也對着樓房汪汪地叫，羊子也吃驚的不敢

上圈。朱拉啊菩說道：「潭水滔天之後，人類豐華的大地上，人種人類都說是早已絕滅了，怎麼會這裏又有了生人的氣息呢？」——於是朱拉啊菩他晚上也磨刀子，早上也擦刀子。

翠海苞波說：「父親，你爲什麼晚上磨刀子早上擦刀子呢？」

朱拉啊菩說：「牧羊狗汪汪地叫，羊子又不敢進圈，人種人類說是早已絕滅了，怎麼咱們家中又會有生人的氣息呢？我磨刀也是爲的殺人，我擦刀也是爲的殺人呀！」

翠海苞波說：「獸兒這般小，够不上刀來宰，鳥兒這般小，够不上箭來射。父親，依我看你也不要磨刀了，你也不要擦刀了。——主人不惡，奴隸不會逃，主人凶惡，奴隸才逃走，石頭不熱，蜜蜂不會搬，石頭熱了，蜜蜂才搬家。再說一年十二月，不能沒有下雨的日子，下雨時光，領水開溝淘溝關水都要人。也不能沒有天晴的日子，天晴時光看糧食曬糧食看鷄子都要人，父親，你又何必殺他呢？」

朱拉啊菩想想女兒說的話也對，就說，「既然如此，你把他打扮乾淨，從房後九把快刀搭成的路上領來看一看！」

翠海苞波聽了父親的話，就由竹簾下把瑤熱莉恩拉出來。怕他不乾淨，用九股水來洗，怕他不光溜用九餅酥油來擦，怕他頭髮不好看，用黃木梳子來梳，把他打扮得光光堂堂，從房後九把刀搭成的路領進來。

來到朱拉啊菩的面前，朱拉啊菩向瑤熱莉恩說：「你是什麼宗族的人，你是什麼家世的人？」

瑤熱莉恩說：「我是父親威風加被給兒子，兒子威風比父親大的那一族，我是母親的威風加被給女兒，女兒的威風比母親大的那一家——怎麼樣？朱拉啊菩，把你的女兒翠海苞波嫁給我這條能幹的好漢來吧！」

朱拉啊菩說：「瑤熱莉恩呀，你要她，我不給你。因爲你是地上流着的水呀，草上長着的露呀，不

知道什麼時候乾，乾到什麼地方去。你不是生長着的樹，是石頭上的蚬，不知道什麼時候黃，又黃到什麼地方去。流水松間繞，你不來繞，艾蒿艸間繞，你不來繞。這裏只有我的坐位，卻沒有世人的坐位。你不能來搗亂我家的婚姻，你不能來拆散我家的姻緣。——嗟熱莉恩，你真的能幹嗎，你真的勤快嗎，你若是一個勤快能幹的漢子的話，這面前有九座大壩子生滿了森林，你在一天之內去把這九座大森林給我一齊砍倒！」

嗟熱莉恩心中說：「在人類的大地上，就是九十九個頂能幹的漢子在一天之內也砍不了九座森林，如今我小小的一個人，一天之內如何會砍得了九座大森林？」於是在晚上他和翠海苞波來商量。翠海苞波說：「我來告訴你一個辦法，明天早晨你帶九把大斧，放在九座森林裏，口裏祝禱誦唸一下：『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那就一切都會自己辦好的。你雖不是獐子獐子，也只管用白毡裹起頭到坡前坡後睡覺去得啦！」

嗟熱莉恩聽了翠海苞波的這些話，第二天早晨，他帶上九把大斧，放在九座大森林的下面，口中持誦道：「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於是他什麼也不管，用白毡裹起頭，就到坡前坡後去睡覺了。

一覺醒來，天已將黑，他睜開眼睛一看，九座大森林已經全部砍倒放在那裏了。他心中非常高興，就把九把大斧提在手上，回來對朱拉啊菩說：「九座森林都已砍倒放在那裏了，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菩說：「你要，我不給你。嗟熱莉恩你能幹嗎，你勤快嗎，假如你是一個勤快能幹的漢子的話，一天之內，你去把九座森林中的木材都燒成灰來作肥料！」（註一五）

嗟熱莉恩心中說：「在人類的大地上，就是九十九個頂能幹的漢子在一天之內也燒不完九座森林的

火山地，如今我小小的一個人，一天之內，如何會燒完九座大森林的木材？」於是在晚上他和翠海苞波來商量。翠海苞波說：「我來告訴你個辦法，明天早上你把松棚作成火把，把這樣的火把你帶上九架，放到九座砍倒的森林裏，口中祝禱誦唸一下：『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那就一切都會自己辦好的。你雖不是兒子獐子，也只管用白毡裹起頭到坡前坡後睡覺去得啦！」

嗟熱莉恩聽了翠海苞波的這些話，第二天早上，他用松棚紮成火把，拿着九個火把放到九座砍倒的森林裏。口中持誦道：「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於是他什麼也不管，用白毡裹起頭就到坡前坡後睡覺去了。

一覺醒來，天已將黑，他睜開眼睛一看，九座大森林都已經燒成灰燼放好在那裏了。於是大搖大擺的回來，對朱拉啊菩說：「九座森林都已經燒成灰肥放在那裏了，怎麼樣？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朱拉啊菩說：「你要，我不給你！——嗟熱莉恩你能幹嗎，你勤快麼，假如你是一個又能幹又勤快的漢子的話，一天之內，你去把這九座火山地裏都去播上種子來給我看！」

嗟熱莉恩心中說：「在人類的大地上，就是九十九個頂能幹的人，在一天之內也播不了九座大火山地的種子，如今我是小小的一個人，一天之內如何會把九塊大火山地都播上種？——於是在晚上他和翠海苞波來商量。

翠海苞波說：「我來告訴你個辦法，明天早上，你帶九隻裝滿了種子的播種竹簍去放在九塊火山地裏去，口中祝禱誦唸一下：『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那就一切都會自己辦好的，你雖不是兒子獐子，也只管用白毡裹起頭到坡前坡後睡覺去得啦！』」

嗟熱莉恩聽了翠海苞波的這些話，第二天早上，他帶了九個裝滿種子的竹簍子，分別去放在九塊火山地裏去。口中持誦道：「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於是他什麼也不管，用

白毡裏起頭就到坡前坡後睡覺去了。

一覺醒來，天已將黑，他睜開眼睛一看，九大塊火山地裏的種子都已經完全播種好了。於是他就兩手提着九隻空的竹簍回來。對朱拉啊普說：「九塊九山地都已經播種完畢了。怎麼樣？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普說：「你要，我不給你。——嗟熱莉恩，你能幹嗎？你勤快嗎？假如你是一個又能幹又勤快的漢子的話，再去把那九座大火山地裏的糧食都給我收割回來！」

嗟熱莉恩心中說：「在人類的大地上，就是九十九個頂能幹的人，在一天之內，也不能收割完畢九座大火山地的莊稼，如今我是小小的一個人，一天之內，如何會把九座大火山地的糧食收割回來？」——於是在晚上他又把這事和翠海苞波來商量。

翠海苞波說：「我來告訴你個辦法：明天早上，你帶九隻大的空竹簍，放到九座火山地裏去，口中祝禱誦唸一下：「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那就一切都會自己辦好的。你雖不是鴉子獐子，也只管白毡裏頭到坡前坡後睡覺去得啦！」

嗟熱莉恩聽了翠海苞波的這些話，第二天早上，他帶着九隻大的空竹簍，放到九座火山地裏去，口中持誦道：「黑螞蟻來幫忙，白蝴蝶來幫忙，請來幫我一下忙！」於是他什麼也不管，用白毡裏起頭就到坡前坡後睡覺去了。

一覺醒來，天已將黑，他睜開眼睛一看，見到九塊火山地裏的糧食都已收割完畢裝在九個大竹簍子裏了。於是他把九個竹簍提回來對朱拉啊普說：「九塊火山地裏的糧食都已經收割回來放在這裏了，啊，苦你會數，數一下，啊姿（指翠海啊姿，翠海苞波的母親）妳會算，算一下，看九座火山地的糧食够不够數？」

於是在高高的麥架前，翠海阿婆她來篩打糧食了。她口中休洛休洛地吹起口哨，右邊吹白風，左邊吹黑風，灰土吹出去，糧食篩下來（註一六）總共計數了一下，還差一顆半糧食。是給野鴿子吃去了，是給黑螞蟥吃去了。朱拉啊菩說：「嗟熱莉恩你去把那一顆半糧食找回來銷賬！」

這一下可就難爲住嗟熱莉恩了，去那裏去找呢，只好又來找翠海苞波商量。

翠海苞波說：「不要緊，那一顆糧食是野鴿子吃到它嚙囊裏去了，那半顆糧食是螞蟥吃到牠肚裏去了。明天你帶着弓箭來射野鴿子好了！」

第二天早上，野鴿子沒有事做，飛來停在籬笆上古魯古魯的叫着。嗟熱莉恩帶來了弓和箭，他要射的瞄三瞄，不射的瞄三瞄。他射又不會射。翠海苞波正在旁邊織布，看他這個樣子着急的不得了，口中連連說道，「射呀射呀」，一面趕緊拿起織布的梭子向嗟熱莉恩的手肘上一搗，箭脫手似的射了出去，恰巧正射在野鴿子的嚙囊上。於是那一顆糧食就給找出來了。經過了這一射之後，從此野鴿子的嚙囊上就有了花點子了。

還有那半顆糧食沒有找到。黑螞蟥也沒有事做，爬到了翠海苞波織布機的旁邊，翠海苞波扯斷一根經線，向黃螞蟥的腰上一勒，於是那半顆糧食也找到了。現在螞蟥的腰都是非常的細，那就是翠海苞波用線來勒過的原故。

嗟熱莉恩把這一粒半糧食托在手上，拿到朱拉啊菩的面前說：「一顆半糧食在這裏了，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菩說：「你要，我不給你。——嗟熱莉恩呀，你能幹嗎，你勤快嗎，假如你是一個又能幹又勤快的人的話，今天夜間和我到山上去捉崖羊一趟。」

嗟熱莉恩來問翠海苞波，翠海苞波說：「這不是去捉崖羊，這是想跌死你。你們夜裏去捉崖羊，一

定要在崖上宿夜，在深更半夜的時候，我的父親他一定會說：到我腳後面來睡吧。等你睡在他腳後的時候，他裝作半睡不醒伸腿伸腳的樣子，一下子就會把你踢到崖下面跌死的。所以你要記着我的話，在深更半夜，用披毡包起一戰短木頭放在我父親的腳後面。那你就以不被跌死了！」

嗟熱莉恩聽到翠海苞波的這些話，就同朱拉啊菩去捉崖羊去了。當天晚上他們露宿在崖子上。到了深更半夜，朱拉啊菩果然說道，「嗟熱莉恩，到我腳後來睡吧。」嗟熱莉恩裝着他腳後來睡的樣子，又偷偷地起來，卻用披毡包起一戰短木頭放在朱拉啊菩的腳後面。

在深更半夜，朱拉啊菩裝作半睡不醒發着謔語：「嗟熱莉恩你到崖下去捉崖羊去吧！」說着雙腳一蹬，披毡和木頭骨魯骨魯地滾下崖子去，他心中想，這一回可把嗟熱莉恩給跌死了。

第二天早上，嗟熱莉恩早早起來，到崖下繞三轉，看見披毡裹着木頭滾下崖來恰巧打在一隻崖羊的頭上，就把崖羊打死在地下了。於是他背着崖羊肉，抄近路回家。

朱拉啊菩呢，他走的是遠路。他還沒到家，莉恩早到了，當朱拉啊菩回到家中的時候，崖羊肉已經煮好放在那裏了。嗟熱莉恩對他說：「啊菩，昨天晚上我倆去獵崖羊，我有一家好內親，就住在崖子邊，他送我一份崖羊肉作禮物，我現在已爲你老人家煮好放在這裏。假如早上有客人來，你就可以用崖羊肉招待客人，你晚上有客人來，就可以用崖羊肉招待客人了。假如沒有客人來呢，那啊菩你就可以早上吃崖羊肉晚上吃崖羊肉了！」——現在，崖羊已經打到，怎麼樣，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菩說：「你要，我不給你！莉恩你能幹麼，你勤快麼，假如你是一個又能幹又勤快的人的話，今天晚上咱們倆個一同到海子裏去捉魚去！」

嗟熱莉恩來問翠海苞波說：「這不是去捉魚，這是想淹死你！你們到海子邊去捉魚，一定要在海子邊宿夜。到深更半夜的時候我的父親一定會對你說：『到我腳後來睡吧』。等你睡在他腳後

的時候，他會裝作半睡不醒伸腿伸腳的樣子，一下子就把你蹬到海子裏的。所以你要記着我的話，在深更半夜用披毡包起一塊黑石頭放在我父親的腳後面，那你就不会被淹死了！」

蹉熱莉恩聽了翠海苞波的這些話，就同朱拉啊菩捉魚去了。當天晚上他們露宿在海子邊。到了深更半夜，朱拉啊菩果然說道：「蹉熱莉恩，你到我腳後來睡吧！」蹉熱莉恩裝着他腳後來睡的樣子，又偷偷地起來，卻用披毡包起一塊黑石頭放在朱拉啊菩的腳後面。

在深更半夜，朱拉啊菩裝着半睡半醒的樣子，口中說着夢話：「蹉熱莉恩，你到海子裏捉魚去吧！」說着雙腳一蹬，披氈和石頭骨魯骨魯地滾下海子裏去，他心中想這一回可把蹉熱莉恩給淹死了。

第二天早上，蹉熱莉恩早早起來，繞着海邊走三轉，看見披毡裹着黑石頭滾下海子，恰巧打在一條大魚的頭上，把大魚打死了，於是他把大魚背在身上，抄近路回家。

朱拉啊菩呢，他走的是遠路。他還沒到家，莉恩早到了。當朱拉啊菩來到家中的時候，魚肉已經做好放在那裏了。蹉熱莉恩對他說：「啊菩，昨天晚上我倆去捉魚，我有一家好外戚，住在海子邊，他送我一份魚肉作禮物。現在我已爲你老人家做好放在這裏了。假如早上有客人來，你就可以用魚肉招待客人，晚上有客人來，就可以用魚肉來招待客人了。假如沒有客人來呢，啊菩，那你就可以用早上吃魚肉晚上吃魚肉了。」——現在魚已經捉到，怎麼樣，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菩說：「你要，我不給你！」——莉恩你能幹麼，你勤快麼？假如你是一個又能幹又勤快的人的話，你去給我取三滴老虎的奶水來！」

蹉熱莉恩他心中想：「自從到天上來，我已做了不少的事，做什麼事、什麼事就成，辦什麼事，什麼事就行，我真是一個能幹的人呀！」——於是他也不再去叫翠海苞波給他出主意，這次獨斷獨行，要自己去找三滴虎奶回來。

但是歸根到底，他不是一個能幹的人，他取不到真老虎的奶水，只跑到山地荒野間取來了三滴野貓狐狸的奶，他心中想，反正是野獸的奶水，交給啊菩就行了，難道虎奶還有什麼認頭嗎？

他取來了三滴野貓狐狸的奶交在朱拉啊菩的手上，說：「我已經很能幹的把三滴虎奶取來了！——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菩說：「且慢且慢，我還要鑑別一下呢！」於是他拿着這三滴奶水放到犛牛同犏牛的圈上，犛牛犏牛一點都不驚動。又拿到牛馬的圈上去放一下，牛和馬一點都不驚動。又拿到猪狗的圈上去放一下，猪和狗一點也不驚動。又拿到山羊綿羊的圈上來放一下，山羊綿羊一點也不驚動。又拿到鷄鴨的圈上來放一下，鷄和鴨都驚得大叫起來！

朱拉啊菩來說了：「嗟熱莉恩：這是山地荒野上野貓狐狸的奶水，不是真正的三滴虎奶呀！」

嗟熱莉恩這一下沒有辦法了，只好又和翠海苞波來商量。

翠海苞波說：「你白手去找老虎的奶水是辦不到的，我來告訴你個辦法：明天早上，你去擠母虎奶水的話，先要知道虎兒居住的地方。虎兒是住在陰坡高崖上，你等母虎到陽坡高崖上打食的時候，趕快跑到虎洞裏面去，舉起大黑石，砸碎虎兒的頭把他的皮子剝下來，披在自己的身上。母虎回來餵奶的時候，牠高高地跳三下，你也高高地跳三下，牠「瓜勞瓜勞」地叫三聲，你也「瓜勞瓜勞」地叫三聲，裝着虎兒吮奶的樣子，你就可以得到那三滴虎奶了。」

嗟熱莉恩聽了翠海苞波的這些話。第二天早上，他就來到陰坡高崖上來等候着。看見母虎到陽坡高崖上打食去了，趕快跑到虎洞裏面去，舉起一塊大黑石，來砸碎虎兒的頭。把乳虎的皮剝下來套在自己的身上。等一會母虎由外面回來，母虎高高地跳三下，他也高高地跳三下，母虎「瓜勞瓜勞」地叫三聲，他也「瓜勞瓜勞」地叫三聲。母虎來餵奶了，他便裝着虎兒吮奶的樣子用手擠來了三滴虎奶。

他回到家中，把這三滴虎奶交到朱拉啊善的手上，說「這是真的三滴虎奶了！」

朱拉啊善拿着這三滴虎奶，到犛牛犏牛的圈上去放一下，犛牛犏牛都大驚起來，嚇得抖成一片。又拿到牛馬的圈上來放一下，牛和馬都大驚起來，嚇得抖成一片。又拿到豬狗的圈上來放一下，豬狗都大驚起來，嚇得抖成一片。又拿到山羊綿羊的圈上來放一下，山羊綿羊都大驚起來，嚇得抖成一片。又拿到雞鴨的圈上來放一下，雞和鴨卻一點也不驚動。

朱拉啊善說：「這的確是三滴虎奶了！」

嗟熱莉恩說：「怎麼樣？三滴虎奶也到取了，把你的女兒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善說：「我還不知道你的種族家世呢！嗟熱莉恩你是什麼種族家世的一個人？」

嗟熱莉恩說：「我麼，是開天九兄弟的那一族，隕地七姊妹的那一族，翻九十九架坡就數我爲大的那一族，翻七十七架嶺就數我爲大的那一族，把大江逗在口上也不够我喝的那一族，把雪山逗在我的身上也不覺得累的那一族，三節骨頭一口吞下也不會卡住的那一族。三升「糶粃」（註一七）一口吞下也不會噎的那一族。殺也殺不死的那一族，砸也砸不碎的那一族。是白螺神獅的那一族，是黃金神象的那一族，是拈哥那布大神（註一八）的那一族。怎麼樣？我的種族家世還不錯吧，快把你的女兒翠海苞波嫁給我來吧！」

朱拉啊善說：「你既然來求婚，你都帶來些什麼「婚值姻價」呢？」（註一九）。

產熱莉恩來說道：「我在大地上有很多的牛羊，雖然有天上的星那麼多，但是天生得太高了，牛羊都趕不到天上來，我想拿牛羊來作婚值姻價也辦不到。我在大地上有很多的金銀，雖然有地上青艸那麼多，但是天生得太高了，金銀又太重了，帶不到天上來，我想拿金銀來作婚值姻價也辦不到。——至於我到你這裏來的那一天，我是很能幹很勤快的做着苦工，我曾在一天之內爲你砍倒了九座大森林，又把

九座大森林燒成灰肥，又把九塊大「火山地」都播了種，又把九座「火山地」的糧食都給你收割了回來，這一些雖然說不上是什麼婚值姻價，但也勉強算一下吧！——還有我們兩個曾去捉崖羊，我沒有被蹬在崖子下跌死，這雖然說不上是什麼婚值姻價，但也請你將就着算一下吧！還有，我們兩個曾去捉魚，我沒有被蹬到海子裏淹死，這雖然說不上是什麼婚值姻價，但也請你馬虎地算一下吧！還有我曾爲你去取來三滴虎奶，沒有被母虎咬死，這雖然不能算是什麼婚值姻價，也難爲你就算一下吧！怎麼樣？我曾爲你做了這許多事，朱拉啊菩，還不該你把的女兒嫁給我來嗎？」

朱拉啊菩沒有話說了，只好這樣說：「嗟熱莉恩，你要翠海苞波，我現在就把她嫁給你！」

於是地上的好男子在天上找到好配偶了。需要的找到順從的了。嗟熱莉恩領着翠海苞波由天上經過巨那茹羅神山下降到人類大地，成爲洪水之後人類的始祖。

跋

這是麼些族中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不但在許多經典中都說到它，而且和普通的麼些朋友談到「渾水冲天」的時候，他也多半能給你講上一大套的。在經典中常見的原因是因為這篇故事說到了人類的來由，世間萬法因人而有，麼些人的經典不外乎人與鬼神之糾紛，只要牽涉到人，因爲一向有盤根問底的習慣，便不能不說到這篇故事。至於口頭上流傳的原因，則大概因爲這是大洪水後人類故事，麼些人認爲這故事主角的嗟熱莉恩是現今人類的祖先，由他生了三子遂成爲古宗、麼些、民家三種人，是自己本族的祖先，所以老人們都好把這故事向下一代的子孫講述。因此，差不多的麼些人，除了太過於漢化的城鎮區域外，在他們的兒童時代恐怕沒有不聽到這個家喻戶曉的洪水故事的。

另外一個增加這故事流傳的因素，是在於故事本身結構之美，意趣之佳和言詞之巧：

全篇的結構很美，朱拉啊善試驗我們男主角的程序，恰好是一套原始農業「焚墾」的全部過程，一直到現在，麼些刀耕火種的山地仍是依樣畫葫蘆地在重複這項公式：先砍伐一片森林，再點火燃燒取灰作肥，然後播種，收割，曬打，貯存備用。有趣的是朱拉啊善身為天上之人，其日常生活亦是刀耕火種，漁獵，放牧，分明是現今麼些山民的全部生產方式的寫照。我曾有一次和一個多巴閑談，說「朱拉啊善是天上人，卻也需「開火山」，放牛羊，取魚打獵，那正不是同我們凡人一樣嗎？」問的那位巫師無言答對，想了好久說：「人也只有這些「活路」好作。而且他們比我們方便多了，只消挂上幾把斧頭唸一句咒語就可以砍倒一片老林，那比起我們不己是天差地了麼？」——麼些巫師是族中聰明之士，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在漁、獵、焚墾之外，還可以有什麼更高明的生活方式，可見我們的思想多半是反映現實，要凌空翱翔也着實不容易的。妙的是在這一篇有節奏的故事中把麼些族生產公式全部反映無遺，所以聽起來親切動人，因而一代一代廣泛地流傳下去。

有許多地方意趣極佳，如磋熱莉恩射斑鳩的那一段：「第二天早上，斑鳩沒有事做，飛來落在籬笆上。古魯古魯的叫着。磋熱莉恩帶來了弓和箭，他要射的瞄三瞄，不射的瞄三瞄，他射又不會射。翠海苞波口中說「射呀射呀」，伸手拿起織布的梭子，向磋熱莉恩的手肘上一搗，箭脫手飛了出去，就正好射在斑鳩的嘴上」——這一段情節閉目一想真是栩栩如生其文如畫，若把象形文字經典上這一段的原始畫兩兩相比，印證之下真是趣味橫生！文中像這些地方很多，如勒螞蟻，如找直眼天女，如取虎奶，如朱拉啊善伸脚蹬人，看到那些稚拙的文句和圖畫，都使人像看小孩子畫的卡通一樣，回味無窮。

這篇故事中的言詞亦很巧妙，尤其是最後磋熱莉恩答覆朱拉啊善索取聘禮的話，一面回答，一面諷刺，不但得體，而且駁辯為難，只好把女兒嫁給他去了事。這樣摘要地覆述一遍，等於把這篇故事的主情節來了一次總結算，使讀者聽者把全篇故事總覆習了一次，這手法在文藝結構上是非常有價值的。

若從民俗學上講，這裏面還包涵有一些「買賣婚姻」的痕跡，娶女人要「婚值姻價」要金銀寶要田產家畜。雖然我們的男主角因「天壤之隔」沒法把這些東西送上天去，但他以勞力代替價值，仍是一種變相的買賣婚姻，如今麼些話中「娶」和「買」同音（*pa*）仍是昔日買賣婚姻的遺留。

要渡洪水大難，主要的是靠皮囊的漂浮，所以皮囊的拴處也很有講究，要遭殃的人把皮囊拴在松樹栗樹上，要脫難的人把皮囊拴在柏樹杉樹上，這和植物的垂直分佈有關。松栗層低，易為淹沒，柏杉層高，所以洪水一來，容易浮起。這同鑒別虎奶方法異曲同工，都是麼些人觀察精細的地方。

元世祖革囊渡江，用的也是這種皮筏渡水工具，我在渡金沙江無量河會流處時，當地的西番人仍用這項工具送我過河。看這裏所說的洪水，很像是山洪暴發的樣子，描寫的山嶺重沓模樣也像無量河一帶風光，如今麼些送死者回原祖地，還要給他帶一點錢文，交代他到西番人地區作為渡河之資，可見自古以來在這一帶革囊渡江是很普遍地應用的。所以我有點臆測，這個故事很有可能是在這一帶地區的背景下產生的。

噠熱莉恩與天女翠海苞波下降塵世結為夫婦之後，生了三個兒子：長子是古宗人，次子是麼些人，三子是民家人，看如今三族人的地理分佈，古宗人居北，麼些人居中，民家人在南，這故事是在趣味之外還有更深遠的背景可供我們思量推索的。

六、白蝙蝠的故事

在最早的時候，人類是由巨那茹羅神山上搬下來的，鳥是山坳口中飛下來的。水是由高山松坡上流下來的。噠熱莉恩和翠海苞波遷徙到人類大地上，搭起帳篷，樹起戰旗（註二十）住在那裏了。

一天，他們美麗的男孩和漂亮的女孩發燒了，不知道來了什麼鬼所以沒法禳祭，不知道來了什麼客

人，所以沒法招待。說是犛牛犏牛出得早，用犛牛犏牛來禳祭，祭了也不好。用牛、馬、山羊、綿羊、豬、鷄等來禳祭，祭了也不好。請「多巴」（註二）請端公來做齋，做了也不好。於是大家來商議，這必需到天上盤孜薩美菩薩的旁邊去求打卦占卜的經書了。得到占卜的經書，才可以算出來是什麼鬼來作祟放病，知道是來了什麼鬼，那就知道應該去怎樣禳解了！

那麼派那一個去呢？先派花身子的小鷹和黑下巴的麻雀去。牠們兩個由大地上動身，翻過三架黑坡，渡過三道黑水，爬過三座黑崖，經過三座黑山，來到神人的白塔下。天色已晚，牠倆就在那裏宿夜。連着三個陰天，接着下了三天大雪，大地上全給白雪蓋滿了。所有的獸類找不到一點青草吃，所有的鳥類找不到一顆糧食吃。花身子的小鷹，早上得不到早飯吃，晚上得不到晚飯吃，餓得實在受不住了，就把牠的同伴黑下巴的麻雀一嘴吞吃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花身子的小鷹，一個人上路向前去，來到巨那茹羅神山的山頂上，在那裏遇見宜石拉烏比索三位大神，那三位大神來問道：「花身子的小鷹，你來這裏做什麼的呢？」

花身子的小鷹說：「大地上漂亮的男孩生病，美麗的女孩發燒了，不知道是什麼鬼，沒法禳祭，不知道是什麼客人，沒法招待。所以派我到天上盤孜薩美女神的跟前，求占卜打卦的經書去！」

三位神人來說了：「爲這一件大事而來，來的就是你一個人麼？我知道大地上的規矩，一個人走路，路走不遠，只生一片葉子；樹長不大，你不會是自己一個人來，你一定還會有一個同伴的！」

花身子的小鷹不說不行，說又沒有什麼可說。只好戰戰兢兢的說：「來麼，是我和黑下巴的麻雀一同來的，那一夜宿在神人的白塔下，連着三天陰天，接着下了三天大雪，我早上得不到早飯吃，晚上得不到晚飯吃，餓的擋不住，是我一口把黑下巴麻雀吃掉了！」

三位大神來說道：「你這花身子的小鷹已經不乾淨了，你吃了同伴的肉，吃了同伴的血。天上盤孜

薩美女神跟前，你是去不得了！」——用棍子把他打下茹羅神山去。經過這一打，這種小鷹身上就有了花斑。大地上的人知道了這回事，不准牠喝水，所以牠一天的飄翔在空中拍着翅膀在那裏吃風喝風。

花身子的吸風小鷹沒有完成使命，那麼再派那一個去呢？大家決定派笨拙的大鵬去。大鵬說：「我的翅膀大、尾巴強，沒有問題的可以飛到天上去。只是我的口才很拙，那幾句求打卦經書的話我實在說不伶清！」

金翅白蝙蝠說道：「我是口才好本事好的，那幾句求經打卦書的話我可以說得清楚明白。只是我的翅膀薄尾巴弱，又飛不到天上，這麼辦呢？」——大鵬，把你強有力的翅膀和尾巴借一下給我用用好嗎？（意思就是騎在牠的身上）」

大鵬來說道：「我是地面上鳥類的大王，我的翅膀和尾巴怎麼能借給你？」

白蝙蝠說道：「你不借就算了，現在咱們來作個比賽好不好，比賽一下看誰看見日光得早。明天早上，誰看見日光早，誰就做騎馬的人，誰看見日光晚，誰就做人騎的馬！」

大鵬和白蝙蝠在人類之前訂下了這場比賽。

第二天早上，大鵬牠很笨坐在西面黑玉的山頭上向東面來看着。白蝙蝠很聰明，高高地坐在東方白海螺的山上。太陽由東方出來，先照到白蝙蝠的身上，蝙蝠看見得早了，大鵬看見得晚了。

白蝙蝠來說道：「咱們早已講明，看見早的、做騎馬的人，看見晚的、做人騎的馬，現在你該沒有話說了吧！」

於是金翅白蝙蝠就騎在大鵬的背上，由人類大地上飛去。經過三道黑水，飛過三座高山，就來到巨那茹羅神山的山頂上。一到神山山頂，白蝙蝠就把大鵬趕下去，自己風快就駕風，雲快就駕雲，一直飛到盤孜薩美女菩薩的家裏面。第一晚牠宿在女神的正屋上，坐在那裏來觀察，看那一些是她家中的人，

那一些是外來的人。第二夜牠宿在她家的「麥架」上，坐在那裏觀察那一些是主人，那一些是用人。等牠把女神家中的人都觀察清楚之後，第三天早上，牠高高地踞坐在麥架上開口大聲說話了：「盤孜薩美呀，請你出來一下！我是來說好言好語的，惡言壞語我不說！」

盤孜薩美聽到了外面有人在喊叫，但她自己不出來，打發取水的女僕人穿上一套美麗的衣服走出外面來看看。

金翅白蝙蝠說道：「你這取水的女用人啊，你身上雖然穿的美麗，但你的心卻不聰明，好言好語我是帶來了三句，但是你不能說，你還是請盤孜薩美她自己出來看看吧！」

盤孜薩美她還是不出來，卻叫她的三個女兒出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白蝙蝠一看三個女兒一齊走了出來，就哈哈大笑道：「養女兒是人家的面份，白羊是家神的面份，黃豬是山神的面份。我是帶來了三句好言好語，但是你們女孩兒家面前不方便說黑道白，你還是請盤孜薩美自己出來一趟吧！」

三個女孩子回到了家中，盤孜薩美來問道：「外面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個人？」她的大女兒來說道：「牠的身體還沒有一個大拇指大，但聲音「哇啦哇啦」的卻不小，肩膀上生有像手指樣的肉條子，翅膀上有金色的片片，就是這樣的一個怪東西。」

盤孜薩美說：「假如像你們所說的那個樣子，在很早時候，我是有這麼一個姪子（或外甥）住在人類的大地上，這一回不知道是他來了不是，待我自己出來看他一下吧！」

於是盤孜薩美她穿起一件頂破頂爛的衣服，走出門外來看白蝙蝠。白蝙蝠一看她走了出來，大聲地叫道：「盤孜薩美啊，你心裏是如此的善良明白，卻穿一件如此破爛的衣服，這和你的身份很不配合呀！——」

盤孜薩美說：「金片白蝙蝠，你來做什麼？」

白蝙蝠說道：「在最早的時候，人類是由巨那茹羅神山上搬下來的，鳥是由山坳口上飛下來的，水是由高山松坡上流下來的。嗟熱莉恩和翠海苞波遷徙到人類大地上，搭起帳篷樹起戰旗住在那裏了。」

「一天，美麗的男孩生病了，漂亮的女孩發燒了，不知道來了什麼鬼，沒法禳祭，不知道來了什麼客人，沒法招待，所以派我到你家（註三）跟前來求打卦的經書來了！」

盤孜薩美說：「你既是來這裏學習打卦方法的，那就請到屋子裏來坐吧！」

金片白蝙蝠說：「那我從那裏進來呢？」

盤孜薩美說：「就從庭院大門裏面進來吧！」

白蝙蝠說道：「庭院大門口，穢氣也來過，髒氣也來過，穢路髒路上，蝙蝠不來過！」

盤孜薩美說：「房子後面有個小窗戶，你就從那裏進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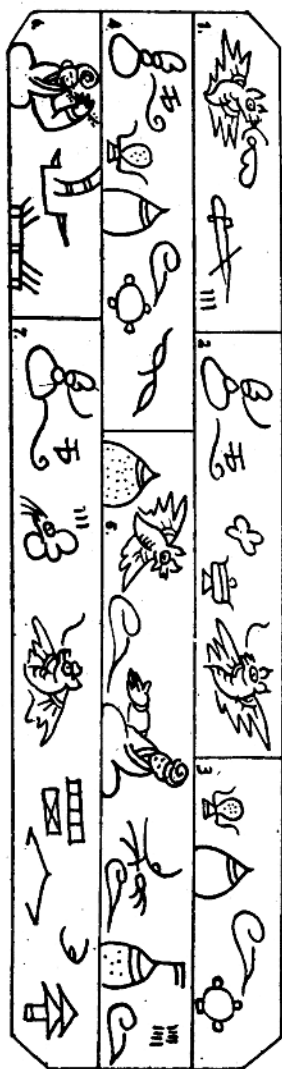
白蝙蝠說道：「房後小窗戶，風快風來過，雲快雲來過，雲路風路上，蝙蝠不來過！」

盤孜薩美說：「既然是如此，我把房頂的劃板（註三）揭開三疊，你就從那裏飛下來吧！」——於是她就把手板揭開了三疊，白蝙蝠就由那裏飛了下來。

盤孜薩美遞給他三副坐墊。牠說：「白色的坐墊是神人的坐位，應該放到上面去。黑色的坐墊是鬼的坐位，應該放到下面去。中間綠色的這副坐墊是我蝙蝠的坐位了！」——於是一摺兩疊，兩摺四疊的坐在那上面。

盤孜薩美殺了一隻公羊，煮熟一隻左腿遞給金片白蝙蝠。白蝙蝠接過來說道：「頂上面這一節是神人的面份」，剝下來送到菩薩的面前。「下面又黑又瘦的這一小節是鬼吃的面份」，剝下來放到下面去。「中間有肥有瘦的這一節，是我蝙蝠吃的面份了！」於是拿起來就吃。

蝙蝠牠身小，口小，人家一口吃得了的，牠要分作三口來吃，人家三頓吃得了的牠要九頓才吃得完



1. 蝙蝠牠身小口小，人家一口吃得了的，牠要分作三口來吃；人家三頓吃得了的，牠要九頓才吃得完。

2 盤孜薩美來問道：「在人類大地上，是怎樣一個吃法喝法呢？就是這樣小嘴小口細嚼爛嚥的嗎？」白蝙蝠來答道：

3. 「在人類的大地上，把「炒麵」堆得像山一樣高的來吃，把油化得像海子一樣大的來喝！」

4. 盤孜薩美在夜晚把炒麵堆得山一樣高，油化得海子一樣大的來給蝙蝠吃喝。

5. 蝙蝠睜眼一看，見到這麵山油海，嚇得也不知道怎樣吃法喝法了。一飛就飛到麵堆山上來坐起。牠沒有想到炒麵是鬆的，坐也坐不穩當，一交滑跌下來，落到油海裏要淹死了！盤孜薩美說：「遠方的好漢子，死在我們地方上，這對我們是不太好的。」她捲捲袖子用她右手的一個大拇指把蝙蝠從油海裏撈了出來。白蝙蝠渾身上下都濕透了，還拍拍牠的翅膀，對盤孜薩美說：「你不要以為我是掉下海子裏去的，你也用不到由海子裏把我撈出來，我是有心地要看一看這座大雪山到底有多麼高，這座大海子到底有多麼深的呀！」

6. 盤孜薩美據說是不作與哈哈大笑，但是看見白蝙蝠這副水淋淋的可憐相，口中還要大言不慚的說黑道白來自我解嘲，也忍不住用袖口掩住嘴笑將起來——自從天上女神盤孜薩美這樣一笑之後，直到如今大地上女人笑時總是先用袖子掩住嘴，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7. 盤孜薩美又說道：「你既然來這裏學習占卜的經書，那你得在這裏停留三年。」金片白蝙蝠說道：「要是等待三年的話，天變成地了，地變成天了，人世之上，病人早已死光了，那占卜的經書還有什麼用呢？三年是等不得的！」

（白蝙蝠故事原經典之一頁）

。盤孜薩美來問道：「在人類大地上，是怎樣一個吃法喝法呢？就是這樣小嘴小口細嚼爛嚥的嗎？」（參看插圖五十二）

白蝙蝠來答道：「在人類的大地上，把炒麵堆得像山一樣高的來吃，把油化得像海子一樣大的來喝！」

盤孜薩美在夜晚把麵堆得山一樣高，油化得海子一樣大的給蝙蝠吃。蝙蝠睜眼一看，見到麵山油海，嚇得也不知怎樣吃法喝法了。一飛就飛到麵堆山上來坐起。牠卻沒有想到麵粉是鬆的，坐也坐不穩當，一滑就跌下來落在油海裏要淹死了！

盤孜薩美說：「遠方的好漢子，死在我們的地頭上，這對我們的名聲是不大好的！」她捲捲袖子，用她的右手一個大拇指把蝙蝠從油海裏撈了出來。

白蝙蝠渾身上下都濕透了，還拍拍牠的翅膀，對盤孜薩美說：「你不要以為我是掉下海子裏去的，你也用不到由海子裏把我撈出來，我是有心地要看一看這座大雪山到底有多麼高，這個大海子到底有多深的呀！」

盤孜薩美據說是不作興哈哈大笑的，但是看見白蝙蝠這副水淋淋的可憐相，口中還要大言不慚的說黑道白來詭辯解嘲，也忍不住用袖口掩住嘴笑將起來。——自從天上女神盤孜薩美這樣一笑之後，直到如今，大地上女人笑時總是先用袖子掩住嘴，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盤孜薩美又說：「你既是來這裏學習占卜的經書，那你得在這裏停留三年！」

金片白蝙蝠說：「要是等待三年的話，天變成地了，地變成天了。人世之上病人早已死光了，那占卜的經書還有什麼用呢？」

盤孜薩美又說：「那三個月總要等的吧?!」

金片白蝙蝠說：「要是等待三個月的話，山變成川了，川變成山了，山川變異，病人醫治要來不及了，三個月是等不得的！」盤孜薩美又說：「那三天總要停留的吧？」金片白蝙蝠說：「您說的這句話我很贊成，因為我已經來到這裏三天了，一夜我宿在您家的正房上，一夜我宿在您家的麥架上，一夜我宿在您家的灶房上，我作客已經有了三天了，你趕快把占卜經書拿給我來吧！」——從此之後這就成了規矩，到人家作客住宿，不能超過三天。三天之後，主人家就把你當作自己家人一樣看待而不像客人那麼樣的招待，那規模就是由這裏定下來的。

於是盤孜薩美把虎豹、野豬、老熊、獐、馬、牛等的肩胛骨來打卦的經書交給他，白蝙蝠都不要。盤孜薩美只好把羊肩胛骨炙卦的卜法告訴他，牠就很高興的接收下來，所以到現在山羊的左肩胛骨最靈驗，綿羊的右肩胛骨最靈驗。

盤孜薩美又給他用鷄脛骨占卜的經書，又給他用竹片占卜的經書（註二四），又給他看生辰八字算命運的經書（註二五）給他抽圖片卦的經書（註二六），又給他擲海貝占卜的經書（註二七）……又給他炙羊髀骨的卦（註二八）把三百六十種占卜方法的經書裝在一口藤箱子交到蝙蝠手上，並且交代他說，在你沒有看見人類大地之前，千萬不要打開來看！

白蝙蝠帶着那口箱子，辭別了盤孜薩美走回人類的大地。當牠剛剛到巨那茹羅神山頂上的時候，白蝙蝠心中忽然想到，我來天上辛苦一場，要是盤孜薩美給了我一隻空箱子，那到大地上的怎麼說話呢，還是在這裏打開先看一下的好！

白蝙蝠心頭一冷一熱，身上也有點又驚又抖，他不管盤孜薩美怎樣交代牠的話了，就在巨那茹羅山頂上打開箱子蓋來看一下。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一下子把那三百六十種卦書和用具都吹散了。一種看生辰八字來占卜命運的「左拉」卦飄落在印度地方，所以現在印度人用「左拉」來占卜。一

種打竹片來占卜的卦落到栗粟人的地方去了，所以現在栗粟人還是好打竹片來占卜。一種看鷄脛骨來占卜的卦落到魯魯人的地方去了，所以現在魯魯人還是好打鷄脛骨的卦來占卜。一種擲海貝來占卜的卦落到民家的地方去了，所以現在大理一帶的民家人還是好用海貝來占卜。一種炙羊肩胛的卦落到牛牛堪保儼人的地方去了，所以現在的保儼人還是好用羊肩胛骨來占卜。一種抽圖片占卜的卦落到古宗地方去了，所以現在古宗人還是好打抽圖片的卦。

三百六十種占卜打卦的經書，經風飄起落在某莉達稻海子中，被黃金大蛙一口吞了下去，那隻黃金大蛙白天爬到海宜巴達神樹上來歇息，夜裏到某莉達稻海裏去睡覺。

金片白蝙蝠無可奈何的又折回到盤孜薩美的跟前，說打卦的經書都給黃金大蛙吞下去了。盤孜薩美說：「好漢不聽話，災難在眼前，好女不聽話，臉被別人指，災害自家身。只走一次的路，你已走了兩回了，只爬一次的坡，你已爬了兩回了。一年之內不能給你兩份打卦的書，一天之內是不許打兩回卦的呀！」

金片白蝙蝠說：「爾書都給黃金大蛙吞下，我又不能空手回到大地上去，那該怎麼辦呢？」

盤孜薩美說：「既然如此，我聽說在天上有一名叫久毒久姦久主久尤的四弟兄，他們是殺蛙的神手，你去請他們來幫忙一下看！」

蝙蝠聽了盤孜薩美的話，就去請來了久毒久姦久主久尤四位兄弟，他們四位弟兄，帶來了弓和箭站在某莉達稻海子的四方，看準了黃金大蛙，一箭射過去，就把黃金大蛙射死了。

黃金大蛙死的時候蛙頭朝着南方，牠口中噴出火來，所以南方屬火了。牠的尾部朝着北方，由尾部撒出尿來，所以北方就屬水了。箭由東方射進去，由西方透出來，因為箭鏃是鐵的，所以西方屬金，箭身是木做的還有一截留在東方，所以東方屬木了。蛙的身體變成了中央的土，於是八卦的方位就由此確

定——一直到如今，麼些人的占卜圖片上總是畫着一個黃金大蛙，由蛙身上分出四方方位，那來歷就是出在這裏了。

射死了黃金大蛙，定出了八卦方位，找回了占卜經典，於是麼些人住在天地中央，三百六十種打卦方法全部具備，這都是金片白蝙蝠的功勞所以現在麼些人的神像下面常是畫着一個金片白蝙蝠騎在一隻大鵬的身上，那古典就是出在這裏了。

既然找到了占卜的經書一經占卜，便知道來了什麼樣的鬼，於是便會禳解。知道來了什麼客人，所以知道怎樣招待。因此大地上的人類生了病便來占卜，依着卦象指示，加以禳解，於是漂亮的男孩的病也好了，漂亮的女孩的燒也退了，白蝙蝠的功勞最大。

跋

這一篇故事以對話勝。金片白蝙蝠爲麼些人心目中最善於辭令的一位「使臣」，凡有請神接神言談應對的使命都交他去完成，他也沒有一次不圓滿地達成任務的。在麼些巫師法壇上懸掛的許多神像畫幅上，下面的角落裏多有畫一個白蝙蝠騎在一隻大鵬的身上，那說的就是這篇故事上賭觀日出的那一段了。自從大鵬失敗於靈巧的白蝙蝠之手後，牠就永遠變成了白蝙蝠的坐騎，凡有出差迎神的使命牠便駝着白蝙蝠前往。

由這篇故事裏充分表現出白蝙蝠的能言善道，嘲笑女神的三個女兒和取水女傭以及應付女神的各種問題，各項禮節，若不是口齒伶俐，真難免要有辱使命。一直到他跌在油海裏要淹死了，人家把他撈了出來，他還不肯示弱，自作解嘲的說是要測雪山多高探神海多深，真使人忍俊不禁，難怪從來不笑的女神也忍不住用袖掩口而笑。有意思的正在這一點尾梢，女神這麼一笑竟成了世上婦女笑的標準姿態，麼

些詩人是怎樣有情致的先觀察到這種嫵媚動人的姿態，然後才順手招來編出這麼一個趣味橫生的故事。女神要他等一年，他說若等上一年，山變成川了，川變成山了，要想治人類的病也來不及了。這一點說的頗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滄桑之感，韻味也很不錯。

因為這篇故事講的是占卜起源，所以說到了各式各樣的占卜，這許多樣被提到的占卜都是麼些人常用的。在麼些地區中作過長期觀察的人都可以看到占卜一事在麼些人生活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麼些人常說：[nat qit past qit]，意思就是說「麼些人是最好占卜的一支民族。」所以他們不但擁有很多種占卜用的經典，而且還有敘述占卜起源的故事。在這冊故事上說到的占卜方法不過是一種舉例的性質，其他如看雞蛋，聽鳥音，圖夢兆，排石子的卦……真是不勝枚舉。我曾初步作了一下統計已經有了二十六種之多，可見麼些人是多麼好占卜了，可惜的是這一部份材料太冗長，不能在這裏詳細敘述。

麼些人說的對，每一個民族有他最喜用的占卜方法，如傈僳人的炙羊髀，粟粟人的打竹片，印度人的看生辰時刻，民家人的擲海貝。但麼些人確是一個集其大成的民族，他精通各種占卜方法，所以有那麼多的占卜經典，值得作一個專題研究。（註二九）

若觀察這些占卜起源的地區也很有趣，麼些人所知道占卜來源地區，以現今的麼些地區作中心，西南最遠，可至西藏印度，其次是東方可至川康交界處的大涼山，北面南面都不太遠，只到西康和雲南的大理。麼些人對占卜方法必然是走一方學一方才能堆積成現在這種樣子的，所以由這裏多少也提示出一部份這一族人遷徙的古老背景。

最後說到那隻黃金大蛙定四方方位的話，這是麼些巫師占卜用的方位圖。你找麼些巫師占卜，他常是攤出一張圖來，上面畫一隻大蛙，口中吐火，尾端噴水，自東而西一箭貫腹，左右四角亦有東北方

，東南方，西南方，西北方的麼些字樣，那指的就是這一段故事了。

七、多巴神羅的故事

多巴神羅的世系是這樣的：在他未出生之前先有了他的七代老祖母，先有了他的九代老祖父。七代老祖母的名字是某莉啊尤，啊尤突突，突突尼韋，尼韋薩薩，薩薩薩拉，薩拉巨姿，薩仁勞則嵇母。九代老祖父的名字是吉娑出不，出不聶日，聶日多色，多色伯那，伯那啊韋，啊韋莉舍，拈拉跋葛迪，拉步突葛，嵇步突葛。

父親嵇步突葛，和母親薩仁勞則嵇母結婚，兩個人打夥做一家。母親懷孕九個月零十三天，多巴神羅就要出世了。

多巴神羅說：「母親，我要打那條路上出來？」母親說：「人類都有一條降生的老路，你也從那條老路上出來好了！」多巴神羅說：「人類降生的那條老路，不乾不淨，我不願意打那條路上出來，母親，把你左邊的肩膀借給我用一下！」

三天三夜過後母親薩仁勞則嵇母把她的左手一抬，多巴神羅就由她的左脅而生。

生下了三天三夜，天地間的毒鬼則鬼他們聽到了這個消息。他們都跑來對薩仁勞則嵇母說：「聽說你生了一個很不平常的小孩，快抱出來給我們看一下！」

薩仁勞則嵇母說：「母虎生小虎是自己生的，母虎養小虎亦是自己養的，母虎衛護小虎亦是自己衛護的，我不把自己的小孩抱給你們看！」

多巴神羅說話了：「不要害怕，隨便抱給他們看一下就是了！」

薩仁勞則嵇母把多巴神羅抱出來給他們看。這些鬼類來看多巴神羅的眼，看見他生有一雙鎮嚇魔鬼

的眼。來看他的嘴，見他生有一張吞食魔鬼的嘴。來看他的手，見他生有一雙殺鬼砍鬼的手。看他的腳，見他生有一對踐鬼踏鬼的腳。——這些魔鬼看了之後，心中又驚又怕都大哭着回去。他們說：「從今之後在人類的大地上，是沒有魔鬼立腳的地方了！」

所有的魔鬼們來開會商量說：「在天地之間，不能使多巴神羅長大成人！假如給他長大成人，人類的大地上是沒有魔鬼插足的地方了！」——於是他們把多巴神羅偷去，給他加上手銬腳鐐，拉他到九條道路的交叉點上，放在八環鍋裏來煮他。

一些鬼來加水，一些鬼來搬柴，一些鬼來點火。燒了三天三夜之後，魔鬼們說：「三天三夜已經有了，把他煮也煮熟了，燒也燒焦了！」——他們打開鍋蓋來看，多巴神羅出了一身大汗的由銅鍋裏站起來了，所有的鬼都嚇得驚倒在地下！——呵！他是個能制服一切魔鬼的人！

由這裏他上到十八層天上，坐在白緞子的帳篷裏安安穩穩來誦唸開天盤神的經，關地珊神的經。

在十八層天上有三個大喇嘛，坐在那裏專門抄經誦經。一天早上，那三個喇嘛，回到自己屋子裏去吃早飯，卻沒有讓多巴神羅和他們一同去吃。於是多巴神羅不高興了，顯起神通，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把喇嘛的經典吹得七零八落，（喇嘛經典是散葉式所以可以吹亂）那一張是篇頭那一張是篇尾，都分不出來了。

那三個大喇嘛吃過了早飯早茶，看見自己的經典亂七八糟沒法清理，便來問多巴神羅這是怎麼一回事？多巴神羅說：「你們去吃早飯之後，是我叫黑風白風把你們的經典吹亂了。你們沒法清理這些經典，但是我有辦法把它們清理得頭尾不顛倒。」

於是多巴神羅把他們的經典攙攙一處，把頭篇放在第一張，篇尾放在末一張，頭尾一點都不顛倒。這三個大喇嘛沒有什麼東西來謝多巴神羅，於是脫下褲子來送他，所以現在的喇嘛都不穿褲子，因

爲他們的裤子已經送給多巴神羅了。又割下一截袖子來送他，所以現在喇嘛衣裳就沒有袖子了。又割下背上一大塊衣服來送他，所以現今喇嘛背上就有了那塊『補釘』了！——至於『多巴』呢，因爲是多巴神羅的徒弟，所以都穿有裤子，衣服也有袖子，又可以穿花的衣服，那原由就是出在這裏了。

* * * * *

在人類的大地上，忽然出來了一個名叫司汨瑪佐可庶瑪的女魔王。她頭戴八環銅鍋一口，手拿蘆索九條，青刺九根，鐮刀九把，帶領着三百六十個黑骨頭的鬼，在大地上殺人吃人。這樣一來，大地之上，人住的地方沒有了，就是拴牛打個樁子的地方都沒有了，夜間鳥類棲宿的一棵樹木也沒有了。——大地之上，全成了這女妖同三百六十個黑骨頭鬼的世界。

於是大地上的人類來商量了，「若不是多巴神羅，沒有人能壓服這些魔鬼，那麼派那一個去請他呢？」——大家決定派拉烏拉薩和金片白蝙蝠去。拉烏拉薩騎起白馬，白蝙蝠騎起大鵬一同來到十八層天上。來到多巴神羅住的地方，拉烏拉薩跪在前面，白蝙蝠跪在後面。

多巴神羅問道：「你們爲什麼來請我呢？」

拉烏拉薩和白蝙蝠說：「在人類的大地上，有一個司汨瑪佐可庶瑪的女魔鬼，她頭戴八環銅鍋一口，手拿蘆索九條，青刺九根，鐮刀九把，帶領着三百六十個黑骨頭的鬼，在大地上殺人吃人。大地之上，人住的地方沒有了，就是拴牛打個樁子的地方都沒有了，夜間鳥類棲宿的一棵樹木也沒有了。——大地之上全成了這女妖同三百六十個黑骨頭鬼的世界。於是大地上的人類來商量，若不是多巴神羅，沒有人能壓伏這些魔鬼，所以派我們兩個來天上，接『你家』爲制伏這些魔鬼下大地一行！」

天上的菩薩也來商量道：「不是天上的菩薩，不能保佑地上的人類，不是地上的人類，也不會以香火供養天上的菩薩，多巴神羅，你趕快下地上去制服那些魔鬼！」

天上的菩薩送給他一份白鐵的五佛冠，白鐵的三角叉，叉上還拴起美麗的五色布纓。他的母親薩仁勞則給母親給他一雙壓踏魔鬼的黑靴，天上的菩薩又送給他九十九部經典，一個黃金『板鈴』，一對黃金小鉞，一支白鐵矛桿，一把白鐵快刀，一副弓箭，一架白緞子的帳篷，和一種降服魔鬼的法力。

多巴神羅騎着白馬，領着拉烏拉薩金片白蝙蝠，帶着三百六十個弟子，千千萬萬的神兵神將。帶領着大鵬金翅鳥護法，老虎護法，毛牛護法，用白毛牛駝起九十九部經典，白象駝起各種法器，由天上下降人世，氣勢煊赫，天地都震動了。

他們由巨那茹羅神山下降大地，在山腳下就遇到了毒鬼確拔拉莉，他一手抬起一座大黑山，帶領着千千萬萬的毒鬼，來攔多巴神羅的路，來擋多巴神羅的橋。

多巴神羅口中唸了一道咒語：『毒那塔者瑪魯娑哇訶』一腳踢翻那架黑山，壓死了那千千萬萬的毒鬼。多巴神羅殺死確拔拉莉剝下了他的皮作墊褥，挖出他的心來祭戰旗，用他的骨頭來作吹的法螺。

多巴神羅來到了大地之上，看見了司汨瑪佐可庶瑪那個女魔王，她頭戴八環銅鍋一口，手拿蘆索九根，青刺九條，鐮刀九把。——看見她了，裝着沒看見。害怕她了，裝着不害怕。

司汨瑪佐可庶瑪說：「多巴神羅，你來了，很好！你在天上白緞子的帳篷裏坐起唸天地大神的經不是好嗎？來這不乾不淨的人世上，有地獄血湖池的地方作什麼呢？」

多巴神羅說：「我別的事情也沒有，只是我在天上有九十九個妻子，還差一個不到一百，我聽見說在大地之上有一個美麗能幹的可庶瑪，我就是專誠爲娶你而來！」

可庶瑪說道：「恐怕不是吧？假如你真的爲娶我而來，你『砍切破斷』地說一句話來！（意思是要多巴神羅立誓！）」

多巴神羅說：「假如我不是爲娶你而來，我那住在神地舅舅家的白毛牛要死，那住在佛地的外甥家

的白馬也要死！」

多巴神羅繞着可庶瑪走來走去，可庶瑪信以為真，信以為實，就答應嫁給多巴神羅為妻。

多巴神羅說：「我天上有九十九個妻子，她們都沒有你這種打扮，她們頭上沒有八環銅鍋，她們手中沒有九根麻索，九條青刺和九把鐮刀，你還是把這些東西丟到別處去吧！」

可庶瑪想想這也是，想想這也對，就把八環銅鍋，九根麻索，九條青刺和九把鐮刀丟在『黑白交界之處』，又把那三百六十個黑骨頭的鬼吞吃了下去。於是多巴神羅和可庶瑪兩個人做成了一家。

多巴神羅說：「可庶瑪你原是鬼，你當鬼到人家去作祟放災，我原是『多巴』（巫師）我作巫師去禳鬼誦經，這是一注很不壞的生意呀！」

可庶瑪說：「這主意倒是很好，但是你作『多巴』為人家禳鬼的時候，千萬不能接受人家給你的『經功錢』（誦經禳鬼的酬勞金），也不能接受人家給你的金銀珠寶，你若受了人家的禮物，那我就身受其殃得病而死了！」

過了幾天，有瓜盤入吉男孩和開美汨吉女孩生病了，打發快腿的年輕人來，請多巴神羅去為她們禳鬼。

多巴神羅到了她們家中，為她們誦經，為她們壓鬼。唸完了經，作完了齋，他們送多巴神羅經功錢，他不肯收，送他禮物他也不肯接。這樣一來，雖是唸完了經，作完了齋，她們的病卻一點也不見好。他們說道：「這樣什麼都不收，是與老規矩不合的。」打發一個人，偷偷地去把一塊像鴿子蛋一樣大小的綠松石拴在多巴神羅白馬的鬃毛下面。

多巴神羅不知道有這回事，作完了齋事，就騎着白馬回家。當他剛剛到家的時候，司汨瑪佐可庶瑪已經病倒了。口中發着謔語：「多巴神羅呀！你說過不要人家的經功錢，為什麼又要呢？你說過不吃人

家的財物，爲什麼又吃呢？」

多巴神羅說：「我並沒有吃人家的什麼東西，他們給我金銀珠寶，我都沒有要，他給我經功錢，我也沒有接！」

可庶瑪說：「你還說沒有接受人家的金銀珠寶，你到你白馬的鬃毛下去看一下！」——多巴神羅到白馬的鬃毛下一看，看見有一顆鴿子蛋大的綠松石拴在那裏。

多巴神羅說：「家畜肥了是要殺的，五穀熟了是要割的！」叫來了他的三百六十個弟子，領起千萬萬的神兵神將，來殺司汨瑪佐可庶瑪。——就拿她的九根麻索來細她，就拿她的九把鐮刀割她的頸子，就拿她的八環銅鍋來煮她，就拿她的九條青刺來燒她。

多巴神羅呢，他自己坐在天上白緞子的帳篷裏，什麼都不管，專唸天地大神的經。

可庶瑪臨死的時候，她說道：「多巴神羅，你雖然有九十九個妻子，你可能找到和我一樣美麗的一個？從今之後，我詛咒你，你的『板鈴』口袋要爛黑，你的騎馬又瘦脾氣又乖，你當官受人家的財物再不會滿足，你當『多巴』誦經作齋受人家的經功錢再不會够！」——所以現在麼些巫師的法器口袋總是又黑又破，騎的馬總是脾氣古怪，那原由就是出在這裏了。

多巴神羅又叫大鵬金翅鳥護法去把有翅膀的鬼類一齊殺死，叫老虎護法去把有花紋的鬼類一齊殺死。叫毛牛護法去把有蹄子的鬼類一齊殺死。把三百六十個黑骨頭的鬼一齊都殺死完了。最後只剩下一個名叫精靈怪謬的小鬼，被神兵神將給他加上手鐐腳鐐，拉到多巴神羅的跟前。小鬼精靈怪謬說：「請你不要殺我——小孩子不能用大棍來打，小豬兒不能用大刀來殺。假如你殺了我，鬼類就要絕種了。沒有人訴訟，官吏就得不到錢，沒有鬼作亂，你們多巴就吃不到肉了！」

多巴神羅一想，他說這話是真的，他說這話是實的。於是不殺小精靈怪謬，把他放走，從此之後，

人世間又有鬼來作祟，使人生災生病了。

* * * *

多巴神羅在大地上制伏了司汨瑪佐可庶瑪，人類用香花供養，他由大地上返天界。走到巨那茹羅神山的山腳下，遇到了三隻白鸛鳥。多巴神羅說：「最不乾淨的要算白鸛鳥了，腳要踏爛泥，口要吃毒花，又跑來跑去找不到東西，最可憐的也是白鸛鳥了！」

那三隻白鸛鳥說：「別人的罪過，沒有蒼蠅蚊子那麼大，你都要指着說，自己的罪過，像毛牛老虎一大，你卻瞧不見！」

多巴神羅說：「我瞧不見自己的罪過，就請你們來做我的老師好了！」

白鸛鳥說道：「這怕辦不到，因為剛才我們還在爭吵咧！」

多巴神羅說：「昨天爭吵的，今天來和解了！」——於是脫下他頭上的黑帽子，戴在白鸛鳥的頭上，脫下他身上的白披毡，披在白鸛鳥的身上，又脫下他腳上的紅靴子，穿在白鸛鳥的腳上。——現在白鸛鳥有黑明的冠毛，雪白的肚身，和鮮紅的腳爪，那原因就是出在這裏了。

白鸛鳥對多巴神羅說：「你在大地上殺死了司汨瑪佐可庶瑪女魔王，她的鬼像毛牛老虎一樣大的跟在你背後，你的身心都不乾淨了！——你會給人家禳鬼，但自己有鬼卻不會禳。人家有客來你會招待，自己有客反而不會招待了，你會為別人做得清白，自己反而不清白了。你趕快去請古宗人巫師，民家人的巫師，麼些人的巫師為你唸經做齋，那你就平安無事了！」

多巴神羅回到了家中，打發人去請來古宗人的巫師，民家人的巫師，麼些人的巫師為他擺起神座誦經禳解，把多巴神羅和司汨瑪佐可庶瑪的關係分割開，把多巴神羅和毒鬼確拔拉莉的關係分割開，把可庶瑪和確拔拉莉的屍身魂靈打散，壓在九層黑土之下，於是多巴神羅又能千變萬化了，家中亦很光明

了！

* * * * *

跋

多巴神羅是麼些巫教的教主，現今的麼些巫師「多巴」都自認是多巴神羅的弟子，而且像佛教徒一樣，在自己的法名前總是冠以教主的「姓」，佛教徒總是「釋□□」，以釋迦文佛的第一字作為自己的「姓」，麼些巫師也照樣的都是以「多□」作自己的法名，第一個「多」字就是紀念「多巴神羅」的。因為他是這種巫教的教主。所以這個見於超度多巴經典上的故事很重要，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巫教創始人的生平，由這裏面可以推究這種巫教所包涵的各種思想觀點。

若用我們現在普通的標準來看，在這篇故事中的多巴神羅是很「天真」的，他在天上吹亂喇嘛的經典，不為別的只為嘴饞，人家去吃早點沒有請他的客，他就用邪術吹亂人家的經典。動作的幼稚，真是像初小一年級的高材生。而且設想的也漏洞百出，喇嘛的經典固然是散葉的，但每一葉上仍有藏文數字在標記着，難道自己會唸經還不能清理亂了的篇章麼？然而也難怪，邊地上正多這種稚拙「幽默」的趣事。我記得有一次同一位大「多巴」去遊麗江甸甸的興化寺，這座紅教的寺院中有一幅壁畫。畫的是多巴教主和密勒日巴祖師鬭法失敗，由岡抵斯山上丟鼓棄帽的倒跌了下來樣子。我由於這件事關係兩教史實，搭了個架子上去拍照。那位喇嘛大為得意，便對我把密勒居拉經典上的經文得意洋洋地背給我聽。大多巴是一再找遁辭不肯來看這幅壁畫，不談這事，只顧左右而言他。但這位喇嘛也不很高明，一再掉書袋誇耀自己的祖師和教門，這一下大多巴火了說：「我只問你一句，你知道你們喇嘛為什麼不穿袴子，沒有袖子麼？」一句話問的紅教喇嘛張口結舌無言答對，於是大多巴就把象形文字經典上這一

段經文口若懸河地灌給喇嘛聽了個够，接着就開了教訓：「你連這一點點都不知道，你們的祖師早就把你們的椅子袖子自認失敗向我們教主送了禮，你現在還同我爭什麼勝鬪什麼嘴！」於是他竟由這漏洞百出的經典上大獲全勝。出了寺門還同我說，「喇嘛是真笨，你看他現在的經典還是一頁一頁的，我們的經典不是都已在左邊訂死了麼，那誰還能吹亂它呢？」我心中忍不住笑，——豈然乎，豈其然乎？然而這種幼稚的說法在某種環境下竟還能「虎」住邊地的有道之士而不被戳破窟窿，我還又有什麼說的呢？只好說幼稚成功萬歲了。由這裏充分證明了這種天真情味的經典在當地還是很有用的，同時也證明我們這一套普通水準到邊地還有點不切實際呢。

我們這位教主生平最大的功德自然是下界平魔那一段煊赫歷史，但站在我們同是人類的立場上來看，真不禁爲五濁惡世這種圓體方趾的動物捏一把冷汗，用那麼大的派頭下降塵世，只一見女魔王那副怪模樣就渾身酥軟，再不敢提降魔收妖的話，卻花言巧語地說來下界招親，看到教主魔王終於締結了良緣那一段，我們人類真是危乎殆哉。到後來兩個人又出妙計，一個到人家去作祟，一個到人家去收經功錢，夫婦狼狽爲奸，人類不爲魚肉者幾希！幸虧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有了意外的轉機，轉機的中心點是人類送給多巴教主的一塊綠寶石，想不到做巫師的一受人家的財物，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把那麼厲害的女魔王都能置之於死地，那無怪乎現今的麼些人爭把財物送給巫師來壓鬼了，創造這故事的麼些巫師真是可人！

多巴教主的反覆無常，和他說「這是一注很不壞的生意呵！」，以及女妖王臨死時還要說「看以後你還能娶到像我這樣美麗的妻子否？」這些話都能使人忍俊不禁！至於女妖咒多巴神羅法器的囊橐破爛坐騎乖劣，活畫出現今巫師破落戶的衰頹慘象，麼些巫師在這一點上充滿了給自己尋開心的譚趣！

既然是下界平魔，就不該和女妖結婚，這是一種權巧方便，以此借刀殺人雖有點不够堂堂正正的氣

概，但還勉強能自圓其說。但到最後把所有的鬼都殺光了，卻單單放走了小鬼精靈怪謬，這就不知道怎樣解釋才好。『沒有人訴訟，官吏得不到錢，沒有鬼作亂，多巴吃不到肉』麼些巫師到最後圖窮七現，說出了巫師心坎中最大的真理，仔細思量，其中另有一種天真稚拙的風味！

在一篇故事中有兩項可作比較研究的資料，第一是多巴神羅的祖先母系一方面的母女聯名，第二是說多巴教主由母親的左脅而生。

我們都知道麼些族有父子聯名的文化特徵，以這篇故事為例，教主的父系祖先有九代，大都是以上一代人名的末二字作自己名字的前二字，如吉娑出不，出不聶日，聶日多色，多色伯那……等；但卻很少聽說麼些族的母系方面也有這種聯名制的出現，在這篇故事中多巴神羅母系祖先如某莉啊尤，啊尤突突，突突尼韋……卻分明是聯名制，這是一項新資料。男『九』女『七』在麼些族的習俗上可以找到不少印證的地方，但母系聯名的紀錄這還是首次在經典中出現，值得人類學家注意。

佛本生經說釋迦文佛自母親的左脅而生，這裏多巴神羅也是由左脅而生，不能如此偶然巧合，兩者必有抄襲傳播的因素在內。論宗教的演進，『多巴』巫教比較原始，佛教抄襲這種『鉢教』的傳說未始沒有可能。但在本經典故事中說多巴教主與喇嘛同坐天上，似乎那時已有喇嘛教徒，又好像晚於佛教，像是抄襲了佛本生經上的傳說。但不論怎樣這兩者必有關係是無疑的，在未能解決這問題之前，這一篇文章至少是把這一項問題先提出來了。

八、都薩峨突和龍王的故事

在最早的時候，天地開闢了。出現了日月星辰，出現了山川樹木流水。

天上有了尼各廸韋老龍王同他的兒子聶薩狎羅。地上出現了都薩峨突和他的妻子都翟秀瑪。

有一天，都薩峨突看見這天上星宿好，時辰好，便到高山牧場上去放犛牛，去放犏牛。他把牛趕到了牧場上，看見遍地野花開得十分好看，便坐在牧場上，來看野花。他看見遍地山花開得十分好看，便拉起帳篷，坐在帳篷裏來看山花。

都翟秀瑪呢，她留在都薩之畔村，養着孤雞，孤豬，孤狗這三樣。

天上的聶薩狎羅小龍王，他一天閑得不耐煩，一心想到人類豐華的大地上去打獵。他族內族外的人勸他不要去，他不肯聽。他村裏村外的人來勸他，他不肯聽。他的父親勸他，他不肯聽，他的妻子勸他，他也不肯聽。

一天的早上，他把箭囊掛在身上，獵弓拿在手中，領着獵狗帶着竹箭到大地上來打獵了。在九座大山之中，他們趕出了一隻白鹿。從九座大山的山頭上趕起，追到了九道深谷裏面，由九道深谷裏趕着，趕到了都薩之畔村邊都翟秀瑪她做活路的地方。

聶薩狎羅小龍王說：「好看的表妹，你可有看見我的鹿跑，你可有聽見我的狗叫？」

都翟秀瑪說：「我沒有看見你的鹿跑，我沒有聽見你的狗叫……呵，像仙鶴一樣漂亮的表哥，穿着白雲的衣裳，就是差人去請，都怕還請不到，今日何幸，不請而來？」

聶薩狎羅說：「像野鴨一樣美麗的表妹，拖着水浪的摺裙，真是一位動人的姑娘，我們雖然不曾相識過，且座下隨便談笑一會吧！」

都翟秀瑪說：「既然是如此，白鶴樣的表哥，請到屋子裏來閑坐一下吧！」

都翟秀瑪把聶薩狎羅讓到了屋中，拿藏有三年之久的好臘肉切給他吃，把泡有三月之久的好酒（甜酒）拿給他喝。他們兩個人，太陽出來的時光就講着情話，不覺得的太陽就落坡了。月亮升起的時光就躺起睡覺，不覺得的公雞又啼了。從此他們倆個，日出日落也不知道了，月升月降也不知道了。

從此之後，都薩秀瑪她，早上也不去放牛，卻叫老虎去替她放，因為老虎是龍王的家畜，仗着薩羅小龍王的神力，老虎不但不吃牛，牛反而長得更肥更壯了。

她早上也不去放羊，卻叫豺狼去替她放羊，豺狼不但不吃羊，羊子反而長得更肥更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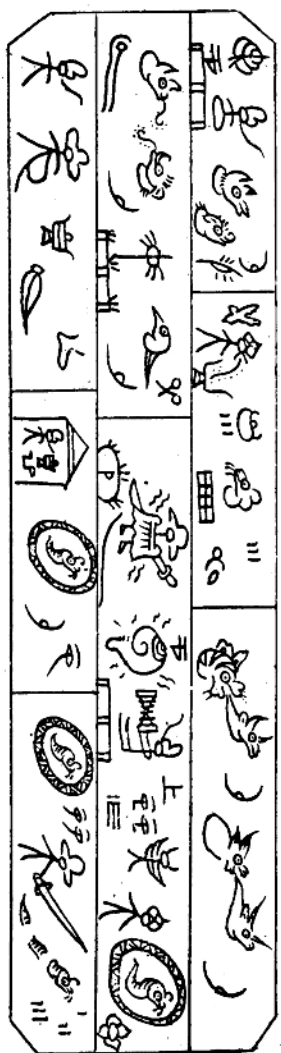
她早上也不去看麥，卻叫喜鵲烏鴉去替她看守，喜鵲烏鴉不但不敢啄食麥粒，麥子反而長得更大更好。

她早上也不去開溝，卻叫野豬去替她開，仗着薩羅的神力，野豬不但不把溝岸拱壞，反而把溝開得格外通暢了。

這時候，都薩峨突在高山牧場上已經三個月了，所帶的糧食快要吃完，就打發一個心大舌長的黑僕來家裏取糧食。都薩秀瑪這時候三心二意的，也不給他打茶（指酥油茶）也不給他做飯。手也不洗一下，捏了一團糌粑給他吃；鹽也不放一顆，舂了一碗蒜頭來給他吃。這個心大舌長的黑僕大生其氣，飯也不吃站起來就走了！

心大舌長的黑僕，走回高山高場上，對都薩峨突說：「都薩峨突呵，你心裏不難過麼，你肝上不疼痛麼？薩羅狎羅那個漢子他已經在你家中了！都薩峨突，你不要放斃牛了，不要牧犏牛了，不要在高山高場上看野花了，不要拉起帳篷看山花了！你的妻子都薩秀瑪她是不想住在都薩之畔村裏了，她是狗也不管豬也不餵，雞也不養了。早上她也不去放牛，卻叫老虎去放牛，老虎來吃牛，牛兒是一隻也沒有了。早上她也不去放羊，卻叫豺狼去放羊，豺狼來吃羊，羊子是一隻也沒有了。早上她也不去看麥，卻叫喜鵲烏鴉去看麥，喜鵲烏鴉啄食麥子，麥子是一顆也沒有了。早上她也不去開溝，卻叫野豬去開溝，野豬亂拱亂掀的，把溝道都弄壞完了！」（參看下一頁附圖）

都薩峨突聽到了這些話，心中很不安逸。從腰間抽出刀子，把帳篷劃開一個洞，從洞中往家裏一看



段一之中典經突峨薩都 三十五圖挿

「……你的妻子都翟秀瑪她是不想住在都薩之畔村裏了。她是狗也不管，豬也不餵，雞也不養了！聶薩狎羅那個漢子，他已經在你家了！你的妻子拿藏有三年之久的臘肉切給他吃，拿泡有三月之久的好酒倒給他喝。」

早上她也不去放牛，卻叫老虎去放牛，老虎來吃牛，牛兒是一隻也沒有了！早上她也不去放羊，卻叫豺狼去放羊，豺狼來吃羊，羊兒是一隻也沒有了。

早上她也不去看麥，卻叫喜鵲烏鴉去看麥：喜鵲烏鴉啄食麥子，麥子是一顆也沒有了！早上她也不去開溝，卻叫狗獾野豬去開溝，狗獾野豬亂拱亂掀的，溝道都弄壞完了！

都薩峨突聽到這些話，心中很不安逸。從腰間抽出刀子，把帳篷劃開一個洞，從洞中往家裏一看，看見都翟秀瑪織機的旁邊，有一個白海螺一樣漂亮的男子站在那裏，他心中更不安逸。於是他也不放斃牛了，也不放犏牛了，從高山上起身，由高場上下來，長衣服穿起，短衣服穿起，長刀子掛起，短刀子掛起，走向都薩之畔村來。都翟秀瑪一眼看見都薩峨突由山上下來了，趕快對聶薩狎羅小龍王說：「天上的表哥，我的丈夫就要回來了，你會變請變一下，會化請化一下吧！」聶薩狎羅小龍王，他變也不會變，變成了一條綠頸子的小花蛇，都翟秀瑪把她藏在她織布用的梭子盒中。

都薩峨突身上帶着快刀，來到了家中。都翟秀瑪說：「你從場上下來，飢也飢了，渴也渴了，我去給你打茶（指酥油茶），我去給你做飯！」

可是我去打茶做飯的時候，你不要打開我的梭子盒蓋來看呀！」

都翟秀瑪打茶做飯去了的時候，都薩峨突心中不安逸，把都翟秀瑪的梭盒一拿拿過來。打開盒子一看，一條綠頸小花蛇從裏面站立起來。都薩峨突腰間抽出長刀，一刀兩段，兩刀三段把小花蛇殺死！

（都薩峨突經典中之一段）

，看見他的妻子都翟秀瑪織機的旁邊有一個白海螺一樣漂亮的男子站在那裏，於是他心中更不高興了！他也不放鷄牛，他也不牧犏牛。由高山上起身，從高場上下來。長衣服穿起，短衣服穿起。長刀子掛起，短刀子掛起，走下都薩之畔村裏。

都翟秀瑪一眼看見都薩峨突由山上下來了，趕快對聶薩狎羅小龍王說：「天上的表哥，我的丈夫就要回來了，你會變請趕快變一下，你會化請趕快化一下吧！」

聶薩狎羅小龍王，他變也不會變，變成了一條綠頸子的小花蛇，都翟秀瑪把它藏在她織布用的梭子盒中。

都薩峨穿上帶着快刀，來到了家中。都翟秀瑪說：「你從『場』上（指牧場）下來，餓也餓了，渴了渴了，我去給你打茶，我去給你做飯！」——可是我去打茶做飯的時候，你不要打開我的梭子盒來看呀！」

都翟秀瑪打茶做飯的時候，都薩峨突心中不安逸，把都翟秀瑪的梭盒，一拿拿過來，打開盒蓋一看，一條綠頸小花蛇從裏面站立起來！都薩峨突腰間抽出長刀，一刀兩段兩刀三段把小花蛇殺死！

都翟秀瑪打好了茶，做好了飯，走進來說道：「來喝茶來吃飯吧。」

都薩峨突說：「你不乾不淨的手所打的茶所做的飯我都不耐煩吃，你梭盒裏有條小花蛇是給我一刀兩段兩刀三段殺死了！」

都翟秀瑪說：「那是天上小龍王聶薩狎羅呀！你殺他是殺錯了，龍王住在天上，能征服世界上的一切的人，你殺了他，我倆想到樹上去躲也沒有這棵樹，想到洞裏去藏也沒有這個洞，就是有肉有飯，我們也是吃不成的了！」

都翟秀瑪領起都薩峨突到牛圈中去看牛，看見老虎沒有把牛吃掉，牛兒反而長得更加茁壯。又領他

到羊圈中去看，看見豺狼沒有把羊子吃掉，羊子反而長得更好。又領他去看田裏的麥子，看見喜鵲烏鴉沒有把麥子啄光，麥子反而長得更豐滿。又領他到地邊去看溝，看見野豬並沒有把溝岸掀壞，溝中的水反而流得更通暢了。

都薩峨突說：「你要知道，心中着急的時候手上會起火的！殺錯了人該把它的屍身拉出去給埋掉！」

把龍身當作死鼠一樣的拖了出去，埋在九層黑土之下。地上挖成溝，溝中放上水，水上撒起糠，這樣一來在外面看去是一點痕跡也沒有了。但是在深更半夜，火光像雞冠一樣的在那裏發亮，白天的時候火煙像矛桿一樣直指天空。都薩峨突沒有辦法了，就拿都霍秀瑪的褲子去蓋在那裏，於是像雞冠的火焰和矛桿樣的火煙都不見了。

* * * * *

過了幾天，龍王家的馬跑回龍王家來了，狗也跑回來了，可是聶薩狎羅小龍王還沒有回來。

尼各廸韋老龍王說：「趕山的狗同坐騎的馬都回來了，是我兒子該回來的時候了，怎麼他還不回來？」

從東方找到西方也找不着，從南方找到北方也找不着。天地到中間去找，也找不着。

尼各廸韋老龍王說：「毒的地方上，有他一個好舅父，怕是到那裏擲骰子去了吧？」派人到那裏去找，也找不着。

「在則的地方上，有他一個好姨母，怕是到那裏喝酒去了吧？」派人到那裏去找，也找不着。

叫一雙白鶴，到天邊飛三轉去找，也找不着。叫一雙白鹿，到高山跳三跳去找，也找不着。

尼各廸韋心中很不安逸，於是白風白雲來報告消息了：「在人類大地之上，有一個名喚都薩峨突的

人，他的爲人很凶惡，說不定小龍王就是給他殺死了！」

尼各趙韋老龍王，他有三升青刺的種子，拿來撒在都薩峨突的田地邊。拿來撒在九條大路的交叉點上。一面撒一面祝禱說：「青刺沒有長成，我就找到了我的兒子！」

三天過後，地裏種的青稞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先生出了九叢青刺林，老龍王同他的蛙兵蛇將就埋伏在這九叢青棚下耐心等候。一天，一天，青稞就要熟了。

* * *

一個名叫莉獨孤那的人他到地邊來玩耍，手閑的折了一棵青稞舉着，由上面走下來。在九條路的交叉點上遇到了卽里您氏。兩個人不期而遇，便鋪起白羊毛的披毡，拿出白海螺的骰子，對面而坐賭將起來。

先拿金銀來賭，又拿珠寶來賭，莉獨孤那贏了，卽里您氏輸了。

又拿田地來賭，又拿房屋來賭，莉獨孤那贏了，卽里您氏輸了。

又拿兒女來賭，又拿妻子來賭，莉獨孤那贏了，卽里您氏輸了。

卽里您氏說：「來賭來賭！沒有東西可以和你賭，這回割下三根肋巴骨來和你賭！」

正在這個時候，都薩峨突由田邊走到他們跟前，看見卽里您氏把金銀珠寶，田產房屋妻子兒女都輸得精光，就對卽里您氏說：「你擲骰子不得方法，讓我來教導你，你抓起骰子，先向天上搖三搖，再向地下搖三搖，我包你會擲出好點子的！」

卽里您氏照着都薩峨突的辦法來做，一擲下去，果然是卽里您氏贏了，莉獨孤那輸了。

卽里您氏說：「這回可是你輸了，把你的三根肋骨割下拿來！」

莉獨孤那說：「我把你的金銀珠寶田產房屋妻子兒女都還給你，只請你不要來割我的三根肋骨！」

都薩峨突說：「卽里您氏！大丈夫口裏的話是不能不算數的，老虎口裏的肉是不能吐出來的！你不必要你的金銀珠寶，田產房屋妻子兒女，只管去把荊獨孤那的肋骨三根給我割下來！」

荊獨孤那說：「劈柴縫裏伸手是會夾傷指頭的，石灰中加水是會爆炸傷人的！都薩峨突，做壞事是會有報應的，我看你還是少做些壞事吧！」

都薩峨突說：「哼！我麼，是什麼都不怕的！你知道不知道，在毒的地方上有一隻好牛種，是我偷來了，那一個人敢說我半句話，那一個人敢指我半個指頭呢？鵝鴿也不敢『噉哩』，老鴉也不敢『嘮呀』。」

「在則的地方上，有一匹好馬種是我偷來了，那一個人敢說我半句話，那一個敢指我半個指頭呢？鵝鴿不敢『噉哩』，老鴉不敢『嘮呀』。」

「還有天上的尼各廸韋老龍王，他是能壓制世上一切人等的，但是他的兒子聶薩狎羅是給我一刀兩段，兩刀三段的殺死了。那一個人敢說我半句話，那一個人敢指我半個指頭呢？鵝鴿不敢『噉哩』，老鴉不敢『嘮呀』……」

在青刺棚下等候了好久的尼各廸韋老龍王，這時候忽然跳了出來，指着都薩峨突罵道：「都薩峨突！你是自己作賊自己承認，自己喝酒自己嘔吐呀！」

尼各廸韋老龍王取下他頭上的帽子，向天上搖三搖，天上的毒兵則兵千千万萬地趕下來。他脫下腳上的靴子向地上敲三敲，地上的牧兵（水怪）恩兵（妖精）千千万萬的跑出來，大家一齊都來追趕都薩峨突。

原來是匹鹿的現在變成兔子了，原是大丈夫的現在變成小孩子了——都薩峨突一見龍王的兵將千千万萬地趕來，拔腿就跑，龍王的兵將千千万萬在後面緊跟着。

都薩峨突跑到第一個山坡，眼看着龍兵龍將就要追到了。都薩峨突說：「我的祖先呵，不來保佑我嗎？請快來保佑一下！」說着向後吐了三口唾沫，變成了九個黑海子擋住了龍兵龍將的去路。因此他沒有被追上，從第一個山坡上逃走了。

都薩峨突跑到第二個山坡，龍兵龍將又要趕上了。都薩峨突說：「我的祖先呵，不來保佑我嗎？請快來保佑一下！」說着拔下三絡頭髮向後一撒，變成了九座黑森林，擋住了龍兵龍將的去路，因此他沒有被追上，從第二個坡上逃走了。

都薩峨突跑到第三個山坡，龍兵龍將又要趕上了。都薩峨突說：「我的祖先呵，不來保佑我嗎？請快來保佑一下！」說着削下三片指甲向後面一丟，變成了九座黑崖，擋住了龍兵龍將的去路。因此他沒有被追上，從第三個坡上逃走了。

都薩峨突跑到東方他父親的舅舅瑪汨跋羅家中去，瑪汨跋羅說：「就是去請還怕請你不到，今日爲何不請而來，在人世大地之上，你又闖了什麼禍事吧？」

都薩峨突說：「人世大地之上，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只是天上的聶薩狎羅小龍王是給我殺死了，現在千千万萬的龍兵龍將都在追趕着我呢！」

瑪汨跋羅說：「你殺了聶薩狎羅小龍王，我就是再大的一棵樹，也遮蔽不了你這隻小鳥了！」

瑪汨跋羅拿麻布的衣服給他穿，拿覓米的飯給他吃，拿獐頭獐頭的肉給他啃。

都薩峨突說：「麻布的衣服，穿在身上雖暖和，但是心中冷！覓米做的飯吃在肚裏雖覺飽，只是心中饑！獐頭獐頭上沒有一點肉，舅父外甥上沒有一點情！」——他也不穿麻布的衣服，他也不吃覓米做的飯，他也不吃獐頭獐頭上的肉，他也不認父親的舅舅是內親，生起氣來拔腿就走。

都薩峨突跑到南方他母親的舅父汨赤帝哇家中去，汨赤帝哇說：「就是帶信去還怕請不到，今日何

幸不請而來，在人類大地之上，你沒有闖下什麼禍事吧？！

都薩峨突說：「在人類大地之上，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只是天上的轟薩狎羅小龍王，是給我殺死了，現在千千萬萬的龍兵龍將都在追趕着我呢！」

汨赤帝哇說：「人有了患難，當親戚的應該保護。好漢遇到了仇人，找着親戚繞三轉就會得解脫的。小鳥被鷗子追趕着，看見大樹繞三轉就會得解救的。你現在就是一隻小鳥，我就是那棵大樹。你就在這裏避難好了！」

汨赤帝哇叫都薩峨突去躲在他的鐵城鐵寨中。——寨頭全是刀，寨牆全是石，寨門全是鐵。

到了第二天，龍王的兵將千千萬萬的追來了。他們圍起鐵城鐵寨，用箭射到城中去。射進去很細小的箭，在城中就變成了如犂頭如柱子又粗又大的箭。又用『擲石索』包起石頭向城中來打，打進去是很小的石頭，到城中就變成很重很大的石塊。但是都薩峨突安安穩穩地坐在城中，一點也不驚怕。——龍兵龍將在鐵城鐵寨之前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尼各迪韋老龍王說：「這回是窮人鑽到富人家中去了，怎麼辦吧？」

第二天早上，尼各迪韋老龍王領起千千萬萬的兵將來對汨赤帝哇說：「快快給我個開門，快快把我們的仇人獻出來！」

汨赤帝哇說：「我明天早上，親自到你們那裏去商量。」

到了第二天，汨赤帝哇他沒有出來，卻叫都薩峨突騎起他的黑色飛馬，戴起他的黃金帽冠，穿起龍皮衣裳，繫起龍皮腰帶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

左邊龍兵龍將說：「這就是都薩峨突呀！快把他拿住！」

右邊的龍兵龍將說：「這不是都薩峨突，都薩峨突他沒有黑色飛馬，他沒有黃金王冠，他沒有龍皮

衣裳，他沒有龍皮腰帶，這是王子汨赤帝哇來了呀！」——於是這些龍兵龍將對他下跪，對他磕頭，給他獻茶，給他獻酒的敬將起來，都薩峨突是毫無損傷的又回來了。

第二天早上，龍王的兵將又來同汨赤帝哇說：「快把我們的仇人都薩峨突交出來讓我們活活的捉回去吧！」

汨赤帝哇說：「我昨天已經把他交到你們手中！我的都薩峨突不能第二回交到仇人手中，小雀不能第二回跑進老鷹爪裏。——而且見了仇人沒有下跪的道理，你們也下跪了。見了仇人沒有磕頭的道理，你們也磕頭了。見了仇人沒有獻茶的道理，你們也獻茶了。見了仇人沒有獻酒的道理，你們也獻酒了。龍兵龍將說：「對仇人沒有下跪的道理，我們下跪了，對仇人沒有磕頭的道理，我們磕頭了。對仇人沒有獻茶的道理，我們獻茶了。對仇人沒有獻酒的道理，我們獻酒了。正因為此我們心中更不甘休！」——千千萬萬的龍王兵將又用箭來射鐵城鐵寨，如簍如筐的投射進去，射到鐵城上沒有一點痕跡，如犁如柱的射箭進去，到城裏變得又細又小，這樣一來，龍王兵將是眞的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於是龍王的兵將退一步來說：「殺了人把『命價』（抵命的錢）還來吧！捉了野獸（因為家畜是屬於人，野獸是屬於龍王的）把『木牌』還來吧！（麼些巫師在木牌上畫野獸以抵償龍王，這是一種法儀）還要賠我們白鼈牛一千，黑鼈牛一萬。好馬一千，驕馬一萬！」

汨赤帝哇對都薩峨突說：「這一次龍王的兵將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他們只好說把殺了人的『命價』還來吧，把捉了野獸的『木牌』還來吧！還要賠我們白鼈牛一千，黑鼈牛一萬，好馬一千，驕馬一萬！」

都薩峨突說：「我可沒有白鼈牛一千，黑鼈牛一萬，好馬一千驕馬一萬！」

汨赤帝哇說：「都薩峨突你不要急，炒燕麥一把，可變白鼈牛一千，黑鼈牛一萬，炒青稞一把，可

變好馬一千，馴馬一萬。（麼些巫師作法時，炒青稞燕麥，當作牛馬來償抵龍王）你可以這樣來賠他白鼈牛一千，黑鼈牛一萬，好馬一千，馴馬一萬呀！殺了人自然應該償『命價』，獵了獸自然是應該插『木牌』的！」

* * * * *

昨天來爭鬪的，今天來和解了。由左邊的陽神來和解，由右邊的陰神來和解，請多巴神羅（麼些巫教的教主）來和解，把都薩峨突同龍王家的仇恨來和解開，從此之後兩家再不記仇結恨，殺人償了『命價』，獵獸插了『木牌』了。

多巴神羅說「都薩峨突呀，你去把聶薩狎羅的屍身拉出來！」

都薩峨突把聶薩狎羅的屍身由九層黑土之下向白雲層中來拉，放走了水，攤平了溝，挖開了土，用力來拉也拉不出。用九條壯牛來拉，拉也拉不出。用九條好馬來拉，拉也拉不出，用七百條大魚來拉，拉也拉不出。

沒有辦法了，都薩峨突打發人到睇羅神巫面前去打卦。巫者眼睛看到了，官長心中知道了。三百六十卦中一看，知道那是都翟秀瑪穢褻污穢了的原因，應該去請除穢『多巴』拆受吉班來作法除穢，那就拉出來了。

都薩峨突請來拆受吉班『多巴』，擺起神座，供起犁頭（當作神山），鋪起白毡，撒起白米，供獻出金銀珠寶，燒九把香葉來禳解穢氣，唸除穢的經典來禳解穢氣。法事做完了，穢氣除淨了，用壯牛去拖屍，用好馬去拖屍，用大魚去拖屍，一拖就拖了出來。

聶薩狎羅小龍王由九層黑土之下被拖了出來，老龍王看見了大哭起來，毒兵則兵也哭了起來，牧兵恩兵也哭了起來，魚兵蝦將也哭了起來，小龍王也大哭起來。——冬天下黑霜夏天下冰雹的原因，就是

由於他們大哭的原故了。

多巴神羅爲龍王灑藥水，龍王們也不病也不痛，睡好覺做好夢了。

後來都翟秀瑪她生了兩個兒女，一個是銅蛙，一個是鐵蛇。多巴神羅說：「鐵蛇就叫做翟汨入出少爺，銅蛙就叫做迪娑日神小姐！」

「都翟秀瑪，她穿起美麗的衣裳，戴起美麗的珠寶。領着翟汨入出少爺，迪娑日神小姐上天來看龍王，龍王就很高興了。——於是天上的星更亮了，地下的草更綠了。」

* * * * *

跋

這篇故事是由祭龍王的經典中摘譯下來的。

麼些人所謂的龍王有點像是漢人山神與龍王的合體。水自然是龍王所出，就是山林池沼等等也都是龍王的所有物，一切野獸都是龍王家的家畜，一切山精水怪也都是龍王家的家臣奴才。這個觀念須先移植在我們心中，那看這篇故事才覺得親切自然。

龍王還有一點「潔癖」，大概垃圾污穢是我們人類特有的「創造」，大自然永遠是清新，所以住在大自然中的龍王也清潔無比，最怕我們人間的血腥污穢。所以在這裏小龍王的屍身一爲都翟秀瑪的穢褻所壓蓋，便喪失了一切靈性，須要經過一套除穢的法儀才能得到解除。麼些巫帥爲龍王作齋時，先要清除內外，還要先唸上一大堆除穢的經典，並且當天還得吃素，絕對忌諱血腥，都是這個道理。

人類同龍王的關係所以密切，水自然是一個因素，人不能離開水而生活，水又爲龍王所出，這裏面就可以發生無窮的糾紛。另外一個更概括的原因，我們在麼些地區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人和龍王是近鄰

麼些族大部份人的生活是靠原始農業如上一點牧畜和漁獵來維持，漁撈狩獵的對象都是所謂的龍王家畜，所耕種的田地又都在大自然孕抱之中。因為處處和龍王壤地相接，自然就糾紛時生。所以祭龍王是一套大部頭的經典，內中包涵的故事最多，又最富於人間情味，本篇故事就是一個好例。

若從文藝的觀點上來看，這篇故事不但富於人情味，而且各方面都編排得很好：首先主角的個性描寫得很成功，前後色調統一，活畫出一個驕強不屈的好事鐵漢，到處闖禍，毫無畏懼，一直到龍王自認失敗只要一點點「命價」（相當於所謂的「骨頭錢」，滇康邊地有殺了人，經說合付若干錢了事的習俗）時他還是倔強到底不肯付出。使人覺得他的全部線條鈎勒得十分豪爽粗野可愛。聽他一言一語，都虎虎有生氣，錚錚作金石聲，像是梁山泊一八零八將的豪傑口吻。麼些人對這種好事不屈的漢子心理上很景仰，如今還有這類豪俠在麼些地區的山林中縱橫，所以這可以代昔日麼青年的「一種典型」。記得我在另一冊同樣經典的扉頁上看見有這樣的幾句話：「都峨薩突這好漢，闖下了滔天大禍，——人豈能不出點事，事越大越好了結，雨越大越好天晴」。由此可見麼些朋友對這位英雄的景仰。我更覺得這幾句話說着他統一性格的要點。很可以作為都峨薩突的贊語。

其次可以說到這篇故事的聯繫方法很巧妙，老龍王在失去愛子之後，正在設法查訪的當兒，故事的線索忽然中斷，由緊張忽然扯入了一陣閑話，話起兩個荒唐賭鬼的事情。這似乎與故事的主體發展毫不相干，但後來筆鋒一轉，主角由此洩漏了自己殺人的秘密，遂使故事的主流又浩蕩有聲的發展下去，這種伏脈千里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

還有一些地方說得異常原始天真，像都翟秀瑪對都薩峨突說：「我去打茶做飯的時候，你不要打開我的梭子盒來看呀！」——這和「此地無銀三十兩」，有異曲同工之妙，妙就在稚拙可愛，在「鑿破渾沌」之後是大不容易寫出這種絕妙好辭的。

全部氣氛也非常統一，都籠罩在一種荒唐的色調中，世界上豈有叫老虎牧牛，豺狼放羊的事。不知道他們當初怎樣想像出來？賭金銀珠寶一直到田產房屋就荒唐得可以了，還要賭妻子和兒女。妻子兒女都還可以賭，至於賭三根肋骨真是想入非非，不知道是怎樣一個賭法？幸虧故事在這裏角度直轉，不然這一段下文不知道他要怎樣交代？——多可惜，這樣一個難題就給他輕輕逃掉，真恨不得捉住他考試他一下下文的究竟！後來都薩峨突幾次死裏逃生，幸而沒有被龍王的兵將捉住殺死，卻又膽敢以生命何兒戲冒充汨赤帝哇在龍王兵將的前面搖來擺去，真是在『滿紙荒唐言』中『又向荒唐演大荒』了。

有趣的是荒唐文章之中也有一些白描上品的細膩之筆，如都翟秀瑪軋餅了小龍王之後，對於人間萬事都是恍恍惚惚三心二意的。所以他對山上下來的僕人也不打茶也不做飯，捏了一團糰糰給他吃，手也不洗一下；春了一碗蒜頭給他吃，鹽也不放一顆。在這裏真虧作者想像得出，因為捏糰糰照例要先洗一下手，春蒜照例要先放上鹽的，所以在這裏活活的畫出一個蓬頭惺眼，心不在焉的婦女情態。觀察得精微，表現得細膩。在兩個賭徒的開頭，說荊獨孤那來用地邊上玩耍，手『閑』的折了一棵青稞在手裏舉着，這也是作者處處留心觀察的成就。在這些地域中，我們都是很驚訝於當地男朋友的『閑』勁，似乎是一切工作都給女的做去了，男子的職務就只剩下『閑』，這種閑得百無聊賴的年輕男朋友，在人家田頭地邊順手折人家麥子青稞的事真是到處看見，麼些故事的作者很逼真的把這幅情景描畫入故事中。

西藏朋友善於言辭，麼些是西藏人的兄弟（麼些遠古世系上說藏人是大哥，麼些是老二，民家人是三弟）所以也秉有善於言辭的天賦。在這篇故事的對話中也可以略窺顏色，如『像仙鶴一樣漂亮的表哥，穿着白雲的衣裳，就是差人去請，都怕還請不到，今日何幸，不請而來？』『像野鴨一樣美麗的表妹，拖着水浪的褶裙，真是一位動人的姑娘，我們雖然不曾相識過，且坐下隨便的談笑一會吧！』——文辭本身就很好，對話交談亦委婉有致。還有一些諺語俗話亦說得耐人尋味，麼些故事上的諺語言真可

彙集成一巨冊，在這篇故事中如「心中着急的時候，手上是會起火的」。「大丈夫口裏的話是不能不算數的，老虎口裏的肉是不能吐出來的」「劈柴縫裏伸手會是夾傷指頭的，石灰中加水是會爆傷人的」「自己作賊自己承認，自己喝酒自己嘔吐，」「擲頭獐頭上沒有一點肉，舅父外甥上沒有一點情」（這是指他父親方面的舅舅，到他母親的舅舅那邊就善為保護，說不定這裏面還有一點母系社會遺留的痕跡）『好漢遇到了仇人，找着親戚繞三轉就會得解脫，小鳥被鴿子追趕，遇見大樹繞三轉，就會得解救』。『好漢不第二回進仇人手裏，小鳥不第二回進老鷹爪裏』等等本身都善於比喻，話又說得既合情理，又富哲意。

這篇故事是民國廿八年我在麗江第一次學麼些經典時翻譯的，根據的是老「多巴」和土貴家的版本，由和土貴親自講解，好友周鍊心兄當的「通事」，謹在這裏銘誌不忘。

四十一年一月三十日 再抄於臺灣臺中 中央博物院

校畢又跋

十六年前的一項作業，今日校樣完畢，置筆回顧，恍如隔世，不能無言。

麼些文字的研究，是我生平最快樂的一段生涯。這八篇故事如此結集，又拈出文藝觀點來作重點的闡釋，如今看來，都還不失是一種適當優美的處理。如此處理的本意是爲了「一舉兩得」：一方面可以作學術研究資料的供獻，另一方面是想爲雲南大雪山下的麼些文藝略盡棉薄。這樣兼收並蓄，既能貢獻出一些民族學研究的新資料同時也爲我中華文壇增添了一叢新的花朵，展拓出一方我中華文藝的新疆土。

用文藝的角度作爲重點來處理這批資料，當然是「窺豹以其一斑」，其實，這許多故事，在研究麼些族的民俗、語言、宗教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是極有價值的。譬如說，我最近拜讀了凌純聲博士的「中國的封禪與兩河流域的昆侖文化」一篇大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所集刊第十九期），內容是探討中國境內的壇時陵墓和巴比倫一帶方基臺尖頂塔 Ziggurat 的關係，麼些故事在這裏就有了很大的參考引用的價值。麼些故事中常常說到一座名叫巨那茹羅的神山，讀作 [ndz o] na-ɬwa [ɾwa]，在調查採集的過程中，還多次聽到巫師向我說明，這就是漢人所謂的崑崙山。英國的芮蘭茲圖書館 (John Rylands Library, Manchester) 中，藏有一冊漢譯的麼些經文，就直稱此山爲崑崙可證。那時我還想到這當是一種過度漢化了的說法，一座人工修造的巨那茹羅神山，如何能同崑崙山脈發生了關係？如今想來，當日的境界實在淺陋，這二者並不是偶然的相同或借用，內中實在大有文章在焉。

巨那茹羅有兩種寫法，在普通的經典中寫作 ▲，在古老的版本中作 ▲，（見拙編麼些象形文字字典

第一四九號字)都是「方基臺尖頂塔」的形象。在麼些故事中說得很清楚，這座頂天立地的神山是人工修成的。在經典中這一段另有專名，叫做「Zwa rwa-t'su」，是「修神山記」的意思。這座神山，不但是由人工修成，而且上抵於天，是人類上通天界的唯一孔道，我們的白蝙蝠故事中說到牠要上達天庭的時候，就是打這兒經過的。

所以，不管從形、從聲、從義那一方面來對勘，亦麼族的 Zwa rwa 神山和兩河流域的 Ziggurat 一定是有極密切的關係存在。——而且，麼些人居住的地理位置正在中國與兩河流域之間，這一點十分重要，更值得我們去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白蝙蝠的故事中，還說到了一種看生辰八字的「左拉」卦法，說是來自印度地方，依地理的觀點來說，這經已是够遼遠了。誰知道一位印度學者迭克生博士(Dr. S. K. Dikshit)在閑談中告訴我，若深究其源，這種卦法實在是來自希臘，因為迭克生氏治希臘文，他的說法當然可靠。去年我路過雅典時，還在衛城 Acropolis 的神殿殘柱前深深思量，誰會想到愛琴海邊的一種占卜方法，竟會和雲南玉龍大雪山下的麼些民族，相隔幾千萬里，發生了這麼密切的聯繫！可知學術的研究，發掘愈深牽涉愈廣，換一個角度去看，就迥然另是一番美麗的景色。只是在敘述詮釋中要面面俱到，事實上有所不能，我是由於這幾篇故事的文藝色澤特別濃厚，所以便以此為綱來處理了這批資料。若有朋友們想從另外角度來作研究，我請大家去參看我和張琨博士和才先生合編的麼些經典譯註九種和延壽經譯注等(中華叢書及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三、六、八等期)，一定會有不少新的發現和得獲的。

凌純聲博士是我作麼些民族研究的啓蒙導師，他受李濟博士委託，曾為中央博物院(實在是為我)擬定了一份滇西民族調查及採集計畫。這項由他親手寫成的計畫書中，第一款就是麼些民族的調查，不但路線標注得明明白白，而且把調查時注意的要點一一諄諄解說，於是這本計畫書就成了我調查麼些民

族的啓蒙課本。在麗江工作時隨身攜帶，如今還珍什藏之行篋之中，紀念我作科學研究的「初步」。

在上個月，香港大學把我的麼些音系印出寄來了，現在又得凌所長的主持，把這八篇麼些故事亦印出問世。年來我的興趣已轉變到中國畫史的研究中去了，我自付，這篇短跋很可能就是我二十年來鑽研麼些文化的「封手」之章，謹在這兒向各位民族學的朋友們說聲再見，並特別對我敬仰的凌純聲老師致我的衷誠感激，您對我啓蒙于先，又經由您手，把我的「封手」之作也刊印了出來，這項因緣珍貴難得，敬於此誠摯地感個您助我於始，助我於終，使我有這一段美麗的研究生涯！

霖燦謹識 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外雙溪 故宮博物院

註 釋：

- 註一：因為元寶兩端翹起，所以說「白銀有角」。
- 註二：大概是因為金子明亮照人，所以說黃金有眼。
- 註三：我記得北方家鄉（河南輝縣）一帶，這種土蜂就叫做「骨魯蜂」。
- 註四：這是說巫師在作齋祭鬼，跳神，熏燎祭天，鳴螺驅鬼，常有犧牲供鬼神，所以烏鴉常逐烟聞聲而往。
- 註五：這是一種小鷹，常停空中拍擊雙翅而不移動位置，麼些人說牠在吸風喝風，所以就譯作吸風鷹。
- 註六：這是一種挖竹而做成的口琴（Jew's harp），麼些青年男女以之作爲情說愛的樂器。
- 註七：麼些人房子中間那個木柱很神聖，一切神靈重物都繫在這個柱子上，所以很重視，用漢語說時叫做中柱。
- 註八：這是有現實背景的，因為布穀鳥來鳴時，麼些農村正是青黃不接時光，一方面心中正爲饑荒而淒切，一方面又對將有新的收穫而滿懷欣喜，所以這個比喻是很恰當而富詩意的。麼些人有名的兩句詩諺 [ka-po le-rar-ts'u], k'wa-hu-le-mi-ts'u] 就是由此而起的。（布穀鳥叫了，『好』消息到了！）
- 註九：麥架是麼些人的曬晾架，高兩三丈，兩端立柱，中插橫木五六根，五穀收割回家，即懸掛在上面曬晾，雞也時常棲息在上面。
- 註十：在麼些族的經典及傳說中都可以看得出男子同九這個數字有關係，女子同七這個數字有關係。如男有九魂，女有七魂的迷信，以及火葬時男用九棵柴，女用七棵樹上的木柴這些事實都證明麼些族人有這麼一套男女七七的觀念存在，所以在這裏也是神人九兄弟來開天神女七七姊妹來關地。
- 註十一：男子懶散，女子勤快，這是有着現實的背景的，凡是到過麼些地區的人都會對那裏女子勞動的美德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在這裏很可能就是由現實的印象不知不覺間編排入故事中。
- 註一二：這是一種全身漆黑的鳥，較白頸子的山鴉小一點。所以在這裏說是把它全身潑黑。至於那種白頸子的山鴉，麼些人另有專名給它。

註一三：這裏的嗟熱莉恩就是麗江木氏宗譜碑上的草羨里爲爲，最後一個音節是「好」的意思。(ts'o-ze-ru-m-w)表示他是五弟兄中良心最好的一個。

註一四：翠海苞波就是木氏宦譜及木氏宗譜碑上的「青揮蒲滿」。

註一五：這指的是刀耕火種的「焚墾」農業，在當地人叫做開火山，意思是用火來燒草木作肥料以開山地。

註一六：這是有現實的根據的，現今麼些婦女篩糧食時總是吹着口哨，恰如這裏所形容的情景。

註一七：糴糴是用青稞燕麥做的一種炒麵，邊民的主要食糧。

註一八：拈哥那布是麼些經典上力量最大的神祇。

註一九：「婚值姻價」意思是你要娶我的女兒，拿多少金銀財寶田產牲畜來作代價，是一種要錢的「聘禮」。

註二十：麼些昔日當是一支英武好戰的民族，所以一直到現在他們的住處都要樹起戰旗祝禱自己勝利，分高戰旗與低戰旗，各有經典。

註二一：多巴指麼些巫師，就是這種象形文字的擁有者，他們主要的工作是誦經作齋敬神，和麼些另一種「瑞公」不同。

註二二：你家是雲南漢語的尊稱之詞，據說有「你老人家」的意思。

註二三：麼些人的屋頂用木板搭成，到山中找紋理正直的大松樹，用木楔尖劈成片，疊蓋屋頂。因爲是劃開的，所以叫做劃板。

註二四：這是粟粟人所常用的一種占卜方法，劃許多竹片握手中數單雙以定吉凶。

註二五：這是印度地方的一種占卜方法，有點像漢人看八字，依人的生辰八字占一生吉凶，麼些人亦用之。

註二六：這是古宗族人常用的一種占卜，有三十張圖片，依圖片上的圖像而占凶吉，麼些人亦用這種占卜。

註二七：這是民家人常用的一種占卜，用海貝正反黑白而定吉凶有一擲三擲的分別，麼些人亦常用這種占卜。

註二八：這是指大凉山牛牛場保僱人所常用的炙羊肩胛骨卦，麼些人亦常用之。

註二九：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中，藏有六百多冊麼些經典，內中七十三冊皆爲占卜經典，是研究麼些占卜最好的材料。



玉龍大雪山下的歌謠

——為朱介凡兄的中國歌謠論增加一點資料——

介凡兄是一位奇人，他以三十年的光陰，專門收集中華謠謠。最近又以五年時間，矢志不分，把中國謠謠論、中國歌謠論一一寫出，於是乎我知道欠他的一筆文債不能不清償了。並不是說文債大似軍令，只爲了「以文會友」的道義信守，我必須把麼些族的謠謠詩歌即刻寫出，因爲在五年前我們已經這樣約下了。

大約我們這一些「文人」都有點好事，換句話說，興趣廣泛，每每把不相干的事也攬入自己的業務之中。記得我從國立藝專畢業了出來，便步行走向雲南西北部的玉龍大雪山，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海拔二萬呎高的皚皚白雪。那是一座如水晶般碧綠的太古雪山，又三面地爲金沙江所圍繞，還怕不能爲中國的山水畫開闢一個新面目嗎？

爲此，我走到了玉龍大雪山下，我走到了金沙江邊。掬一捧江水，想到了這一清如鏡的雪山山水是要流下江南去的，我心中自生無限依戀。聽一聽江上清音，一縷柔歌在隔江穿梭對答如織：

雪山不老年年白 江水長流日日清

是歌誦山川壯麗，還是在傾吐情懷……我就這樣詩情畫意地第一次接觸了麼些族地區的歌謠，也是由於此我有了收集這一帶歌謠謠語的心意。

在金沙江的峽谷地帶之中，我派「烏拉」娃子（驛站制度）而行。千山萬水，雙影遙征，我曾有「

萬水千山誰與共，蠻歌一曲烏拉娃」的歌詠。每到景色絕佳之處，他總是拉開嗓子仰天高歌一曲，餘韻嫋嫋，歷久不歇，真是氣壯山河聲震金石。——正是麥黃時節，他這麼聲裂金石地一唱，直驚得雀鳥四飛。我見到雀雲成陣，在空中盤旋一陣，又俯衝而下就食田畝，心中不禁爲胼手胝足的農夫叫屈，該有多少糧食都爲雀鳥所糟塌？於是我便把這項意思對我的同路人加以表白。卻沒有想到，他只微微一笑，用漢語對我說了一句諺語：

只要收成好 麻雀吃多少？！

好大的氣派，我真恨不得立刻能將前言全部收回，真是「硜硜然小人哉」，平白地見笑乎大方之家。我就這樣在金沙玉龍之間，第一次接觸到了麼些地區歌謠諺語的寶藏。

這不過是渺滄海之一粟，但如此美麗的開端已告訴我們民間的智慧如何地豐富動人。在海風月刊第二卷十、十一兩期上我曾有一點初步的報導，三千首的金沙江上情歌是我與和晉吉諸位好友的第一次結集，在那兒很簡潔扼要地傳達出一點點邊疆民歌智海浩濶的馨香沃人。

在翻譯麼些族象形文字經典之時，我些同樣地爲這支邊疆民族的智慧所撼動。在一本祛除不祥的經典之中，內中有一句格言說得真好「未下雨搭帳蓬，不口渴掘井水」我一讀之下，爲之讚嘆不已，這不是和我們祖先所說的「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如出一口的嗎？命意遣詞造句，何其神似，也同樣地睿智照人。——有一言而可以終生行之者乎？麼些人的這一句諺語，亦足足夠我們服膺終身而獲益無窮。

而且好濃厚的高原收場氣息：「天未下雨先把帳蓬搭，口不渴時先把水溝挖」，住「原」上的牧人，看見了山雨欲來，馬上就停止了一切草場上的嬉戲，大家都來工作：扯繩子的扯繩子，釘樁子的釘樁子；收拾散佈一地的零星什物，招呼四下吃草的牛羊犬馬，趕快拉起帳蓬以避即將來臨的狂風暴雨，真

會 講 易 合 工 口 子 改 吳 由 發

[hui mat ʒui nuɿ kuɿ dʒiɿ tuɿ, koɿ mat puɿ nuɿ tʂɛɿ kwat nuɿ]

雨 未 落 (助) 帳 蓬 搭 , 嘴 不 乾 (助) 水 井 挖

是一幅「高山急雨來得快，那裡等得慢商量」（金沙江上情歌一闕）的動人圖畫！——游牧旅行的人，對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都要想得到，而且要預作準備，咱們不是有「晴帶雨傘、飽帶乾糧」的諺語嗎？

麼些人民迄今尚有一部份以游牧爲生，他們逐水草而居，凡到一處，水草爲先，等到口乾舌渴時光再來掘井挖溝那怎會來得及？在草原山凹，遇到了小小泉眼，汨汨涓涓，最是至寶，先遣部隊常爲後來者豫作一番爬梳濬流積水的工作，以備繼來人畜飲用，後一句詩歌的情誼深切感人！

若能明白一點點麼些象形文字，那就會更加地趣味橫生。譬如說：原文的第一個字作籠罩括弧之形是天，正在落着「雨」滴。（見插圖五十四）

第二個字畫月盡「無」光，會意作「未、不」，是一個運用得最多的否定詞。第三個字是落，畫一大樹落果子之形。第四字畫一心臟，借音作語助詞用，其情況有似楚辭中的兮字。隨後畫一蒜頭及一帳篷，合起來作帳篷解。第七字畫一水桶，借其音作「撐搭」起來。第一句到此完畢，整句的意思是「天還沒有下雨的時候嗎？就先把帳篷來搭好」，正和漢人諺語「宜未雨而綢繆」的意思相當。

下一句的意思，和上句平行！第一字畫一單扇之門，借音作口。第二字是月盡無光。作否定詞用。第三字畫一蒸鍋，借音作渴作乾。第四字與第一句同。第五字畫一種頭髮雙岔之鬼，借音和下一字聯用作井水解。也有人寫作山中源泉汨汨而流的形狀，那是山中碱水之狀，牲畜最嗜飲之泉水也，充分道出了游牧民族對牛羊之親切情誼。下一字畫牛羊之「角」，與上字聯成「井水」一詞。末一字則是畫一棵有毒的花，黑色表示其有毒，借其音作挖掘的「挖」。——合起來這第二句的意思是：「在還沒有口渴的時候，先把水源來挖好」。正和漢人諺語的「勿臨渴而掘井」相當。兩句聯聯相比，命意遣詞造句，真是再巧合也不能了！

從此開了端，興趣日以廣，我一面就收集諺語歌謠，幾乎平分了我一半作畫的時間。同時興趣極高

，還進一步作一些「麼些詩歌」的漢譯工作，真是收穫豐富，如在祭龍王等經之中，就有不少好的諺語格言：既爲好漢，闖禍難免，禍越大越好了結，雨越大越好天晴。（越是鷄零狗碎，越是糾纏不清，驚天動地，也只平常之意。見於祭龍王經中的怒薩峨突傳）

離官吏，遠了好。離皇帝，近了好。

兄弟雖親，不如友生。

好漢闖江湖，就仗朋友多。（以上兩則，是麼些人對友誼的讚美）

人太能幹會喪身，刀太鋒利會割手。

狐狸亂跳，遇到老虎。老虎亂跳，遇到藥箭。

大丈夫的話，不能反悔。老虎口中的肉，不能吐出。

犁田折了鐮，不能怨石頭，不能怨耕牛。

布穀鳥叫，好消息到！（春日布穀鳥一鳴，青黃不接之苦難季節行將過去，故心中有大地春回的絲絲喜悅。）

男子不能不想女人，獵狗不能不想野獸。

兄弟不可結仇，姊妹不可吵嘴，兄妹不可婚配。

好漢不聽話，禍害到自身。好女不聽勸，臉被別人指，禍害到自身。

獸兒這般小，够不上刀來宰。鳥兒這麼小，值不得箭來射。

人鬼不走一條路，畜獸不過一道橋。

仗火過處，血流成河。官吏坐處，青草不生。

以官長壓事，以多巴壓鬼。

主人不惡，奴隸不逃。

主人凶惡，奴隸逃走。石頭熱了，蜜蜂搬家。

流水松間繞，你上不來繞，艾蒿草間繞，你上不來繞。只有我的坐位，沒有你的坐位。

養女兒是人家的面份。黃豬^豬山神的面份。（麼些人認爲以白羊黃豬祭家神山神最吉，而女兒終須出嫁）。

大理會「打」人，昆明會「緝」人。這顯示出麼些人畏懼遠遊，原意爲「大理人會夾人，昆明會吊人」。昆明在麼些語中曰「衣赤」，卽之元史上之「押赤城」。也亦有吊人之意，諧音作緝人。

母虎生小虎——自己生。母虎養小虎——自己養。

家畜肥了是要殺的，莊稼熟了是要割的。

別人的罪過，沒有蒼蠅蚊子那麼大，你都指着說。

自己的罪過，有鼯牛老虎那麼大，你卻瞧不見。

沒有人訴訟，官吏吃不到錢。

沒有鬼作亂，「多巴」吃不到肉。（麼些族的巫師叫「多巴」以跳神禳鬼爲業，得經功錢及祭肉福米，是其報酬）

心中着急，手上起火。

劈柴縫裏伸手，是會夾傷手指。石灰中加水，是會燙傷人的。

自己作賊，自己承認。自己喝酒，自己嘔吐。

舅頭獐頭沒有肉，叔父姪子沒有情。（這裏有一點母系社會之遺意，因爲正是反面文章，舅父外甥情誼不同異常也。）

好漢遇到了仇家，找着親戚繞三轉，就會得解脫。

小鳥被鷓鴣子追趕，看見大樹繞三轉，就會得解救。

好漢不能交到仇人手中兩回，小雀不能落入老鷹爪裏兩次。

殺人要償「命價」，獵獸要賠「木牌」。（命價就是賠償苦主的「人命銀子」，木牌則是一種法儀用物，麼些巫師在木牌之上，畫成千萬牛羊，用以賠償龍王鬼怪。）

好馬有四蹄，可以走四方。好漢有九命，可以闖九州。

生男要能幹，生女要美麗。

生九個男兒，開九個村莊，生七個女兒，開七處地方。

像這樣的諺語歌謠，信手掇拾，美不勝收，是我當日邊疆生活中的甘露明珠，今日走筆聚集，猶有一絲老友重逢的甜蜜回憶沁人齒牙，好一縷縷的回甘滋味。

我也曾嘗試翻譯麼些詩歌，題目就叫做「重逢」（插圖五十五）五言四句，很像是漢詩五言絕句樣子。這是麼些族的「逢舊吟」，第一句是「不見日已久」，所以先有一個月盡無光的否定辭，然後繼有一個目光及物的圖畫文字。第二句是「今日又相逢」，前二字即今日之意，所以第二字畫一日輪。第三句的意思是「傾聽鳥雀噪叫的聲音」，行中第二字即是一頭鳥雀。末一句是「像是誦唸經文一樣的動聽」。前兩字是唱歌的意思，第二字畫唱歌之形，旁有一株樹木，因為麼些人樹與歌同意，所以是一個正規的形聲字。末一字為魚，魚和二同音，聽讀起來是「相同，一樣」的意思。

這首久別重逢之歌，在麼些地區中膾炙人口。每當老友邂逅，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會一面喜極相握，一面唸唸有詞地朗誦這首詩歌。有一天，我的興致來了，參加一羣文人的聚會，共同來翻譯這首「重逢」的詩歌。當仁不讓，我詩先成：

日久不相見 此地又重逢

傾聽鳥雀噪 盡作樂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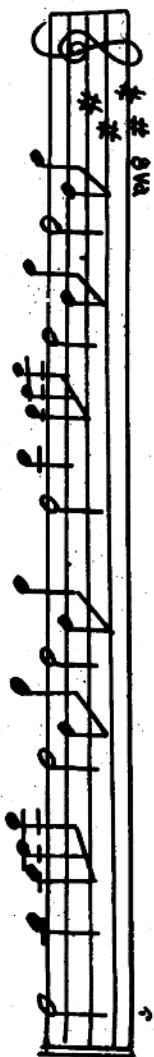
仍舊還他五言一句，頗能傳出故人邂逅時光心下歡忻之情。因為不但覺得故人殷殷存問語言好聽，就是連樹上鳥鳴簷間雀噪都如歌唱管弦嘹亮動人，麼些詩歌真善於形容！

而且末一句，在麼些原唱中饒有深意，這是指的「梵唱」或「梵唄」。喇嘛或「多巴」所唱之經文，麼些人認為最好聽，所謂「此曲只應天上有」者也。如今卻是由於不期而遇喜出望外，所以不但故人語言覺得入耳，連聽到鳥雀噪之音，一都是人間至樂，活生生地描畫出一個宗教氣息濃厚的邊疆社會背景。其情況甚如西方人在聖誕夜聽彌賽亞名曲演奏一樣，宗教情感薄弱的漢人經驗中，一下子還不易於滲透個中情味，我的譯文，在一點上也大部失敗。——我曾想到試譯之為「盡作梵歌聲」。但是必須繼之以長篇累牘的註解，詩歌若一旦加上那許多囉囉嚶嚶的附註流蘇，那也就十分地邇邇寡寡了無餘蘊，和麼些原詩的白描工夫天壤懸隔了。

麼些詩歌的美妙，有時卻是在於「歌唱」之中，在這一上，瀘沽湖上的情歌是我永不能忘懷的一闕：

（見插圖五十六）

原來麼些人分為「有文字」與「無文字」二支，瀘沽湖是後者的中心地區。這曲歌的意思清淺如畫卻又哲意深永，一片青春樂天色調：只得兩句：「死者不能復生，活着即時行樂吧！」——若論簡單，舉世無比，但單刀直入動人心弦。原意是人死去了，回來的道路是沒有的，沒有死的時候，盡量地來唱歌玩耍吧！——在這兒的「唱歌玩耍」有側重談情說愛的趨向，所以在瀘沽湖上，不論男女老幼，大家都愛唱這曲歌調。直到如今，我只要閉目一想，便覺得悠悠盪盪身在湖上獨木舟中，聽那麼些兒女，遠近唱和此曲，不但一口道盡了及時行樂的生活真義，而且清景如在目前，一片湖水盪漾。迄今我還有此



Ie Sa Li Le ru ti ma pi ja o ma Sa Li Le ru ru Ie se se ja

死去回顧路 沒有的呀，未死時 來玩耍 來行樂 吧！

死者不能復生，活着及時行樂吧

康誼先生記譜

(附 56)

種積習殘留，每當世事糾結不開之日，就悠悠無止曼歌此曲一二遍，將人世煩雜推遠一點距離來澄觀，便會覺得湖上清風颯然而至，平添我不少青春快樂氣象。憂結亦爲之頓時消失，不再自我困擾，真是人世一帖清涼丹散，對我功德無涯。可見一曲歌謠動人之深（請參看自由談七卷七期之爲君清麗寫滄沾一文）

諺語歌謠，是一個民族智慧上的明珠鑽石，得其一顆一粒，不僅是只在文采上瑰麗耀目而已，實可以終身翫習受用不盡。我在麗江時光（這兒是「有文字」的麼些人的中心），曾和一位麼些壯士攀登一座卓立在高山上的喇嘛寺院。他出生橫斷山脈，我追不上他的敏捷步伐，只有追趕喘氣的份，面孔上也是一片困頓求慰的憂色。他把這一切都看入了眼裏。橫跨兩足，高踞在一座小阜之上，震開他風箱型的胸腔，用西藏話爲我高歌一曲，（插圖五十七）意思是：「勿戚戚然爬此高坡，且欣欣然躋彼峯巔」——這闕歌不但唱得合時應景，而且哲意深長：反正已經來到此世，與其終日愁眉苦臉憂形於色，何如眉開眼笑地樂哉平生？後退實不足取，正好攜手登山，一覽那兒明霞萬道的高山景色！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感謝這一縷山鳴谷應的嘹亮歌聲，它不但如晨鐘暮鼓地使我「了悟」，而且永遠永遠地爲我指示「方針」。

上面的箋箋敘述，盡是我在玉龍大雪山下的所掇拾來的詩歌片片，不知道這對於介凡兄，能不能增添一點資料，派插一點用場？——我就以此「還債」，不敢說是作序。介凡兄的這項大的工作盡人皆知，如今大功告我，朋友們只有祝賀的份兒，那還需要來錦上添花的寫什麼序言？只以此短文紀念采風同好的廿年友誼。

麼些族的占卜

麼些人自稱是「占卜的民族」，在麼些族的故事上第六篇白蝙蝠的故事那上面就是占卜的原始。這位能言善道的白蝙蝠它上天所求的正是各種占卜用的經典。因為麼些人相信，人之所以生病遭災，都是由於鬼的作祟，唯有禳祭才能祛除不祥。但是在這個總原因之前，先決的條件是要能算得出是那一種鬼在搗亂，這就要靠占卜了。因之麼些族對占卜異常重視，不但有各種各樣的占卜方法，還有各式各樣占卜經典*

占卜經典它的裝訂方式與衆不同，普通的經典大都是在左手邊裝訂，向左邊翻葉誦讀，占卜的經典則大半在上邊訂牢，由下邊一葉一葉向上邊翻，有點像是書畫冊頁中的推篷裝一樣。左右的闊度也較短一點，推篷上去就成了正方的樣子，爲瀏覽占卜的結果如何，這種發展成正方的格式也比較方便。

麼些族不但是占卜的民族，而且把他隣近各民族的占卜方法一一都學來擁爲己有。從大涼山牛牛壩僱人那裏學來的炙羊肩胛骨卦，雲南大理民家人那裏學來的擲海貝卦，從西藏古宗人那裏學來的看圖片卦，從印度人那裏學來的看生辰八字卦……一一都學得十分到家。若依他們的經典上說，一共可有三百六十種之多。——當然這是一個誇張的數字，然而我在哈佛大學燕京社圖書館的特藏部中看到了不少占卜用的麼些經典，數一數竟有七十三冊之多，除去重複的本子，其數量還是驚人。

我曾爲中央博物院收集到一套的占卜經典，現在還保存在大陸上的南京博物館中。也曾於來臺灣之後，試作初步的彙集，得了二十八種不同的占卜方法。但是一經過搬動，不知失落何方，現在不得已

而求其次，就當日日記上所有的資料，一一列陳於下，共得十八種。真是渺滄海之一粟，愧對好占卜的麼些朋友。

對於讀這本書的朋友們呢，我充滿了贖罪求饒的心情，本該是寫一鉅冊大書的，如今卻只這麼薄薄幾頁，真是罪過，不過我因歲月的關係，不得不先作一次結賬清算的行動，聊勝于無的心情，也許可以獲得大家的諒解。說不定還可助有心之人一臂之力！

據我民國三十一年在雲南中甸縣北地村由大「多巴」久憂吉所教我的占卜法，其分類的記載如下：

一、左拉卦法

這是一種看生辰八字的占卜方法，和漢人的九宮五行的說法相類似。用麼些文字畫作三十塊小圖，每一塊小圖支配兩年的運道，兩個三十便足了六十花甲子之數。

占卜的時候，十圖排列成一行，上下三行，差不多成一個正方形的樣子。用珊瑚珠或其他貴重珠寶先頂禮持誦一番，然後撒手，滾珠圖上，任其所止。珠子停在那裏，就依珠下的圖畫占卜吉凶。

或依年歲的生肖，亦可推斷來求占卜者之一生，這就和漢族人的批八字相類似。但是麼些人只是口說，不曾見以象形文字寫成八字生辰吉凶之批帖，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

這一種占卜法，有專用的經典，而且在占卜百法之中，它穩居第一位的首座，因為在麼些經典中都說，這種經典來自印度，這是麼些族人所知道的最遠的地頭。每年正月時光，麼些人有夜間跳舞會，總會有一個頭戴大斗篷怪模怪樣的人出現，大家都稱他為印度老人，向他問收成豐瘠及一些男女幽默事項。由於他自遠方來，所以他的話十分靈驗。——同樣的理由，由印度地方傳來的占卜方法也最尊貴，所

以在許多占卜的經典之中，它名列第一。

一次，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遇到一位印度學者迭克生博士，(Dr. S. K. Dikshit)我便向他請教左拉卦法之事。他哈哈大笑，連道不錯不錯。他通希臘文字，還特別地告訴我，這種占卜方法，印度人實在是自希臘地方學來，告訴我他日路過希臘之時，不妨仔細去尋找一番。

當時也不過順口而言的一句話而已，後來我隨着蔣復璁博士到歐洲去旅行，過希臘的時候，我問當地人知不知道「左拉」卦法，並把占卜的步驟描述了一番，他們都說是這一種看圖算命的占卜法，不過我的讀音不正確。「拉」字要讀成「閃音」才對！

而且還告訴我，打這種卦的時候，富貴人家常常自己拿出瑪瑙珊瑚之珠，叫卜人在卦象上滾動，一以耀富，一云如此可得佳兆，不過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占卜完畢，珠子逐歸占卜的主持人所有。

古今中外，巫師都是用同樣的巧妙手法，我在雅典發出會心的微笑，麼些人學藝甚精，竟然把遠在萬里之外的占卜方法學得十分道地而正確，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智慧了。

二、擲海貝卦法

說是雲南大理一帶民家人常用海貝來作這種占卜，事實上這正是麼些人常用的卦法之一，運用率之高，很顯然高過於前述的左拉卦法。因為你隨便見到那一位麼些巫師，打開他的行篋一看，一定會有兩枚海貝在那裏邊，那就是為人打海貝卦使用的。

這是一種所謂的子安貝(?)，一面白，一面黑，就以此來占吉凶。用時二貝同擲，觀黑白單雙以作定奪，凡三擲而成一卦。和漢人的六爻課十分相似，但是麼些巫師他們另有經典，吉凶就記在卦象那

一格中，而且我還曾看過好幾本各不相同的版本，同樣的卦象而凶吉鬼神不侔，問問多巴，他們也說不出個其所以然。只說師傅傳授如此，一切都以占卜經典為準。

若一擲二貝全白，名之曰「盤兒」，二貝全黑，曰納，一白一黑則曰「砥」。麼些人酷愛這種擲貝法，許多不是多巴的平常人，只要有經書在的話，他們亦常常占盤納砥各卦象，綜合地看圖識兆，以占吉凶。

這種占卜法以二貝者為最多，然而也有用五貝者，最多的可以到十三枚，亦都各自有經兆書在，可以對照而尋得解釋。

三、抽圖片卦

也叫做抽書卦，共有三十三張圖片，每張圖片上繪有卦象，片上端繫一線繩。占卜時巫師把這三十三張圖片一齊握在手中，只留出一大堆線繩的頂端在外。然後口中唸唸有詞，仔仔細細地持誦一番。就叫你用手去抽一卦出來，對着圖片上的圖相文字，問你所求何事，一一為你剖析。有經書在，但是因為圖片上記錄得很詳細，不用翻書，亦能給予判斷。

據說這是古宗族人最喜歡的一種占卜方法。古宗族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金沙江北一帶的中甸縣境，我在北地村曾經看見過這種抽線的圖片，麼些人也把這種占卜方法學來，混合在自己的生活中。

四、羊牌卜

這種占卜方法有兩樣方式：

甲、生看法 說是生看法，其實是煮看法，用羊的肩胛骨放在水中煮熟後，取出觀察吉凶，主要是看其顏色、血絲紋路等等，有專門經典可以對勘。

乙、炙看法 取一塊羊的肩胛骨，以前腿爲佳，拿一小撮最容易燎火的草絨，當地人叫做火草的，蘸一點油黏在髀面上，點着了火草來燒炙那塊薄薄的肩胛骨。多巴們都有傳授，不但口中唸唸有辭，而且善於察言觀色，他們仔細地觀察火候，一看時間合適了，便把這塊羊髀放在一小桶白米中間。

這時候奇蹟發生了，正在多巴們越唸越起勁的時光，忽然聽見很清脆的一縷爆炸聲，從小木桶中發了出來。更奇妙的是有二三粒白米忽然由桶裏跳入了空中，米和聲音一發作，巫師們都高叫一聲說神來了。停止了持咒，從米桶中擊出羊肩胛骨來看兆紋，然後和經書來對照，那占卜的吉凶就顯現出來了，真的是清晰如畫。

大多數的麼些人都被巫師們唬得一頭霧水，我旁觀者清，知道這是由於冷熱相激所發生的特殊效果，髀骨被炙得將欲發焦，正在高溫的情況中，忽然插在冰涼的白米中間，二者一相激，那還不要爆炸麼？——肩胛骨中央最薄，就由這裏裂出紋來，那就是兆，在裂兆時光，就把白米兩三粒炸跳起來，真的是如有神助。

有了兆紋，又有經書可以按圖指點，人間吉凶，不是可以一清二白的瞭如指掌麼？

當然，這一小桶白米最後就歸了多巴，照例的，這是麼些巫師的經功錢。因爲不如此，則占卜不靈，經典中早有明文見于多巴神羅傳中。

你若問我怎麼知道得這樣的清楚，很簡單，我不是別人，正是在扮演那個「求卜者」的非常角色，記得那次我卜得一個像中字一樣的兆紋，「多巴」恭維我，說這巨那茹羅神山上的亥衣巴達神木，在葬

上端的地方開花，五十多歲時光，必有高官厚祿無疑。——這一點事實證明，他雖然有書爲證，很顯然的他是算——錯了。

在經書倒是說得明明白白，這種占卜的方法是「姤姤壩」最常用的一種占卜方法。我在研究麼些文化時，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後來民國三十二年我由雲南麗江取道東北入西康西昌，那兒是僳僳民族的所在地。我一問當地的朋友，他們都哈哈大笑：先生，您連大涼山的「牛牛壩」都不知道嗎？那兒是僳僳族的大本營嘛！——竟然在行將離開麼些地區的時候，還解決了這個久繫心懷的占卜源流問題，麼些人學習之廣濶程度竟至如此，我心下吃驚不已。

這種以髀卜兆的方法，顯然的和殷墟的炙龜原理很相近似，不過龜甲厚度大，須先要火攻鑽治一番罷了。但是麼些人在這地方和殷商人一樣，一件事可以正面反面的連問上好幾次，這樣好嗎？這樣不好嗎？要怎樣才好呢？

而且這種嘮叨的問卜法是有一定方位和次序的，在金沙江N字大灣的北端洛已河一帶，我曾向一位習文開大多巴學習過，他對我說：一樁事頂多可以問上七次，那次序是依照北斗七星……的形式排列，先左後右，先上後下，一點也差錯不得。

習文開大多巴家屋的房樑上成串地採着一條條的羊肩胛骨，都是卜了兆的，有的三個兆點，有的三個以上，一個兩個的極少，可知麼些族亦是習性多疑，一件事亦要問訊不休，不知道這項有次序的占卜法，對於研究甲骨文的學者，有無參考的價值？聽李濟老說過，張秉權兄正在占卜序數上有所發現，希望能在旁證上能助他一臂之力。

麼些人居住的地方距海岸較遠，得龜不易。但牧場處處，得羊甚易，大約這也就是他們不用龜卜的一種原因，所謂的就地取材者是也。

五、鷄脛骨卜

這是一種看鷄脛骨的占卜方法，在麼些經典上說是魯魯人最喜歡這種占卜，麼些人是從他們那裏學來的。至於魯魯是那一種人，各「多巴」說法不一，有的說是相近於栗粟族人，只是提不出證據，也有人說是麼些的一支，現已不存在，也不見得可靠，還得靠大家來繼續尋找，也可能仍是僑僱朋友。

每根鷄脛骨上都有兩個小洞眼，說是血管通過的地方，占卜的時候，殺鷄煮熟後，取兩根脛骨相對排列，以竹篾子兩根，交叉插入洞眼之中，成十字交叉形狀。☩，然後看其角度高低各種現象，拿來決定事情的吉凶。

多巴云，這種占卜方法有專門的經書在。但是我在離開麗江的時候，還沒有親自看到。

六、鷄頭卜

經典上沒有見到這種占卜的記載，但是曾經親自見到過，因為這是一種常常遇到的場合，在大家一齊吃鷄的時候，鷄頭總是留下。通常的情況，這是座上年長者的專利品。但是若是遇有精於此道者在座，那便歸他所有。因為看兆頭有程序，一面解剖，一面看相，鷄腦雞肉，便歸他家獨享。

看的程序是如此。先看鷄舌部份，把鷄的舌根和下巴先撕下。看鷄舌中軟骨向內彎曲的形狀最爲重要。因為這是大菩薩之所在，若向內均勻彎曲，那就是上上大吉之兆，麼些象形文字的「保佑」一字就是由此而造。邊地民族，對宗教的信仰最深，先立其大者，若有菩薩在保佑，則一切都自然逢凶

化吉遇厄成祥了。

其次再看雞類的兩塊有彈性的小骨條，在右邊的爲客位，左邊的一條爲主位，主客相合，就是吉兆，喧賓奪主，或兩者不齊，那就不好了。

也有人把這兩條小骨板比作夫妻，其占兆與上同。夫妻和睦，二骨合齊，不然，就要發生口舌了。兩塊小骨的透明度，關涉到道路情況之通塞，透明就表示通暢無阻。渾濁則艱阻不前，因爲旅行亦是麼些人心目中很關懷的事。

頭骨則看其形狀，頂部圓滿乾淨者爲上。若有紅色斑點，稱之爲財喜。越多越好。反之，若現黑斑，必有後殃。

頭骨內部，有骨竅成蝴蝶狀，以透明肖似爲佳，以之卜本年內之時運焉。

七、石 卜

修建看座地之時用之。條件甚複雜，從什麼時候、什麼方位、掘出什麼樣的石頭，它的形狀顏色紋路一一都要考慮。好在這有專用的經書可以翻閱。看圖識吉凶，麼些人修建房屋時一定要翻閱這本經。尤其是到一個新地方修建新居時，必須請多巴詳爲端詳，有點像漢人的堪輿之學和看風水，不過以石頭爲占卜的主體而已。

八、雞蛋 卜

這也有經典可以對勘，占卜的時候，打一個雞蛋在水中，從全體的形狀完整否，蛋清蛋白的配合均勻否，顏色如何等以決定吉凶。

九、五穀卜

這有兩種方式。一是用三顆糧食叫占人者隨意放入木盃中，依其方位聚散而定其吉凶。

另外一種是由問卜者手執一把五穀入門，多巴先觀其黑白：蕎麥算是黑，其他的爲白。再以手撥尋一番，看一看這些五穀之內，有沒有鷄毛、頭髮、砂石等物，在這同時還要注意，隣近有沒有什麼聲音，如鷄鳴犬吠之類，把這一些現象綜合起來以定吉凶，有專門的經典。

十、箭卜

麼些人的房屋中都設有家神臺，臺上還有特製的家神竹簍，那裏面插有箭，占卜的時候，拎出竹簍來看，顏色、裂痕、蛀痕……都在考慮之列。

這種占卜，是家族中有大不幸時才做，也有專門的經典。

十一、異事卜

這是由於事出稀罕而作的占卜，如鷄夜啼、狗上房、蛇繞犁架、中柱出裂痕、母豬吃小豬……等等

。因為麼些人的房屋，中柱最爲重要，也選最好的木料，所以生出裂痕，便要查書考驗，以作禳祭而求平安。

有專門的經書。

十二、香 卜

這種占卜，也有專用的經典，因為麼些人家中都貯有香支，這香支因爲是祭神鬼所用，所以在麼些人的心目中都沾有靈性，也可以用來占卜。

這一方面的講究甚大，拈起一支香，這香的上段中段下段各有所指，普通的規矩是上端是神的保佑。中間是人類的吉凶，下端則是鬼類的作亂。看那一部份有異常的現象，就翻書找出其原因，然後請多巴作法事以求瞭解。

過陰曆年時，麼些人都做大香，可比一人還高，這些香放在祭壇內，祝禱一年吉祥。這天香特別考究，都經巫師反覆看過，不容有一絲毛病，可知麼些人對香支的注意。

香支看過之後，巫師們已心中有數，再進一步，就把香支點燃，仔細看煙昇的形態和方向，這就對照經書，給求占卜人一個總的判斷和解答。

十三、八 格 卜

八格就是青蛙，八格卜就是在一张金蛙的圖形上來占卜吉凶。

黃金大蛙是有來歷的，話說那白蝙蝠在天上求來了三百六十種占卜的經書，卻不小心都給黃金大蛙一口吞下了肚中，於是白蝙蝠請來了久毒久效久主久尤四弟兄，在某莉達嵎海上射殺了黃金大蛙，從牠那裏取回了占卜經典。

黃金大蛙死的時候，頭向南方，口中吐出火來，所以南方就屬火。尾巴向北，撒出尿來，所以北方就屬水。箭由東方射出去，箭桿子留在東方，所以東方屬於木。箭頭是鐵，射穿西方，所以西方屬金。黃金大蛙伏於地上，所以屬土。——這來歷在麼些故事中都交代。

由於黃金大蛙和麼些占卜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便有了金蛙圖的卜卦法，說與漢人的八字批法相近似，但是我還沒有見到專用的經書。

十四、夢 卜

這是因為做夢而遂作占卜的一種行動，和漢人的圓夢相像，有專門的經書，照書上所有的為人解答，若有了書外之夢兆，巫師多半即興而作推斷，並沒有一定的標準。

十五、星 卜

就天上的星宿當值的情況而卜吉凶，和漢人的觀星驗斗的意思相近。

我曾對麼些族的星宿名稱，從巫師略略辨識了一點，他們對五行星及二十八宿都有認識，但廿八宿的部位和漢人的有出入。吉凶的指認也不同。有專門的經書，最近已經有學者作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研究

，是極可喜的現象。

十六、四十二石卜

這種卦法，就地取材，在地上檢起四十二顆小石子，先誦經摩挲，然後把這些石子分爲三堆，多少不等。

這時候在這堆石子中使用除法，由於四十二枚石子分作三堆，每一堆大都在十數之上，見四則除去另置圈外，這樣分置作左中右三行。——每一小堆中各有一二三四枚石子不等。

再把剩下的一大堆石子又分作三堆，再在每一堆中逢四除外，又依左中右三行排列之。

剩下的又分作三堆，如法泡製之，共成三行九堆，如下圖：



由於有了這樣一個卦象，每一堆的石子數不等，這就有話好說，其原則爲單吉而雙不吉，首先看正中央之一堆，最重要，此云天地心或菩薩心，以此定這一次卜卦之主要吉凶。

每一小堆都各據方位，又各有所代表者，或爲內，即主方，或爲外，即客方。就此縱橫成行或單獨比較之，視其消長，以作吉凶之判斷。

考究一點的，也有用唸珠來代替石頭的，方法完全相同，就不再贅述。這種占卜法，還沒有見過它的經典專書。

十七、竹片卦

從經典上看來，這是粟粟族人常用的一種卦法。它的方法是用一大把竹條，隨意分作三組，一組代表內方，一組代表中方，一組代表外方，即我、中（天、菩薩）、客三方面的意思。

也是以單數爲佳，就三組之竹片單雙數相比較而定其吉凶。

麼些人也偶而打這種卦，因爲竹子到處都有，就地取材，批分三下，就占卜一番。在旅行中，有時會見到竹條子一堆散在路邊，那就是在使用這種占卦法了。


據多巴告訴我，沒有竹子的時候，木片木枝也有同樣的效果。——當然，還要先唸一遍占卜經文如儀才行。

十八、擲骰子卦

經典上說，這是大理一帶民家人最喜歡的占卜方法。擲骰子以定吉凶，有一顆、三顆、六顆的不同，並沒有固定的經書。我在麼些地區沒有看到巫師用骰子來占卜，說不定昔日麼些人甚諳此法，如今已漸漸捨去，所以不識其詳。

民家人的分佈區域，在大理昆明一帶，是在麼些人的南方。看麼些人占卜方法的地理分佈，最東邊到四川大涼山的牛牛壩，最南邊到印度洋，其溯源可至希臘，西邊是西藏人的地區，古宗族是藏族的一支，麼些人從他那裏學來了抽圖片卦。只是北邊不詳，既沒有從郭落人學什麼卦法，也沒有從漢人學龜卜等等，然而他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地取材，也可以說是集隣近諸族占卜方法之大成了。遂在這裏就日記上資料記錄成文，還給麼些占卜法做一個初步的結賬。

把該寫一本大書的材料，寫成了一篇小文章，慚愧恐慌的心理，可以想見。日記上記錄的時間是三

十一年四月二日至十一日，地點是雲南中甸的北地村、東壩子及洛幾河一帶，教我的大多巴是久憂吉（）和習文開等，非常的懷念他們和感謝他們。

七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外雙溪 綠雪齋中

麼些經典的藝術論

麼些象形文字的經典給人的印象，只有一個字——美！一種滿紙鳥獸蟲魚洪荒太古之美。

我曾經以一個西湖藝專學生的身份，向麼些族的巫師「多巴」遞過門生帖，而且很得到他們的秘密傳授。譬如說：他們指點過我，你要表現野獸的凶猛有力，那你就要把牠們的後腿畫大畫長。如果你想表達某種有趣味的表情，你就要注意眼珠子在眼框中的位置，向上向下，靠左靠右都遠近高低各不相同。我是一個好學生，對多巴老師的傳授心領神會，獲益不淺，尤其是他們教我「觀其眸子」的訣竅深有感受。

在東晉時光，中國有一位大畫家顧愷之，他就發現過同樣的訣竅，在畫史上有這樣的記錄：

顧愷之畫人，常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亡關於妙處，寫神傳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意爲這個，指眸子）

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康而都不點眼睛，送還，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

這就是「畫龍點睛」之所由來。再也沒有想到，這項開光、點睛的要點，玉龍大雪山下的多巴巫師，也一樣地觀察到了，真是東方有藝術家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藝術家出、此心同、此理亦同了。

我在玉龍大雪山下，從師多年，多巴們見我還不太冥頑，便慷慨地傾囊相授，我耳濡目染，自以爲已經登堂入室，而且甚至於有一點「青出於藍」的沾沾自喜。一天，我問我的老師多格說：我寫的象形文字好不好？

不好！

爲什麼？

因爲你家寫得太巧！——老師一語道出了我的毛病。我在藝專曾受過透視學的訓練，所以不會把器物畫得東倒西歪，素描也有一點基礎，生物畫得又活靈活現，於是在多格老師的眼中就沒有那種兒童體的稚拙之美了！

這是鑿破渾沌之後的一種悲哀，我俯首承認不諱。

雖然如此，我在麼些地區，蹣跚經年，拜謁過不少多巴名師，展讀欣賞過上萬本的麼些經典，到頭來綜覽全局，歸結所見，認爲從藝術觀點來看，至少有下列五項特色，值得詳加表揚。

一、貝葉經的形式

麼些族經典的形式很好看，和喇嘛教所用的經典一樣，都是橫長豎短的格局，其比例約爲三與一，平均的尺寸是豎約九公分，橫約二十八公分，換言之，貝葉經的形式。（插圖五十八）而且推究起來，也很可能和印度的貝葉經有很深的淵源。所不同者，貝葉經和喇嘛經都是散葉的，而麼些巫師所用的則是裝訂成冊，普通的麼些經典，在左手邊訂牢，而占卜的經典則多在上邊訂牢，有點像畫冊頁中推篷裝的樣子。其所以形成這個樣子，在麼些經典多巴神羅傳上有曲折的說明如下：

由這裏他上到十八層天上，坐在白緞子的帳篷裏安安穩穩來誦唸開天盤神的經，關地珊神的經。

在十八層天上有三個大喇嘛，坐在那裏專門抄經誦經。一天早上，那三個喇嘛，回到自己



式形經葉貝 八十五圖挿

屋子裏去吃早飯，卻沒有讓多巴神羅和他們一同去吃。於是多巴神羅不高興了，顯起神通，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把喇嘛的經典吹得七零八落，（喇嘛經典是散葉式所以可以吹亂）那一張是篇頭那一張是篇尾，都分不出來了。

那三個大喇嘛吃過了早飯早茶，看見自己的經典亂七八糟沒法清理，便來問多巴神羅這是怎麼一回事？多巴神羅說：「你們去吃早飯之後，是我叫黑風把你們的經典吹亂了。你們沒法清理這些經典，但是我有辦法把它們清理得頭尾不顛倒。」

於是多巴神羅把他們的經典收攏一處，把頭篇放在第一張，篇尾放在末一張，頭尾一點都不顛倒。

這三個大喇嘛沒有什麼東西來謝多巴神羅，於是脫下褲子來送他，所以現在的喇嘛都不穿褲子，因為他們的褲子已經送給多巴神羅了。又割下一截袖子來送他，所以現在喇嘛衣裳就沒有袖子了。又割下背上一大塊衣服來送他，所以現今喇嘛背上就有了那塊「補釘」了！——至於「多巴」呢，因為是多巴神羅的徒弟，所以都穿有褲子，衣服也有袖子，又可以穿花的衣服，那原由就是出在這裏了。

我們在這裏可以頂針續貂一句，亦正是因為有如此這般的一段故事，所以多巴的經典都裝訂成冊而不再是散葉的了。

這段故事亦很富於稚拙之美，因為身為一教之主的多巴神羅，竟在天上和人家「爭嘴吃」，還用邪法敲詐人家的衣服，看來和頑童小兒相去者幾希，十分可笑。不過若追究多巴源於「奔波」，奔波即是黑教，黑教原以放咒傷人爲事，讀一下「密勒日巴傳」就可知其淵源有自了。

而且也不通順合理，喇嘛經典固然是散葉，但是仍有葉碼數字，讀經的人豈能連這一點常識俱無，

還要多巴神羅效勞蔽詐？天下豈有這種不合的道理，編故事的麼些巫師只暴露了自己的淺薄無知，充滿了「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豈有此理！

在一端裝訂起來，固然是怕喇嘛來如法泡裝的報仇，實在也是受一點漢人文化的影響，因為從地理分佈上看：西藏、麼些、漢人的由西而東，其間的影響關係是很清楚的。

這種貝葉經的細長格式，和麼些象形文字配合，真是相得益彰美不勝收。尤其是經典封面的設計把這種藝術氣氛發揮到了極至，在雙線矩形之中的是用麼些文字寫的經典名稱，什麼巫師的形相、龍王鬼神的名目和鳥獸蟲魚的森羅萬象，排列得萬物各得其所各得其情。矩形方框之外，以對稱的纏絡飄帶披拂兩旁，上方則是法器淨水瓶、傘蓋、花、連勝、雙魚等重要的法寶。線條既流暢、賦色又美麗、安排又得當，貝葉經只看這豐富的封面，已使人心醉，麼些人的藝術造詣，山靈鍾秀，的是不凡。

二、優美的線條

麼些族的巫師用自作的竹筆書寫他們的經典。竹的原料，在山中俯拾皆是，從來不虞匱乏。取一根竹片，長約二十公分，寬約一公分，一端削成尖錐形，在這尖錐的頂端之上，用利刃刻出一條長約兩公分的裂痕，墨水便由這細細的裂縫流注在紙面上，和鋼筆的原理完全相同。墨水也是就地取材邊古泡製的：雲南松世界聞名，取松煙加膠水即成。為方便計，裝在小瓶子中，可以隨身攜帶，不過大都是因陋就簡，盛在碗中使用。我請多巴們抄經典之時，他們就團團坐下，中間放一大碗墨汁，大家盤膝坐下載笑載言地合蘸著使用，空手就膝頭上揮竹筆疾書，饒有古意。

也聽說有用銅筆的，據好幾位年老的多巴對我說，昔日在東山及江邊一帶，有人用過銅筆，我問訊

之下，知道和鋼筆一樣，但是他們用什麼工具在那金屬片的尖端開那一道裂縫，我並不明白。我也曾向各大多巴徵集這種難得的標本，也沒有成功，希望將來再來的時候，可以有好的運氣。——江邊在這裏指的是金沙江，看東山一帶的經典，筆劃都寫得特別細，這一帶當還有子遺。

我曾對麼些經典廣事收集，也曾在這經典中仔細欣賞，到最後發現到江山代有才人出，麼些巫師中真不乏天才橫溢的大藝術家。而且正如漢人的書法大家一樣，顏柳歐趙，各有千秋，燕瘦環肥，各具姿態，縱覽比較，美不勝收。

就以這冊「退口舌經」為例吧，無論是龍的飛翔，鶴的舞姿、憤怒的野牛，疾馳的駿馬，矯健的獵人，騰跳的虎豹……一一都具有剛健流利的線條。——藝術批評家公認中國繪畫的特色是「線條的雄辯」，麼些的多巴們在這方面一點也不遜色。（見圖版五）

像這一隻雄雞，雖然是只畫了它的頭部，然而從它那高聳如雲的鵝冠的樣子，便知道它正在生氣，真有咄咄逼人的感覺。從兩隻毛牛以角相抵觸的樣子看來，其中的一隻雖只是略略描繪出其頭部的大致輪廓，但是其力道之勁道，來勢之凶猛，都使人驚訝不已。也不能不承認，這些動物畜獸的描繪功力，非真正的大藝術家不辦！

麼些族的巫師，大都是生活在山林野箐中的自然人，從來沒有機會去接受正式素描的藝術訓練，然而他們不需要什麼訓練，不需要什麼傳授，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一經擷取，便唯妙唯肖，直臻大匠堂奧。怪不得有人說：藝術家是生成的而不是做成的（Artists are born, not made）麼些巫師中正有不少天生的大藝術家，只從線條的功力上就可以證明無誤。

這些大藝術家他們的目標是在宗教，而不是藝術，所以有不少美麗的經典已找不到原作者的名字。但是從他們線條的功力造詣來說，有不少很顯然的已臻國際水準的高峯。這些線條已具有國際語言的效

力，不怕你不識麼些族的經典文字，但是請你看人虎戰鬪圖、二牛角觸抵圖，誰都得欽佩他的線條功力絕倫，信筆一畫，便臻高明，我們不能不五體投地的佩服他們的得天獨厚了。

三、美麗的彩色

麼些巫師所有的經典，幾乎都是用一種象牙色的紙，再用上面說過的墨汁寫成。紙是以一種楮樹的木質纖維所製造，多半是由巫師自己動手來做；但是由於漂白技術不良，沒有辦法造出純正潔白顏色。又加上保護的疏忽，再加上日照煙薰，日久天長，紙很容易變成古銅一般的顏色，倒也別有一番古色古香的趣味。

原本這該說是一種缺點，但是天下事情，橫看成嶺側成峯，到了添加顏色的時候，這種古銅顏色的質地倒成了不可及的優點，尤其是加白粉的時候，那白色就亮凸凸地浮顯在紙面上，不但十分搶眼好看，而且還有一點淺淺浮雕的意外效果，給麼些經典，平添了不少耀目的光彩。所以在這裏專闢一章，為彩色的美麗的一番表彰的工作，發潛德之幽光，麼些人當引我以為知音。

麼些人分佈的地域，和西藏相去不遠，因而礦物質的石膏石綠（一種孔雀石的顏料）不難得到，巫師們作法時在木牌上畫日月鬼神，在寫經時於紙面上填鳥獸蟲魚，我曾仔細學習他們的所作所為，發現到他們都是光用黑墨畫成鬼神和經文，然後細心地用石膏石綠等色在界線內填顏色，用繪畫的名詞說，這是一種標準的「雙鉤填廓法」。


經我觀察的結果，我發現到大部份的麼些經典都是黑白線條的，這和漢人的相同，所謂的白紙畫黑道是也。因之，凡是着色的經典，多半是寫得比較好的一種，不然，也是自己所最寵愛的那一部份或運

用得最多的本子。

再進一步觀察，發現他們對經典加色純是一種裝飾的意思，對經典內容的符合與否還在其次，所以明明經文上寫的是紅馬，結果卻填充的是綠色或黃色，真是不辨牝牡驢黃。看他們的意思，這只是爲了經典的美麗好看，不必考究文不對題或色不符合。看多巴們爲經典着色時候，面前放了幾種不同顏色的盛具，他拈起一本經典，蘸好了一種顏色，一口氣的把全經典都填上綠色和黃色，一種完了再換一種其他的顏色，這樣的「一貫作業」，當然無暇細考內容，因而就有文不對題的現象發生了。

由於同樣的原因，麼些經典原該是空白的地方，有時也會「錯誤」的填上了顏色，最常見的是一個人叉開腳站在那裏，若這個人正站在底線之上，那就有一個尖三角形的空白形成了，巫師們也常會不分它青紅皂白，一例地隨心所欲填上一種顏色。在這裏要使我們明白了，經典着色，在麼些巫師的心目中，純粹地是一種「裝飾」性質。細心的多巴，自然會照着文字內容去填顏色。錯誤填色甚至於在空白處填色的也時有發現，不可過分的苛求逗樺合轍，因爲那樣一推究，就要解釋不清楚了。

總之，有彩色的麼些經典，絕大多數都當視之爲「善本」，經過了五顏六色石青石綠的裝飾，襯着古銅色調的底色，畫着剛健婀娜的線條，講着洪荒太古的童話，展卷欣賞，眼睛有福了。粉白黛綠的，硃砂瑪瑙的，金黃燦爛的，青光紫霞的，彩虹一片，人也就迷迷糊糊悠然走進了童話世界之中，真是珍貴無比的奇妙享受。（參看彩色圖版四）

在前面說過麼些巫師作法事時候，總會在神壇前，山坡上，河水邊插上許多神鬼的木牌。這一些木牌是一個倒立鋼筆尖  的樣子，上端例畫天地日月星辰，下面則是山精海怪或菩薩神祇。這些木牌大多要着顏色，而且多半是請多巴中的精英高手來填廓，我看到不少這些木牌中的上品，有時也曾起下不良之意，順手牽羊在山崖水際撈上它兩塊以作標本，但是這是犯忌諱的。後來我曾爲中央博物院出錢

定做了一全套。巫師們都哈哈大笑，說這是從來沒有聽過的事，菩薩龍王鬼怪也要開會嗎？那怎麼可以？

但是我還是做了，不但沒有出什麼毛病，反而當我作排列研究之時，經典上的五色繽紛、木牌上的丹青煥采，相映生趣，益使我想到了麼些巫師的天才衆多。我一介藝專的小小學生真不足道，又自愧弗如，也越發想到玉龍雪山上的杜鵑花谷了。

四、動態的表現

動態的表現，在成羣結隊的動物中表現得最爲顯著。在講線條那本退口舌經典上，處處可以找不到了不起的見證。令人想像得到的，麼些的生活，現在還介於狩獵畜牧和農業時代之間，因之他們對野獸豺狼虎豹熊鹿驕驪，家畜牛羊雞豚鴨鵝犬馬都很接近，對牠們的習性也知之甚諳，觀察得親切入微，因而描畫起牠們的生活動態來，自然也得心應手絲絲入扣了。

麼些巫師們爲了書寫得快，他們如今畫動物時，每每只取其頭部，但是在東山及江邊的古老經典中，卻多有全軀體的描寫：如退口舌經中疾馳而去的駿馬，分向不同的方向狂奔，使人一看之下，非但生有強烈的運動感，同時還有一種緊張的壓迫感，眞怕牠衝出紙面迎面撞來，可知這位大藝術家動態描繪之驚人！（圖版五）

兩隻牛正在以角相撞，而且還撞出聲音的閃爍線條來。在這麼狹的行列空隙之中，不但畫了奔馬圖和鬪牛圖，連野生動物一一都在跳動，尤以曲腰欲躍渾身花紋的跳虎圖使人覺得渾身上下都充滿了活力，躍躍欲試之情洋溢紙面。麼些巫師對動物動態的描繪，到此等處眞可以嘆爲觀止了。

另外一個更特殊的例子是，在一冊麼些經典之上，畫一隻老鼠欲跳山阜之狀，不但躍躍欲試，而且取的透視角度奇險，竟然是由尾部逆視過去，身大頭小，目光炯然，真提住了剎那間的跳躍之情。動態之美，一至於此，我記得每次看到這冊麼些經典，我都慚愧得不敢抬頭，卻又禁不住又去仔細拜觀一番。要知道他們只是爲作文字使用寫在這裏，竟比我受過藝術訓練的人還強上好多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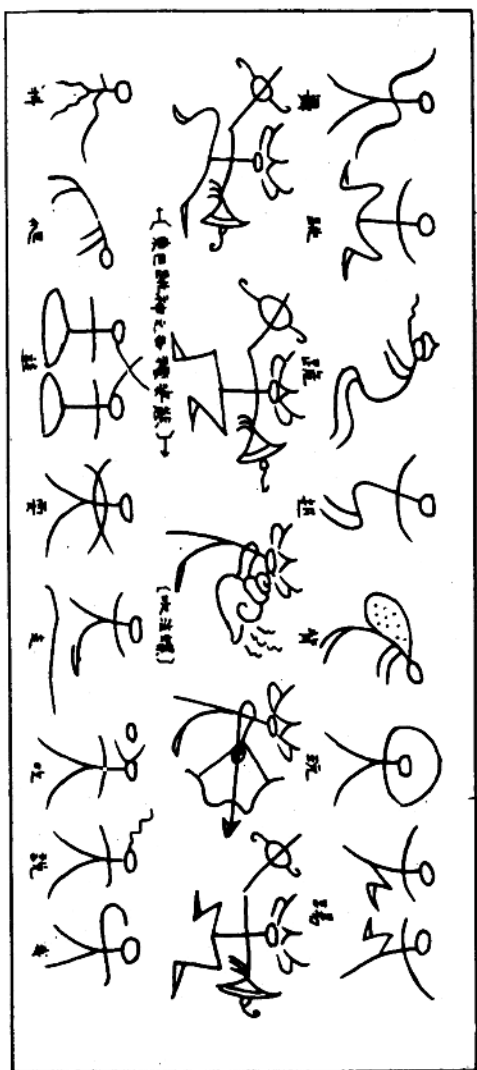
各種生物的動態，都分散在各種法儀的經典之中，要想欣賞，得去瀏覽。但是昔日在玉龍山下，我曾總賴其成把入類的各種動態：舞、跳、跪、起……麼些人用作文字散在各經典中的都把它列作一表（插圖五十九），尤其是中間五例都是多巴們「巫師自道」的跳神動態。象形文字在這裏發生了效用，只見巫師們頭戴五佛冠，一手執板鈴，一手搖法鼓，或吹法螺，或射惡鬼，正在滿紙飛動，似乎是拍節可聞，真的是動態可掬，這不也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氣韻生動」嗎？

五 特徵的攝取

爲什麼麼些巫師所畫的動物，都只畫頭部呢？

關於這一點，語言學家聞有教授曾經在他的文章中說過「寫動物只象其首」的話。我們在上面也說到這方面的原由當是由於古今之分地域之別。東山和江邊的古老經典，動物多有畫全身的。不過依據文字演變的過程，到了麗江以下的地帶，大多類的動物都是只剩下了頭部，因爲只求達意，自然是越簡單越好。

我曾經照着聞教授的意思，在麗江把各種動物的頭部畫了一個表（插圖六十），結果又進深一步，發現了不但是只象其首，而且是並攝取其特徵。



揮圖九十五

這在經典上表現得非常之明白，諸如兔子之長耳、麋鹿之桎角、駿馬之長鬃、獐子之巨牙、熊之圓耳、虎之斑紋……在表上一一可以指證。所以我在列表的開始，先畫一動物的基本骨架，由這裏衍生活過，只加上「特徵的攝取」，就可以唯妙唯肖地從心所欲去寫字畫畫了。因為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所謂的書畫同源正是指此，所謂的「文字畫」亦正是指此。（挿圖六十）

這特徵的攝取比只象其首涵蓋得廣一點，以狐為例，那就一目瞭然，因為只是在狗頭的旁邊，加上一個大尾巴而已，「有狐綏綏」，古詩上已經歌誦過了。

在當今的藝術術語中就叫做「誇張」，誇張其特徵，才能够使人一目瞭然，麼些人在這裏也可以說是先見之明。

和世俊大多巴所寫的龍王經（圖版六）第三行就是現成的例證，我稱之為動物排隊之圖，是在數說山海龍王之家畜名單：由左端數過去：

第一對：上邊是豹子，以金錢花紋為特徵。

下面是老虎，以斑紋為特徵。

第二對：上邊是麋鹿，以枝狀角為特徵。

下面是崖羊，以角和鬃毛為特徵。

第三對：上面是老熊，以圓耳肥胖為特徵。

下面是野豬。以頭頸鋼鬃為特徵。

第四對 上邊是獐子，以齒曲的桎角為特徵。

下面是獐子，以突出的獠牙為特徵。

第五對 上面是野鷄，以長尾為特徵。



鸛



鳥



鳳



鳳



鳳



鳳



鳳



馬



鶴



熊



虎



狗



毛牛



鹿

下面是鸛鷄，以美冠毛爲特徵。

第六對 上邊是山貓，以細圓斑點爲特徵。

下面是狐狸，以巨大尾巴爲特徵。

第七對 上邊是水獺，以觸鬚爲特徵。

下面是魚，以鰭尾爲特徵。

第八對 上邊也是蛇，以細長軀體爲特徵。

下面是蛙，以突出的大眼睛爲特徵。

二八一十六，十六種龍王的家畜，都是以誇張的手法把特徵部份突出起來，使觀衆一見之下，就能辨別出其正確的身份無誤。這雖然只是文字學上的一個問題。但是麼些巫師若不慧眼獨具，攝取正確，能有這麼好的效果嗎？從攝取到誇張，麼些族的藝術天才也被表彰得明顯如畫，沒有一點可以懷疑的地方了。綜合扼要的說一句話，由於以上所論：從貝葉經的形式、優美的線條、美麗的彩色、動態的表現和特徵的攝取五端，我們對麼些經典的藝術觀可以說是有了普遍的了解，在這文章的結尾上，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去探討一下其所以如此的一些原因。

就我現在淺薄的見解所及，首先這和藏族的淵源有關。西藏人敏於言辭，從唐書上的祿東贊就可以證明。對文藝有天賦，想像力之豐富遠非漢人之所能比，看藏戲中對文成公主美麗之描繪：面如滿月，頭簪鮮花，上有綠蜂圍繞等佳句，真是使人傾羨無際。——麼些人是藏族的一支，繪畫和文學是學生姊妹，多巴經典在藝術上評價之高，原是一點也不足爲怪的。

其次，當和地理環境有關。

麼些人自西藏方面東來，逐漸來到了金沙江和玉龍雪山之間定居。這一帶的風景極美，經典上說：

山上開紅花，水邊開白花，簪口開黃花，谷底開紫花。許多人都以這不過是形容，卻不知道這正是「寫實」，而且還寫實得不甚充沛。我曾幾次登玉龍大雪山的杜鵑花谷遨遊，深深體會到山靈鍾秀的偉大影響。麼些巫師生長在這種「花花世界」錦繡河山之中，藝術家的氣氛在空氣中瀰漫飄揚，他們具備了以上先天和後天的兩種優勢。我們自然也不能不承認，麼些經典在藝術的觀點上有其了不起的極高造詣，淵源有自，實在一點也不奇怪。

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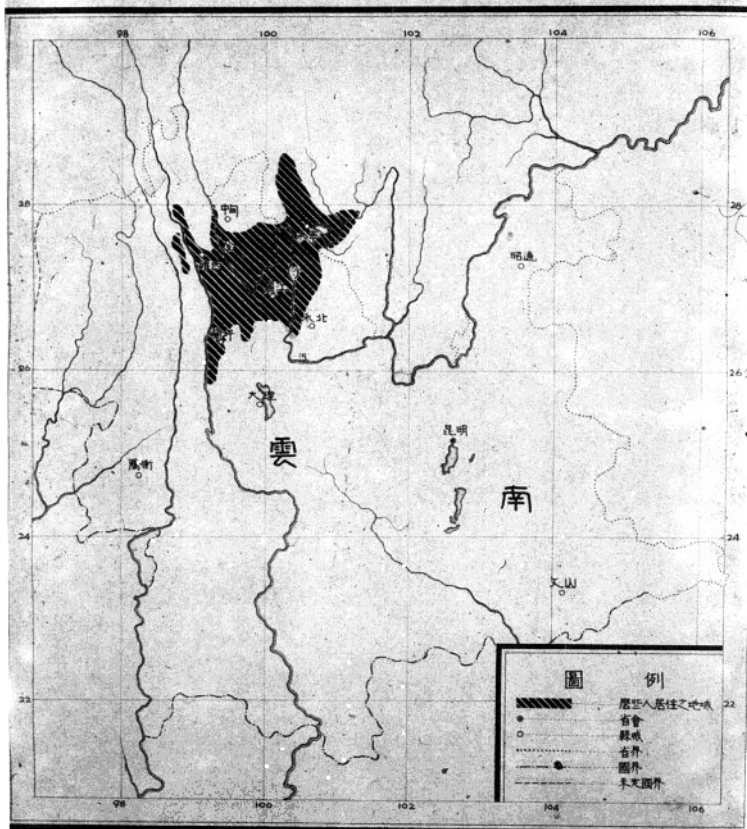
應該仿李清照氏的先例，在這裏寫作後序，因為這篇文章寫成現在的樣子，實在蹺蹊：原是為一冊日文雜誌えとのす寫的麼些文藝篇，發表在一九七六年第七號的特刊之上，圖文並茂，用日文印刷。想到了可以把其中的藝術論取回來收集在這本集子內，卻因為當日未留副本沒辦法着手。只好麻煩魏美月小姐把日文再譯成中文。她費了不少功夫送來，我一見大驚：這是我寫的吗？恍如隔世，出嫁的姑娘都找不回娘家來了。於是我再下一番工夫，就魏小姐理出的線索，自己來改自己的文章，寫來寫去，前塵夢影，一一湧上心頭，一直到寫成現在的樣子，我才算鬆了一口氣，也了卻了浮生一段公案。若有知心好友把中日兩方面的文章來相對勘，我相信他會同我一樣，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從此我得到一個經驗，文章在翻譯之前，複印留一副本在手中是必要的。

多謝魏小姐的用心翻譯，寫這篇後序最主要的意思就在於此。

七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外雙溪 綠雪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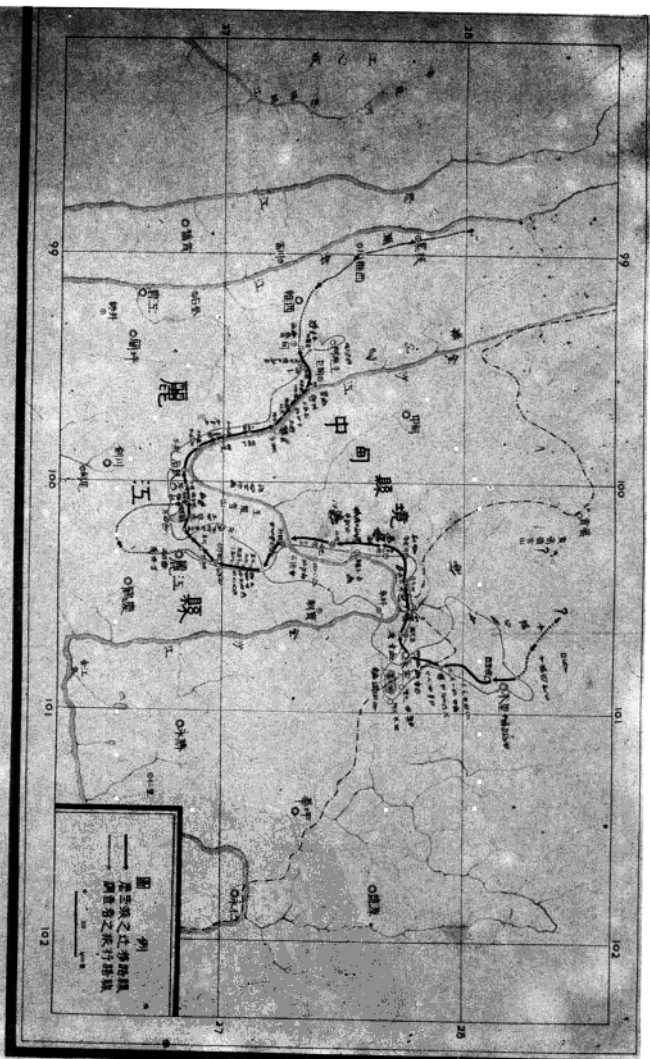
圖版目錄

圖版一	麼些族的地域分佈圖	四三九
圖版二	麼些族遷徙路線圖	四四〇
圖版三	麼些族木氏土司世系表	四四一
圖版四	木增土司之像 徐霞客曾應彼之邀請而至麗江	四四二
圖版五	麼些經典之一頁（退口舌經）	四四三
圖版六	麼些經典之一頁（和世俊大多巴手書之龍王經）	四四四
圖版七	麼些經典之展示（三行本及四行本）	四四五
圖版八	麼些族居住之麗江壩子（金生麗水即指麗江）	四四六
圖版九	玉龍大雪山之東麓	四四七
圖版十	玉龍大雪山下的美麗草原（原爲冰湖之底）	四四八
圖版十一	玉龍大雪山之美景（帳篷搭在百花叢中）	四四九
圖版十二	玉龍大雪山之冰河美景	四五〇
圖版十三	永寧瀘沽湖上之獨木舟	四五一
圖版十四	密勒日巴祖師木刻像	四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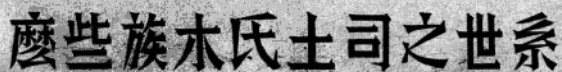


麼些族之地域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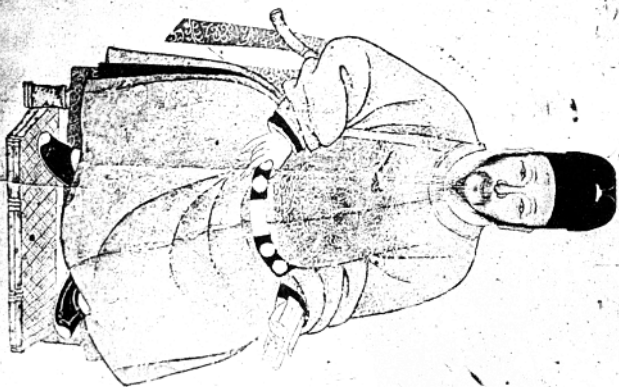
圖版二 麼些族遷徙路線圖



麼些族遷移路線(鹿水)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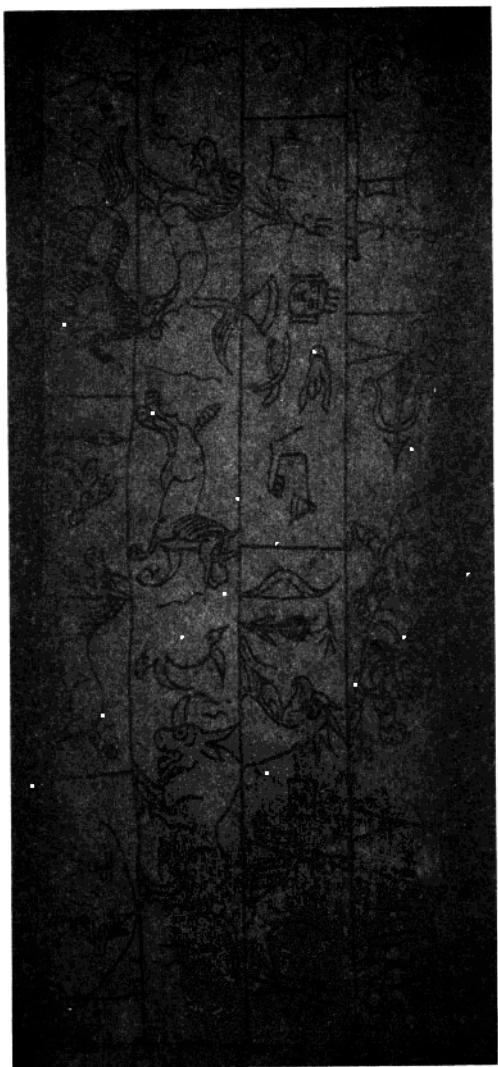
圖版四 木增土司之像 徐霞客曾應彼之邀請而至麗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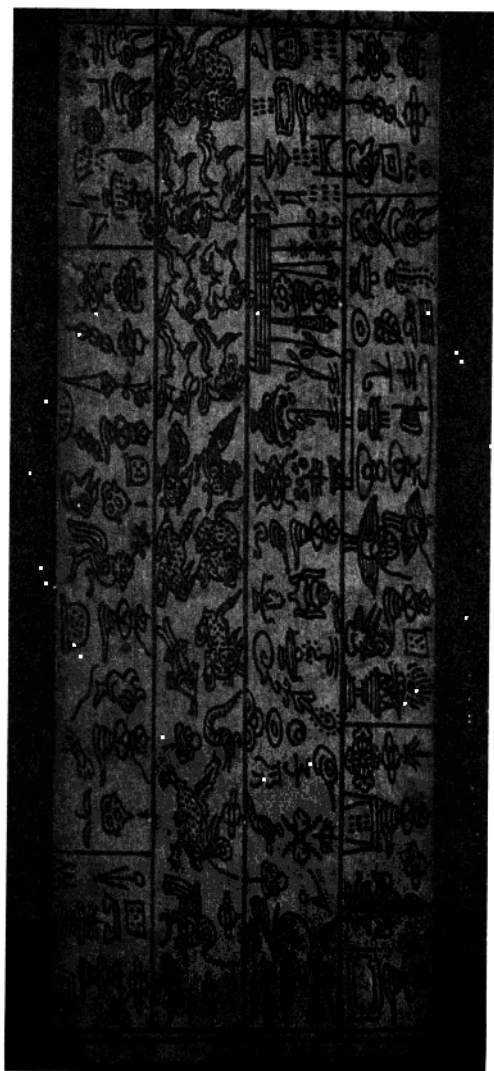


十九世

知府本甫字長卿號奉岳又生白萬歷二十六年修勅襲職本年省水阿丈刻毛板刊
得略安十又平省水母免授本司代奏
收徐進崇祖繼本于親領兵列忠句十歲十首元祀松松萬等年扣板降又刻照可也托提贈
得贈進許三堂題敘通例進貢奉度
皇帝依賜及卑的將敘敘移展就幾等項并略
欽加三品服色又差人赴
國陳言十事朝廷褒以忠達
依賜老成持方吏卿履題
欽陞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天啓四年告政致事入歸
結命一進并進封祖父母本年又勅太工陞差奉為母節七年
欽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七年賜慶捐修文廟於緬甸復酒理學道致請復入解年十年抵
復無可楊立吏卿履題
欽陞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
約請一進着於省城建坊以風勵諸省土司本年六月到川百戶李永銀弟兄嘴舉狀知州
欽加太僕寺正卿隨奉
聖旨准太僕寺正卿寄情尋察開裁儘加移司職會
公生於萬歷丁亥年八月十七日卒於隆慶丙戌年八月初日止安阿室于官名錄
氏崇德寧州知州女生回子長芳木增廷又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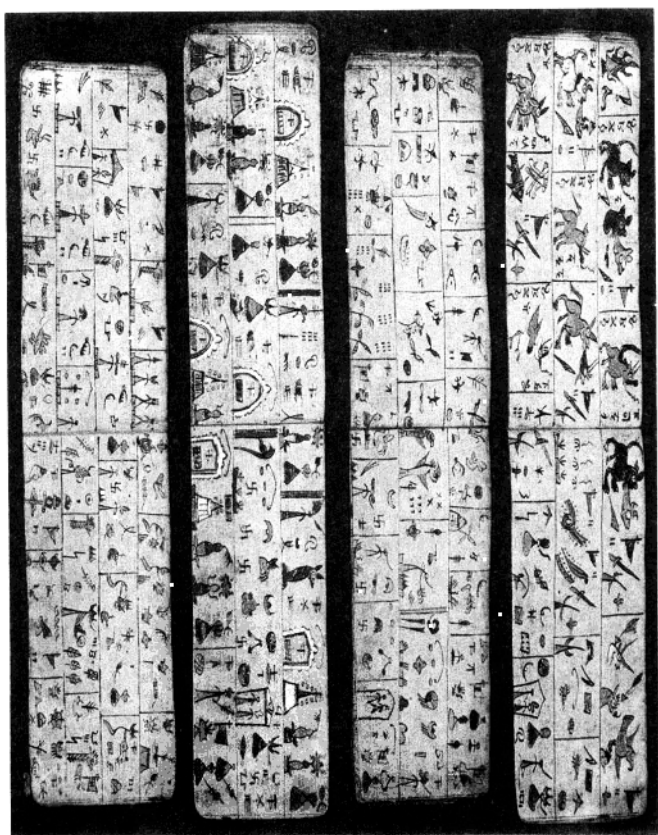
圖版五 摩些經典之一頁（退口舌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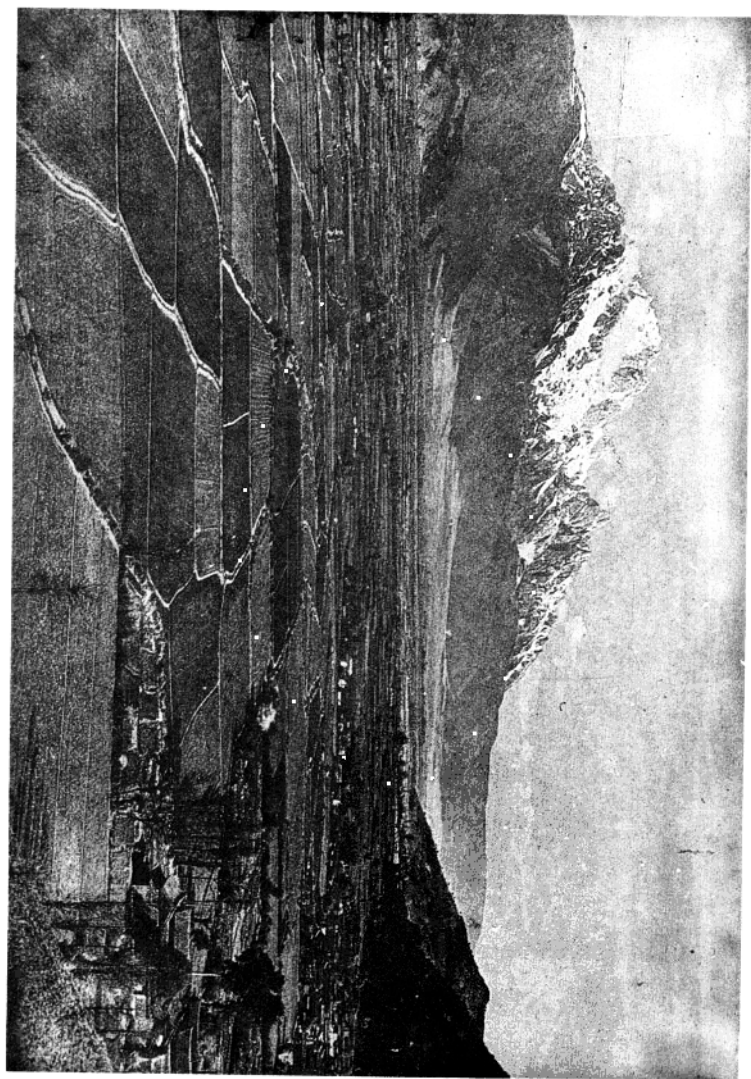


圖版六 摩訶經典之一頁（和世俊多巴手書之龍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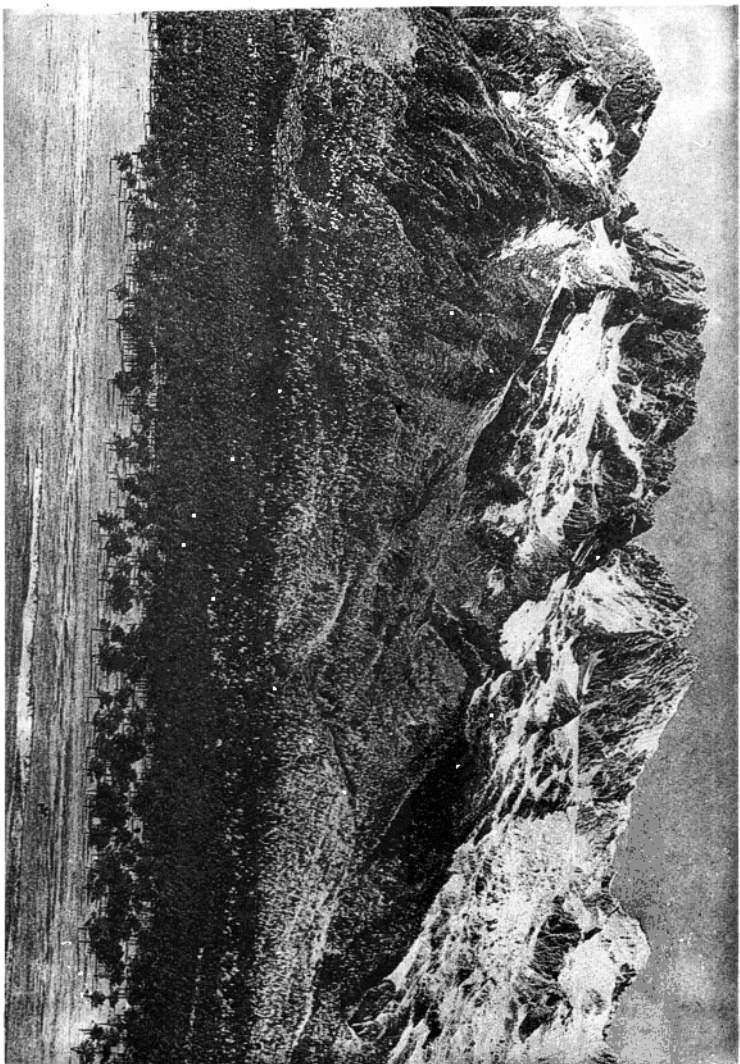
圖版七 鹿些經典之展示（三行本及四行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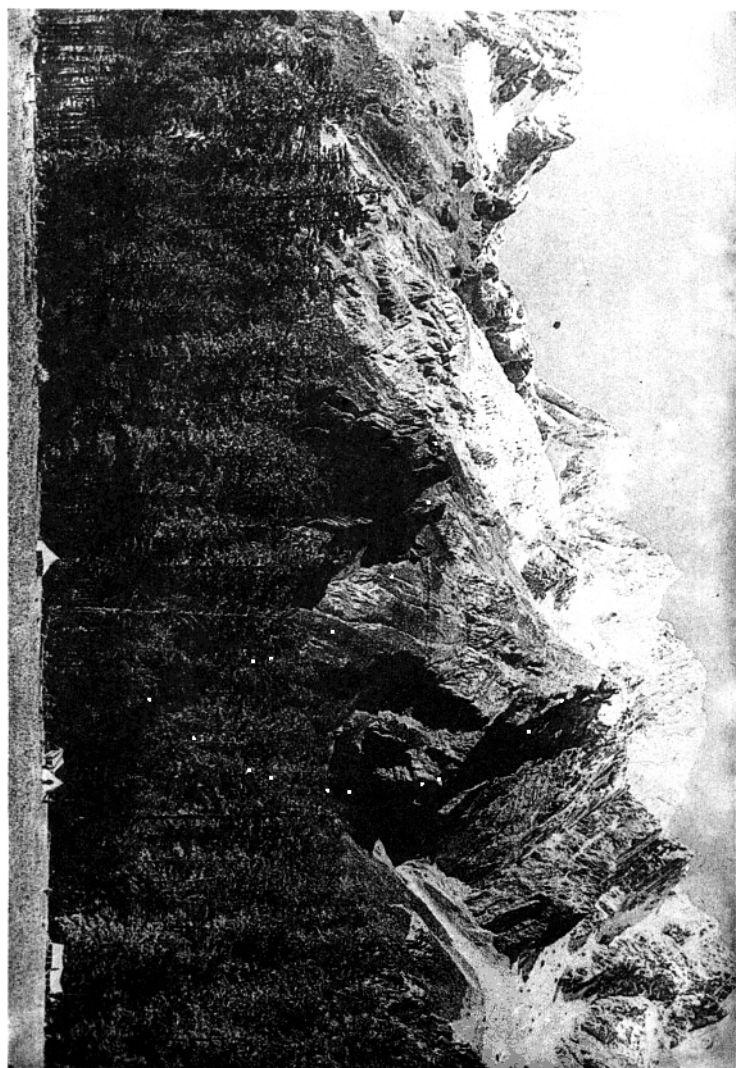


圖版八 麼些族居住之麗江壩子（金生麗水即指麗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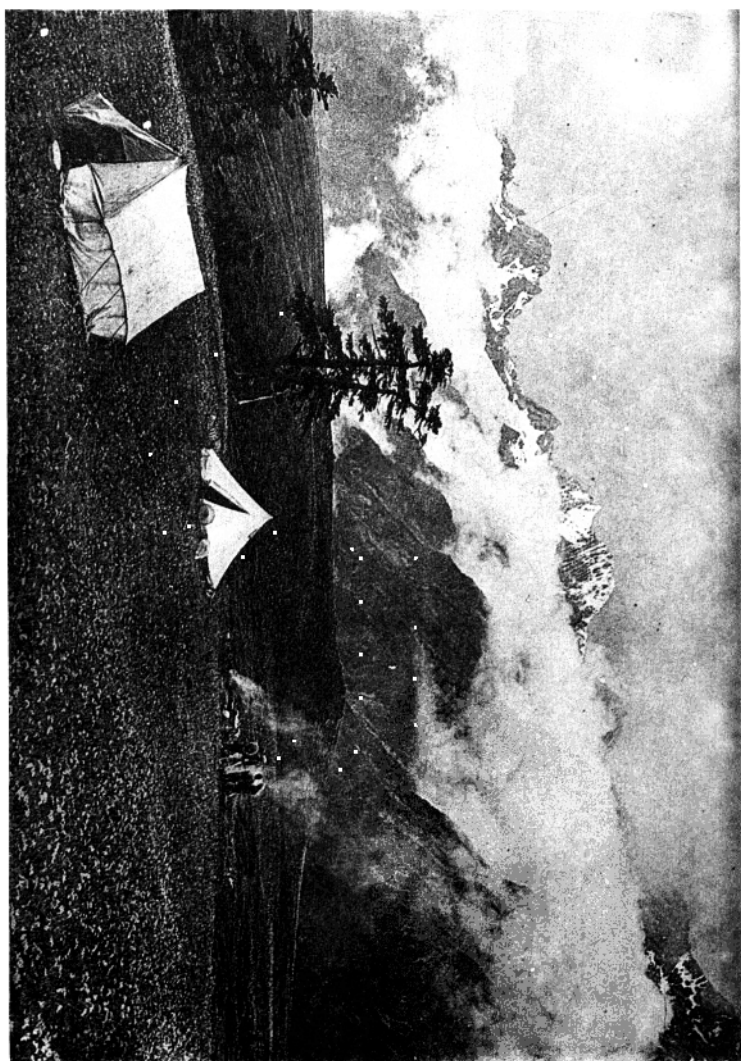
圖版九 玉龍大雪山之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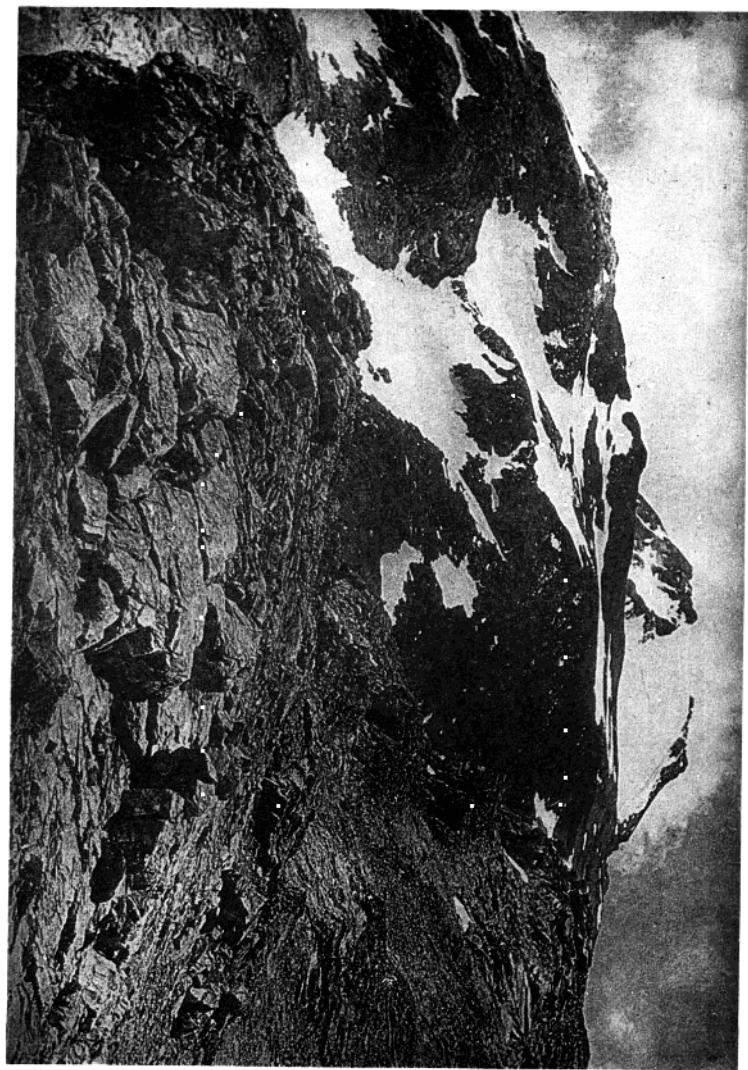




圖版十 玉龍大雪山下的美麗草原（原為冰湖之底）

圖版十一 玉龍大雪山之美景（帳篷搭在百花叢中）





圖版十二 玉龍大雪山之冰河美景

圖版十三 永寧鹽沽湖上之獨木舟

